


第37年

34

$20.00

## 編者話

本期選刊石中奇先生撰著的「珠緣俠劫」巨型小說。「鐵腕天曹」申天討的義女申小燕年僅十七，武功却奇高，行道江湖不久便獲得「白衣龍女」的美號，某日，被「天台雙傑」追殺，雙傑是奉「天一門」門主之令行事……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故事詼諧幽默，情節生動活潑，文筆流暢清新，是值得欣賞的好文章。究竟申小燕的功力爲何不按常情增進？「天一門」的太上門主爲何緊釘住申小燕不放？以申天討爲首的一班俠義道之士如何與死灰復燃的邪魔外道週旋呢？佳作當前，萬勿失諸交臂。

*　　*　　*

麥美倫先生所著的「一條藍褲子」下闕刊在今期。葉飛星被殺，兇手是誰？讀友不妨自己推敲一番，再印證麥美倫先生所撰的故事結局，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風水龍珠」，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 地區 | 期限 | 價目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630.00 |
| | 一年港幣 | $1,206.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671.00 |
| | 一年港幣 | $1,342.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765.00 |
| | 一年港幣 | $1,529.00 |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4期
(總號189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珠緣俠劫

湖海爭霸俠義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 邪魔外道　覬覦寶珠





暮春，薄暮。

南湖烟雨樓前。

今天的南湖沒有雨，但有烟，不，那不是烟，是一片氤氳氤氳，縹緲虛無的暮靄。

暮靄蒼茫中，整個南湖就像披上一層輕紗，疑幻疑真，美得不帶一絲烟火氣息。

湖濱，那如籠罩輕烟的垂柳下，一位白衣勝雪，長髮披肩的妙齡女郎，正手拈柳絲，目注週遭的籠烟楊柳，默默無語。

她約莫十六七歲年紀，臉蛋兒並不怎麼漂亮，頂多祇能算是有七分姿色，但有高貴的氣質和最美好的身材，襯托上那一襲雪白羅衣和披肩的頭髮，婀娜嫵媚中，隱含一些無形的逼人英氣。

現在她正像陶醉在目前這如詩如畫，如夢如幻的美景之中。

長久，長久，她的俏臉上漾起了一抹淺淺的甜笑，更緩緩地說道：「丁大哥，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我師姐叫柳含烟。」

「謝謝妳，這名字和她的人連在一起，好美，好美。」

「是嗎，古伯伯說柳含烟三字也像一首詩。」

「你也這麼說？」

「是啊！」

「是的，我也有此同感。」

「可是，我橫瞧豎看，柳含烟三個字還是柳含烟，一點也不像一幅畫。」

她一個人以兩個人的語氣喃喃自語着，說到這裏，她忽然苦笑一下，輕輕的嘆一聲道：「光陰過得很快，一晃眼就是五年過去了……現在，我不會再將師姐的姓名當作秘密，也體會到柳含烟三個字像一首詩，像一幅畫了，可是……唉……」

她剛剛以一聲輕嘆結束她的喃喃自語，忽然背後不遠處發出一串有如梟鳴的語聲，道：「屠兄，你說這妞兒如何了不起，看來你對她未免太過誇張了。」

白衣女郎俏臉一沉，却沒有其他的反應，甚至也沒有回頭望一下。

那梟鳴似的語聲的人是一個身材高大，着玄色勁裝，腰跨單刀的中年漢子。

至於那位被稱為「屠兄」的人，却是一個年約五旬出頭，腰掛長劍的黃衫老者。

這兩人都站在那白衣女郎約莫六丈的後面。

那黃衫老者拈鬚微笑道：「何以見得？」

那中年漢子道：「這還用解釋，咱們已欺近她背後六丈處，竟然一點也沒察覺出來，你說，這像是一位身懷絕學的年輕高手嗎？」

那黃衫老者道：「老弟台，你這是所謂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要知道，像她這樣年紀的女娃娃，正是滿腦子的幻想，何況，她又正在沉緬於往事之中，她那一番喃喃自語，就是一個証明。」

那中年漢子道：「證明她正是心不在焉，所以，咱們倆欺近她背後六丈處，她也不曾覺察？」

那黃衫老者道：「正是，正是，不過，這還祇是原因之一。」

那中年漢子道：「那原因之二呢？」

那黃衫老者道：「原因之二是：此時此地，她根本沒有想到會有咱們這兩位不速之客會趕到這兒來。」

那中年漢子「唔」了一聲，道：「還有沒有原因之三？」

「有。」那黃衫老者含笑接道：「原因之三，憑咱們『天台雙傑』的身手，能在六丈距離之外，察覺咱們形跡的，放眼當今武林，你老弟屈指數數看，能數出十個以上嗎？」

「天台雙傑」是南七省中有數的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但他們之崛起江湖却是最近這三年之中的事情。

據傳說，他們出道以來，還不曾有過敗跡，所以他們目前的談話才顯得那麼自負。

那黃衫老者是雙傑中的老大，老二是那中年漢子，姓羊名震。

論身手，他的玩藝兒的確不錯，論名氣，也確有俠譽，不愧他們爲那「天台雙傑」的美號，但以他們目前的神態和對話來說，却好像跟他們的身份有點兒不太相稱。

至於那白衣女郎，可眞是沉得住氣，到目前爲止，她不但仍然沒有任何反應，也沒有回頭望過一眼。

羊震「唔」了一聲，道：「有道理，看情形，好像還有原因之四。」

屠彪含笑接道：「有是有，不過，這不算原因之四，祇能算是另一次的證明。」

「證明這妞兒的確很了不起？」

「不錯。」

「好，請說。」

「對於『辣手人屠』公孫仲『燕趙三兇』皇甫兄弟等四人，你我心中都明白，他們的玩藝兒，比起咱們來，不會差得太遠，但他們四人，却都先後死在這妞兒手上。」

「有人看到嗎？」

「沒有。」

「沒有人看到的事，可不能作數。」

「但那四個人，是奉命去收拾

她的，結果却是一個個有去無回。」

羊震仍然不肯相信地漫應道：「那……很可能是他們四個人死在別的仇家手中，也可能是這妞兒另有有力的同伴……」

屠彪截口笑道：「好了，我不跟你抬槓，你還是自己去問問她吧。」

那白衣女郎忽然轉過身來，嫣然一笑道：「不用問，姑奶奶可以主動告訴你們，那四個都是我姑奶奶親手宰的。」

她的話雖然不好聽，但語音却嬌甜，非常悅耳，尤其是那笑容，儘管她並不算很美的美女，但眼前這嫣然一笑，却具有使百煉鋼化爲繞指柔的魅力。

因此，屠彪、羊震二人入目之下，有如醍醐灌頂，遍體皆酥地爲之一愕。

那白衣女郎又嬌笑道：「怎麼呀，你們兩位不相信？」

屠彪畢竟年紀大一點，得以提早回過神來，訕然一笑道：「老夫早就相信了。」

「對了，不相信的是你。」白衣女郎伸手一指羊震，道：「羊震，你要不要試一試？」

羊震冷笑道：「當然要試！」

接着又愕了一下，道：「妳，妳認識了我們？」

那白衣女郎嬌笑如故地道：「認識你們這名震江南的『天台雙傑』有甚麼稀奇，如果有人認識姑奶奶我，那才是奇聞。」

屠彪道：「老夫已知道妳是最近一年以來，才崛起江湖的『白衣龍女』。」

那白衣女郎道：「還有嗎？」

屠彪道：「沒有了，但是老夫相信，祇要咱們交上手，百招之內，老夫一定看出妳的師門來歷來。」

「說得可眞好聽。」白衣女郎淡笑，接着說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你們兩個加起來，能在姑奶奶我手下走過百招嗎？」

她說得那麼輕描淡寫，但她那目無餘子的狂傲語氣，却足以令人氣炸肚皮。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的笑容還是那麼甜，那麼俏，就是想生氣也生不起來。

眼前的「天台雙傑」就是生不起氣來。

「天台雙傑」不但生不起氣來，其中的老二羊震更是有點魂不守舍地，涎臉邪笑道：「屠兄，這妞兒雖然不算是大美人，却是非常可愛。」

屠彪却漫應道：「如果不是由於她長得非常可愛，咱們那頭兒爲甚麼吩咐一定要完整無損的。」

羊震嗤了一口口水，道：「還是清水貨哩。」

「閉嘴！」那白衣女郎一手叉腰，一手戟指羊震怒叱道：「我不問你們兩個爲何自毀俠譽，甘心做別人的走狗，也不問你們的主子是甚麼東西……」

說到這裏，「嗆」的一聲亮出長劍，冷笑接道：「亮兵刃！」

羊震伸了一下舌頭，邪笑道：「眞不愧是天生尤物，連生氣的時候，也那麼迷人……」

他的話聲未落，但見寒芒一閃，白衣女郎的劍光，已逼近他胸前不足一尺處。

羊震畢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儘管白衣女郎的攻勢快速，辛辣而又出人意外，但他不但臨危不亂，而且反應也是出奇的快捷。

危機一髮之間，他拔刀應戰，一式「橫架金樑」，硬接硬架。

「噹」地一聲，羊震借力飄飛，疾退二丈。

白衣女郎如影隨形，跟踪追擊並嬌笑道：「不錯，比起以前那四個人是强多了。」

話聲中，已攻出十二劍，將羊震逼退八大步。

羊震呵呵大笑道：「小寶貝，妳且打起精神來，慢慢受用，羊大爺的眞功夫還在後頭哩！」

羊震的話固然是很漂亮，但手底下却不爭氣，就這二句話的工夫，又被迫退了八大步。

白衣女郎得理是不饒人，一面長劍翻飛，節節進迫，一面嬌笑道：「屠彪，你如果再不聯手，三招之後，『天台雙傑』就祇剩下一個了，唔……這才乖……」

原來一旁的屠彪一看情況不對勁，不等她說完，已抽劍加入戰圈。

但加上一個屠彪，在二對一的情況之下，仍然被白衣女郎迫得連連後退。

「天台雙傑」固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但是他們所遇到的對手實在太强，遠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同時，他們體會到，白衣女郎並未盡全力，也沒下殺手，而是以靈貓戲鼠姿態在游鬥。

因此，儘管他們不得不勉强支持，暗中却顯然已經不約而同地有趁早脫身的打算。

但武功一項是現實的，所謂「技差一着，縛手縛脚」，這一句話，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

「天台雙傑」由於技差一着，打是打不過，逃也逃不了的。

那白衣女郎的長劍上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吸力，除非她主動要對方後退，否則對方就只好隨着她那長劍揮舞之勢，繞着她的外圍團團打轉。



現在「天台雙傑」正是繞着她的外圍，不由自主的團團打轉。

那白衣女郎嬌笑道：「屠彪，方才你說過，只要跟我交手，就可以看出我的師門來歷，現在，你倆已聯手攻出三十三招了，看出我的師門來歷沒有？」

屠彪冷笑道：「臭丫頭，但願妳還能笑得出來。」

那白衣女郎道：「我當然能笑得出來。屠彪，我已經聞出來了，你已暗中施放湘西『五毒門』的『子午斷魂香』……」

屠彪臉色一變，截口問道：「妳不怕毒？」

那白衣女郎冷笑道：「姑奶奶我是用毒的大行家，你們這點小玩藝兒，等於在孔夫子面前賣文章。」

屠彪怒叱一聲，說道：「老夫可不信邪……」

那白衣女郎截口笑道：「很好，姑奶奶我方才說過，你們兩個加起來，也不可能在我手下走過百招，現在，已經是七十五招了，有甚麼壓箱底本領，趕快使出來，否則……啊……夠意思……夠意思。」

原來這剎那之間，屠彪的劍法突然一變，變得既凌厲，又奇詭，快速地展開一連串的搶攻。

同時，羊震的刀法也跟着一變，配合着發動一串疾風驟雨的搶攻，並揚聲苦笑道：「屠兄，這是違禁，後果堪虞。」

屠彪也苦笑道：「目下顧不了那麼多，我想，只要能完成任務，應該可以將功贖罪。」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他們已由頹勢轉爲優勢，並反守爲攻，將那白衣女郎連連迫得後退。

屠彪冷笑一聲，道：「臭丫頭，妳已見識到眞正的武學了？」

那白衣女郎一面後退，一面嬌笑道：「是的，同時，我要殺你們兩人，也殺得心安理得了。」

羊震怒叱一聲道：「作夢！」

白衣女郎道：「而且，我仍然要在百招之內殺死你兩人。」

那白衣女郎又被迫退了一丈有餘。

屠彪冷笑道：「已經八十九招了。」

那白衣女郎道：「我知道，你們知不知道，爲甚麼現在要殺你們，會殺得心安理得？」

「不知道，老夫也不想知道。」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們，方才，我是珍惜你們『天台雙傑』的俠譽，不忍下手……」

「現在，妳就毋須珍惜我們的俠譽了嗎？」

「不錯。」

「爲甚麼？」

「因爲，目前你們所使用的劍法、刀法中，證明你們兩個都是『不老雙妖』石中玉、南宮秀的餘孽。」

「天台雙傑」臉色一變，都沒接腔。

「現在，我要在一百招上，誅殺你們。」那白衣少女又接道：「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烟雨樓頭忽然有人振聲大喝：「『天台雙傑』速退！」

話出同時，一道人影，有如匹練橫空，由烟雨樓頭疾射下來。

那白衣女郎冷笑一聲，道：「哼，還退得了嗎？」

兩聲慘號也同時傳出，「天台雙傑」都是胸前中劍，仰身就倒。

「噹」地一聲，白衣女郎仍在滴着鮮血的長劍，被另一枝長劍架着，那人並輕嘆一聲，道：「我低估妳了！」

那白衣女郎卻嬌笑着「哦」了一聲道：「果然是你在作怪！」

那位架白衣女郎的長劍之人，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的黃衫書生。

此人長得身長玉立，丰神俊朗，除了目光不正之外，倒也算是一表人材。

那黃衫書生一楞道：「妳……妳認識我？」

那白衣女郎道：「難道你不是『不老雙妖』的衣缽傳人，五年以前，僥倖未死的班少白？」

那黃衫書生臉上肌肉抽搐着，徐徐抽回長劍，却沒有接腔。

那白衣女郎笑道：「哦，是我認錯了人？」

那黃衫書生漫應道：「妳沒認錯。」

那白衣女郎道：「那麼，你果然是班少白了？」

「不錯。」

「五年前，夏口九蓮寺那一場血戰，是否還記得？」

班少白一挫鋼牙，說道：「我當然記得！」

那白衣女郎道：「五年前那一戰，天一門胎死腹中，所謂『不老雙妖』跟十三邪中的餘孽，全部伏誅，只有你跟師妹江盼盼二人僥倖漏網。」

「眞難爲你，還記得那麼清楚。」

「你師妹呢？」

「她嘛，現在是本門門主，也是我的夫人。」

「那胎死腹中的天一門，又死灰復燃了？」

「是東山再起。」

「都一樣，」那白衣女郎含笑接道：「到現在爲止，有關天一門東山復起的事，好像還沒有聽說過。」

班少白道：「妳是知道這一消息的第一個人。」

「我很榮幸。」白衣女郎淡淡地一笑道：「現在，我也明白了，爲甚麼方才『天台雙傑』非要在生死邊緣時，才使出雙妖的武學來。」

班少白道：「那是由於本門有嚴令，在本門尚未公開活動以前，是不准施展本門武學的。」

那白衣女郎說道：「爲何要這麼神秘？」

「這問題待會兒再談。」班少白目光深注着，「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

那白衣女郎道：「想起甚麼來？」

班少白笑道：「妳是『鐵腕天曹』申天討的徒弟小燕？」

白衣女郎嬌笑道：「不錯，我就是申小燕。」

班少白道：「妳也是姓申？」

申小燕道：「我師傅姓申，我是他老人家的義女兼徒弟，當然可以姓申。」

「我也沒有說妳不可姓申呀！」班少白含笑嘆道：「黃毛丫頭十八變，這話可一點也不假。五年前，妳還是一個小丫頭，現在，却已長成亭亭玉立的大美人了。」

申小燕道：「別廢話，趕快回答我方才的話。」

「妳是說本門爲何這麼神秘的問題嗎？」

「不錯。」

「這問題很簡單，本門決定先消滅『鐵腕天曹』爲首這批人，然後再公開活動。」

「你想得多美。」

班少白笑道：「想得美，做起來一定更美。」

一頓話鋒，又道：「衆所週知，自五年前天一門胎死腹中之後，妳義父申天討退隱林泉，妳師兄丁力行當了三年武林裁判長之後，也神秘失踪了……」

申小燕截口接道：「事實上，我丁師兄還是武林裁判名譽的裁判長，他也並沒有失踪。」

班少白道：「這些，我都知道，至於他們龜縮着的地方，我也有了一些眉目，但我沒想到，最先碰頭的，却是妳這個五年前的黃毛丫頭。」

申小燕道：「我不知道，這該算是你的榮幸，還是不幸。」

「當然是榮幸，也是艷福。」班少白邪笑道：「雖然咱們是現在才碰頭，才知道妳的來歷，但方才妳應該已由『天台雙傑』口中聽到三個月之前，我就已經看中了妳這位『白衣龍女』了。」

對於這種開門見山的話，申小燕居然沒有生氣。

申小燕不但沒有生氣，而且還含笑問道：「想要我去當你們的太上門主嗎？」

「不，而是太上門主手下的副門主夫人。」

「你就是副門主？」

「不錯，妳夠聰明。」

「男子漢，大丈夫，却屈伏在自己老婆手下幹副差，你很沒出息。」

班少白呵呵一笑道：「丫頭，妳未免少見多怪了，有道是夫妻一體，在自己老婆手下幹副差，有甚麼不好，何況，妳又不是不知道，五年前，我被妳師兄丁力行廢過武功，現在，我等於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和尚……」

申小燕嬌笑道：「對了，我還沒有恭喜你呢。」

班少白一愕道：「喜從何來？」

「第一，你榮任天一門的副門主。」

「第二呢？」

「第二，你已恢復失去的武功，而且，方才烟雨樓飛身而下時所露的那一手，證明你比五年前精進得多了。」

「是嗎？其實，我目前的成就比起我那門主老婆來，可差得太多了！」

不等申小燕接腔，又說道：「所以，我在她手下當副手，可實實在在的心安理得了。」

申小燕道：「所以，我更應該恭喜你才對。」

班少白邪笑道：「妳最好恭喜我又獲得一位既美麗又俏皮的新夫人。」

申小燕道：「你不怕你那位門主老婆吃醋嗎？」

這小妞兒眞絕，她的俏臉上，竟然一直在現着俏皮的甜笑。

班少白也邪笑如故的道：「我祇怕妳不答應。」

「我倒是可以答應……」

「眞的？」

「當然是眞的。」

「那我們馬上成親。」班少白樂得嘴巴都笑歪了。

「可是，」申小燕屈指輕彈劍葉道：「我這個伙記不答應。」

「那好辦得很。」班少白含笑接道：「我代妳除掉這個伙計就是。」

話落招隨，出手就是十三劍快攻，劍劍都是攻向申小燕的要命之處。

申小燕長劍揮灑，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却是祇守不攻，並冷聲一笑道：「班少白，我眞替你可惜。」

「噢……」

「你聽不懂？」

「不錯。」

「那我再提醒你一下，五年之中，由恢復功力到功力大增，可實



在不容易！」

「這是實情。」

「那麼，你爲甚麼不好好地去珍惜它呢？」

「我一向都珍惜它……」

「可是，現在，你這得來不易的功力不但保不住，而且，還得賠上了老命。」

「這是說，妳要殺死我？」

「不錯，因爲，我不像我丁師兄那麼仁慈……」

他們的口中沒閑着，而手上更是奇招迭出。

妙的是，申小燕還是採取守勢，而且，還一直在徐徐後退中。

因此，班少白冷笑一聲，道：「我可更不仁慈……」

「刷，刷，刷。」一連三劍，將申小燕迫退三大步，連聲的冷笑道：「原先，我還有一點憐香惜玉之心，現在，我祇想將妳大卸八塊……」

話聲中，又將申小燕向逼後退一丈有餘了。

申小燕驚「咦」一聲，道：「你這不是『不老雙妖』的招式，也不是十三邪的招式。」

班少白說道：「老子的絕招還多着哩……」

又是一連三劍，將申小燕迫退三大步之後，猛地騰昇三丈有多，環空半匝，以身劍合一之勢，俯衝而下。

衝霄劍氣之中，忽聽一聲裂帛暴響，班少白驚呼一聲，凌空三個觔斗，倒飛五丈之外。

但是，他的雙脚才落地，申小燕已跟踪進擊，一連串快攻，將他逼得連連後退，也逼得他苦笑一聲，道：「原來妳還藏了私。」

申小燕一點也不放鬆地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咱們彼此彼此。」

此刻，申小燕不但顯出了眞本領，下手也絕不留情，一連串迅電奔雷似的攻勢，使得班少白幾乎失去招架之力。

就在這節骨眼兒上，旁邊忽然冒出一個鬚髮斑白短裝的老者，沉喝一聲道：「停！」

此景此情之下的班少白，對於有人喝叫「停」，自是求之不得。

但業已勝券在握的申小燕，又怎會停了下來。

申小燕不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加强攻勢，逼得班少白險象環生，並沉喝一聲：「你憑甚麼？」

那短裝老者咧嘴一笑，說道：「憑這個……」

話聲中，右臂一伸，一條全身墨綠，粗如拇指的怪蛇，向着申小燕頭部疾射而來。

這一招，可實在出人意外，而怕蛇，又是女人的天性。

因此，申小燕突然驚呼一聲，疾退丈外。

像這樣難得的機會，班少白自然不會放棄。

祇見他冷笑一聲，寒芒急閃，跟踪進擊。

「噹」的一聲，傳出申小燕的清叱，道：「狂徒找死！」

班少白被震得踉蹌地連退五七步才拿樁站穩。

如非是那短裝老者飛身護住了他，而申小燕又怕蛇的關係，班少白勢必已經橫屍血濺當場。

那短裝老者頭也不回地說道：「副座，殺雞用不着牛刀，這小妞，由屬下代你擺平就是了。」

班少白點點頭，道：「也好，最好是抓活的。」

那短裝老者淫笑道：「而且，一定完整無缺的。」

班少白邪笑道：「妙極，妙極！」

申小燕冷笑道：「恐怕不太妙。」

申小燕長劍上冒出尺許長的炁芒，臉寒似冰，美目凝威地注視着。

情況很明顯，她儘管對對方手中的怪蛇不無忌憚，却已準備作石破天驚的一擊了。

本來嘛，憑她的高明身手，如果被對方一條小小的蛇兒嚇住，豈非笑話。

可是，就當她凝功蓄勢，準備作雷霆一擊時，她的四週「噓噓」之聲大作。

原來，就這刹那之間，她已陷入無法計數的蛇陣之中。

那些蛇兒大的粗如海碗，長達數丈，小的細如竹筷，長祇半呎，其顏色與形狀固然各有不相同，但那昂首吐舌，向她作勢欲撲的姿態，却是一樣。

這情形，自然使申小燕芳容大變，心頭如小鹿兒亂撞。

更邪門的是，原先繞在短裝老者左臂上的那條僅有拇指粗細的墨綠色怪蛇，就這刹那之間竟然變得有如酒杯大的那麼粗。

那短裝老者笑道：「別怕，丫頭，這些蛇兒，老夫沒下命令，牠們是不會咬妳的，但是妳必須乖一點。」

申小燕强振精神，並一挺胸部，冷笑一聲，道：「姑奶奶才不怕哩！」

「不怕那是最好的呀！」那短裝老者這才回過身來，向班少白道：「副座，屬下有好消息向你奉告。」

班少白道：「我看還是先擺平這小妞再說吧。」

「不！」那短裝老者含笑接道：「副座，這消息對本門是好消

息，但對小妞却是壞消息，先說出來，可以使她精神上首先受到嚴重的打擊……」

班少白含笑點頭道：「也好，那就先說你的好消息吧！」

「是！」那短裝老者恭應一聲後，才諂笑着接道：「副座，屬下由門主口中獲得最新的消息，丁力行的老婆柳含烟，已被門主生擒活捉。」

申小燕俏臉微變，但沒有插口。

班少白呵呵大笑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緊接着，又笑問道：「有沒有丁力行的消息？」

那短裝老者道：「還沒有，但副座該明白，擒住柳含烟，不怕丁力行不出面，不但丁力行一定會出面，連那老鬼『鐵腕天曹』申天討，也一定會重行出山。」

申小燕冷聲插口道：「簡直是自吹自擂，無恥之輩。」

那短裝老者笑問道：「妳不相信？」

「廢話。」

「也難怪妳不相信，但我必須提醒妳，所謂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咱們門主的功夫，高出柳含烟太多太多。」

申小燕披唇一哂道：「是的，目前的班少白，就是最好的證明。」

那班少白也插口冷笑道：「丫頭，咱們再戰一千回合如何？」

申小燕道：「你不配！」

班少白臉色一變之間，那短裝老者連忙插口笑道：「副座，何必跟一個黃毛丫頭一般見識，且等屬下將她擺平之後，你可以隨心所欲，要如何便如何。」

緊接着，又向申小燕笑道：「丫頭，我老人家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申小燕嫣然一笑，道：「你老人家有話就趕快說吧，否則，怕以後沒有機會說了。」

此情此景之下，申小燕居然還笑得出來。

而且，還笑得那麼甜，那麼俏，更是那麼自然。

因此，本已自信勝券在握的班少白和短裝老人二人，爲之不由地疑心大增，而游目四望。

申小燕又嬌笑道：「不用看，姑奶奶用不着有助手幫忙，目前也不可能有助手前來。」

那短裝老者冷笑道：「那妳爲何還能笑得出來？」

申小燕嬌笑如故地道：「如果我不笑，你老人家就能放我一馬嗎？」

那短裝老者沉思未語。

班少白則凝神默察四週動靜。

申小燕披唇一哂，道：「班少白，憑你這點道行，如果我有助手前來，你能覺察出來嗎？」

不等班少白接腔，又向那短裝老者笑道：「老人家，時間不多了，你有話快講啊！」

那短裝老者冷笑道：「我老人家的話很簡單，柳含烟之所以被生擒活捉，除了咱們門主的武功已高過她之外，柳含烟已懷有六個月身孕，也是原因之一。」

申小燕冷笑一聲道：「你們門主很光彩。」

那短裝老者道：「本門做事祇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至於光彩不光彩，那是次要的事。」

一頓話鋒，又笑問道：「丫頭，現在妳相信了吧？」

申小燕沒接腔。

按常情來說，不否認，就是承認，申小燕沒否認，就是表示她已經相信了。

因爲，柳含烟懷有六個月的身孕，她是知道的。

一個懷有六個月身孕的武林高手，要對付一個像天一門門主江盼盼那樣的妖女，就等於是一個不懂武功的人對付一個一流高手。

所以，除非是江盼盼沒找到柳含烟，祇要給她找到了，柳含烟的被生擒活捉那是毫無疑問的。

* * *

那短裝老者又笑問道：「丫頭，妳那老鬼師父『鐵腕天曹』申天討作威作福，風光了幾年後，忽然龜縮着不出面了，那是爲了甚麼？」

申小燕又是神態自若的嫣然一笑，道：「你老人家不嫌問得太多了嗎？」

「好，我不問。」那短裝老者含笑接道：「但我老人家必須提醒妳，擒住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目前，咱們已經掌握一個柳含烟，現在，再生擒妳這丫頭，就更加不愁申天討不出面了。」

「有道理。」

「那麼，現在，妳怎麼說呢？」

「我用不着怎麼說。」

「也不問問我老人家是誰？」

申小燕嬌笑道：「我不用問，也知道你老人家是湘西排教中的高人。」

那短裝老者臉色一變。

申小燕馬上又接道：「老人家，別光說不練，也該露上一手才對吧！」

那短裝老者沉聲問道：「丫頭，妳怎知道老夫是排教中人？」

申小燕道：「這些妖術幻成的蛇陣，難道還不足以證明？」

那短裝老者冷笑道：「好，妳就先嚐嚐這些妖術的滋味吧！」

申小燕說道：「姑奶奶我正拭



目以待哩！」

那短裝老者忽然發出一聲聲調低沉，却是怪異刺耳的厲嘯。

申小燕週圍那些大小不一的蛇陣，像是聽到了進攻的命令似的，一齊昂首吐舌，向申小燕身前進逼過來。

同時，那短裝老者手臂上那條本來已脹大如酒杯的墨綠色怪蛇，又脹得有如海碗粗的大蟒，張開血盆大口，向申小燕撲過來。

本來神態自若的申小燕，入目之下，也不由地爲之俏臉大變。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申小燕俏臉大變的同時，祇見她左手一揚，一團紫色光影忽然擴展，就像是天空中掠過一道紫色的閃電，所有蛇羣一齊消失，同時還傳出一聲淒厲的慘號。

那紫色光影一閃即逝。

也由於紫色光影那麼一閃，一時之間，現場的人視力都難以適應，而使得現場中形成一片漆黑。

當他們眼睛逐漸恢復正常時，才看到那短裝老者已被斜肩帶背地斬成兩段。

這情形，自然使班少白臉色爲之大變，目注申小燕，憤怒地問道：「他是妳殺的？」

申小燕笑道：「不是我殺的，難道還是你自己殺的了？」

班少白道：「方才，妳使的是甚麼妖法？」

申小燕道：「我不會法術，更不懂妖法，但我手上這玩藝，却是一切妖法的尅星。」

她手中的「玩藝」兒是一顆比一般鴿卵略爲大一點的紫色水晶珠。

申小燕說着，並以左手的拇食二指揑着那顆水晶珠向班少白展示了一下。

「這小小的玩藝兒，會有那麼大的威力？」班少白苦笑了一下，道：「它叫甚麼名堂？」

申小燕道：「不知道。」

班少白道：「不知道它的名堂，怎知道它是一切邪法的尅星？」

「你毋須知道這些。」申小燕接口笑道：「我將你活活生擒下來，作爲交換我師姊的人質。」

班少白冷笑道：「作夢！」

申小燕道：「別廢話，百招之內，我一定將你生擒活捉。」

她的話聲未落，兩道人影突射當場，其中一人並呵呵大笑道：「妙極，妙極，運氣來了，眞是連城牆也都擋不住。」

那是一高一矮的兩個黑衣人，高的瘦而長，像一根竹竿，矮的胖而矮，像一個肉球，兩人都是鬚髮如銀，年紀至少在七旬以上，也由於他們兩個身材奇特，站在一起相映成趣，使得申小燕忍不住直想笑。

但班少白却爲之色然而喜。

申小燕畢竟沒有笑出聲來。

那兩個黑衣怪人却好像沒有看到班少白的存在，兩個人四隻眼一齊注視着申小燕手中的紫色水晶珠。

那瘦而高的黑衣人笑問矮胖的道：「你確定這就是咱們太上所要找的水晶珠？」

那矮而胖的黑衣人道：「廢話，你要明白本門中，除了兩位正副太上門主之外，在下我是唯一知道水晶珠的秘密的人，也是唯一見過水晶珠的人。」

「所以，方才，你一見到那紫色閃光，就斷定是水晶珠已重出江湖。」

「是啊！」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我才說，運氣來了，連城牆都擋不住。」

「是的，這是奇功一件，太上至少犒賞我們每人大還丹一粒。」

「如果太上門主犒賞咱們每人一粒大還丹，那顯然是不夠的。」

「當然，也一定還另有犒賞，哦！對了，聽說這水晶珠眞是妙用無窮，是武林中極罕見的瑰寶之一。」

「不錯。」

「而且，據說十多年前，還曾爲了它發生過一次很慘烈的殺劫。」

「是的。」

那瘦而高的黑衣人居然輕嘆一聲道：「眞可惜，當年我正在閉關潛修，未能躬逢其會，事後所聽到的，也是語焉不詳。」

那胖而矮的黑衣老人道：「但我却是親自目睹那一場殺劫的人……」

「那好極了，能不能將當年盛況，和水晶珠的來龍去脈說明一下？」

「當然可以，但此事說來話長。」

「不要緊，可以長話短說。」

那兩個黑衣老人祇顧自己侃侃而談，好像根本沒看到旁邊還有申小燕、班少白兩人和地面上的那具屍體。

兩個黑衣老人固然有點怪誕不經，但申小燕的怪異却也不下於那兩個黑衣老人。

她對於那兩個黑衣老人的談話，居然聽得津津有味，俏臉上也呈現一片令人難以理解的奇異神情。

唯一例外的，顯得煩躁不安的是班少白。

現在，他好像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而清咳了一聲，說道：「

兩位太上護法來得正好。」

那瘦而高的黑衣老人却笑道：「副門主，很抱歉，咱們兩個老不死祇顧談水晶珠，還抽不出時間向你招呼啦。」

班少白無言苦笑。

那胖而矮的黑衣老人含笑說道：「恭喜副門主艷福無窮，又獲得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班少白苦笑如故地道：「可是，這朵花兒刺太多。」

那胖而矮的黑衣老人道：「刺兒多，才夠刺激呀！」

那瘦而高的黑衣老人道：「副門主不用發愁，一切都包在咱們兩個老不死身上就是。」

班少白這才色然而喜，道：「多謝二位太上護法。」

那瘦而高的黑衣老人道：「不用謝，誰教咱們兩個是天一門的太上護法？」

太上護法，這職位非常崇高，看情形，這兩個黑衣老人來頭可不小，也怪不得他們對班少白這位副門主，好像沒有看在眼中。

興念及此的申小燕，不由眉峯為之微微一皺。

那胖而矮的黑衣老人向那瘦而高的黑衣老人一笑，問道：「嗨，方才咱們說到那裏去了？」

那瘦而高的黑衣老人答道：「方才，我問及水晶珠的來歷，你說『說來話長』，我說『可以長話短說』。」

「對，對。」那胖而矮的黑衣老人道：「不過，這故事如果長話短說，聽來就不夠味了。」

「那……依你之見呢？」

「先問問那小姐再說。」

「也好。」

申小燕不等對方向她發問，已搶先嬌笑道：「想問我當然可以，但是你必須先行回答我的一些問題。」

那矮而胖的黑衣老人苦笑地自語，道：「這小姐夠大膽，也夠刁鑽。」

申小燕道：「你答應不答應？」

那胖而矮的黑衣老人道：「哦！當然答應……」

「那我就開始問了！」

「問吧。」

「你們兩個人姓甚名誰？是甚麼來歷？」

「咱們兩個號稱『東海雙怪』，現在是天一門的太上護法，我叫矮冬瓜，他叫枯竹桿……」

申小燕忍不住為之「噗嗤」一聲嬌笑，截口問道：「這可眞是人如其名。」

「當然。」

「那麼，你們眞實姓名呢？」

「眞實姓名沒有人叫，咱們自己早已忘記了。」

「那……你們還有兩個甚麼太上門主，姓甚名誰？又是甚麼來歷？」

矮冬瓜咧嘴笑道：「這個嘛，丫頭，如果我說妳不配問，妳一定不服氣，我只好說，我不願告訴妳。」

「我也不勉强你，那就說你可以說的吧！」申小燕將左手的水晶珠又亮了一下道：「方才，你說知道水晶珠的來歷？」

「不錯。」矮冬瓜楞了一下，道：「難道妳自己不知道？」

申小燕道：「我如果知道，又何必問你？」

矮冬瓜向申小燕注視少頃，忽然岔開話題，道：「妳姓柯？」

「不，我姓申。」

「那怎麼會呢？妳明明長得有八成像妳母親。」

在旁的班少白笑道：「太上護法，她是跟她義父『鐵腕天曹』申天討姓申的。」

矮冬瓜「哦」了一聲道：「那就怪不得啦。」

申小燕顯得若無其事地，注目問道：「矮冬瓜，你見過我娘？」

矮冬瓜道：「我不但見過妳娘，也見過妳爹，十五年前那一場劫殺，我也曾躬逢其會，只是我去得不是時候。」

「此話怎講？」

「因為，當我到達時，令尊已死，令堂也正負傷殺出重圍。」

申小燕俏臉一沉，道：「你沒有參與那一場屠殺？」

矮冬瓜道：「沒有，因為我去得晚了一點。」

「那場殺劫的對象，就是先嚴和先慈嗎？」

「不錯。」

「主兇是甚麼人？」

矮冬瓜笑道：「丫頭，妳好像是問案的官大人，好在我老人家還算不上妳的仇家，即使現在還健在的仇家，憑妳目前這點道行，也別想報仇。」

申小燕冷冷地一笑道：「那妳就更應該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可以，凡是我所知道的，都會告訴妳……」

「那麼，我先謝謝了，現在請說，主兇是誰？」

「就是本門的兩位太上門主，其餘的人，當時非傷即死，現在還健在的，已只剩下兩位太上門主了。」

不等申小燕接腔，又道：「丫頭，我勸妳最好不要起甚麼報仇的念頭……」

申小燕冷笑道：「你說得多輕鬆！」

矮冬瓜道：「我說得輕不輕鬆，是另一回事，但我老人家的出



發點，只是善意的，妳且平心靜氣，聽我老人家分析一下。」

「好，說出來聽聽。」

「第一，咱們兩位太上門主，都是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的絕頂高手，別說妳目前這點兒微末道行，就是妳師傅『鐵腕天曹』申天討，以及你們視為泰山北斗的甚麼『南駝、北跛』也沒法與之抗衡。」

申小燕披了披唇，說道：「第二點？」

矮冬瓜道：「其實這種仇怨，也根本不能成立，試想，人家殺死妳的父母，妳要報仇，當時，妳父母殺死二十個一流高手，那些人的後代找誰去報仇？何況，當年咱們二位太上門主叫衆人圍攻妳父母時，目的只在水晶珠，並未打算傷人殺人……」

申小燕截口冷笑道：「照你這麼說來，倒是先嚴先慈的不是了？」

矮冬瓜道：「事情都已經過去多年了，誰是誰非大可以不必追究，倒是目前……」

申小燕又截口冷笑道：「目前的一切，且壓後再說，我還有話要請教。」

矮冬瓜苦笑道：「好，請問吧。」

申小燕沉思着問道：「先嚴先慈，是姓甚名誰？是甚麼來歷？」

矮冬瓜訝問道：「怎麼，妳連這些都不知道？」

申小燕道：「如果我知道，又何必問你？」

矮冬瓜道：「那麼，妳這水晶珠，由何而來的？」

申小燕道：「這個，我不妨先告訴你，水晶珠是當我娘臨終之時，連同我一起託付給我義父的。」

矮冬瓜「哦」了一聲，道：「我有點明白了，當時，令慈受傷太重，來不及交代就逝世了。」

「是的。」申小燕神色黯然地說道：「當時，先慈只向我義父交代了兩句話：『她叫小燕，這珠兒有辟邪辟毒的奇效，以後……』。」

矮冬瓜道：「以後，妳義父申天討也沒追查過妳的身世？」

申小燕道：「我義父不是沒有追查，是由於毫無線索，沒法追查，所以，當我還不懂事時，義父只說，我是路邊拾來的拾得兒，一直到我這次下山時，才向我說明當年的經過，並說如果碰上有認識這水晶珠的人，也許可以揭開我身世之謎。」

矮冬瓜不禁啞然失笑，道：「這也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妳竟然糊里糊塗地碰上了我這個『識貨』的人！」

有着申小燕的這段說明，她方才所表現的奇異行徑，也就不解而自明了。

當她看到那短裝老人施展邪術所佈的蛇陣時，為何開始震驚，繼而神態自若，那是她已想到身邊有辟邪的水晶珠之故。

至於當她看到聽到「東海雙怪」之後所表現的一切，那就更毋須解釋啦！

* * *

申小燕漠然地道：「別說廢話，現在，請答我所問吧！」

矮冬瓜笑問道：「就是問令尊令堂的尊姓大名和來歷？」

申小燕道：「是的，還有水晶珠的來歷。」

矮冬瓜道：「好，先說令尊令堂這一方面。令尊姓柯，名杰，令堂姓伍，名憶梅，他們並不出身任何門派，也不是甚麼武林世家，只不過是一對走江湖跑碼頭，以賣解維生的夫婦……」

申小燕咀唇牽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矮冬瓜笑道：「妳不信？」

申小燕道：「信不信是我的事，你只管說下去。」

矮冬瓜笑道：「丫頭，看妳這神情，好像我老人家欠了妳甚麼似的。」

申小燕道：「別忘了，你也是當年殺我父母的疑犯之一。」

「丫頭，妳有毛病？」

「我很正常，方才你說過，當年你晚到了片刻，不曾參與那場殺劫，但是，那是你的一面之辭，退一步說，即使你所言屬實，在意識上，也是來參與而未遂的從犯身份。」

「這麼說來，妳現在對我的態度，已經算是夠客氣了？」

「你明白就好了。」

矮冬瓜苦笑地道：「好！就算是未遂從犯吧，妳要問些甚麼？」

申小燕一揚手中的水晶珠，道：「這水晶珠的來歷。」

「這個嘛，」矮冬瓜沉思着道：「據咱們門主說，水晶珠是峨嵋派開山祖師長眉眞人道成飛昇之前，行道江湖時的法寶之一，不但能辟毒，辟邪，常佩身邊，還有於不自覺中可增長功力的妙用。」

申小燕聽得心中一動地，暗忖道：「難怪師傅說我功力增長得大異常情，原來這是水晶珠的功用……」

但她表面上，却不過是靈目異彩一閃，並未吭氣。

矮冬瓜娓娓地接道：「還有，如果是具有某種法力的人，還可於水晶珠中察知過去未來的一切。」

「這，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這叫作天地之大，無奇不有。」

申小燕漫應道：「好吧，請繼續說下去。」

矮冬瓜道：「對於長眉眞人當年的遺寶，連峨嵋派的徒子徒孫也不知道下落，據老朽忖測，水晶珠是可能被封存於某一秘密地點，被令尊令堂無意中發現，而且，還可能附有其他能增長功力的秘笈之類的寶物，否則，令尊令堂不可能以一個江湖賣解人的身份，忽然成爲一位武功高強的絕頂高手。」

「這分析很有見地，當年，你們太上門主是趁先嚴先慈獲得水晶珠不久，武功尚未大成時，發動偷襲的？」

矮冬瓜道：「很可能，但我要糾正一下，那是圍攻，不是偷襲。」

「我認爲，根本沒有甚麼分別。」申小燕注目接問道：「最初發現水晶珠在先嚴先慈手中的，那是誰？」

矮冬瓜道：「那自然是咱們的太上門主，妳要明白，除了咱們太上門主之外，江湖上沒有人知道水晶珠的來歷的，也沒有人認識水晶珠。」

「所以，十五年前那場殺劫，一直沒有人知道。」

「唔！」

申小燕將水晶珠揣入了懷中，沉思未語。

矮冬瓜笑問道：「丫頭，還有沒有甚麼要問的？」

申小燕道：「我不想再問。」

「那麼，咱們談談目前的了。」

「我也想不起來，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談的。」

「我說還有，比如說，妳手中的水晶珠，老夫勢在必得。」

「還有嗎？」

「有，妳這個人，老夫也必須加以生擒活捉。」

「很好……」

「當然很好。」矮冬瓜含笑接道：「現在，問題是……是妳自動獻寶，束手就擒，還是一定要我老人家活動一下筋骨？」

申小燕嬌笑一聲，道：「你老人家未免說得太過一廂情願了。」

矮冬瓜老臉一沉，說道：「丫頭，妳一定要見個眞章才行嗎？」

申小燕嬌笑地道：「你老人家不覺得是在浪費時間嗎？」

矮冬瓜冷笑一聲，道：「好吧，老夫成全妳……」

話落欺身揚掌，向申小燕的左肩抓了過來。

他們之間，本來有二丈以上的距離，但這二丈以上的距離，對矮冬瓜來說，竟然好像完全沒有一樣，祇覺得他右掌一揚之間，人已欺近了申小燕身前。

申小燕嬌笑一聲：「好一式『千里戶庭縮地大法』……」話聲中，嬌軀一閃，已到了左側丈遠之外。

矮冬瓜如影隨形，原式跟踪追擊，一面「咦」了一聲，道：「這是『南駝』岳剛的『大挪移』身法？」

申小燕又是一笑道：「這個你也認識嗎？」

一句話當中，人已閃避三個方位，每個方位都是一丈開外。

這也就是說，她在一句話的工夫中，已接連閃避對方三次攻擊。

更難得的是，以她的年紀，面對矮冬瓜這樣頂尖兒高手，不但能從容應付，而且於從容應付當中還能說話，並能說得跟不曾交手時一樣的從容不迫。

這情形，使得矮冬瓜驚怒交迸，又大惑不解，他一面繼續進逼，一面冷笑道：「『北跛』杜立的『浮光掠影』身法，沒有甚麼了不起……」

申小燕又笑問道：「這個呢？」

「這是『鐵腕天曹』申天討的『五行迷踪步』。」矮冬瓜接着問道：「丫頭，妳究竟是誰的徒弟？」

申小燕道：「你方才說的那三位老人家，都是我的恩師。」

矮冬瓜冷笑道：「博而不精，丫頭，吃虧的還是妳自己。」

申小燕道：「你老人家的藝業，應該是精而純的了，怎麼連攻三十六招，還沒抓着我的一點兒衣邊呢？」

不錯，他們這一追一逃的奇特打法，算招數，已經是三十六招了。

三十六招猶未能沾到對方一點兒衣邊，以目前雙方當事人的身份來說，已經是很夠矮冬瓜難堪的了。

而申小燕這幾句話，更等於火上加油，也等於是在矮冬瓜的老臉上狠狠地摑了一記。

但矮冬瓜不愧是閱歷豐富的老狐狸，儘管心中既驚且怒，但外表上却是若無其事地笑道：「丫頭，妳忘了我老人家方才所說，要將妳生擒活捉的話了嗎？」

申小燕冷笑道：「這是說，你老人家是手下留情，怕傷了我麼？」

「妳夠聰明。」

「但你老人家實在太笨……」

申小燕好像越打越順手，也越打越稱心。

她的脚底下好像裝有滑輪似地，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快速無比，變化莫測，盡在三尺方圓之內游走閃避。

有時，好像明明已無法逃過矮冬瓜，但却能化險爲夷，在危機一髮間避了開去。

說實在的，比起矮冬瓜來，申



小燕不但閱歷太差，臨敵經驗也太欠缺。

所以，一開始跟矮冬瓜這樣的頂尖兒高手交手時，她的芳心中，難免也有點兒忐忑不安。

但經過目前這麼十來個回合的較量之後，覺得矮冬瓜這樣的頂尖兒高手也不過如此，而爲之信心大增，連帶地使她一身所學，也施展得更能得心應手起來。

現在，她乾脆將右手中的長劍也納入鞘中，並含笑地說道：「你老人家沒使兵刃，我也不想佔這個便宜，並背上一個以小欺老的罪名。」

矮冬瓜惱羞成怒地叱叫道：「丫頭，有種的！妳就先接老夫一掌。」

申小燕嬌笑道：「老人家，沒人不準你發掌啊……」

她的話聲未落，矮冬瓜已怒哼一聲，化「抓」爲掌，掌心暗勁一吐，一股重如山岳的潛力，向她胸前湧了過來。

申小燕不加思索，也毫不示弱地以八成眞力揮掌硬接。

一聲悶雷的爆響過處，雙方各被震退五大步，竟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也由於難分高下的平局，使得申小燕的信心更加爲之大增。

但矮冬瓜却是更加驚怒交迸，一張老臉也爲之陰晴不定，而冷笑了一聲，道：「很好，再接老夫一掌！」

話落掌揚——是雙掌齊揚，打的是劈空掌。

申小燕一臉肅容，也揮雙掌相迎。

又一聲悶雷似的爆響處，雙方各退三大步，又是一個平局。

矮冬瓜像一頭急欲擇人而噬的猛獸，怒視申小燕。

申小燕淡淡地一笑道：「老人家，別要藏私啊……」

一聲慘呼，班少白忽然抱腕而退，並蹲了下去。

原來一陣急退的申小燕，已於不覺中退到班少白身前五尺處。

像這樣好的機會，班少白怎麼會放棄，自然是毫不猶豫地悄然出手，揚指點向申小燕背後的「靈台」大穴。

但他却沒想到，申小燕所練的是「鐵腕天曹」申天討的「無相神功」。

「無相神功」是玄門絕藝，練到某一境界時，能自生反應，自然尅敵。

申小燕由於自幼即佩帶能於無形中助長功力的水晶珠，所以，她的「無相神功」已到達「自生反應」與「自然尅敵」的境界。

也所以班少白目前這一下偷襲，不但沒有把申小燕制服，反而犧牲了一根手指，而且連帶使那折了一根手指的左掌立即腫了起來，算是「偷雞不着蝕把米」，窩囊極了。

申小燕還不知自己的「無相神功」已進入「自生反應」和「自然尅敵」的境界，因此她微微地楞了一下，才領悟了過來，而爲之無比興奮地嬌笑道：「班少白，班副門主，你那偷襲的本領，很不錯呀！」

對班少白何以偷襲下會弄成這樣的結果，連「東海雙怪」兩個老魔也是想不通。

起初，兩個老魔以爲是申小燕身上穿有甚麼帶刺的寶衣，當他們檢查過班少白的傷勢之後，也才領悟到是怎麼一回事，兩人臉色都爲之一變。

兩個老魔頭都是大行家，深知像申小燕這樣年紀的人，絕不可能將本身神功練到「自生反應」和「自然尅敵」的境界。

其所以有這樣的情形，除非是申小燕服過某種罕見的天珍地寶之外，最好的解釋該歸功於那神奇的水晶珠了。

因此，站在兩個老魔的立場，都必須不擇任何手段，立即劫下水晶珠，並殺掉申小燕以絕後患才行。

兩個老魔經常在一起，很多事情都無須說話，而能以默契溝通。

現在，兩個老魔互望了一眼之後，不約而同同時亮出兵刃。

矮冬瓜用的是三節棍，枯竹桿用的是緬刀，兩人互取八尺距離，與申小燕成犄角之勢，以便伺機而動。

申小燕冰雪聰明，自然明白對方的心意，她一方面是藝高人膽大，另一方面也是方才一連串的搏殺，殺出了更大的信心。

因此，她面對兩個頂尖兒高手，即將發動的聯合大攻勢，不但毫無懼色，反而徐徐拔出了長劍，嬌笑一聲，道：「是啊，兩位老人家，早該聯手向我討教了。」

矮冬瓜冷笑道：「丫頭，妳知不知道，我老人家已經改變主意了？」

申小燕道：「我知道，現在，你們不再打算將我生擒活捉，是要殺人劫寶，是嗎？」

矮冬瓜道：「不錯。」

申小燕道：「很可惜，今宵兩位老人家的光榮事跡，沒人替你們宣揚了。」

枯竹桿搶先問：「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申小燕道：「兩位老人家反應都很遲鈍，你們想想看，殺了我之後，死無對證，對於今宵這種事

跡，難道兩位老人家還好意思自己去宣揚嗎？」

枯竹桿冷笑道：「丫頭，不論妳如何說，今宵妳都死定了。」

矮冬瓜也笑道：「妳丫頭說得不錯，殺了妳之後，死無對證，誰知道我們今宵以老欺小，以衆凌寡的事呢？」

## 白衣書生　傳授心法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了一串驢鳴聲。

緊接着，又傳來了一串蒼勁聲，道：「眞要命，小黑，趕快回頭。」

矮冬瓜、枯竹桿二人好像心知情況不妙，而想趁對方還沒有趕來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將申小燕解決，因而不約而同地雙雙向申小燕揮刃搶攻。

在他們二人的想法中，不論申小燕如何的得天獨厚，憑他們二人和數十年的修爲，最多是十招之內就可以解決了申小燕的。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由於申小燕打出了信心，對這兩個老魔頭根本不存懼意，再加上目前有大援趕來，更是意氣風發地跟兩老魔頭殺得難分難解，難分高下。

一陣「得得」蹄聲挾着一團黑影疾衝而來，那蒼勁語聲也笑嚷道：「小黑啊！雖然我駝子不是你的正式主人，但一向待你也不薄，却爲何老是跟我駝子過不去，偏要向要命的地方闖……」

祇見一個高大的駝背老人，騎着一匹既小又黑又瘦的小毛驢，朝申小燕等三人惡鬥的地方疾衝而來。

那駝背老人並雙手齊揮地叫嚷道：「救命啊……小黑……」

矮冬瓜、枯竹桿二人倒是很識貨，不等那一人一驢撞上來，已各自虛晃一招，疾退三丈之外。

申小燕却嬌笑道：「師父你好。」

說來可眞夠絕，惡鬥中的三人自動停止。

那駝背老人身材高大，海口獅鼻，一臉的絡腮鬍，長相甚爲威猛，但騎在那既小又瘦的小毛驢上，却極不調和而顯得十分滑稽。

這駝背老人就是輩份高，功力也高深莫測的當代武林中兩位前輩奇俠「南駝、北跛」中的「南駝」岳剛。

岳剛向申小燕笑着道：「好，好個屁！妳丫頭又不是沒有看到，差點兒要了我的老命了。」

說着已由駝背上爬了下來。

說他是由駝背上「爬下來」，那是最寫實的說法。

由於他身材高大，那小毛驢却是又小又瘦，按說他可以一步就跨了下來，但他却是煞有其事地，就像是一個龍鍾老態的老人一樣，一板一眼的先爬伏在雕鞍上再爬下來。

枯竹桿冷哼了一聲道：「岳剛，你還沒有死？」

岳剛咧嘴一笑道：「沒法子，閻王爺不肯收留。」

矮冬瓜接問道：「還有一個老殘廢杜立呢？」

岳剛說道：「老杜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跛子，他的坐騎又被我借用了，自然沒我快。不過，你兩個老小子儘管可以放心，老杜可能喝酒去了，即使是趕來，他也不可能跟你們動手動脚的，因爲……」

岳剛忽然自行住口。

矮冬瓜接口問道：「因爲甚麼？」

岳剛道：「沒甚麼，如果我駝子照實說出來，恐怕你們兩個老小子的臉上掛不住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道：「其實，這該是我顧慮太多，你們兩個老小子臉皮之厚，比城牆還要厚上三尺，即使我駝子照實說出來，相信你們也絕對不會臉紅的。」

枯竹桿截口怒聲道：「別廢話，有屁快放！」

岳剛笑接道：「駝子要說的話很簡單，你兩個老小子聯起手來，都打不過我的這個乖徒弟，還要我們兩個老殘廢出手嗎？」

枯竹桿、矮冬瓜二人都沒接腔。

但由他們那嚴肅的外表忖測，必然是在凝聚功力，準備要作石破天驚的一擊。

但岳剛好像是視如不見，祇是對那小毛驢沉喝一聲道：「小黑，你還呆着幹嗎？」

別看這小毛驢長得既小又瘦，貌不驚人，却是速度快、力氣大得驚人，而且還是隻通人言的神驢，岳剛的話聲一落，牠立即長嘯一聲，竄向班少白的身前，一口咬住班少白背後的衣衫，揚蹄疾奔而去。

這情形已很明顯。

班少白雖然在偸襲申小燕時傷了右手，但一身功力仍在，又不是死人，之所以有目前這情況，那是由於方才岳剛騎驢衝過來時，已點了他的穴道，而且，岳剛方才由驢背上「爬下來」時，也必然在小毛驢耳邊作過了某種指示。

由於變生意外，枯竹桿、矮冬瓜二人一怔之下，竟然不及採取應變行動。

當他們一怔之後，回過神來準



備追截時，那小毛驢却早已消失於沉沉的夜色之中了。

這一來，使得矮冬瓜、枯竹桿二人火冒萬丈，雙雙一聲怒吼，撲向岳剛。

但岳剛身形微閃，已退了三丈之外，並向跟踪進擊的矮冬瓜、枯竹桿兩人雙手連搖，道：「有話好說，駝子不是跟你們拚命來的。」

盛怒之下的「東海雙怪」當然不會就此善罷干休，但是岳剛的「大挪移身法」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地，他一面雙手連搖，身形却如鬼魅飄風似地，一忽兒東，一忽兒西，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顯得快速之極，也玄妙之極，因此，儘管「東海雙怪」手持兵刃，接連飛撲了十三個回合，却是連岳剛的一點兒衣衫也沾不到。

也因此，「東海雙怪」竟然自動的停了下來，並由矮冬瓜發話道：「姓岳的，你如果也算是一號人物，就該放手跟咱們『東海雙怪』大戰三十回合。」

岳剛含笑接道：「駝子我好像不算是甚麼人物，目前，也沒有大戰三十回合的工夫，我祇想請你們二位替我捎個口信。」

矮冬瓜道：「給誰的口信？」

岳剛道：「自然是給你們那二位太上門主的囉！」

矮冬瓜道：「口信我可以替你傳到，但眼前的事，却沒法善罷干休。」

岳剛道：「你所說的不能善罷干休，是爲了班少白被我騾子劫去的事？」

矮冬瓜點點頭道：「不錯！」

岳剛手撫繞頰的虬髯，淡淡地一笑道：「我駝子却認爲，這事情還沒有嚴重到『不能善罷干休』的程度。」

不等對方接話，又道：「你要明白，駝子之所以要劫走班少白，祇不過是作爲交換柳含烟的人質。」

「就這麼簡單？」

「難道你認爲我駝子也跟你們那狗屁倒灶的太上門主一樣，有龍陽之癖麼？」

看情況，江盼盼、班少白夫妻倆之所以獲得天一門正副門主之職，內情可不簡單。

矮冬瓜一楞之下，道：「你……認識咱們太上門主？」

岳剛笑道：「駝子如果不認識他們，又怎會知道他們兩人中，有一個是有龍陽之癖的怪物。」

矮冬瓜沉思未語。

岳剛笑問道：「現在，你還認爲有『不能善罷干休』的必要嗎？」

矮冬瓜笑道：「好，這問題，我暫時不堅持，先說你的口信吧！」

岳剛神色一正，道：「駝子的口信，雖然是請你捎給貴上，但對你們『東海雙怪』，也同樣是一服苦口良藥。」

矮冬瓜漠然地道：「我們都在聽。」

「很好。」岳剛正容道：「二位，五年前，天一門胎死腹中的經過，總該有過耳聞吧？」

「唔！」

「那麼，駝子敢請教，你們目前的實力，是否强過當年的天一門呢？」

「當然强過當年的天一門。」

「依駝子我看來，恐怕不見得，如果你們的實力，眞的已超過當年的天一門，就用不着劫持一個已懷有六個月身孕的柳含烟，來作爲人質來威脅了。」

矮冬瓜笑道：「駝子，你錯了，咱們劫持柳含烟的目的，不是要威脅，祇不過是要逼使你們這些老不死的出面而已。」

岳剛笑問道：「逼我們出來，然後一網打盡？」

矮冬瓜道：「不錯，所以，祇要你們全都出面了，即使你方才不劫走班少白，我們也會完整無損的將柳含烟送還。然後，各憑眞才實學拚個强存弱亡。」

岳剛道：「你們心目中的死對頭，就是咱們的『南駝、北跛』以及『鐵腕天曹』申天討與丁力行、柳含烟夫婦麼？」

「不錯，現在還得加上一個申小燕。」

「很好，這些人，我駝子負責一個月之後，一定全部到齊。」

「人質交換，何時進行？」

「三天之後的此時此地。」

「好，咱們就這麼說定。」

岳剛笑了笑道：「現在，該說到我要捎給貴上的口信了……」

矮冬瓜截口一笑道：「很不錯，你還沒忘記這回事。」

「事關貴門存亡，駝子怎能忘記？」岳剛神色一正道：「請寄語貴上：五年前『不老雙妖』覆亡的殷鑑不遠，現在懸崖勒馬，還來得及。」

矮冬瓜笑道：「話，我是一定給你帶到，但你該明白，這等於是廢話。」

岳剛苦笑道：「就算是對牛彈琴吧，我駝子總算已經盡了心力了。」

一直聽着的枯竹桿插口冷笑道：「多謝你駝子的仁德。」

「不用謝。」岳剛含笑接道：「二位，是否也該打道回府了？」

矮冬瓜、枯竹桿二人互相望了一眼，默然點首，然後由矮冬瓜說道：「好，咱們三天之後再見。」

枯竹桿也接着說道：「到時

候，咱們一定要好好的較量一番。」

說完，雙雙長身而起，在天空中劃上一道美妙的半弧，一閃而逝。

目注「東海雙怪」離去時所炫耀的絕代輕功，一向玩世不恭的岳剛，此時却一本正經地向申小燕正容道：「小燕，這才是『東海雙怪』所顯示的眞功夫。」

申小燕披唇一哂道：「但是他們的武功，却是平凡得很。」

岳剛道：「丫頭，別以爲方才妳在他們聯手之下打成平手，就認爲他們的武功平凡得很，其實，方才他們是有所保留的。」

申小燕嬌笑道：「師傅，你老也該看得出來，方才，燕兒也有所保留呀。」

岳剛道：「我知道，以目前的情形來說，一對一妳可以穩操勝劵，但在他們聯手之下，落敗的必然是妳。」

申小燕沒接腔，但由她的神色之間不難看出，她對乃師所說頗不服氣。

岳剛莞爾一笑，道：「丫頭，別不服氣，師傅並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現在的天一門，比起五年前的天一門的實力來，可强大得多哩。」

申小燕仍未接腔。

岳剛又道：「嚴格說來，在目前的天一門中，『東海雙怪』還祇能算是二流角色。」

申小燕笑問道：「一流角色就是那兩個太上門主麼？」

「不錯，以目前我方的實力來說，憑單打獨鬥，誰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眞的？」

岳剛報以苦笑。

申小燕秀眉一揚，道：「單打獨鬥不成，咱們可以聯手……」

岳剛道：「聯手？妳想想看，我們這邊目前祇有五個人，柳含烟不能上場，能夠聯手的，祇有咱們兩個老不死、申天討、丁力行和妳一共五人。」

剛說到這裏，岳剛忽然沉喝一聲，道：「是誰？」

暗影中傳出一聲朗笑道：「在下峨嵋弟子朱永昌，拜見岳老爺子。」

隨着話聲，一位丰神如玉，年約弱冠的白衫書生由暗影中緩步而出，向岳剛抱拳長揖，並接着向申小燕也抱拳一揖道：「申姑娘妳好。」

申小燕眉峯一皺，並不理睬那自稱峨嵋弟子朱永昌的白衣書生，却還向岳剛說道：「師傅，你別忘了，除了你老所說的五人之外，咱們還有古伯伯和張伯伯……」

岳剛截口笑道：「貴客在此，還跟我抬槓，丫頭，妳好野。」

申小燕瑤鼻一聳，道：「誰教你們平時都叫我野丫頭。」

岳剛向朱永昌歉笑道：「這丫頭平常給寵壞了，不懂禮貌，朱公子請不要見笑。」

朱永昌誠摯地一笑道：「老爺子言重了，其實，小可却認爲，像申姑娘這種不矯揉，不造作的豪邁作風，才是武林豪俠的本色。」

申小燕似笑非笑地向朱永昌深深的盯了一眼。

岳剛却含笑接道：「好說，朱公子此行，是偶經此地，還是……」

朱永昌苦澀地一笑道：「可以說是偶經此地，也可以說是專誠拜謁……不過，此間風寒露重，非談話之所，如果老爺子、申姑娘信得過在下，咱們換一地方再作詳談，可好？」

申小燕搶先接問道：「閣下所要談的，是否很重要？」

朱永昌道：「不但很重要，而且是非常之重要。」

「如何一個非常之重要法？」

「因爲咱們的會談，不但影響天一門即將掀起的這一場浩劫，也跟申姑娘的未來有絕對的影響。」

岳剛插口道：「是好影響還是壞的影響？」

「那要看兩位是否對在下能絕對相信而定。」朱永昌正容接道：「現在，在下坦白說明自己的立場，目前，對二位來說，小可也是朋友，也是敵人。」

岳剛注目問道：「此話怎講？」

朱永昌苦笑了一下，說道：「因爲在下是峨嵋弟子，也是天一門中的客座護法。」

「哦……」

難怪岳剛、申小燕二人同聲驚「哦」一聲。

因爲峨嵋是名門正派，一個名門正派的弟子，怎會成爲邪魔外道的天一門的客座護法呢？

何況，一個江湖組織中的客座護法，地位是相當崇高的，以朱永昌目前的年紀來說，也不可能獲得這樣崇高的職位。

如果說朱永昌的武功有甚麼特殊成就，也好像不太可能。

如衆週知，峨嵋派是名門正派，但武功方面，却已逐漸式微，而變得一代不如一代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朱永昌會有特殊的成就嗎？

朱永昌神秘地一笑道：「二位好像有點兒不相信。」

岳剛沉思起來道：「是有點兒不相信，却也不能不相信。」

朱永昌道：「這也難怪，如果二位能容我將箇中經緯加以解釋之



後，就會釋然於懷了。」

岳剛道：「朱公子準備到哪兒才加以說明？」

朱永昌道：「由這兒南行五里，有一片桃林，地勢較高，到那兒密談，可以不虞有旁人竊聽。」

岳剛含笑點首，說道：「好吧，請帶路吧。」

「那麼，小可有僭了……」

朱永昌話落身飄，已展開流水行雲般的步伐，當先向南行去。

不錯，那桃林佔地廣達五畝，又位於一個山崗之上，居高臨下，視野良好，的確可以「不虞有旁人竊聽。」

尤其是正值暮春時節，桃花盛開，清香沁人，令人心曠神怡。

岳剛、申小燕、朱永昌三人，在桃林中密談，足有一頓飯的光景，朱永昌才當先離去。

當然，他們三人之間談了一些甚麼，也祇有他們三個當事人知道。

*　*　*

當朱永昌離去之後，申小燕才向岳剛笑問道：「師傅，你看，他……他說的那些事情，完全可靠嗎？」

岳剛漫應道：「他……他是誰呀？」

申小燕一拳搥向乃師胸膛，嬌嗔地道：「你要取笑人家，我不來了。」

岳剛撫鬚微微一笑，道：「取笑人家，跟妳丫頭有甚麼相干？」

申小燕頓足嬌嗔之間，岳剛又道：「丫頭，別撒嬌，現在，聽我老人家說正經的。」

接着神色一正，道：「那姓朱的小子所說的話，大致不假，至少妳方才已得到過好處，那是絕對假不了的。」

申小燕沉思了一下，道：「師傅，你有沒有看到丁師哥？」

岳剛道：「沒看到……」

「他知不知道我師姊被人家劫持的事？」

「自己老婆被人家劫持，按說，他是應該知道的。」

申小燕「唔」了一聲，道：「很可能他知道師姊被劫持的消息後，設法去救援了，要不然，他是不可能爽約的。」

岳剛微笑道：「爽約，此話怎講？」

申小燕苦笑了一下，說道：「約莫一個月之前，他捎信給我說，今天傍晚時分，在烟雨樓前碰頭，而且，師傅也可能會來。」

岳剛道：「妳現在說的師傅，是指『鐵腕天曹』申天討？」

「是的。」

「我可以告訴妳，申天討是不會來了。」

「您見過他老人家？」

「是啊，要不然，我怎麼知道他不會來。」

「他老人家有沒有交代甚麼？」

「沒有。很可能是丁力行跟妳訂下約會後，臨時有了重大的任務，而跟妳烟雨樓之約，又不怎麼重要，也斷定妳不會有甚麼危險，所以，就只好讓妳丫頭空等一場了。」

岳剛的話是帶笑說的，而且還有點兒神秘。

申小燕忽然有所悟地「哦」了聲道：「師傅，你一定知道丁師哥的行踪……」

岳剛笑問道：「何以見得？」

申小燕道：「要不然，您怎會那麼巧，恰好於今天傍晚趕到烟雨樓來呢？」

岳剛呵呵大笑道：「我知道瞞不過妳這個鬼靈精。」

接着神色一正道：「丫頭聽着，師傅和妳師哥的行踪，妳不必過問，眼前當務之急，是將妳方才獲自朱永昌的好處，好好加以消化運用。」

申小燕一楞道：「有這麼嚴重嗎？」

岳剛道：「當然，消弭目前這一場浩劫，妳才是最重要的角色。」

*　*　*

夜深沉。

星稀，月冷。

冷月的清暉將大地變成銀灰色，也將朱永昌的影子映得好長，好長。

夜色雖然有點兒凄清，但的確很美，美得令人心醉。

但朱永昌好像沒有心情欣賞這美好的夜色，他只是以不快也不慢的步伐，在荒涼的山徑上踽踽獨行。

他那兩道入鬢的劍眉，時而高揚，時而緊皺，俊臉上更是一片冷肅，顯然他正有極沉重的心事。

也由於他有極重大的心事，連前頭十來丈處有人嚴陣以待，也好像不曾看到。

一字横排，攔在山徑上的，一共有五個人。

當中一人，是一位年約四旬出頭，面目清癯，顯得頗有書卷氣的青衫文士。

青衫文士的左邊，站着兩個年約三旬左右的勁衣大漢，右邊是兩個，一衣黃，一衣灰的斑髮老者。

那青衫文士身上沒佩帶任何兵刄，儘管他顯得有點書卷氣，但同時也顯出一股不怒而威的威嚴。

至於那兩個勁裝漢則一個持刀，一個持一把九節鋼鞭；那兩個斑髮老者都是用劍，劍已出鞘，且都反常握在左手中。

所以，儘管那青衫文士顯得一派斯文，目前這陣勢却有一股無形的殺氣，令人不寒而慄。

朱永昌一直走到那五人約莫三丈處停下來，向那青衫文士抱拳一揖道：「朱永昌見過太上。」

那青衫文士冷冷一笑道：「朱永昌，本座待你不薄。」

朱永昌含笑答道：「不錯，太上連老婆都與我分享，這一份隆情厚意，的確算得上是比山還高，比海還深……」

那青衫文士截口冷笑道：「那你爲何忘恩負義，吃裡扒外？」

朱永昌却笑道：「太上，請讓我先將該說的話說完，然後再加責備，可好？」

那青衫文士道：「好，你說！」

朱永昌神色一正，道：「太上，你待我固然不薄，但我朱永昌回報的也至深且厚。」

「哦，這是指你傳給我的峨嵋心法而言？」

「不錯。」

「這一點，我也承認，沒有你的峨嵋心法，我刁太虛、江玲夫婦的奇遇等於南柯一夢，目前在江湖上，也仍然是默默無聞的不入流的角色。」

「但現在，賢伉儷已經是天一門的太上門主，也是當代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可是，我所獲得的，却不過是尊夫人的一點兒艷福，和一個客座護法的虛名，而我現在所犧牲的，却實在是太大太大了。」

「犧牲？」刁太虛一楞，道：「我倒是想不出來，你有甚麼犧牲？」

朱永昌道：「我是峨嵋派首座弟子，也是峨嵋派未來的掌門人，但我在色令智昏的情況下，把所獲本門開山祖師長眉眞人密藏的心法，却傳給了你這個外人，連本門掌教都不知道，使我成爲峨嵋叛徒，你且站在我的立場上想想看，清夜捫心，是何感想？」

刁太虛啞然失笑道：「原來你所說的犧牲，就是這個。」

「難道這犧牲還不夠嚴重？」

「是很嚴重，所以，你心中一直內疚難安，想找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

「不錯！」

「也所以，你才將我獲自長眉眞人的『大還丹』全部偷走……」

「那不是偷，我只是收回本門的靈丹，而且所謂全部，也不過是兩粒而已。」

「我沒工夫跟你咬文嚼字，」刁太虛沉聲接道：「於是，一個月之前，當你在烟雨樓前，偶然發現水晶珠重出江湖，並在申小燕手中之後，就將你本門心法傳給她，也將『大還丹』送給她……你這是……」

朱永昌含笑接道：「也將我所知的天一門的秘密告訴了她。」

刁太虛笑笑道：「對於峨嵋派你已經算是將功贖罪了。」

「目前還談不上。」

「現在，我也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你願不願意？」

「你好像很仁慈。」

「我不是一個仁慈的人，但由於咱們之間的關係特殊，不得不特別破例。」

朱永昌含笑問道：「如何一個將功折罪法？」

刁太虛道：「老老實實，回答我一些問題。」

朱永昌道：「我本來就是一個老實人，能夠回答的問題，也一定都是老實話，問吧。」

刁太虛沉思道：「一個月之前，在烟雨樓出現的是『南駝』岳剛、申小燕二人，三天之後，交換人質時，則只有岳剛一人？」

「不錯。」

「那麼，『南駝』岳剛、『北跛』杜立、『鐵腕天曹』申天討、丁力行、申小燕等人，如今都在哪兒？」

「很抱歉，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

「一個月之前，岳剛會跟矮冬瓜說過，一個月之後，一定將申天討等人約齊，作一了斷，現在，一個月已經過去了，岳剛說的話，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太上，當時，岳老爺子說是一個月之後，可沒說明是一個月之後的哪一天，目前，他們也許正在趕赴天一門總舵途中哩。」

刁太虛臉色微變，道：「那是最好不過。」

朱永昌道：「不才也有此同感。」

刁太虛道：「那你爲何沒有跟他們在一起？」

朱永昌道：「他們用不着我，我也不配跟他們在一起，因爲，我是峨嵋叛徒，是一個色令智昏的行屍走肉。」

刁太虛注目問道：「你，此行意欲何往？」

朱永昌長嘆一聲，道：「太上不是要殺在下，才甘心嗎？」

「不錯。」

「我也想自求解脫，但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當然，我的求死，只是贖罪而談不上『就義』，但用自己的手去結束自己的生命，那是必須要有很大的勇氣才行，而我偏偏缺乏這種勇氣，所以……」

刁太虛截口冷冷的道：「所以，你此行目的，就是想借用我的手來殺死你？」

朱永昌笑道：「是啊！此舉可



以完成太上的心願，又可使我自求解脫，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爲呢？」

刁太虛冷冷一笑之後，朱永昌又苦笑道：「看情形，太上認爲我是故意裝蒜？」

刁太虛道：「不論你是否裝蒜，老夫都一定成全你！」

朱永昌回答道：「那我先謝了，太上請。」

刁太虛一揮手，那兩個勁裝大漢立即飛身進擊，使刀的刀光似雪，使九節鋼鞭的鞭勁如濤，一齊向朱永昌的要害進攻。

朱永昌朗笑一聲：「來得好！」寒芒閃處，手中長劍招演「分花拂柳」，「叮、叮」兩聲，緊接着慘號兩聲相繼而出，現場中已伏屍兩具。

原來朱永昌的那一招「分花拂柳」，不但將使刀人的大刀震飛，也使那使用鋼鞭的人的鋼鞭，加速掃向自己的同伴，使刀的當場畢命。

朱永昌這種「借力使力」、「借刀殺人」的打法，可以說是妙到毫巓，好像沒有用上一點力。

這情形，自然使那使鋼鞭的人心中爲之一驚。

而朱永昌就趁對方心中一驚，微一疏神的一刹那，一招「笑指天南」，也刺中對方的左胸。

身爲天一門太上門主的侍從，自然不是等閒之輩，不但不是等閒之輩，而且必然是在藝業上有特殊成就的高手之中的高手。

像這樣的兩個高手却被朱永昌輕描淡寫地，以兩招最平凡的劍法，將其立斃於當場。

試想，朱永昌的身手是何等高强。

因此，那兩個持劍的斑髮老者，臉色爲之一變，精目更是寒芒連閃。

刁太虛却呵呵而大笑：「好小子，你藏私的本事，可眞不錯，連老夫也看走了眼。」

朱永昌含笑接道：「太上，你錯了，以往，我並未藏私，我是老實人，說的也是老實話。」

刁太虛若有所悟地道：「我明白了，最近在這段時期中，你對本門的心法，必然已有某種程度的突破？」

「不錯。」朱永昌正容接道：「本門開山祖師所遺心法，妙用無窮，如能將你我分別所獲的心法，以及申小燕姑娘那水晶珠聯合起來加以融滙貫通，縱然不能達到白日飛昇的仙境，但成爲金剛不壞的地仙之體，是毫無疑問的。」

刁太虛截口笑問道：「很好，老夫已改變了主意，不殺你了。」

「是要留下活口，將我保留着的本門心法，逼問出來？」

「不錯……」

「別作夢了，太上，我雖然天份不如你們兩口子，更不及申姑娘，但以目前你我的成就而言，你可能有力量殺死我，却絕對沒有辦法擒住我。」

「如果老夫先將你殺個半死，再加以生擒活捉又如何？」

朱永昌臉色微變，沒接腔。

刁太虛又道：「你一定想，『到時候，我熬盡非刑，寧死不說，你老兒還不是一場空歡喜。』是不是？」

朱永昌笑道：「你老兒設想得可眞週到。」

刁太虛道：「老夫不但設想得週到，辦法更是高人一籌，到時候，老夫不用任何非刑，却能教你乖乖地，將你所保留的方法，一字不漏的說了出來。」

「你……已經練成了『精神功』？」

「你說呢？」

朱永昌冷笑道：「即使一切都誠如你自己所說的，我敢斷定，到頭來你還是一場空歡喜，要不要我加以解釋？」

刁太虛漫應道：「說說看！」

朱永昌道：「我方才已經說過，申小燕姑娘的資質、秉賦，都在你老兒兩口子之上，而其悟性之高，更是高人一籌。」

刁太虛道：「老夫相信，你所說不假，但你別忘了，那丫頭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黃毛丫頭。」

「但她有水晶珠助長功力，而且，我所收回的兩粒『大還丹』，也全給她服下了。」

「你自己竟然一粒都不用？」

「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以贖罪的人，何必糟蹋一粒稀世靈丹呢？」

「很好，你比老夫設想得還要週到。」

朱永昌苦笑了一下道：「雖然我相信你是言出由衷，但對我來說，這種讚美，却祇有增加我的慚愧。」

「那就不用再說了。」刁太虛向那兩個斑髮老者呶呶嘴道：「有勞二位，記着手下不必留情，祇要留下一口氣便可了。」

那兩個斑髮老者同聲恭應之後，向朱永昌沉聲喝道：「小子接招！」

語出招隨，兩個斑髮老者的長劍，分左右插向朱永昌的雙「肩井穴」。

朱永昌使的仍然是一招「分花拂柳」，硬接硬架。

但由於有了方才那兩個勁裝漢子的血的教訓，而刁太虛仍不肯親

自出手，朱永昌斷定這兩個斑髮老者必然有驚人的藝業，因而不敢過份輕敵，儘管他使的還是一招「分花拂柳」，却已用上了七成勁力。

「噹，噹」兩聲，這第一招居然是平分秋色。

雙方兵刃一觸即發，朱永昌由「分花拂柳」改爲「夜戰八方」，一連十三劍，將對方兩人迫得團團飛轉。

那兩個斑髮老者接過十三劍之後，也立還以顏色，雙雙快速而又奇詭地攻出十二劍，將朱永昌迫退八尺有奇。

劍氣冲霄中，雙方你來我往，片刻之間，已激戰了五十回合以上，仍是一個難分上下的局面。

那兩個斑髮老者之一忽然沉喝一聲：「天地交泰！」

另一個老者立即接道：「鬼哭神號！」

緊接着，兩人的劍法、身法都突然大變，一個攻上盤，一個攻下盤。

攻上盤的一個，劍劍攻向朱永昌的上身要害。

攻下盤的一個，却儘向朱永昌的雙腿招呼。

那兩個斑髮老者，功力既高，身法與劍法又奇詭莫測，加上他們又大反常情地以左手使劍，使得朱永昌於應付之間，格外感到彆扭而守多攻少，漸而完全採取守勢。

可以說，朱永昌已經由平局而落下風了。

在一旁的刁太虛拈鬚微笑道：「朱永昌，現在，你應該知道你自己有多少斤兩了。」

朱永昌冷笑道：「我有多少斤兩，我早就知道。」

刁太虛道：「知道了又如何？」

朱永昌道：「不如何，你老兒不該那麼健忘，我是求死而來的。」

「那又何必呢？好死不如惡活。」

「我的死活，跟你不相干。」

「恰恰相反，就因爲你的死活跟我太有干係了，所以，老夫才勸你不要死，你知不知道，你那兩位對手，是甚麼來歷？」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老夫必須告訴你，那是左手門的兩位長老。」

「沒聽說過。」

「他們已經二十年沒有履足江湖，你年紀輕輕，當然沒聽說過。」

「我好像很榮幸。」

刁太虛含笑接道：「你的確很榮幸，二十年前，他們雙劍合璧的『天璇地璣』劍法之下，沒遇上過百招以上的敵手，而現在，你已經支持了百招以上了。」

朱永昌冷笑一聲，沒接腔。

刁太虛又笑道：「他們是親兄弟，左邊一位叫左天佐，右邊一位叫左天佑，現在他們二位都是本門的客座護法。」

朱永昌仍然報以冷笑。

刁太虛道：「朱永昌，別以爲老夫向你說的是廢話，老夫是在提醒你，本門客座護法的地位不低，同時也警告你，負隅頑抗，落個重傷之後被生擒活捉，多化不來，如果你現在改變了主意，同以前一樣的跟老夫合作，不但可以既往不咎，老夫的老婆仍然可以同你共享受，甚至本門教主江盼盼也可以讓你爲所欲爲。」

朱永昌截口朗笑道：「刁太虛，你不覺得難爲情，我可替你臉紅哩……」

由於他一時之間說話疏神，左小腿上着了左天佐的一劍，雖然祇不過現出一條血槽，却使他心頭爲之一驚，而他話聲中，最後那個「哩」字也顯得怪怪的。

左天佐呵呵大笑道：「小子，滋味如何？」

朱永昌「刷刷刷」一連七劍，將左氏兄弟迫退五尺，並冷笑道：「憑你們的身份地位，兩人聯手之下，能在我小腿上偷襲那麼一下子，你們兩個實在足以自豪呀！」

刁太虛搶先代答道：「朱永昌，別那麼死心眼兒，他們二位一向是兩人聯手，不論對方是一個人，或者是千軍萬馬都是一樣。」

朱永昌冷笑一聲：「很好！」

刁太虛截口沉喝道：「二位左兄，加把勁吧！」

聽刁太虛這口氣，目前這左氏兄弟，還有所保留哩。

果然，左氏兄弟恭應一聲之後，速度與劍法上的功力都加强了。

儘管朱永昌獲有他們峨嵋派開山祖師長眉眞人的無上心法，却限於他資質秉賦之故，同時，研練的時間又短，所以成就並不高。

平心而論，以他的身手，能跟左氏兄弟這樣的前輩高手，週旋接近三百招，已經算是非常的難能可貴了。

現在，左氏兄弟眞力驟增之下，朱永昌那勉强維持的平局，立即陷入捉襟見肘，左支右絀的困境。

左氏兄弟更是得理不饒人，咄咄逼人，節節進迫。

十招才過，朱永昌的右小腿又捱了一劍，而且，這一劍顯然比方才左小腿所捱的那一劍要嚴重得多，不但行動上受到了影響，褲管上也滲出了殷紅的血漬。

左天佐並大聲笑道：「朱永昌，現在改變主意，棄劍投降，還



朱永昌被古氏兄弟逼得節節後退……

來得及。」

朱永昌怒叱道：「放屁……」

怒叱聲中，眞力驟提，竟然放棄防守，採取與敵偕亡的方式，展開一連串的搶攻，並連聲冷笑道：「老子即使血濺橫屍，求仁得仁，死而何憾，何況，你們兩個當中，也至少有一個替我墊背。」

眞箇是一夫拚命，萬夫莫當。

在朱永昌的拚命攻勢之下，本已佔盡優勢的左氏兄弟，竟然被迫得連連後退。

左天佐邊退邊冷笑道：「朱永昌，你別不識好歹，如果不是奉命留下活口，你即使有十條命也早已完蛋了。」

天空中傳來了一聲鵰鳴，和一串嬌甜話聲道：「你們兩個很光彩……」

刁太虛臉色爲之一變。

一道人影像天神下降地瀉落當場，也沒看到那人有甚麼動作，但當他落地的那一刹，左氏兄弟像被人猛然的推了一下似地，雙雙接連後退了七大步，才勉强扶牆站穩。

朱永昌則像泥塑木雕似地呆立當場，臉上一副啼笑皆非的尷尬相。

那位乘着鵰而來，由天空中下降的不速之客，是一位艷麗多姿的青衣美婦，也就是刁太虛的老婆，天一門的兩位太上門主之一的江玲。

她外表看來，約莫是三十一二的年紀，但她却還擁有花信年華(廿四歲)少婦的美妙身材。

至於臉上的輪廓與五官的位置也都恰到好處，即使審美再嚴格的人，不論由那一個角度去看，都會給予八成以上姿色的評分。

尤其是那一股子祇有最解風情的女人身上才特有的無形魅力，在她的身上發揮到了盡緻。

徐娘風韻猶勝雛娃。

這句話，在江玲身上，已充分獲得了證明。

左氏兄弟勉强站穩身形之後，立即向江玲抱拳躬身，道：「參見太上。」

江玲連頭都沒點一下，祇哼了一聲。

刁太虛却尷尬一笑道：「夫人來得正好。」

江玲却冷笑道：「對你來說，恐怕是不太好吧！」

說完逕自走到朱永昌身前，以無限愛憐的眼神，一面察看朱永昌身上的劍傷，一面柔聲道：「永昌，不嚴重吧？」

朱永昌苦笑道：「不要緊，祇不過是一些皮肉的損傷而已。」

刁太虛也諂笑道：「夫人請放心，我祇不過要生擒他，逼問他還保留着一些甚麼峨嵋心法，所以，

兩位左兄弟出手都很有分寸。」

江玲沉叱一聲：「少廢話。」

也不理會刁太虛的反應，逕自由身邊革囊中取出了金創藥，替朱永昌包紮傷口，然後，一聲清嘯，一隻碩大無朋的青鵰，挾着一陣狂飆降落一旁。

那青鵰眞箇是大得驚人，在空中展翅足有五丈以上，落地之後背部的高度也在八尺以上。

江玲托着朱永昌的身軀，躍上鵰背，清嘯一聲，那青鵰立即展翅衝霄而去。

目送江玲、朱永昌二人乘鵰飛去之後，左天佐向刁太虛苦笑道：「太上，這也算是『熟煮了的鴨子又飛了』！」

刁太虛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還好，落在床頭人手上，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左天佐也接口道：「太上，斷袖分桃之癖，固然是別有一番風味，但是也不要過於冷落了床頭人才好。」

刁太虛尷尬地一笑道：「左兄之言極是。」

左天佐忽然岔開話題道：「太上，屬下兄弟加盟伊始，對於本門中事，仍然是一知半解，尤其是有關峨嵋心法一節，更是未有所聞，如果沒甚不便，希望太上能夠加以說明，也好讓我們兄弟長點見識。」

「當然可以，」刁太虛不加思索地道：「其實，到目前爲止，有關峨嵋心法和水晶珠的事，已經不能算是秘密了。」

左氏兄弟同聲「哦」了一下。

刁太虛含笑接道：「最近十天以來，本門總壇所在地的京口(即今之鎭江)城中，突然增添了許多有頭有臉的武林人物，二位左兄有否注意到？」

左天佐道：「注意到了，難道說，那些武林同道都是有爲而來？」

「是的，他們都是爲了水晶珠而來。」

「到目前爲止，水晶珠還在申小燕手中，他們怎會找到本門總舵所在地來？這消息又是誰放出去的？」

「如果我的判斷不錯，九成是朱永昌在暗中搗的鬼。」

「唔……很有可能。」

刁太虛沉思着道：「說到水晶珠和峨嵋心法的來歷，可眞是說來話長，現在，我祇能簡略地加以說明。」

一頓話鋒，又道：「有關峨嵋心法的來歷，我想，二位左兄多少也有過耳聞。」

左氏兄弟同時點頭，却沒有接話。

刁太虛娓娓接道：「現在的峨嵋派，雖然是一代不如一代，每況愈下，由他們開山祖師長眉眞人開始的前三代，却都是最出色的飛仙劍俠，而且都已獲得道家眞傳，修成正果，白日飛昇。峨嵋派的輝煌時期，維持了將近二百年。」

左天佐接問道：「現在的峨嵋派，已成爲當今八大門派中最弱的一派了，原因何在？」

刁太虛道：「不知道，恐怕這峨嵋當代掌門人也沒法回答。」

左天佐笑道：「太上，話題好像越扯越遠了啦！」

「現在就回到本題了。」刁太虛沉思着接道：「長眉眞人飛昇之前行道江湖時，曾將他的本門心法和水晶珠分成三處秘藏，留待有緣人，同時，每一秘藏處都附有一份說明，大意是二百年後，峨嵋派否極泰來，重振昔日雄風，領導武林，但同時也掀起了一場空前的大浩劫，而平定此一浩劫，並重振雄風的人，也就是能將他的三處藏寶合三爲一的人。」

左氏兄弟若有所悟地，都同時點了點頭。

刁太虛又道：「我所得的峨嵋心法，是屬於奠基功夫的心法，對於我們夫婦的武功有莫大的助益，如果沒有那份附柬，就不知道有另外兩處秘藏，則任何人都會知足的，但既然知道另外還有兩處更好的秘藏，明知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緣份，也得想盡方法去搜求。」

左天佐笑笑道：「得隴望蜀，這也是人之常情。」

刁太虛道：「說來也眞湊巧，那份最高深的峨嵋心法，就落在峨嵋首座弟子朱永昌的手中，更巧的是，朱永昌還來不及稟告他的掌門人，就落在我那位夫人的脂粉陣中。」

左天佐道：「這麼說來，太上賢伉儷應該已經獲得那本武功心法了……」

「事實上却沒有。」刁太虛苦笑道：「據朱永昌說，那武功心法他熟記之後，所有字跡已自動消失……」

左天佐道：「那簡直不可思議。」

左天佑道：「到目前爲止，太上已由朱永昌口中獲得了多少好處？」

刁太虛道：「據朱永昌說他已全部說了出來，但由於那心法，有些地方不能連貫，沒法運氣，我估計他至少還保留了一成以上沒有說出來。」

左天佐道：「太上爲何不施展『精神功』呢？」

刁太虛苦笑道：「不瞞二位左兄說，咱們夫婦的『精神功』是於一



個月以前才練成的，而朱永昌那小子却於之前就不辭而別了。」

左天佐道：「那小子爲何會不辭而別？」

刁太虛道：「朱永昌畢竟是夙根深厚的人，儘管他一時之間色令智昏，但清醒時，清夜捫心自問，必然會內疚神明，所以才會不辭而別。」

左氏兄弟沒有接話。

刁太虛含笑接道：「現在好了，鳥兒又入籠了，水晶珠也有了下落，只要找到了申小燕，取得了水晶珠，天一門就可以獨步武林，咱們這些人，縱然不能修成正果，白日飛昇，但在這花花世界上，多逍遙個百兒八十載，那是毫無疑問的。」

左天佐諂笑道：「是的，還得請二位太上多多提携。」

刁太虛道：「那倒是不成問題的，不過，世間無不勞而獲的收穫，眼前還有不少障礙急待掃除，還得請二位左兄多多偏勞。」

左天佐正容說道：「掃除障礙，屬下兄弟義不容辭。」

左天佑接口又問道：「太上，目前正聞風而來的武林同道中人，有那些人物是夠資格稱爲咱們的障礙的？」

刁太虛道：「那些聞風而來的人物中，我還沒有發現一個夠份量的人物，當然，我也不排除那些人中，可能隱有不露相的高人。」

左天佐皺眉問道：「那麼，太上所說，急於掃除障礙的，指的是那些人呢？」

刁太虛道：「我所指的是『南駝』岳剛、『北跛』杜立，以及『鐵腕天曹』申天討、丁力行師徒，此外還有『毒天王』古坤，都是勁敵。」

左天佐點點頭，沒有接話。

左天佑道：「還有丁力行的老婆柳含烟，也是一個勁敵。」

刁太虛道：「柳含烟已有七個多月的身孕，暫時沒有戰鬥力，目前，對咱們最具威脅的勁敵是申小燕，因爲她已經擁有長眉眞人的兩項秘藏，所以咱們必須在最近半個月之內，將她找到，予以清除，如果超過這個期限，問題就嚴重了。」

「太上之意是……」

「原因很簡單，申小燕獲得兩項秘藏之後，至少要閉關七七四十九日，功才能大成，而朱永昌傳給她的心法日期，是一個月之前，目前她正在閉關期中，所以，咱們必須在這半個月之內，將她找到才行。」

左天佐笑道：「太上，您對那黃毛丫頭，是否過於誇張了？」

刁太虛正容接口道：「絕對沒有誇張，二位要明白，那丫頭除了有助長功力的水晶珠之外，還服過了兩粒大還丹，再加上朱永昌所傳的峨嵋心法，那效果之好、之快，是沒法想像的。」

左天佐道：「那麼，太上對那丫頭的閉關地點，是否已有線索呢？」

「這個……目前還難說，」刁太虛笑一笑道：「但目前我掌握了朱永昌，必要時可以使用『精神功』，讓朱永昌乖乖地說了出來。」

左天佐詭笑道：「對，對，二位太上洪福齊天，所以能適時練成『精神功』，而朱永昌也適時回籠……」

刁太虛截口笑道：「還有，二位左兄，也適時加盟本門。」

左天佐諂笑道：「咱們兄弟是兔子跟着月亮跑，沾了太上的光。」

刁太虛截口笑道：「二位左兄太謙了，其實，以二位左兄的卓越才華與超絕身手，即使是自立門戶，也必然在武林中大放異彩……」

刁太虛不但話很動聽，連笑容也格外動人，尤其是那動人的柔和目光，更是別具一股令人心醉的魅力。

此情此景之下，左氏兄弟如沐春風，如飲醇酒，全身都醉迷迷似地，咧着大嘴，答不上話來。

刁太虛目光顯得更是柔和，語氣也放得無比輕柔地道：「二位左兄，怎麼忽然想到投誠本門呢？」

左天佐含笑答道：「回太上，屬下兄弟不是自己突然想到要投效貴門……」

刁太虛截口笑問：「是有人推荐？」

左天佐道：「也不是。」

左天佑也立即接口道：「是有人請我們來的。」

刁太虛問道：「是有人請你們來臥底的？」

左天佐道：「是的。」

「是誰請你們來的呢？」

「『鐵腕天曹』申天討。」

「申天討答應給你們甚麼好處？」

「好處多哩，除了天一門的全部財產之外，還有太上您的夫人江玲，和天一門名義上的門主江盼盼，也全由咱們兄弟享受。」

刁太虛笑道：「金錢之外再加美色，這條件的確是很具有誘惑力，申天討確深深瞭解人性的弱點。」

左天佐傻笑道：「是的，申天討還說，人生苦短，青春有限，如果有機會享受而不把握住，豈非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有道理。」刁太虛含笑接問道：「申天討現在何處？」

左天佐道：「不知道。」

刁太虛又向左天佑道：「你呢？」

左天佑有點茫茫然地反問：「我？我怎麼樣？」

刁太虛道：「你知不知道申天討的下落？」

左天佑道：「不知道。」

刁太虛道：「那麼，你們跟申天討之間，如何聯絡呢？」

左天佐道：「他說到了天一門總舵之後，自會有人跟我們聯絡。」

刁太虛問道：「那聯絡的暗語是怎樣的？」

左天佐道：「申天討說……」

突地一聲梟鳴打斷了他的話，使得左氏兄弟心頭一震，而突然清醒了過來。

但是他們的頭腦雖清醒過來，而他們的身軀却在刁太虛電疾揚指凌空連點之下，已沒法動彈了。

也在這同時，約莫十來丈的雜木林中，發出兩聲清叱，一聲悶哼，和人體倒地聲音。

刁太虛循聲飛撲。

雜木林中一道人影斜射而起，剛好迎着刁太虛飛撲的身形，凌空互擊三掌，同時瀉落地面，又以難辨人影的速度，互攻十來招之後，那人發出了一聲大笑道：「刁太虛，你也不過如此，老子少陪了……」

那「陪」字的尾音未落，人已騰射而起，在夜空中劃上一個美妙的半弧，射落十多丈之外的雜木林中。

刁太虛沒有追截。

刁太虛之所以沒有追截，是有三個原因。

原因之一是：方才在那短暫交手中，他已深知對方並非省油的燈，即使是自己能追截上，也不一定能佔便宜。

原因之二是：身爲天一門名義的正副門主江盼盼、班少白二人，已在方才雜木林中所傳出的悶哼聲中倒地不起，必須立即加以救治。

原因之三是：當他跟那位神秘客的短暫交手當中，左氏兄弟已被人乘機救走，表示對方不止一個人，而他却只一個人，孤掌難鳴之下，追上去很可能會吃眼前虧。

## 黑白陣營　壁壘分明

其實，班少白、江盼盼二人並未受傷，只不過是眞力被封閉而已。

刁太虛將二人救醒之後，問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人的面貌？」

班少白苦笑搖頭。

江盼盼也苦笑問道：「太上也沒看見那個人的面貌？」

「沒看清楚。」刁太虛也是苦笑道：「方才，雙方動作都太快，沒法看清楚，但我判斷，那極可能是『北跛』杜立，或者是『南駝』岳剛。」

接着又眉梢一揚，道：「放眼當今武林，在方才那種情況之下，能一舉制住你們兩人，並接上我三掌和二十四招快攻的人，除了『南駝』、『北跛』之外，我實在想不出第三個人來。」

江盼盼媚笑道：「太上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當今武林中，也只有您才配發此豪語。」

刁太虛一把將江盼盼摟入懷中，一面向她高聳的酥胸撫摸着，一面邪笑道：「像這一對豪乳，也只有長在妳的身上，才能相得益彰，連我這個一向對女人不感興趣的人，也禁不住怦然心動哩！」

「眞的嗎？」

「這還假得了……」

在一旁的班少白插口諂笑道：「太上，我可要吃醋了哩！」

自己老婆被別人摟在懷中輕薄，理所當然會吃醋，但此刻的班少白所說的吃醋，却是意在言外的另一種醋。

刁太虛騰出左臂，將班少白也摟在懷中，笑道：「少白，別亂吃飛醋，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你呀！」

江盼盼掙脫他的懷抱，道：「太上，說正經的，方才你是怎麼樣察覺那左氏兄弟有問題的？」

刁太虛放開懷中的班少白，沉思着道：「說來你們小兩口子不相信，其實，我事先並未發覺左氏兄弟有甚麼問題。」

江盼盼道：「那……你怎麼會突然想到要在他們身上施展精神功呢？」

刁太虛道：「我之所以在他們身上施展精神功，可以說是一時的『神來之筆』，因爲，儘管我對他們的投效本門，心有所疑，但經過暗中的觀察，並未發現任何破綻，同時，我也仔細分析過，認爲他們實在沒有『別有企圖』的必要，尤其是對方對朱永昌的那一戰，更是表演得天衣無縫，妙到毫巔。」

江盼盼道：「但你畢竟還是在他們身上用上了精神功。」

「所以，我才說那是一時的『神來之筆』。」刁太虛笑道：「當時，我的意思是：一方面考驗一下我的精神功，用在他們那樣高手的身上，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另一方面也是要研究一下他們兄弟之所以投效本門，是否別有所圖。」

江盼盼截口嬌笑道：「結果，這一『神來之筆』，竟然收到極意外的奇效。」



刁太虛道：「說來是天祐天一門，因爲，我平常太自信，絕對沒想到，在門中竟然會有潛伏着敵人的奸細。」

江盼盼道：「可惜有點兒美中不足，左氏兄弟被他們救走了。」

刁太虛道：「那不要緊，祇要知道有了內奸，總有辦法將他揪了出來，何況目前我們還掌握着一個很有份量的人質哩！」

江盼盼道：「太上說的可是朱永昌？」

「是啊！」刁太虛含笑接道：「走！咱們立刻趕回總舵去。」

＊　＊　＊

刁太虛猜測沒有錯，救走左氏兄弟的，的確是「南駝」岳剛，不過，實際上多了一個「毒天王」古坤作爲助手而已。

這也就是說，當岳剛與刁太虛交手時，古坤却乘機救走左氏兄弟了。

現在，以岳剛爲首的古坤、左天佐、左天佑等四人，正在一間廢棄的草寮中低聲交談。

由他們的凝重神色判斷，他們的話題顯然是嚴肅而很重要的。

約莫盞茶工夫之後，岳剛才站起身來，含笑說道：「這千斤重擔，現在已交給你們三位，我走了。」

古坤却正容道：「岳老請放心，祇要我們三個有三寸氣在，任何人休想越雷池一步。」

草寮外適時有人接口道：「岳老，劉村已出現了可疑人物。」

岳剛截口沉聲道：「那麼，三位老弟快走，請記着，非到萬不得已，不可洩漏身份，必須出手時，也一定要乾淨俐落，最好是殺敵於無形。」

古坤、左氏兄弟同聲恭應，也同時起身疾奔而去，古坤並揚聲說道：「岳老，請儘快啓程，切勿延誤！」

岳剛也揚聲說道：「古老弟，我的心中比你還急哩！」

＊　＊　＊

劉村是一個約莫三百來戶人家的村落，背倚青山，面臨一道小河，山環水抱，儼然一個世外桃源。

劉村的村民，當然都是姓劉的，七成以上爲農家，其餘爲獵戶和少數的商店。

也由於位於南來北往的官道旁，劉村也有一條短短的小街，小街上有雜貨店、飯店，還有三家客棧。

平常三家客棧，最多祇有七成的顧客，但今日却特別反常，太陽還沒下山，三家客棧已經全都客滿了。

不過，由於三家客棧的規模都小，即使全都客滿了，一共也不過六十多個客人。

這六十多個客人，却都是各行各業的商旅打扮，但祇要是有心人，都不難看出，絕大多數是武林人物所喬裝的，眞正的商旅最多不過一二十個而已。

三家客棧中，四方客棧是比較體面的一家，也是唯一有樓房的一家，樓上樓下一共有二十八個房間。

住在樓上的一號上房的顧客，是一位滿頭銀髮，一身青布裙的老嫗，和一名雙十年華的青衣使女。

晚餐過後，當店小二送上香茗時，那青衣老嫗清咳了一聲，道：「喂，小二。」

正待離去的店小二，是一個鬚髮斑白的半百老者，聞言之後，連忙哈腰笑問道：「老夫人有何吩咐？」

那青衣老嫗徐徐地道：「小二哥，你們這後山，有沒有甚麼好玩的地方？」

店小二楞了一下，道：「沒有啊，這兒後山，山深林密，毒蛇猛獸很多，不但不好玩，而且還很危險。」

那青衣老嫗道：「聽說這後山中，有個甚麼鷹愁澗，風景很好。」

店小二點點頭，道：「是的，鷹愁澗的風景很美，但太險峻，一般人都無法到達，即使歷盡艱險到達了，也是不容易觀賞。」

「爲何不容易觀賞？」

「老夫人祇要想想那鷹愁澗名稱，就知道啦，連天上飛的鷹見了都會發愁，那是多麼兇險的地方？」

「你去過？」

「是的，那還是小的在二十歲左右時候，現在，就算有人願意背小的去，也不敢上啦。」

一名獵戶裝束的精壯漢子出現在門口，向那青衣老嫗使了一個眼色。

那青衣老嫗向店小二揮揮手，道：「謝謝你，小二哥，你去忙吧！」

「是。」

店小二哈腰退出之後，那精壯漢子才緩步而入，並隨手將房門帶上，向青衣老嫗躬身施禮。

那青衣老嫗注目悄聲問道：「有沒有去過？」

那精壯漢子道：「去過。」

「情況如何？」

「險峻已極，易守難攻。」

「有沒有甚麼發現？」

「沒有，除了毒蛇猛獸之外，連鬼影子都沒見到一個。」

「沿途也沒有可疑的跡象？」

「是的。」

那青衣老嫗皺眉沉思，沒吭氣。

那精壯漢子又問道：「姥姥，是不是……」

精壯漢子欲言又止，那青衣老嫗顯得不耐煩地道：「別吞吞吐吐，有話就直說好了。」

「是……」那精壯漢子仍然是囁嚅地道：「屬下的意思，咱們所獲的消息，是否……不……不可靠。」

那青衣老嫗笑道：「小兔崽子，你這話幸虧是在我面前說，要是在太上面前，不死也得剝你一層皮。」

那精壯漢子一臉苦笑，不敢接話。

那青衣老嫗又笑一笑問道：「小兔崽子，有關申小燕的消息，是誰提供的，你知不知道呢？」

「小的不知道。」

「告訴你，那是太上提供的消息。」

「哦！」

「再且，太上還親自發現過可疑的人影。」

那精壯的漢子道：「是在鷹愁澗中發現可疑的人影？」

「不錯。」那青衣老嫗正容接道：「約莫是半個月之前，本門獲得密報，『北跛』杜立的小毛驢在這劉村附近出現過，當然，江湖之大，類似杜立的小毛驢也不是沒有，但外貌類似，脚程也類似的，却絕不可能……」

那精壯漢子道：「按說，杜立的小毛驢，是日走千里，夜走八百的神驢？」

「不錯。」

「那……消息中的小毛驢，脚程確這麼之奇快？」

那青衣老嫗道：「不錯，由於那小毛驢不可能有那麼巧合，也鑑於申小燕閉關的地點，一直也查不出消息，所以，太上才親自前來此間察看。」

那精壯漢子笑道：「這一察看，就看到了鷹愁澗中有可疑的人影？」

那青衣老嫗道：「那有這麼簡單的事，太上一共暗中乘鷗察看了二三天，才發現鷹愁澗中有人影一閃，由於是白天，太上不便讓青鷗低飛，以免被對方發現而打草驚蛇，但却已確定有八成可能是申小燕在那兒閉關。」

那精壯漢子點點頭，道：「是的，普通人絕不可能跑到那種要命的地方去。」

「當然，否則的話，咱們勞師動衆的趕來，豈非成了笑話！」

「是是……現在，咱們應該怎麼辦？」

「照預定計劃進行，即使他們已事先有所警覺而逃走了，咱們也得將鷹愁澗炸成一片劫灰。」那青衣老嫗微頓話鋒，又注目的問道：「人手已到齊了沒有？」

那精壯的漢子道：「都已到齊。」

「應用物品呢？」

「也全部準備好了。」

這時又有人推門而進，向青衣老嫗遞上一個密封的蠟丸，道：「啟稟姥姥，這是剛剛收到的飛鴿傳書。」

那青衣老嫗捏破蠟丸，看過那飛鴿傳書之後，臉色爲之大變，却是默然不語。

在一旁的青衣使女笑問道：「姥姥，甚麼事啊？」

那青衣老嫗向那精壯漢子和送信的人擺了擺手，道：「你們都下去。」

「是……」

目送那兩人身影退出之後，青衣老嫗仍然皺眉沉思，臉色也陰晴不定。

那青衣使女也不敢發問。

半晌，那青衣老嫗才自言自語地說道：「這……這怎可能呢？」

那青衣使女這才訥訥地問道：「姥姥，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那青衣老嫗仍然是自言自語似地說道：「這些人都是我親手調教出來的，時間最短的，也跟了我五年以上，他們之間，能夠讓奸細混入嗎？」

「奸細？」那青衣使女又忍不住地悄聲問道：「咱們這兒有奸細？」

「不錯。」

「誰說的？」

「太上說的，他說，他已用精神功由朱永昌口中問出，潛伏本門的奸細，就是『鐵腕天曹』申天討、丁力行兩師徒。」

「怪不得最近這一段時間中，沒有這師徒倆的消息。」

「太上還說，總舵中已做過徹底的清查，沒有甚麼發現，所以才認爲這師徒倆是潛伏在我們這批人的當中。」

「這……怎麼可能呢？」

「我也認爲不可能。」

「那……那現在咱們是否要着手清查呢？」

「不，太上說等他自己來處理。」

「太上會親自趕來？」

「他本來就是要親自趕來的，不過，目前發生了這一變化，他一定將本門精英，全部帶到這兒來。」

那青衣使女嬌笑道：「這下子可夠熱鬧了。」

那青衣老嫗冷笑道：「我火娘子可不是好欺負的，儘管太上不讓我清查，我還是要暗中清查一下，



但願申天討師徒沒有混在這兒，否則，我先要剝他們的皮，然後教他們屍首無存。」

原來這青衣老嫗，竟然是惡名昭著的火娘子所喬裝。

火娘子耿明珠，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烈火神君」耿光前的獨生女兒。

耿光前武功獨樹一幟，所製的火器更是武林一絕，爲人可於正邪之間，雖然不能算是大俠，生平却也沒有甚麼惡跡。

但耿明珠却不同，由於她是獨生女，自幼便被她的雙親寵壞，長大後，更是吃、喝、嫖、賭無所不全，而成爲人盡可夫的武林「浪女」。

同時也由於她已盡得乃父武功與火器的眞傳，一向武林同道都稱她爲「火娘子」而不用其原名。

至於她的雙親，却是被她的劣跡給活活的氣死。

她的雙親健在時，她還不能不有所顧忌，自從她的雙親被她活活的氣死之後，更是毫無忌憚地由「浪女」而變成無惡不作的「惡女」了。

她的年紀並不大，目前頂多不過三十出頭。

此刻，她這白髮老嫗的外表和「姥姥」的稱呼，都是爲了掩人耳目而假扮的。

她在天一門的身份，也是副門主，地位跟班少白平行。

當然，對於目前集中在劉村的天一門人員而言，她是地位最高的一個，至於刁太虛之所以重用她以及她手下的那批人，無非是想借用她那霸道的火器，以期取得對俠義道的絕對優勢而已。

火娘子三把兩把地將頭上和臉上的僞裝物卸下，現出她那張柳媚花嬌的俏臉，苦笑着接道：「既然有內奸，這些勞什子和『姥姥』的稱呼都用不着了。現在你去傳『火龍一號』。」

「是……」

火龍一號是一個年紀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進入火娘子的房間之後，足有一頓飯工夫才出來。

然後火娘子換上一身玄色勁衣，悄然而出，逕奔後院。

後院柴房旁，是旅客們放置大件行李的儲藏室。

火娘子進入儲藏室，關上門，燃着火摺子，然後打開一隻密封的中型木箱，目光一觸之下，她楞住了。

那木箱中本來是盛滿她所精製的最霸道的火器「火靈珠」的，現在却變成了一箱石頭和枯草。

也許這一變化，已在她的預料之中，所以她祇楞了一下，立即恢復鎭靜，並繼續查看另外三口木箱。

另外三口木箱也是一樣，「火靈珠」變成了石頭和枯草。

火娘子沉思少頃，冷冷一笑之後，又將四口木箱恢復原狀，悄然離去。

盞茶工夫過後，火娘子出現在樓下的三號房間前，後面還跟着火龍一號和五號——也就是那個去鷹愁澗查看過的精壯漢子。

火娘子向火龍一號呶呶嘴，火龍一號抬手在三號房間的房門上輕輕敲了三下。

室內傳出一串含含糊糊的語聲，道：「是誰呀！」

火龍一號沉聲道：「是我，火龍一號。」

「甚麼事？」

「緊急大事，請開門。」

「好，請等一等。」

接着，是一連串由床上起來，和穿衣衫的「悉悉索索」之聲音。

火娘子向火龍一號及五號打了一個戒備的手勢，並後退了三尺。

房門「呀」然而啟，一名鬚髮斑白的短裝老者，和一名年約三旬上下的短裝漢子，並肩含笑，當門而立，那短裝老者向火娘子咧嘴一笑，說道：「副座，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咱們都恢復本來面目了。」

火娘子俏臉微變，道：「你們不是『鐵腕天曹』申天討師徒？」

那短裝老者道：「很抱歉，教副座失望了。」

「你是誰？」

「老朽，『鬼影子』張暢……」

火娘子俏臉又是一變，道：「你就是七俠中碩果僅存的六俠張暢？」

張暢含笑接道：「多謝副座，還記得這麼清楚。」

火娘子道：「那麼，你旁邊這位是……」

那短裝漢子搶先答道：「在下時不遷，有個上不了枱盤的綽號，叫『賽時遷』。」

「『賽時遷』時不遷，有意思。」火娘子媚笑道：「這是表示你的偸竊功夫，强爺勝祖。」

時不遷笑道：「這可不是吹的，否則，你們那四箱火靈珠怎麼會變成石頭，你們身上的家當，怎會變成西貝貨？」

火娘子臉色再度一變，連忙探懷取出四粒雞蛋大小的圓珠，略一審視之下，一張俏臉頓時變成了一片鐵青。

原來火娘子的看家法寶——火靈珠，除了盛滿四箱之外，她本人和三十六名手下的身上，也各自佩帶四粒。

也由於這原因，四口木箱被掉了包，她並不怎麼着急。

現在，她這一發現，在身邊的

火靈珠也給掉了包，心中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

但她畢竟是見過大風浪的老江湖，儘管心中急怒交迸，却忍着向火龍一號、五號問道：「查查你們身上的火靈珠。」

時不遷又搶先答道：「不用查了，我保證，妳手下三十六人……不，應該祇有三十四人，三十四個身邊的火靈珠，都變成了一團廢鐵。」

事實也已經證明了，火龍一號、五號身上的火靈珠也給掉了包。

其實，火娘子自己也明白，她的查詢是多餘的。

試想，她自己身邊的法寶，都被人家神不知鬼不覺地掉了包，她那些手下又怎能倖免？

就當火娘子俏臉上靑一陣白一陣之間，張暢却拈鬚微笑道：「其實，那些鐵丸，也還是可以當暗器使用的。」

火娘子冷冷的說道：「老娘不用火器，單憑武功，也足夠超度你們。」

張暢又笑笑道：「老夫拭目以待。」

「現在我先要問一個問題。」

「問吧。」

「據本門所獲得的消息，潛伏本門的，是申天討、丁力行師徒倆。」

「你們的消息很正確。」

「現在，怎麼換成了你們兩個？」

時不遷搶先笑道：「這原因很簡單，申大俠師徒倆，是俠義中的大將，對付你們這些上不了枱盤的三四流角色，只有像我這樣的鷄鳴狗盜之流才最適合。」

火娘子道：「這是說，你是專門對付我的火器而來？」

時不遷道：「正是，正是。」

火娘子又向張暢問道：「你也自甘下賤，自認爲鷄鳴狗盜……」

時不遷截口接道：「張老是爲了愛護我，掩護我而來。」

火娘子冷笑一聲，道：「我手下的火龍二號、四號被你們殺死了？」

時不遷道：「據在下所知，由於他們很合作，他們都還活得好好的。」

這，也應該是情理中事，如果火龍二號、四號不合作，不肯將他們的秘密透露出來，別人又如何能冒充他們的身份而不出紕漏。

火娘子一挫銀牙，道：「該死的狗雜種！」

時不遷笑道：「對天一門來說，那兩位的確是該死，因爲，這麼一來，你們預定將鷹愁澗炸成一片劫灰的陰謀，已完全泡湯了。」

「不見得！」火娘子冷笑道：「老娘仍然有把握讓鷹愁澗化成一片劫灰，而你們兩個，更必須立即受到懲罰。」

「妳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張暢冷笑一聲，道：「好，咱們後園中候教吧！」

話聲中，向時不遷使了一個眼色，立即一個倒縱，穿窗而出。

但他的身形才穿出一半，一刀一劍成交剪狀向他們攔腰斬下。

「噹！噹！」兩聲，緊接着兩聲慘號，和人體倒地的聲響，張暢已解決了兩個。

就在刹那之間，張暢和時不遷二人已相繼縱出窗外。

他們的身形才落，已陷入四個勁裝大漢的圍攻中。

張暢自然打的是速戰速決主意，何況，他目前必須保護時不遷的安全。

「賽時遷」——時不遷的偸竊技巧固然是强爺勝祖，沒話說，但是他的武功却是平凡得很。

也所以，在目前這四面受敵的環境中，張暢必須以雷霆萬鈞的手段，殺出一條血路才行。

目前，包圍他們的全都是火娘子的手下，這些人擅長火器，由於他們身上的火器被時不遷掉了包，等於毒蛇失了毒牙，因此，儘管人多勢衆，但以張暢的身手而言，有如以上馭對下駟，片刻間，連那窗口突襲的兩個在內，已被殺掉了十一個。

好生惡死，畢竟是人之常情，儘管那批人都是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但眼看自己的同伴屍骸狼藉的慘景，也不由他們不心膽俱寒，而前仆後繼的攻勢爲之暫時一停。

對於這一縱即逝的機會，張暢把握得很好，他携住時不遷的左手，輕喝一聲，「起！」

「起」字聲中，人已雙雙騰射而起，向後山方向疾射而去。

張暢不愧有「鬼影子」的綽號，輕功之佳的確足以自豪。

目前儘管他還携帶着時不遷這麼一個大男人，但其身法之快，仍然有如匹練橫空，使得剛剛趕到的火娘子要攔截也不可能。

那四方客棧的後園，可不是花園，而是菜園，菜園的面積，大不過是畝許大小。

帶着時不遷的張暢凌空疾射七八丈之後，接連三四個起落，已到達菜園的邊緣，只要再一個起落，就可以越過圍牆，進入後山了。

但就當他再度縱起時，圍牆上陡然地迎頭罩下一股重如山岳的勁風，並沉叱一聲：「下去！」

這乘機偸襲的是天一門的兩位太上護法——矮冬瓜、枯竹桿。

如果在正常情況之下，一對一，張暢絕不會吃虧，但目前的張暢，不但正凌空激射之中，其力不便分散運用，同時他還携着一個時不遷，儘管他的功力高絕，臨敵經驗豐富，於間不容髮間，足尖在一旁的桃樹上一點，借力斜飛丈許，避過對方掌力的銳鋒，却還是被那掌力的餘勁震得氣血翻騰，連退五大步，才拿樁站穩。



他的身形剛剛站穩，矮冬瓜、枯竹桿二人已跟踪追擊。

張暢獨對兩個功力在伯仲之間的强敵，又要分神維護時不遷的安全，其處境的危殆，當自不難想見。

因此，雙方一經交手，張暢即被逼得連連後退。

也幸虧他是以長劍對付對方的徒手，否則，情況更加嚴重了。

這情形，使得矮冬瓜、枯竹桿桀桀的怪笑道：「七俠中人物，也不過如此。」

張暢長劍翻飛，且戰且走，沒接話。

事實上，張暢所受壓力太大，也沒法接話。

此時，只聽得一聲冷笑劃空而來，道：「你們兩個很光彩。」

話到人到，「砰」然巨響聲中，枯竹桿被震得倒飛丈外。

這及時趕來支援的是「鐵腕天曹」申天討。

申天討得理不饒人，如影隨形，跟踪追擊，「砰砰砰」接連三掌，將枯竹桿震退八尺，「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另一邊，張暢在減少一個强敵的情況之下，也發起神威，「刷刷刷」地一連三劍搶攻，將矮冬瓜逼得連連後退。

情況急轉直下，「東海雙怪」枯竹桿、矮冬瓜二人，已由絕對優勢變爲劣勢，枯竹桿在申天討的雄渾掌力下，已負了不算輕的內傷。

一旁的火娘子連忙飛身助戰，二對一，才算勉强將頹勢穩住，但以一雙肉掌對張暢長劍的矮冬瓜，却仍然守多攻少的在節節後退中。

申天討戰枯竹桿、火娘子二人，仍然是威風八面，佔盡上風，於節節進逼中並沉聲喝道：「耿明珠，申某對妳已手下留情，妳還不識相！」

火娘子笑問道：「你爲何要手下留情呀？」

申天討說道：「令尊生平還不失爲正人君子，申某與令尊曾不止一面之緣，也算是忘年之交，申某實在不忍心目睹故人女兒，陷於邪魔外道中。」

火娘子道：「你想以父執身份，要我改邪歸正？」

「不錯。」

「得了吧，姓申的，我父親活着的時候還管不了我，你算老幾？」

申天討怒聲道：「耿明珠，妳以爲我治不了妳？」

火娘子冷笑道：「別儘冒大氣，有甚麼本事，儘管使出來。」

申天討怒叱一聲道：「不識抬舉的妖婦！」

「呼，呼！」兩掌，將兩人逼退五尺，「嗆」地一聲，又亮出了肩頭長劍。

一劍在手的申天討，凜若天神般地沉喝道：「耿明珠，現在退出這場是非還來得及！」

火娘子拉着枯竹桿疾退五丈之外，一面冷笑道：「我說，申天討，你就是想退出這場是非，也是來不及了。」

她一手握着一粒鷄蛋大小的圓珠，沉喝一聲：「住手！」

正在節節進逼的張暢聞聲住手，矮冬瓜連忙乘機縱落火娘子身邊。

火娘子冷笑一聲道：「申天討，你應該認識這玩藝兒。」

申天討微微一怔道：「這是妳最霸道的火器火靈珠？」

火娘子道：「不錯。」

時不遷插口道：「申大俠，那是假的。」

火娘子沒答話，只是冷笑一聲，隨手向十多丈外甩出一粒火靈珠。

「轟」地一聲，震耳欲聾巨響過處，火光熊熊，地面上現出一個徑約丈五，深達三尺的大坑。

而且，影響所及，四周三丈以內的桃樹和蔬菜，都燃燒了起來。

申天討臉色一變，沒接腔。

時不遷也皺眉說道：「這又怎麼可能呢？」

火娘子道：「你想不通？」

時不遷苦笑道：「我是想不通。」

火娘子道：「現在告訴你也不要緊，你以神偸技巧換去我的火靈珠，但是我還有後備。」

「妳事先已獲得消息？」

「沒有。」

「那你爲何要那麼做？」

「爲防萬一，對我自己的精心傑作，豈能不做最佳的防範！」

時不遷苦笑道：「但我還是想不通，因爲，妳那百寶囊中的法寶，除了火靈珠被調換之外，其餘的玩藝兒，也都被我偸走了。」

火娘子嬌笑道：「這一點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高明。」

「那麼，妳現在的火靈珠由何而來？」

「你忘了，我叫『火娘子』。」

時不遷無言苦笑。

火娘子又嬌笑道：「如果火娘子遭了一次小偸，就束手無策，豈

非成了浪得虛名之輩？」

接着又向申天討笑問道：「申大俠，你是這些人的頭頭，也算是正主兒。」

申天討哼了一聲，沒有接話。

火娘子道：「申大俠，我等你的一句話。」

申天討冷笑道：「我甚麼話都不想說，也不必說。」

火娘子道：「這是說，你準備以血肉之軀，抗拒我的火器？」

「難道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但你想想看，你能有幾成勝算？」

申天討眉梢一揚，答道：「也許我連一成勝算也沒有，但是我深信，妳也絕不可能活着離開這兒。」

「我一定會活着離開這兒。」火娘子含笑接道：「因為，我除了火靈珠之外，還有更好的玩藝兒，你信不信？」

「不信。」

「好，再讓你開一次眼界。」

「申某人正拭目以待。」

「火龍一號。」

另一個清朗語音接道：「屬下在。」

火娘子沉聲喝問道：「都準備好了沒有？」

「全都準備好了。」

「給點顏色讓申大俠看看。」

「是……」

那「是」字尾音未落，「轟」地一聲，五丈外一道火光激射而出。

那火光長約三丈，粗如水桶，既勁且疾，所經之處，不論是任何物質，都立即燃燒起來，熊熊烈火久久不熄。

火光之下，申天討、張暢二人神色漠然，好像是視而不見。

但時不遷却為之臉色大變。

火娘子笑問道：「申大俠，我這小玩藝兒，還算差強人意嗎？」

申天討披唇一哂，道：「不過如此。」

「是的，不過如此。」火娘子又含笑接道：「這不過如此的小玩藝兒，這兒，已一共安排了二十四具。」

申天討沒接話。

火娘子又道：「二十四具一齊發射之下，就算是大羅金仙，也難逃火葬的厄運了。」

申天討居然含笑點首道：「我也是這麼想。」

此情此景之下，申天討居然還笑得出來，使火娘子不由地愣住了。

火娘子楞了一下之後，冷笑道：「我深信，即使你打算跟我同歸於盡，也絕對不可能。」

「我也認為不可能。」

「那麼，你作何打算呢？」

申天討反問道：「妳說呢？」

「我說嘛，」火娘子嬌笑道：「申大俠，你我之間，根本沒有任何仇恨，是不是……」

「這也是實情。」

「而且，你還是先父的忘年之交，所以，咱們之間實在沒有拚個你死我活的必要。」

「我也是有同感。」

「所以，祇要申大俠不那麼死心眼，眼前局勢，是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的。」

「我想，妳一定有條件？」

火娘子笑道：「當然，不過我的條件很簡單。」

申天討漫應道：「是嗎？」

「祇要你能交出水晶珠和申小燕就行了。」

「這條件是很簡單，祇可惜我不會答應。」

火娘子沒接腔。

申天討又道：「妳一定想問，我為何不答應？」

火娘子點點頭道：「不錯。」

申天討道：「妳要明白，申小燕雖是我的義女，但她現在已是峨嵋派的人，而且是光大峨嵋派武學繼承人。」

「峨嵋派承認她是峨嵋弟子嗎？」

「當然，而且，峨嵋掌教一心真人已經跟我談過了。」

火娘子苦笑道：「如此說來，咱們之間，好像是沒有甚麼好談的了。」

申天討道：「本來就是。」

火娘子截口冷笑道：「據我估計，申小燕的閉關期，至少還有五天。」

申天討道：「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還有七天。」

「由這兒去鷹愁澗，最多一天工夫就足夠了。」

「是的。」

「如果你申大俠、張大俠今宵全都葬身火海，僅憑『南駝』、『北跛』，還能支撐得住本門的攻勢嗎？」

「那很難說。」

「何況，我這兒還有大批無堅不摧的火器。」

「這情形我了解。」

「這也就是說，即使目前你申大俠、張大俠都犧牲在這兒，水晶珠和申小燕的性命也還是保不住。」火娘子侃侃地接道：「既然橫豎都保不住申小燕的性命和水晶珠，又為何不自動交出來，還可以免却自己的無謂犧牲。」

申天討笑道：「看情形，妳已經認為，我除了無條件投降之外，別無生路。」

火娘子道：「事實如此，請恕我說句不好聽的話，姑且撇開我的



火器不說，你們那邊絕對沒有人是咱們兩位太上的敵手。」

「你是說啓關以後的申小燕？」

「七天之後就有了。」

「不錯。」

「你們能支撐得過七天嗎？」

申天討拈鬚微笑道：「耿明珠，能不能撐過七天，跟妳不大相干吧！」

火娘子俏臉一變，道：「你……你是在拖時間，等後援？」

申天討微笑如故地回答道：「大概是吧！」

火娘子臉色一沉，道：「火龍一號，立刻集中發射。」

她的話聲才落，祇見一個勁裝漢子疾奔而來，並促聲說道：「啓稟副門主，大事不好了。」

「何事驚慌？」火娘子問出一句之後，又立刻沉叱一聲：「站住！」

火娘子的下意識中，認為這個疾奔而來的勁裝漢子好像有點不對勁。

因為，那勁裝漢子的來勢太猛，她手下中，沒有人具備那樣的身手。

她的反應，也不能算不快，但那勁裝漢子的來勢，却快得不可思議，有如浮光掠影，一下子射落她身邊，出手如電地接連點了她五處大穴，並朗聲大笑道：「副門主，妳也可以歇一會兒了。」

火娘子驚怒交迸地問道：「你……你是誰？」

那勁裝漢子含笑答道：「報告副門主，在下叫丁力行。」

「你……你……就是申天討的徒弟丁力行？」

「如假包換。」

「我那些火器手，都被你暗中制住？」

「不，小可不敢掠人之美，那完全是杜老爺子的傑作。」

「是『北跛』杜立？」

「正是，正是。」

「該死的老殘廢。」

丁力行笑道：「不，該死的應該是天一門的牛鬼蛇神。」

不遠處傳來杜立的蒼勁語音道：「小子還不快點回來，我老人家還另有差遣。」

丁力行道：「是，力行馬上就來。」

說着，雙手老實不客氣地在火娘子身上搜索起來，並歉笑道：「副座，請多多包涵，小可不是故意輕薄，而是不得不借用妳身上的法寶。」

他可是說到做到，連火娘子的肚兜內密藏着的法寶都收為己有。

杜立的語聲又道：「申老弟，刁太虛夫婦馬上就來，你們還不快走？」

一直看着手忙脚亂的丁力行而微笑的申天討，恭應一聲之後，道：「老爺子，你呢？」

杜立的語聲說道：「我跛子跟駝子必須再掂一掂那一對老妖的斤兩。」

遠遠傳來岳剛的洪笑聲道：「多謝太上手下留情，喲，這一下又怎麼不留情了。」

祇聽得江玲的語聲怒叱道：「老殘廢，有種的就好好的跟老娘拚上一掌。」

岳剛的語聲笑道：「太上，妳就饒了我這一次吧，我駝子生平天不怕，地不怕，就最怕跟娘兒們打架。」

一聲霹靂巨响，使得岳剛的語聲中斷了一下，接着又笑嚷道：「太上神功無敵，駝子佩服，佩服。」

江玲的語聲冷笑道：「所謂威震武林的『南駝北跛』也不過如此。」

岳剛語聲笑嚷道：「太上，妳別由門縫中看人，將我駝子看扁了，老實告訴妳，我駝子的看家本領還沒有使了出來哩！」

又是三聲巨響過處，岳剛又嚷道：「太上，咱們玩兒歸玩兒，怎能認眞起來……嗨，跛子來得正好，你要是晚來半刻，駝子可要昇天了哩！」

原來杜立已趕上去。

此時申天討、丁力行、張暢、時不遷等人也都不見了。

現場中，穴道被制的「火娘子」耿明珠，正由兩個手下抬着走向客棧中。

## 神功大成　報仇雪恨

熱鬧了將近大半個時辰的惡鬥，早已結束。

夜已深沉。

劉村，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

但有心人都能體會到，目前的平靜是表面的，骨子裏不但不平靜，而且，暗湧激盪，石破天驚的搏殺，隨時都可能發生。

位於劉村北面，一幢新建造的磚造樓房，也是劉村中最好的房子的樓上，還有燈光透出。

這也是目前劉村中，唯一有燈光的所在地。

那是天一門兩位太上門主之一的江玲的臨時香閨。

不過，現在高臥牙床上的却不是江玲，而是自稱「峨嵋叛徒」的朱永昌。

燭影搖紅，朱永昌神色木然，目光呆滯地凝注虛空，也不知他在想些甚麼。

少頃，房門輕啟，柳媚花嬌的江玲悄然進入，並輕輕關上房門。

江玲顯然是蘭湯沐罷，嬌軀

上，除了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睡袍之外，全身是赤裸的。

當她輕移蓮步，步向床前時，那若隱若現的美妙胴體，和那令人目眩神迷的乳波臀浪，使得正在想心事的朱永昌目光爲之一亮。

江玲甩脫身上的睡袍，將那全裸的嬌軀偎入朱永昌的懷中，並在他的俊臉上吻了一下道：「怎麼還沒睡？」

朱永昌的雙手很不安份，在她的嬌軀上移動着，一面笑道：「妳沒回來，我怎能睡得着？」

江玲的語聲膩得令人心醉：「我多麼希望你說的是眞心話。」

「妳還不相信我？」

「我要有教我相信的事實表現……」

「好，我馬上有最好的表現。」

「噗」地一聲，案頭燈光被吹熄了，接着，是朱永昌快速的卸衣聲。

江玲媚笑道：「今宵，你怎麼那麼熱情？」

朱永昌道：「我想通了，人生苦短，青春有限，古人說得好：『溫柔不住住何鄉』，我也說及時行樂才是福呀。」

「且慢！」

「爲何臨陣叫停？」

「我太累，先替我搥搥背好嗎？」

「行，一切都聽妳的……」

黑暗中傳出一陣不輕不重的搥背聲，對話是暫時停止了。

少頃，朱永昌又道：「玲姊，我好想念妳，也好緊張。」

江玲道：「爲何要緊張？」

朱永昌道：「外面殺得一場糊塗，妳又在跟『南駝、北跛』拚命，我怎能不緊張哩？」

「躭心我被人殺死？」

「是啊。」

「小滑頭，雖然我明知你言不由衷，但我還是喜歡聽你這些言不由衷的甜言蜜語。」

「天地良心，我說的都是字字由衷。」

「是嗎，那麼我問你，你那峨嵋心法，我說了多少好話，給你多少好處，你都不肯全部說出來，非要迫得我使出精神功，你才乖乖地說出來，那是爲了甚麼？」

「不爲甚麼，祇是我當時沒有想通。」

「現在，我的『玄玉掌』練成了，你也想通了，很好。」

「是啊！」朱永昌笑道：「方才妳對那兩個老殘廢，有沒有試過『玄玉掌』呢？」

「試過，但那兩個老殘廢一直不肯硬接。」江玲也笑道：「不過，明天咱們就要正式進攻鷹愁澗了，到時候，兩個老殘廢想躲也躲不了的，何況，咱們還有大批霸道的絕倫火器。」

朱永昌道：「火器？火器不是給那個叫甚麼時不遷的小偷換走了麼？」

江玲「格格」地媚笑道：「如果眞讓他們輕易地將火器全部換走，咱們天一門還有甚麼資格在武林稱霸？」

朱永昌苦笑道：「原來妳是尋我開胃。」

江玲道：「我也不是尋你開胃，事實上，他們的確換走了一批火器，不過，他們換走的那批火器，威力比較小。」

「妙極，讓他們空歡喜一場。」

「對你來說，可實在不怎麼妙，永昌，明天，鷹愁澗一定要化成一片劫灰，你不恨我嗎？」

「爲甚麼要恨妳，峨嵋武學，在你們兩口子身上發揚光大，不也一樣嗎？」

「不一樣，我是邪魔外道，申小燕是正人君子，何況，申丫頭對你不但一見鍾情，而且還一往情深。」

「這些，都不用提了，我認命。」

「你不覺得難過？」

「如果我說不難過，那可眞是違心之論了。」

「小滑頭，總算說了一句老實話。」

「我本來就是老實人。」

這時，外面傳來班少白的語聲，道：「太上睡着了沒有？」

江玲沉着聲音喝問道：「甚麼事？」

班少白的語聲道：「啟稟太上，那山神廟要不要加派人手？」

江玲不悅地道：「這些小事，也要向我請示？」

班少白的語聲道：「太上，這不是小事，那批東西，非常重要，而那山神廟破敗不堪，四通八達，難以防守……」

江玲截口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看中那山神廟的破敗才用它，這也就是所謂『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所在』的道理。」

「是是……」班少白的語聲苦笑道：「祇是，現在的劉村，龍蛇混雜，隨時都會發生問題，萬一……萬一……」

江玲不耐煩地截口說道：「好了，你自己看着辦吧。」

「是……」

班少白的脚步聲遠去之後，江玲才媚笑道：「小滑頭，猜猜看，那山神廟內藏的是甚麼東西？」

朱永昌道：「現在，我除了妳之外，對一切都不感到興趣。」

江玲道：「不論你是不是言出由衷，我都會告訴你，因爲，你身



上能用的祇有一成眞力，沒有餘力去破壞它的。」

「破壞它？那是……」

「火靈珠。」

「哦……」

「你是不是很難過？」

「我是很難過，手都搥酸了，全身的血管也快要爆裂了，偏偏急驚風遇着慢郎中，儘說些不相干的話……」

「好啦！」江玲媚聲說道：「小滑頭，現在，你可以爲所欲爲了……喲，要死了，幹嗎那麼窮兇極惡的。」

朱永昌喘息着道：「太上多多包涵，屬下一時收韁不住，馬兒跑得急。」

「不……廢話……」

「是……現在，是……是該盡量發揮……那……一成眞力的時候……」

「小滑頭……」

一聲「小滑頭」外加「啪」地一聲脆響，顯然是朱永昌身上挨了一下不輕也不重的纖掌。

這不輕也不重的一記纖掌，自然是有鼓勵作用。

朱永昌也很識趣，將那僅剩的一成眞力，發揮得淋漓盡致，那令人聞之而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一直進行了大半個時辰，才靜止了下來。

少頃過後，才傳出輕微又均勻的鼾聲。

不遠處，有斷斷續續的夜鶯聲傳來。

其實，那夜鶯聲可不是出於夜鶯之口，而是丁力行與朱永昌聯絡的暗號。

丁力行潛伏在一片雜木林中，已經有一個時辰以上了。

他滿臉焦急神情，却又無可奈何，而祇好不時發出夜鶯聲促駕。

終於朱永昌趕來了。

此刻之朱永昌，是一身勁裝，手持長劍，很顯然，他是隨時都準備迎戰突發的意外。

而且，由他身法的輕靈快速看來，也實在不像一個祇剩下一成眞力的人。

雙方一見面，丁力行就笑謔地道：「朱兄，我還以爲你躲在溫柔鄉中，捨不得出來了哩！」

「事實上，也幾乎脫不了身，」朱永昌苦笑着接道：「丁老弟，請看看這身行頭。」

丁力行這才注意到他那身又長又大，極不合身的勁裝，不由笑問道：「是偷來的？」

「不，是由死人身上剝下來的，還有這支青鋼長劍。」

「你殺了人？」

「不殺人怎能過關？」

「那妖婦？」

「那妖婦嘛！」朱承昌訕然一笑道：「她剛剛吃飽了，正在休息。」

丁力行怔了一怔，才恍然大悟而會心地一笑道：「要『餵飽』那妖婦，可不簡單，朱兄夠辛苦的了。」

朱永昌含笑無言。

丁力行又道：「那麼，現在，你已不能再回去了？」

朱永昌漫應道：「是的。」

丁力行道：「方才，你爲何不趁那『餵飽』她的機會一舉將她除掉？」

朱永昌苦笑道：「你以爲，事情會這麼簡單？」

丁力行道：「是啊，誰都明白，在那節骨眼上，是任何女人最脆弱的時候。」

朱永昌道：「這情形，我也明白，而且，方才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企圖。」

「結果却舉棋不定，而坐失……不，是臥失良機。」

「老弟，你不知道，那妖婦已練成了『玄玉掌』，全身眞力也練到了自生反應的境界。」

「哦……」

「我的這點道行，跟她本來就有一大段距離，如果貿然行動，那後果非常嚴重。」

丁力行沒接話。

朱永昌輕輕一嘆道：「目前這局面，雖說是天意，却也算是我一手所促成，而我也早有以一死贖罪的打算。」

丁力行正容道：「朱兄，既然是天意，就不該存有一死贖罪的想法……」

朱永昌擺手截斷對方的話，說道：「當時，我的確有拚死一試的衝動，但由於獲得一個意外的好消息，我才改變了主意。」

「是不是那火靈珠的消息？」

「對。」

「那眞是好極了。」

「老弟身上是否帶着快速引火的火種呢？」

「有，還是時不遷由火娘子身上偷來的法寶，我已試過，很管用。」

「很好，現在我們必須爭取時間，快走吧！」

朱永昌說完，立即儘展脚程，當先疾奔而去。

丁力行隨後跟隨，並邊走邊問道：「在哪兒？」

「山神廟，」朱永昌也邊走邊嘆一聲，道：「明天，他們要進攻鷹愁澗，由於刁太虛夫婦功力無敵，又有火娘子助紂爲虐，如果因而使申姑娘功敗垂成，那我朱永昌可眞是百死莫贖了。」

丁力行道：「朱兄切莫太過自責，而且，現在情況好轉了，祇要

除去這批火器，咱們就算成功了一半。」

朱永昌道：「可是，申姑娘的閉關期還有七天，這要命的七天，可夠咱們苦撐的了。」

丁力行笑道：「朱兄別顧慮太多，自古吉人天相，目前，你意外獲得好消息，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聲冷笑劃空而來：「證明你們兩個小子，該在這兒濺血橫屍！」

祇見一道人影，由斜刺裏橫截了過來。

朱永昌忙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向丁力行說道：「東行里許就是山神廟，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丁力行截口接道：「我知道，朱兄善自珍重。」

話聲未落，人已如離弦疾矢，向前激射。

那橫裏截過來的是「東海雙怪」中的矮冬瓜。

矮冬瓜眼看丁力行向山神廟方向疾射，竟然放過朱永昌，凌空一個折轉，擊出一記劈空掌，沉叱道：「小子躺下！」

此刻的矮冬瓜，可以說是將他的一身所學發揮到了巔峯。

試想，於凌空激射中，半途折射、發掌、說話，而且那掌力又是那麼雄渾，矮冬瓜會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但很不幸，他所遇上的是「鐵腕天曹」申天討的得意弟子，更是年輕一代中的頂尖兒高手。

丁力行的身手固然還談不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跟乃師比起來，卻也相差有限。

所以，丁力行並未因矮冬瓜的一記劈空掌而躺下。

丁力行不但沒有躺下，而且還以一記反手劈空掌，借雙方掌力相接的反震之力，那凌空激射的身子，更加快速地向前激射而去。

矮冬瓜所提聚的一口眞氣，已到了必須換氣的節骨眼上，祇好瀉落地面上，並一掌擊向以逸待勞的朱永昌。

朱永昌揮掌相迎，並淸叱一聲：「憑你也配！」

由表面上看來，朱永昌這話好像是狂得太過份了。

但事實上，由於朱永昌本來是峨嵋派中傑出弟子，自獲得已經絕傳的峨嵋心法之後，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所以他的功力，一直在日夜增長中，儘管他資質上不如申小燕，也沒有水晶珠助長功力，成就方面不能跟申小燕相比，但卻已強過丁力行了。

也所以，匆促進擊的矮冬瓜，不但沒有佔到便宜，反而被震得連退五大步，才拿樁站穩。

站在朱永昌的立場，自然不肯讓對方有喘息的機會。

因此，矮冬瓜剛剛站穩，眼前寒芒電掣，朱永昌的長劍已疾刺過來，並冷笑一聲道：「該在這兒濺血橫屍的是你這老賊！」

矮冬瓜實在是時運不濟，而朱永昌的功力之高，又大出他意料之外，那劍勢之快速與凌厲，使他來不及有任何反應而祇有閉目尋死的份兒。

但他卻命不該絕，於生死一髮之間，被及時趕來的江玲救了下來。

江玲救下了矮冬瓜的手法，可使朱永昌暗中倒抽了一口冷氣。

江玲是以手掌抓住朱永昌的劍身。

她的手掌，透明而微呈黑色，那是「玄玉掌」的特徵。

江玲已用上了玄玉掌。

朱永昌神色木然，但臉上的肌肉在抽搐着。

江玲卻是臉色鐵青，凝注對方，欲言又止。

這也難怪，不久之前，他們還膩在一張牙床之上，卿卿我我，溫柔纏綿，現在，卻變成了勢不兩立，生死決於俄頃的對頭寃家，撫今追昔，還能說些甚麼呢？

山神廟方向傳來激烈的殺伐聲。

朱永昌臉色一變，但沒有繼以任何行動，他明白，有江玲在，想去支援丁力行那是夢想。

江玲卻向正在以衣袖揩拭頭額上冷汗的矮冬瓜沉聲喝道：「這兒沒你的事，趕快去山神廟支援。」

「是！」

矮冬瓜恭應一聲，長身疾射而去。

「嘩」地一聲脆響，朱永昌的手中長劍，已然剩下半截。

江玲撥弄着半截長劍，輕輕一嘆道：「朱永昌，我早知道你靠不住，但我沒想到，你已練成了『移筋易穴』的功夫，居然能保留全部的功力。」

經過這片刻的緩衝，朱永昌已神態自若的恢復正常，並淡然一笑說道：「這一點，我實在非常抱歉。」

江玲冷笑道：「說起來，我也該現向你道歉。」

「哦……」

「你想不通？」

「是想不通。」

「告訴你，方才，班少白向我稟報的那一套，是我事先安排的。」

朱永昌臉色一變道：「是爲了試探我，是否眞正臣服？」

江玲含笑點頭道：「不錯。」



朱永昌道：「那麼，有關火靈珠藏在山神廟的那些話，也是假的？」

「你說呢？」

「好，算我多此一問。」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今宵，你們也是有計劃的行動。」

朱永昌沒有接腔。

江玲又道：「論實力，你們至少差上一籌以上，這還不包括火娘子的火器在內，而明天，我們又必然向鷹愁澗進攻，所以，論形勢，你們是站在絕對劣勢，基於『攻擊是最佳防禦』的原理，也所以你們才決定在今宵發動孤注一擲的攻勢，希望最少也能獲得那批威力絕倫的火靈珠，那麼，優劣的形勢就爲之改觀了。」

朱永昌仍然沒接話。

江玲笑問道：「我有沒有說錯？」

朱永昌苦笑了一下，道：「也許妳沒有說錯。」

「也許？」江玲訝問道：「像這等大事，難道你竟然不知道？」

朱永昌道：「這是實情，我一直在妳身邊，無法參與機密……」

「那麼，你跟丁力行，又是如何聯絡的？」

「別天眞了，這問題，我不會告訴妳。」

江玲苦笑道：「是的，我是太天眞了，天眞得總以爲可以用柔情感動你，能夠長相廝守。」

朱永昌眼角的肌肉抽搐了幾下，沒接話。

山神廟方向傳來的殺伐聲，越來越激烈。

儘管目前的朱永昌沒證實羣俠方面今宵是有計劃的攻擊，但事實已經證明，方才，江玲的猜想沒錯，否則，山神廟方面的搏殺不可能如此的激烈。

江玲又問道：「你聽，如果山神廟那邊，你們只去了一個丁力行，會有如此的熱鬧嗎？」

朱永昌苦笑無言。

江玲注目問道：「這，證明一些甚麼呢？」

朱永昌回答道：「自然是證明妳的猜想沒有錯，但妳也別得意得太早，如果咱們是採取防禦的攻勢，此中必然另有玄機。」

「你以爲，是甚麼玄機？」

「咱們這邊策劃的人，都是老成持重的老江湖。」

「老江湖又如何？」

「老江湖不打無把握的仗，但如果申姑娘能提前啟關呢？」

江玲俏臉一變道：「你的腦子裡，就只有申小燕那臭丫頭？」

朱永昌笑道：「別吃飛醋，我不過是就事論事……」

江玲「呸」地一笑，道：「你以爲我還會吃你的醋？」

「我也希望妳不會。」

「告訴你，就算是姓申的丫頭提前出關，我也照樣教她豎着來，橫着去！」

朱永昌披唇一哂，道：「好，我拭目以待。」

江玲臉色一沉，道：「你以爲，你還可以看到以後的結果？」

朱永昌喟然一嘆，道：「看不到，那是最好不過。」

江玲以一種異樣的眼光注視着他，道：「妳想借我的手，替你解脫？」

朱永昌苦笑道：「那不是兩全其美？」

「別作夢了！」江玲冷笑一聲道：「朱永昌，你的武功業已大成，手中斷劍也可以將就使用，我以肉掌讓你十招，進招吧！」

「多謝！」

朱永昌雖然口說「多謝」，卻未進招，而且，反而將半截斷劍也索性丟在地上，並且閉上雙目。

江玲楞了一下，才冷笑道：「你以爲裝蒜我就可以放過你嗎？」

朱永昌苦笑無言。

江玲怒聲說道：「朱永昌，做得像個男子漢一點，以你目前的成就，在我手下週旋百兒八十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朱永昌仍不接話。

江玲大聲叱道：「你知不知道，過去，我對你愛有多深，現在對你恨也有多深。」

朱永昌張目笑道：「我知道，也所以妳現在殺了我，算得又是兩全其美。」

「我不會殺你，」江玲輕輕的一嘆道：「你我相處的時間不算短，你該了解我的個性……」

「是的，我了解。」

「對於我所得不到的任何東西，我也絕不會讓他人去享受。」

「那麼，最好辦法就是殺了我。」

「我不殺你，我不殺你……」江玲有點兒神志錯亂地叫道：「但我絕對不放過你……你……有一身不錯的功夫，有一張討女人歡心的面孔，更有一項足以征服天下女人的特殊異稟，你是男人中的男人，但這些，都已跟我絕緣，所以……」

她，頓了一下，又一挫牙，以一種近乎瘋狂的語氣，大聲叫嚷道：「我要毀去它……」

話落，繼而行動……

她就像一個瘋子，手忙脚亂地在朱永昌面前凌空揮舞了幾下，之後發出了一聲悲呼，掩面疾奔而去。

朱永昌本來就像泥塑木雕似地，沒有任何反應。

現在，更像一個木頭人。

由外表看來，目前的他跟片刻以前的他，好像沒有甚麼不同，但實際上可絕不一樣了。

他不但已失去武功，也失去敵男人的天賦。

今後，他不但不能在江湖上叱吒風雲，也不能再去征服女人，他成爲一具徒有男人外表的行屍走肉。

夜風在呼嘯。

不遠處，金鐵交鳴，叱喝聲、慘呼聲不斷的傳來。

但這些，都好像跟他完全不相干了。

良久，良久之後，他那木楞的臉上抽搐了一下，唇角也牽動了一下……

終於，他仰首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然後，像夢遊者似的，挪動沉重的步伐，步向後山……

* * *

山神廟旁，惡鬥方酣。

不錯，所謂「火靈珠藏在山神廟」的話的確是假的，而羣俠方面「做防禦性的攻勢」，却是眞的。

因爲，到目前爲止，已經有事實證明了。

丁力行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山神廟時，山神廟的裡裡外外，竟然寂無一人。

藝高人膽大的丁力行，可不管火靈珠是否眞的藏在山神廟，揚手甩出一顆由時不遷所提供的「法寶」——一支偸自火娘子百寶囊中的磷火丸。

那小小的磷火丸，不但有强烈的火焰，也頗有驚人的爆炸聲。

但結果除引起山神廟中的熊熊烈火外，更引來自四方八面的包圍，和連綿不斷的搏殺。

現在的丁力行已成了血人，不過，那都是濺自敵人身上的血。

而且，跟丁力行情形差不多的還大有人在。

那是「鐵腕天曹」申天討、「南駝」岳剛、「北跛」杜立、左天佐等五人。

丁力行獨戰班少白、江盼盼夫婦；申天討獨戰三個紅衣番僧；左氏兄弟分戰矮冬瓜、枯竹桿二人；岳剛、杜立雙戰刁太虛。

雙方打得難分難解，戰況暫呈膠着狀態。

現場附近，死狀奇慘的屍體，沒有一百個也有八十具以上。

山神廟已成了一個大屠場。

到目前爲止，除了羣俠方面的「鬼影子」張暢和申小燕，以及天一門方面的另一位太上門主江玲之外，雙方精銳已傾巢而出。

* * *

儘管戰況呈現膠着狀態，但嚴格說來，羣俠方面實已落了下風。

獨戰班少白、江盼盼夫婦的丁力行固已佔了上風，但分戰矮冬瓜、枯竹桿的左氏兄弟却是守多攻少。

獨戰三個紅衣番僧的申天討，是眞正難分勝負的一組。

岳剛、杜立雙戰刁太虛，還不敢跟對方的玄玉掌硬拚，只是避實就虛地，實行游鬥。

像這樣的情形，如果江玲及時趕來，羣俠方面可就更加不妙了。

刁太虛自信可以勝券在握，禁不住得意忘形，呵呵大笑道：「老殘廢，憑你們兩個的身份地位，聯手之下，還不敢接我的掌力，我看，你們乾脆自己撒泡尿，淹死算了啦！」

岳剛也大聲笑道：「刁太虛，別得意太早，誰能堅持到最後一刻，才是眞正的勝利者……」

一聲慘叫，三個紅衣番僧被申天討飛起一脚，踢飛其中一個。

無巧不巧，那個被申天討踢飛的紅衣番僧，正好跌斃在班少白的身邊，班少白心頭一凜，微一分神，便被丁力行一劍砍下腦袋。

以一敵三的申天討以及一戰二的丁力行，各在減少一個强敵之後，雙雙大奮神威，將剩下的兩個紅衣番僧和江盼盼迫得連連後退。

羣俠方面的情況，已略爲好轉。

可惜這一陣好轉的情況，有如曇花一現。

原因是江玲及時趕來了。

有如一頭瘋虎的江玲，一到現場就「砰！砰！」兩掌，將左氏兄弟二人震飛三丈之外。

江玲使的是「玄玉掌」，所以儘管左氏兄弟功力奇高，在她手下也成了不堪一擊而當場斃命。

江玲殺掉了左氏兄弟後，一下子將杜立截住，並冷笑一聲，道：「老殘廢，別取巧，咱們各憑眞實功力本領，好好的較量一下。」

「南駝、北跛」本雙戰刁太虛，現在一對一，想取巧也不行啦。

由於不能取巧，也由於刁太虛、江玲夫婦都使出玄玉掌，迫得「南駝、北跛」，在全力應付之下，還不能不提心吊膽。

「南駝、北跛」顯然已落了下風。

不過，儘管「南駝、北跛」已落了下風，由於他們那數十年的修爲和臨敵的經驗，還能勉强撐下去。

但申天討、丁力行師徒倆那邊，却又有了絕大的變化。

原來他們師徒倆由於減少了一個勁敵，暫時佔了絕對優勢，但「東海雙怪」枯竹桿、矮冬瓜的對手左氏兄弟被江玲震斃之後，二怪分別加入戰圈，使得他們師徒倆由絕對優勢一下子變爲劣勢。

這情況，使得刁太虛得意的笑道：「岳剛，刁某人不爲已甚，咱們該好好的談談了。」



岳剛也含笑道：「但我實在想不起來，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談的？」

「我說還有。」

「那麼，你說吧？」

「我說，眼前你連半分勝算也沒有。」

「半分勝算也沒有又怎樣？」

「不怎樣，還是老問題，你祇要交出水晶珠和申小燕，就可化干戈爲玉帛。」

「抱歉，我不答應。」

刁太虛冷笑道：「岳剛，你一定要見到棺材才掉淚？」

岳剛道：「我駝子就是見了棺材也不會掉淚的。」

丁力行發出一聲驚呼，他的左袖被矮冬瓜一抓抓了下來，手臂上也現出了三道爪痕。

刁太虛又冷笑道：「岳剛，你已經看到了，你們死光之後，申小燕和那水晶珠還是全歸我們所有，那麼，你們的死，豈非白死？」

岳剛道：「咱們的人都不會死！」

「左氏兄弟的死，難道不是很好的證明嗎？」

「那是他們在劫難逃。」

「你們這些人都是在劫難逃，我還有火娘子的霸道火器還沒有使了出來。」

「沒有人叫你不使用啊！」

這話可眞絕，試想想，目前情況之下使用火器，豈非不分敵我，一網打盡。

因此，刁太虛爲之氣結，而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

一旁的江玲「呼呼」兩掌，將杜立迫退八尺，揚聲喝道：「老不死，少說廢話，多加點勁，先宰掉這兩個老殘廢才是正經。」

刁太虛呵呵一笑說道：「夫人言之有理。」

話聲中，一連三掌，也將岳剛迫退了一丈有餘。

同時「東海雙怪」和江盼盼以及兩個紅衣番僧也不約而同地加緊搶攻，將申天討、丁力行二人殺得手脚忙亂。

一時之間，羣俠方面，形成一面倒的劣勢了。

就當此時，一串蒼勁而又雄渾的禪唱隨風傳來。

刁太虛冷笑道：「岳剛，你的救兵來到了。」

岳剛笑道：「我沒有甚麼救兵，也不須救兵，但是我不妨老實告訴你，申小燕馬上就要殺來了！」

刁太虛道：「你是說，那臭丫頭會提前啟關？」

「不錯。」

「提前啟關也好，免得我去鷹愁澗找她。」

「找她？你不乘早開溜？」

「放屁！」

那禪唱聲越來越近，朦朧月色下，祇見四位鬚眉全白、頭戴九梁冠，身穿八卦道袍的老道，徐徐地，邊唱邊走了過來。

刁太虛大喝一聲，道：「停！」

所有劇戰都停了下來。

所有的目光，也全都集中在那四位老道士身上。

那四位老道士在距正邪羣豪五丈處，由魚貫而行，變成併排而立，禪唱也停了，一齊合掌垂眉，不言不動，對於眼前的正邪羣豪也好像是視而不見。

刁太虛眉峯緊鎖，向岳剛問道：「岳剛，你也不認識他們？」

岳剛含笑道：「是的，但是我知道他們的來歷，也知道他們的來意。」

「他們由何處而來？」

「峨嵋金頂。」

「是峨嵋派的？」

「不錯，是峨嵋派碩果僅存的四位長老。」

「你不認識他們，怎知道這些？」

「我所知道的，還不止這些，因爲半年之前，我遇到他們的掌門人，那掌門人告訴我，百日之後，他將仙逝，今時今日，他們四位長老，會到這兒恭迎他們的新掌門人。」

刁太虛臉色微變道：「那新掌門人是誰？」

岳剛笑問道：「刁太虛，你何必明知故問？」

刁太虛道：「我就是想不通才問。」

岳剛道：「好，我告訴你，誰保有水晶珠，誰就是峨嵋派的新掌門人。」

刁太虛呵呵大笑道：「那很好，我就是他們的新掌門人，可惜我沒興趣。」

岳剛冷笑道：「不是你沒興趣，而是你手中沒有水晶珠。」

刁太虛道：「殺光你們這些人，抓住申小燕，就有水晶珠了。」

岳剛道：「你辦得到嗎？」

刁太虛道：「你且拭目以待吧！」

岳剛道：「刁太虛，別誇口了，我相信，你自己也明白，這些都是長眉眞人飛昇以前的安排，也是天意，人是不能與天抗爭的……」

刁太虛截口冷笑道：「我不信這些鬼話。」

微頓話鋒，沉喝一聲，道：「殺！」

如斯響應，不遠處傳來了一聲清叱道：「誰敢！」

短短的兩個字，有如仲夏沉雷，震得正邪羣豪雙方的耳鼓「嗡嗡」作響。

而且，話到人到，白衣勝雪的申小燕，猶如天神下降似地瀉落當場。

緊接着，「鬼影子」張暢、「毒天王」古坤，也相偕瀉落當場。

本來由於刁太虛一聲「殺」而即將再度掀起的殺劫，無形中被壓住了。

刁太虛、江玲夫婦臉色一變之後，怒視着申小燕，並以眞氣傳音交談着。

現場中，突然之間變成一片死寂。

＊　＊　＊

事實已證明，申小燕果然是提前啟關！

在羣俠們部署防禦式的攻勢期間，替申小燕護法的是張暢和古坤二人。

提前啟關的申小燕，由外表看來，一點也沒有改變，但行家都知道，她的修爲，已進入反璞歸眞之境了。

現場中沉寂了少頃之後，那四位老道一齊飄落申小燕身前，躬身施禮同聲說道：「修眞、修誠、修悟、修性參見掌門人，恭請掌門人法駕。」

申小燕對此突來的意外，好像一點也沒有感到驚訝，並且落落大方地一面還禮，一面說道：「四位長老，請暫且退過一旁。」

岳剛向杜立擠了一下眼睛，悄聲說道：「跛子，這小ㄚ頭可眞有一派掌門的風範呢！」

申小燕美目橫掃，最後凝注距離她最近的申天討，嬌聲問道：「義父，咱們這邊沒有傷亡吧？」

「還好，」申天討神色一黯道：「祇有左氏兄弟不幸成仁！」

「是誰殺的？」

「他們是死於江玲的玄玉掌下。」

「好，燕兒馬上替他們報仇。」

申小燕注目接問：「義父，怎麼沒有看到朱大哥？」

申小燕口中的朱大哥，指的當然是朱永昌。

朱永昌的行踪祇有丁力行知道一部份，而丁力行對於他跟朱永昌匆促分手後的一切，却是一點也不知道。

尤其是這一陣子的激烈惡鬥，可以說已沒有人想到朱永昌這個人了。

申天討一楞之下，將詢問的目光投向丁力行。

與此同時，丁力行却向江玲沉聲問道：「江玲，朱少俠何在？」

「朱少俠？」江玲故意含笑反問道：「你說的是本門那個吃裏扒外的朱永昌嗎？」

「廢話！」

「不是廢話，告訴你，那小子給老娘廢掉了……」

申小燕臉色忽地一變，截口問道：「妳殺了他？」

江玲嬌笑道：「不，他還活着。」

申小燕又截口問道：「人在哪兒？」

江玲道：「可能在後山，妳想不想知道，我爲何不殺他？」

申小燕沒有接腔。

江玲道：「殺了他，太便宜他了，我要他活活痛苦一輩子，也讓妳在臨死之前，有錐心泣血的痛苦。」

申小燕仍然沒有接腔。

江玲又笑道：「我知道，你們兩人，相識相處的日子雖然不長，但是互相愛戀之情，却已山高海深。」

一頓話鋒，又笑問道：「ㄚ頭，我沒說錯吧？」

申小燕俏臉一片冷漠，仍沒吭氣。

江玲陰笑着，問道：「妳想不想知道，我是如何處置他的？」

「說！」

申小燕終於開口了，却祇有短短一個字，表情還是一片冷漠。

江玲含笑道：「我廢了他的武功，也讓他失去做男人的能力……」

「好惡毒的手段！」

「這叫做無毒不丈夫呀！」刁太虛接口道。

申小燕目光深注地問道：「你們兩個，就是刁太虛、江玲夫婦嗎？」

刁太虛搶先答道：「不錯。」

申小燕接問道：「當年，爲了水晶珠殺我父母的，也是你們？」

刁太虛傲然地點頭道：「正是。」

這時，江玲向江盼盼、「東海雙怪」和兩個紅衣番僧使了一個眼色，那五個人立即悄然而退出現場。

羣俠方面，似乎根本沒有注意他們的行動。

也由於沒有人注意他們的行動，當然沒有人加以阻止。

申小燕「嗆」的亮出長劍，沉叱道：「好！血債血償，你們兩人一起上吧！」

「ㄚ頭年紀輕輕，胃口可不小呀！」刁太虛呵呵一笑之後，忽然偕同江玲雙雙騰射而起，口中並沉喝一聲：「火靈珠伺候……」

所謂「火靈珠伺候」，也就是命令潛伏外圍的火娘子發射火靈珠。



而這，也正是江玲先以眼色示意「雙怪」等人悄然而退，自己夫婦相繼騰射而起的原因。

但是，出乎他們意外的是，不但火娘子毫無動靜，而且，他們夫婦二人被申小燕一記劈空掌硬行「壓住」飄落了下來。

而同時「南駝、北跛」與申天討等人也紛紛向「東海雙怪」等人發動了攻勢。

而且，攻勢發動得很快，結束得也快，前後不過十個回合，「東海雙怪」分別被「南駝、北跛」擊斃；江盼盼被丁力行一劍穿心；兩個紅衣番僧也分別死於申天討和張暢的劍下。

兵敗如山倒，東山再起的天一門，片刻之間土崩瓦解，目前，祇剩下兩個太上門主刁太虛和江玲了。

刁太虛、江玲夫婦好像被申小燕方才那凌空一掌「壓」寒了心，現在，他們神色緊張，注視着申小燕，默然無語。

申小燕冷然一哂，道：「你們心中一定奇怪，火娘子那種人，怎麼會不聽你們的命令？」

刁太虛注目問道：「是妳先在暗中做了手脚？」

「不，那是我古伯伯的傑作。」

「是『毒王』古坤？」

「不錯，古伯伯不想多造殺孽，沒有要他們的命，也沒工夫一個個的去找他們，祇是做了一點點小手脚，讓他們一個時辰之內，不能行動。」

「他爲何不將我們夫婦一併毒倒？」

「那是出於我的要求。」

「是妳要求古坤，不在我們夫婦身上用毒？」

「不錯。」

「爲甚麼？」

申小燕冷笑道：「你爲何不多想想呢？」

刁太虛「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由於我們夫婦，是妳的殺父母仇人，妳要用妳自己的力量，親手殺死我們才甘心？」

「說對了。」申小燕冷然接道：「刁老賊，方才，你們夫婦聯手以玄玉掌迎戰，還敵不過我的『太清罡煞』，現在亮兵刃，我再給你們二人聯手一戰的機會。」

原來方才他們雙方在那極短暫的一擊之中，已較量過傲視當代武林的絕學。

如非此刻申小燕加以說明，可能還沒有人看出來哩！

刁太虛沒接腔，祇是向江玲投過旁人難以會意的一瞥。

江玲微一點頭，忽然再度雙雙騰射而起，分向疾射。

刁太虛射向申天討，而江玲射向丁力行。

情況很明顯，刁太虛夫婦明知逃生無望，不得不作死裏求生的打算，企圖劫持申天討、丁力行師徒作爲人質，兩人中祇要有一人得手，他們就可以全身而退，再圖東山再起。

但申小燕早已防到這一着。

因此，刁太虛夫婦分向疾射的身形才起，她已後發先至地將刁太虛截住，右手長劍擲向江玲，左手迎向刁太虛那形同拚命的玄玉掌。

「砰」然巨響聲中，申小燕借力一個倒縱，飄落原地。

一聲淒厲慘號，江玲被由背後擲中的長劍釘死在丁力行身前約莫二尺之地上。

至於刁太虛，則連慘號聲都不曾發出，被申小燕的無上玄功震飛五丈之外，很顯然，他是在身軀墜下之前，就已經畢命了。

申小燕目泛淚光，仰首「喃喃」自語，她是在默禱她多年前慘死於刁太虛夫婦手上的父母的英靈。

沉寂了少頃，祇聽得那四位峨嵋長老同聲高喧佛號道：「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申小燕含着淚光向申天討、「南駝、北跛」等三人一掃，咽聲道：「義父，兩位老爺子……燕兒要……去找朱大哥……」

申天討正容點頭道：「好，咱們大夥兒分頭去找。」

＊　＊　＊

他們能找到朱永昌嗎？

就算他們找到了朱永昌，又能夠怎麼樣呢？

蘇學士說得好，「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不是嗎？

（全文完）

大漠風雲錄/鐵　馬・文
可　飛・圖

# 戈壁遊龍

## 武功高絕　懾服大王

雲逸飛這身裝束，活脫脫就是一個回回。

簇新的袷件，斜鎖左衽，沒鈕扣，腰束方帶，外加小花襖長皮靴。

維吾爾族的衣着，風格迥異，看上去却很美觀，尤其是少年男女，益發顯得動人可愛。

月圓大會，歌聲在大漠中飛揚，多采多姿的舞蹈，令人看得眼花撩亂。

雲逸飛英俊挺拔，在人羣中有如鶴立鷄羣超然卓立，俊秀不凡。

他雖然是初來的客人，立刻變成衆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一雙雙的妙目，蕩漾着多情的柔波，頻頻注視着這位少年人。

可是，維吾爾族的少年英雄漸漸的心內越來越不痛快，而且越來越忍受不住。

哈達首先跳了出來，喝道：「漢族小子，維吾爾族戰士向你挑戰，敢來嗎？」

「大家玩得好好的，又何必傷了和氣呢？」雲逸飛笑道，態度輕鬆，似乎並不畏懼這位身高膀寬的維吾爾族少年英雄，因爲他本人性情平和，不願與人爭强鬥勝。

「儒夫！」哈達向地上吐了口痰，轉身走開，臉上露出鄙夷不屑神色。

許多少女神情漸漸的冷淡了起來。

由於維吾爾族人最崇拜英雄，你本領越好，越能將對方打服，他們就越發佩服你。

雲逸飛的謙和禮讓，反而令他們看不起，這一來，美的形象立即消失，許多少女立即投向哈達懷中去，對於雲逸飛再也不屑一顧了。

雲逸飛絲毫不以爲意，端着木盤，細細欣賞着維吾爾族的烤肉，薄餅、酥油茶、醇酒……還有金黃清香的哈蜜瓜與紅鑽石般的西瓜。

魯木夫是維吾爾族有名的武士，二十年來，縱橫大漠，會過多少沙漠上的英雄，如今雖年紀大了，仍然是維吾爾族有名的英雄。

雲逸飛正是他的客人，所以也帶來參加月圓大會，許多少女對他的愛慕，哈達的挑戰，雲逸飛的含笑謙讓，又令得那班少女轉愛哈達而去，魯木夫全看在眼中，但他仍然是笑嘻嘻望着這班少女少男唱歌跳舞，絲毫未露不豫神色。

正在這時，有一位少年戰士呼延托走到魯木夫面前大聲道：「魯木夫，你是我們族中勇敢的戰士，



怎麼會有貪生怕死的儒夫朋友？」

「哈哈……」魯木夫放聲大笑。

雖然這位維吾爾族老戰士沒有精湛的內功，但他的族內人全喜歡聽他唱歌，而且他本人豪氣過人，所以這人放聲狂笑，立刻引起全場人的注意。

呼延托見魯木夫放聲狂笑，不禁頗有怒意，要不因他是位素受人尊敬的戰士，呼延托眞會拔刀相向，好不容易等到笑聲停頓，他立刻大聲問道：「魯木夫，你這樣笑是甚麼意思？」

魯木夫絲毫不以爲忤，微笑道：「呼延托，你以爲我這位朋友是儒夫？」

「當然，他剛才的態度已說得很清楚，還有假的麼？」呼延托說得理直氣壯。

「嘿嘿！」魯木夫冷笑道：「我的朋友會是儒夫，你們倒是妙想天開啊！」

「難道他敢與我一戰！」呼延托叫起陣來。

兩人這一鬧，立刻引起全場人的注意，許多年輕戰士跟着起哄，齊叫道：「魯木夫，叫你朋友露一手，也好讓大家開開眼界吧！」

「哈哈，我這位年輕朋友本領極大，祇是性情和善，不願你們難堪，絕不是儒夫害怕。」魯木夫道。

「好呀，叫他露一手，反正我們祇是比武性質，又有甚麼關係？」呼延托道。

「哈哈！」魯木夫朗聲一笑，伸手在雲逸飛肩頭上重重的連拍幾下道：「老弟，你就別客氣啦！」

魯木夫這幾下重拍，尋常人嘛，祇怕經受不起，而且那麼大的聲響，可以想像到魯木夫所用的力道有多大，大家聽得清楚，看得明白，雲逸飛連肩頭都未沉半分，仍然若無其事微笑的坐着。

呼延托不等回答，早已跳了起來，吼道：「俺先來領教你的拳脚功夫。」

雲逸飛祇好懶洋洋站起來，也即是答應比試。立刻引起維吾爾族衆人的興趣，斯文秀氣的漢族小夥子，竟敢和維吾爾族戰士比武，尤其是青少年頓時眼內發光，崇拜與愛慕神色比甚麼時候都熾烈了。

這情景，又惹起維吾爾族年輕小夥子的妒火。

哈達這時大踏步走了過來，宏聲道：「我來做公證人，你們兩位比試拳脚功夫，誰先倒地就算輸。」

「來吧！」呼延托雙臂一振，胸臂頓時膨脹，上身衣服爆了開來，露出渾身堅實的肌肉及盤錯突出的筋脈，猛吸一口大氣，全身肌肉就像有幾隻小老鼠在游走，在月光下及火炬照耀下看得很清楚。

「好！」維吾爾族人見了，叫好喝采聲震動山岳。

呼延托頓時意氣風發，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雲逸飛若無其事，隨隨便便站着，臉含微笑，絲毫未現畏懼慌張神色。

「來吧！」呼延托一拍腰部，對雲逸飛叫了起來。

「强賓不壓主，當然是你先出手。」雲逸飛含笑道。

「好！」呼延托有意逞威，當然不會客氣，叫聲中右拳疾揮而出，直往對方腹部猛搗。

雲逸飛凝立不動，似乎駭傻了，呆呆的等着人打，一旁觀衆正擔心他會被打得飛起來。

說來雖慢，拳勢又快又疾，祇聽到「砰」的一聲大响，一拳結結實實打中，但雲逸飛仍然好端端站着，露出慣常的笑容。

呼延托從未遇過這樣的事，維吾爾族戰士也是一樣，刹那之間，大家都不禁呆住了。

雲逸飛仍然是很有耐性等候着。

「我再試試！」呼延托再次運功，運足功力，砰砰砰，一連三拳，拳拳到肉，如擊敗絮，雲逸飛依然含笑凝立，好像沒事人一般。

呼延托知道邪門，即使再用拳頭，大概也是這樣的結果，突然計上心來，何不用摔跤法，祇要摔倒對方，這場比試就算贏了，其它的又何必去計較，勝利才是最重要的。

沉重的脚步一踏下去，令得地面震動，維吾爾族的姑娘看着呼延托這等氣勢，也不禁爲雲逸飛擔心。

雲逸飛自始至終微笑依然，一直就那樣站着，未作其他的表示及動作。

呼延托向他走近，雙手緊緊將雲逸飛抱着，心內不由大喜，祇要抱着，就不怕你跑了。

誰知雲逸飛千斤墜功夫一施展出來，呼延托即使用盡了吃奶的力，也無法可以抱得起。

到最後，呼延托改作推拉或搖動，雲逸飛就像一根堅固的石樁，穩定堅實，無法推動半分。

雲逸飛見對方攪和了半天，仍然不知趣，繼續胡鬧，看樣子像是要永遠蠻幹下去。

突然，雲逸飛右手伸出去，抓住呼延托手腕一牽一引，呼延托鐵塔般的身軀陡地飛了起來，直跌到三丈開外去了。

好在是沙漠，跌在地上根本不當一回事，連皮膚都未傷半分，他呆了半晌才清醒過來，仍然不信，猛地跳起，呼叫着連連向雲逸飛衝

去，揮動鐵拳拚命往雲逸飛頭上搗去。

這回雲逸飛再不相讓，以拳頭對拳頭，依樣劃葫蘆迎了上去。

「砰！」雙拳相交，完全硬碰硬，毫無取巧的地方，呼延托素來自負堅硬的鐵拳，今天却有點不靈光了，一撞之下，立刻感到痛徹心肺，捧着拳頭彎下腰去，咬緊牙根才沒有哼出聲來。

這一來雲逸飛完全勝利了。

哈達身爲公証，雖然心內極端不服，但是依然按規矩宣佈道：「漢人朋友贏了。」

「好呀！」熱烈的喝彩聲地動山搖。

魯木夫這時才站起來，待聲音平靜了下來，才哈哈大笑道：「我這位小兄弟本領可大啦，剛才他不願出手，你們還以爲他是儒夫，哈哈……如今可明白了吧！」

哈達突叫道：「我要和他比刀。」

這話一說出，整個與會的人立刻感到氣氛沉重起來，由於這哈達不僅武功高强，手中的一把刀也像玩魔術般的靈活，令人無法捉摸，別說對敵了！

魯木夫神態也凝重起來了，微一沉吟，他立即揚聲道：「取兩把刀來！」

不消片刻，維吾爾族人立即呈上兩柄利刀。雲逸飛這次沒有說甚麼，默默接過一柄刀，仍然毫不在乎站着。

哈達一刀在手，神態立刻莊敬無比，好像是秉承神的意旨，操有生殺之權在手一般。

所有的人屛氣凝神，注視着這一場生死決鬥。

哈達雙手將刀平舉過頭，雲逸飛知道這是他們的習俗，也依樣劃葫蘆。

儀式完畢，比試立即開始，場中的氣氛沉悶異常，大概維吾爾族人也感到事態嚴重。

蓋因哈達是他們族人公認的年輕高手，也就是他們信奉的戰神一樣，贏了當然沒有話說，萬一輸了，那可要令維吾爾族人感到難堪。

看來雲逸飛身負絕技，固然哈達刀法好，但是否有取勝的把握，誰也不敢事先確定。

二人對峙着，凝神待敵，不敢稍有鬆懈！

「颼！」哈達快捷的跳前一步，彎刀有如一道電光，直往對方頭上劈去。

雲逸飛迎風快截，堪堪擋住了哈達一刀。

一招發動，攻勢連綿不絕，那股銳勢極爲犀利，平常人眞個不易抵擋！

但是，雲逸飛刀法亦如其人，自然而瀟灑，其本身力量隨敵勢而增減，敵强一分，刀也强了一分，敵弱一分，刀弱一分他還是那樣子，絲毫看不出甚麼威力！

哈達全力進攻，一百招過去，他已用盡了絕招，無論你用多少力量，也無法搖動對方分毫。

二百招又過去，雲逸飛見對方不知趣，心內暗忖必須施展絕技，才能令那維吾爾族第一戰士心服。

一味對他們的謙讓，反而適得其反，想到這裏，立刻大喝一聲：「小心！」

哈達見雲逸飛叫喚，立刻全神戒備。

突然，雲逸飛手中的刀像水晶球爆炸開來，一顆燦爛悅目的光球，在晚空中明亮已極。

哈達拚命抵擋，仍然中了不知多少刀，他以爲這次有死無生，時光極快的過去，他茫然站着，全身並無傷痕，正在暗自奇怪時，祇見一片片碎布從身上飄下，祇有一顆花生米大小，約有數十片吧！

雲逸飛則抱刀而立，不發一言。

所有維吾爾族人也沒有說話，他們雖然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但又不能否認！

「我輸了！」哈達棄刀於地，頹然的說道。

魯木夫立刻走上前，用力重拍哈達肩膊幾下，然後朗聲道：「我這位朋友雖然年紀小，但却練得一身武功。當今天下祇怕找不出幾個敵手，即使是我也一樣會輸，不要緊，我們不妨再和他比酒量，看看誰不醉！」

雲逸飛也走上前，手把着哈達手臂道：「哈達大哥，我們喝酒去！」

維吾爾族崇拜英雄，親眼看見雲逸飛打敗他們族人最勇敢的戰士，心內自然欽佩，一下子圍了上來，敬酒的，交談的，刹那間大夥兒打成了一片。

這羣年輕的女孩子，那還得了！

維吾爾族風俗不同漢人，雲逸飛碰到這羣熱情的姑娘，簡直頭都大了！

還是魯木夫有經驗，大聲道：「我這位漢人朋友，家裏有十六個老婆，兇得不得了，妳們別纏着他，惹出麻煩可別怪我呀！」

維吾爾族的姑娘眞個信了，如此英雄少年人，女孩子自然歡喜，十六個老婆似乎蠻合理呢！

雖然如此，她們仍有許多人想加入做他的第十七名，十八名老婆呢！

經此一役，雲逸飛立刻成了大英雄，又是魯木夫的好朋友，所以也就是維吾爾族人的好朋友！



月圓大會後，雲逸飛就棲身維吾爾族部落，與維吾爾族人生活在一起，過着遊牧生涯，倒也相當有趣！

這天，維吾爾族人找到一塊極美的綠州，大夥兒歡天喜地嘻笑玩樂！

晚上，雲逸飛獨個兒散步，欣賞沙漠的寧靜，這時，下弦月光柔和的襯托出詩一樣的境界。

燦爛星光，像珍珠，像鑽石，看起來比珍珠更美，更可愛。

雲逸飛深深愛上了這月夜，這沙漠綠州以及大漠上的一切事物。

突然，一聲女孩子驚呼聲傳來。

雲逸飛不敢怠慢，施展絕頂輕功循聲馳去。一個小瀑布下，有幾名女郎正在嬉水出浴，旁邊站着三名大漢，却不是維吾爾族戰士。

他們正站在池邊，望着水中幾名少女，似乎不懷好意，少女們驚慌失措，縮在水中不敢上來。

「哈哈，今天我們又有收穫了，維吾爾族的姑娘很好，咦！妳們不上來，我們就下去一起洗澡吧！」一名漢子哈哈的笑道。

雲逸飛未來沙漠前已知道大戈壁居住的部落有很多，除了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蒙古族比較强大外，還有柯爾克孜族、東鄉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錫伯族、達斡爾族、俄羅斯族、門巴族及塔塔爾族等等。

由服裝看來，這三人正是門巴族。

有一人已經下水了，少女們驚叫聲與門巴族三人猥褻笑聲，成了强烈的對比。

雲逸飛心內已有了決定，身形微晃已站池邊，微笑道：「三位朋友，今日幸會了！」

「你準是漢人！」其中一人叫道。

「很好，你們還看得清楚，在沙漠上混生活，已經是很苦，又何必自找痲煩！」雲逸飛說道。

「好小子，今天讓你知道厲害！」其中一名門巴族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緩步的往雲逸飛走了過來。

其餘兩名門巴族，連那在池中的那一名也停步，注視這邊情況。

三名門巴族人很得意，在他們的眼裏，雲逸飛斯文秀氣，好像弱不禁風，自然是手到擒來。

祇有池中的維吾爾族少女看清楚是雲逸飛，立刻大喜，知道三名門巴族人要倒楣了。她們再不害怕驚叫。

「森巴，殺！」另外兩名門巴族人叫道：「森巴，你可要小心啦！」

「殺！」森巴脾氣很暴燥，見雲逸飛神態輕鬆，這簡直是種極大的侮辱，在他們想來，雲逸飛應該害怕，甚至跪地求饒，那才是道理。

森巴身高膀寬，滿臉殺氣，看起來的確令人害怕，他這時未用兵刄，在他眼中，雲逸飛根本不值得他用兵刄，甚至用拳頭都嫌囉嗦，所以碗口大的拳頭，照頭就打，希望一下子結果他。

雲逸飛含笑依然，老老實實受了那一拳。

「砰！」的一聲響，像擊在木石上，而雲逸飛並未受到絲毫損傷，連笑容都未改變過。

三個門巴族人呆了一呆，似乎也不相信有此怪事，森巴感到莫大的侮辱，「砰砰砰」一連三拳，簡直用盡了全力，迎頭打下。

雲逸飛不僅在笑，反而說了話，輕聲道：「森巴，你這拳頭太差勁，無法傷人，依我說，你們三個人還是乖乖的回去，別在此處逞兇行惡啦。」

「颼！」森巴根本不理會這一套，小刀子猛搠，在他想來，拳頭不管用，刀把子總會要你的命吧！

雲逸飛不願再拖延時間，右手伸處，已把小刀子奪了過來，外表看去就似是玩魔術，比探囊取物還方便！

森巴接連碰到怪事，這是他平生未遇到的怪事，呆在那裏像個木頭人，不知如何辦好？

另外兩個門巴族人，也看出情況不對，女孩子也不去捉啦，急急爬上岸來，雙雙抽出長刀，小心翼翼圍了上來。

雲逸飛環顧四週，細心傾聽，並未發現有其他的人，於是放心，兩把長刀挾着呼呼勁風，上劈下搠，配合得很好。

眼看刀光如電，快臨身上，雲逸飛快要身首異處，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那隻手動了，砰砰兩聲，兩個門巴族人橫飛了出去，直跌到三丈開外。

「好呀！」一羣在水中少女拍掌叫好。

三個門巴族人這時方知道不對頭，面前這個年輕人雖然斯文秀氣，但顯然武功高强，門巴族人也知道，許多漢人有很奇特的武功，他們也試過幾次，所以這才知道厲害，呼嘯一聲飛奔逃竄而去。

雲逸飛轉頭對各少女道：「妳們先回去，叫大家小心防守，我去去就來。」

「知道了！」維吾爾族少女們高高興興的叫道。

雲逸飛怕失去這三個門巴族人蹤跡，不敢多躭擱，施展了絕頂輕功，躍起三丈，掠上一棵大樹上。

三個門巴族人顯然不知，急往前面奔跑，似乎要回營去，雲逸飛

緊跟在後，以他的輕功，三個門巴族人自然無法知道，像這樣的綠州，有樹木山崗，可以隱蔽，一到大沙漠可就困難了！

由於門巴族人一向在山野生活，視覺極佳，山林中的野獸及很遠地方的水源，他們全能看，能聞且能聽，所以雲逸飛相當爲難。

好在沙漠上的足跡，若無風吹，可以保持很久，雲逸飛祇好靜靜睡在沙堆裏頭，等他們走得看不見了，才抬起頭來。

費了約莫二個時辰時間，雲逸飛終於找到了門巴族人的營地，他們全副武裝，足有五百多人，刀出鞘、箭上弦，確有枕戈待旦的陣勢。

看來，門巴族人想侵犯維吾爾族人了。

雲逸飛看清楚後，不願多躭誤，迅速的趕回維吾爾族營地，由於幾名少女已先回說明情況，所以維吾爾族戰士嚴陣以待，一見雲逸飛回來了，立刻有幾個人上前詢問。

魯木夫、哈達及呼延托等十數人全部都披上了戰袍，佩帶長刀及小劍。

雲逸飛急問道：「你們的戰士準備好了沒有？」

「三百人已披了戰袍。」魯木夫道。

「很好，門巴族大約有五百個戰士，即將來犯，根據這幾日來我所了解的地形，我決定先在綠洲隱蔽處使用弓箭先殺敵一陣，然後再運用流沙陷阱。」雲逸飛道。

「好，老弟用兵比我們強，就請下令。」魯木夫聲望地位最高，既如此說，別人自無異言，而且雲逸飛的絕世武功，全維吾爾族人親目所見，心悅臣服，而且漢人兵法精確，大夥兒衷心願意聽候調度。

「兄弟不客氣，兄弟等先與三十名弓箭手在綠洲與敵接觸，然後騎馬奔回流沙陷阱，流沙前如此佈置……」雲逸飛敍述簡明，立即行動。

門巴族人多數步行，祇有五十匹馬，來勢相當快，五十騎如一條黑龍，聲勢洶湧衝了過來。

雲逸飛心頭一動，立即下令待馬匹衝過樹林時再放箭，後面的步兵看不見，可再使用弓箭。

正說時，五十名門巴族騎士已衝進樹林，還好正是在朦朧月光下，樹林很疏，地面沒有人，他們放心大膽疾衝，而躲在樹上的弓箭手就不易被看到。

看看是時候，雲逸飛猛喝一聲道：「射！」

颼颼颼，前面三個門巴族騎士翻身落馬，後面的騎士大驚，由於騎士落馬，馬匹立刻停步，後面馬匹全速疾衝而來，那裏收得住韁繩，疾衝而上，與前面的馬撞在一起，頓時大亂，樹上的弓箭手從容發箭射殺，五十個門巴族騎士，死的死，傷的傷，剩下來沒幾個了。

雲逸飛立刻吩咐下樹作好準備，待後面步行的門巴族戰士接近樹林時，一聲「放箭！」立刻又放倒三十名，門巴族戰士猝不提防大驚，第二排門巴族戰士又到，至第三輪箭射光了，一百名門巴族戰士早已報消了。

後面三大隊戰士立即停步，雲逸飛與維吾爾族人戰士伏着不動，靜候來敵。

門巴族人這次豎起藤牌，步步爲營，緩緩推進，踏着自己族人的屍體，繼續向綠洲進發。

他們小心翼翼，尤其是遍地屍骸，更令他們觸目驚心，門巴族人的推進是在遲疑中進行，所以進展得很慢。

這次，沒有冷箭，維吾爾族人影子都不見一個。

百多名門巴族人茫然不知所措，敵人突然消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們到那裏去了，令人高深莫測。

「搜！」隊長高聲下令。

整個綠洲祇有單株樹林，有的連根拔起，濃密樹葉裏沒有半個人影。

這眞是奇事，維吾爾族的弓箭手一下子在空氣中消失了。

難道他們是鬼，莫不是有天神暗助，否則，這又如何解釋清楚？

找了兩三個時辰後，仍然搜不到半個維吾爾族人的影子，門巴族戰士心內都存有着個大疙瘩。

大夥兒正想離開時。

颼颼颼！十幾支火箭又射到，預先淋了油的樹木，頓時火勢蔓延，門巴族人大驚，四下亂竄亂逃，一時陣脚大亂，自己人撞自己人，更加無法逃走。

這場火越燒越厲害，沙漠地帶乾燥易燃，火勢越來越兇猛，就這樣，又燒死了數十個門巴族戰士。

逃出去的戰士，身上也已遍體鱗傷，雖然暫時未死，那身火傷也夠他們受的了。

雲逸飛與維吾爾族戰士這時正從湖內爬出，每人口中含着蘆管，難怪門巴族人找不到，他們全躲在水底，待門巴族人疑神疑鬼之際，悄悄從水面爬出，點着火箭，輕鬆射了出去。

大火蔓延之時，也有許多門巴族人跳入水中，維吾爾族戰士早在水中等候，一刀一個，頓時了結。

其餘三百名門巴族戰士遠遠站着觀看，他們見到在這片樹林斷送了近二百個精銳戰士，而維吾爾族



人却未見一個，更別說殺敵了。

他們認爲這片樹林有古怪，不願再冒險，即使林中躺着受傷族人，也任由其自生自滅。

二百個門巴族人逕自去找維吾爾族人報仇。

雲逸飛看見如此情況，率領三十名維吾爾族戰士，騎上門巴族人遺留下的馬匹，疾衝出樹林。

這一來，門巴族戰士立刻燃起了復仇的怒火，二百名族人戰士在此喪失性命，這仇何等大，仇人就在面前，還會放過這機會麼？立刻下令全速追殺！

維吾爾族戰士騎馬本領極好，門巴族人步行又如何趕得上，雲逸飛也將其餘馬匹全趕出樹林，門巴族戰士中有二十幾名飛身上馬追趕。

雙方人馬一追一趕，早已把步行的門巴族人拋離了很遠，二十幾名門巴族戰士，根本不算一回事，雲逸飛又下令停馬，等待追兵前來。

別說有雲逸飛這樣的高手，即使是三十名維吾爾族戰士，與這二十名門巴族戰士對陣，也是穩操勝劵。

雙方一接觸，根本沒有浪費甚麼時間，門巴族的戰士全部被殲滅。

後面步行的戰士眼睜睜的看着自己族人兄弟遭遇屠殺，苦於無法救援，徒呼奈何。

雲逸飛繼續在前面奔馳，餘下二十四馬匹，又爲門巴族人所用，仍然毫不畏死的衝殺而去。

三十名維吾爾族戰士對於雲逸飛簡直是當神仙一樣信奉，幾個回合，殲敵二百人有餘，他們益發氣勢如虹，再次將二十名追來之門巴族戰士一舉全殲。

經此兩次接觸，已到了流沙、陷阱前面，維吾爾族人早已佈置妥當。

一列列帳幕打開着，看得很清楚，裏面擺滿了珍貴皮草食物等等。

祇有幾十名維族婦女在門前，見了門巴族的戰士便慌慌張張逃進營中。

雲逸飛所率領的弓箭手，也慌慌張張衝進營去，維族戰士一個不見。

門巴族人歡呼大叫，鼓勁衝前，他們認爲營內祇有婦女老弱之流，三十名弓箭手是他們在此僅存的戰士，如今再也無能爲力。

死了兩百多個族人，眼見仇人已是甕中之鱉，門巴族戰士豈有不高興之理了。

鼓起餘勁，一衝而入，前面帳幕中堆滿了珠寶皮草食物，還有許多年輕少女，躲在一起發抖。

「衝呀！」狂呼聲中，一湧而入，往前直衝。

這營地包圍圈子極大，三百名門巴族戰士，已有兩百多人衝進去。

正在歡呼之際，突然脚下越陷越深，而且吸力極大，竟然拔不出來。

「浮沙！」不知是誰叫了起來，其餘門巴族人久處沙漠，自然知道這是甚麼回事。

有的想往兩邊逃竄，但帳幕中維族戰士，有的用弓箭，有的用刀，守得如鐵桶一般，未逃一人。

除了引誘敵人深入篷帳外，兩旁全是維族戰士，箭上弦，刀出鞘，靜靜站着，防止門巴族人逃走。

愈陷愈深，到後來祇剩下頭在外面，那種臨死掙扎的慘狀，絕望無救的哀號，令人不忍卒睹。

古來爭戰都是殘忍的事。

當浮沙恢復了原狀，門巴族戰士已全部殲滅了。

維吾爾族人頓時歡聲雷動，這場戰爭贏得漂亮，贏得徹底，最好的是自己人沒有絲毫損失。

雲逸飛功勞最大，用兵如神，所以維族人輕易而快速將强敵殲滅。

在這樣情況之下，雲逸飛頓時成了維吾爾族中的英雄。

女孩子更不用說啦，幾乎圍得水洩不通。

魯木夫、哈達、呼延托等戰士，對於雲逸飛再沒有絲毫嫉妒、仇視。相反地，更希望他多娶幾個美麗少女，這樣，可以使他與維吾爾族人永遠一起生活。

有雲逸飛在維吾爾族部落中，可說是安全的保障，勝利的希望，維吾爾族人多麼希望與他共同生活在一起。

現在呢，雲逸飛受到圍困，情況危急，好像生命受了極嚴重的威脅。

那羣熱情的少女，此時已不止說笑而已，更進一步用手來拉，甚至將溫香軟玉的身子靠了上來！

雲逸飛已在叫救命！

但是，他叫不出口，只有啞子吃黃蓮，苦在心中，表情上極度尷尬，恨不得地下有個洞，可以鑽進去逃避！

事實上地面沒有洞，只有柔軟的黃沙，所以雲逸飛面臨的難堪仍然無法解決。

「雲大哥，你這雙手眞本事！」一名維族少女依瑪嬌笑道，同時老實不客氣，伸手抓住這强而有力的手來細細觀賞，好像欣賞一件可愛的東西，可愛的寶貝。

「你們看，這張臉可說是最美的，整個沙漠裏找不出第二個！」

另一個維族少女秀英笑道。

「不僅他的手和臉很美，我相信他整個身軀，甚至每一個部份都是很美的，我們不妨來摸摸看。」這個少女魯麗明更厲害。

「你們想幹甚麼？」雲逸飛幾乎跳了起來。

「怎麼膽子這麼小，摸摸有甚麼關係嗎？」魯麗明嗔道，似乎怪雲逸飛不該大驚小怪。

「男女授受不親……」雲逸飛說時，突然想起維族人怎會讀過孟子的書，和她們說更加糊塗！

果然，三個少女立刻叫道：「甚麼男女授受不親呀！怎不說下去呢？吞吞吐吐的，那像一位大英雄……」魯麗明愈來愈兇！

「你身體沒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吧？」秀英目光中充滿了疑色，恨不得要來檢查一次。

「對呀！這樣的英雄人物，要是身體不妥，那才可惜！」依瑪也悻悻道。

各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把雲逸飛弄得昏頭轉向，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魯木夫走了過來，他深知漢人習慣，受不了維族少女的熱情，再摸下去眞會將他嚇跑了，所以哈哈地笑道：「小妹妹，妳們可知道這位老弟今日累了，以後日子長，有話慢慢再說，今天就到此爲止吧！」

「好，以後再說，再見！」雲逸飛有此機會，還不逃之夭夭，溜之乎也。

這一場空前大戰後，維族人本準備當晚慶祝，由於雲逸飛說大家太疲倦了，不如休息一天，明晚再熱烈慶祝，也好有時間與精神玩呀！

魯木夫也認爲有理，下令休息。

雲逸飛自然不是疲倦，即使是維族戰士也十分興奮，打了一場大勝戰，更加精神百倍，即使再來一次，相信更加勇氣百倍，給敵人重創！

月色柔和，寧靜的沙漠，皎潔、安逸，這地方適宜詩人漫步，智者思索，甚至參禪悟道，最好也在此處了。

雲逸飛獨自徘徊，心靈上突然感到空明，別有妙悟，頓時悟入重重禪境中。

鈴鈴鈴，清亮的鈴聲傳來，大約有三四匹駱駝來了。雲逸飛循聲望去，果然不錯，三個人端坐在駱駝上。

魯木夫、哈達及維族人都起來了，他們根本尚未睡，聽見這鈴聲端的古怪，透着邪門，立刻趕來觀看。

步伐緩緩而有力，隔了半晌，三匹駱駝停了下來，騎者動作劃一，似乎是輕鬆的抬腿而已，人已平穩站在地面上了。

雲逸飛心頭大震，這三人輕功佳絕，大漠上何來這樣的高手？

「門巴族！」維吾爾族人叫了起來。

「正是，本人呼耶，他們是賈奇辛、圖蘇。」中間一名身材高大門巴族人宏聲道。

「你們三人大膽！」魯木夫冷冷的道。

「嘿嘿！」呼耶傲然道：「今天本人有事，所以五百名族人中計，傷亡殆盡，全軍覆沒，而且是由一位漢人朋友設計，我們三人趕來試試，他到底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

「很平常，我們可以試試！」雲逸飛淡然的道。

「好！我來領教！」呼耶大踏步走出，站在場地中間。

雲逸飛心內暗暗震駭，這呼耶步履凝重，頗有名家風範，門巴族人有此高手，眞令人想不到。

呼耶身材高大，隨便一站氣勢大爲不凡，令人看起來像一座山，他此時空手未帶兵刃，似乎要比拳脚，雲逸飛當然奉陪到底，昂然走出！

「請！」呼耶竟然也學着漢人的禮節，抱拳爲禮。

兩人一對立，比試一開始，臉容立即充滿了肅殺氣氛，旁邊圍觀的維吾爾族人很多，男女老幼全來了！

「殺！」呼耶忽然暴喝一聲，巨大的身形疾衝而上，七八尺遠近，似乎是一步跨到。

雲逸飛見對方身手快捷，尋常高手對他這第一招只怕招架不了！

正所謂難者不會，會者不難，雲逸飛脚跟不動，上身後偏，拳頭緊隨着衣襟擦過，但呼耶變拳爲掌，內力疾吐，存心要對方的命，想震碎雲逸飛內腑五臟。

在異域中遇見此等內家高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雲逸飛微一提氣，身形已退後五尺有餘，不待對方再有動作，右手翻處，疾拍而出。

呼耶神態傲然，出招快捷精奇，雲逸飛雖然避過，但似乎避得很險，所以認爲技止於此，這時出掌自然不會退讓，鐵掌飛處，迎將上去！

「砰」的一聲大響聲中，漫天黃沙飛舞，對面不見人影，兩人誰勝誰敗，根本無法知道。

過了好半晌，風沙平息後，呼耶似乎連連退後幾步，而雲逸飛若無其事站在原地。

「再接一掌！」呼耶這次含憤出擊，運足十成功力，猛拍而出。



雲逸飛心中已有計較，也運足十成功力迎將上去，這次兩掌相隔五尺，掌力相反，只聽得絲絲聲響，地面黃沙突然旋轉飛起。

這現象令得在場衆維族人嘆爲觀止，而場中二人却無暇顧此，全力催動內力，毫不留情往對方打去。

呼耶咬緊牙根拚命支持，但武功一道，正是棋差一着，縛手縛脚，怎抵擋得住，「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仍然無法站穩，又退了三步，才算勉强站穩。

形勢擺得很明白，呼耶內功已經比輸了。

維吾爾族人雖然不懂內功，一個後退，一個站立不動，僅只此點，已令得他們歡呼起來，頓時聲震大漠，驚天動地，聲勢極爲壯烈。

那位身材高瘦的賈奇辛突然踏前一步，道：「我來試試兵刃，朋友還願意再戰麼？」

「自當奉陪！」雲逸飛淡淡笑道。

「颼颼」賈奇辛在腰間一摸，信手揮出一條牛皮鞭子，虎虎風生，迎風展露，極其威風。

雲逸飛也摸出那柄七寸小刀，隨隨便便站着，似乎並未把這位大漠好漢放在眼內。

賈奇辛似乎感到極度憤怒，這條鞭子曾會遍大漠英雄，自負非常，雲逸飛竟然拿着那麼把形同虛設的小刀，豈不是令人難堪。

別說賈奇辛及呼耶心內不信，而魯木夫等人也認爲雲逸飛太過托大，三丈餘長的皮鞭施展開來，不容易欺近身去，七寸長的小刀，又管得了甚麼用，還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兒了！

大戰前的沉寂，令人有一股窒息的感覺！

雲逸飛微微點頭，意思說：比試可以開始，賈奇辛深深吸了一口氣，壓下心頭怒火，屏氣凝神，長鞭軟軟垂下，似乎沒有甚麼威風！

正在這時，賈奇辛緩緩退後二丈有奇，正是長鞭施展最好的距離。

雲逸飛木然而立，似乎失去他臨敵的機智，竟然讓對手站在有利的位置，魯木夫等人心內也不禁暗自擔心。

賈奇辛右手微震，軟鞭緩緩有節奏地在空中游動，漸漸快了起來，他越來越神氣，到後來，就像條有靈性的矯龍，翻雲覆雨，一會上臨穹蒼，一會深潛東海，極盡變化之能事。

賈奇辛這條軟鞭的確有其不凡功夫，別說在大漠，即使在中原武林，有數的幾位名家也不外如此，他不知跟誰學到這等好鞭法！

看看長鞭威力已經發揮到了淋漓盡緻，賈奇辛才開始將鞭頭指向對方，先頭也是試探性質，雲逸飛輕易避過，並未有還手。

「颼颼颼」長鞭有如一片烏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密如驟雨，猛向對方身上捲去！

雲逸飛長嘯一聲，雙脚疾蹬，凌空飛起，脫出長鞭範圍。

賈奇辛不需要移動脚步，右手揮處，長鞭又閃電般捲了過來，由上到下，將雲逸飛密密圍住。看情形，他這次是插翅難飛了。

但是，這次雲逸飛根本不退讓，不逃避，他手上那把看來不起眼的小刀動了！

首先一片耀目精光飛起，看不清刀影和招式，那條軟鞭所施的壓力，頓時消失於無形。

各人祇覺得一刹那光景，爭鬥已經過去，一寸寸斷鞭分佈地上，是那樣無奈，那樣快捷！

雲逸飛的內力確實令人震駭，施展中的軟鞭是多麼難捉摸的，簡直連擋都不易，別說去斬斷它了！

但是，他竟能在一招中，割下數十段，一條三丈多長的軟鞭，只怕剩下來的還不夠一半長吧！

雲逸飛隨隨便便仍然是那麼的站着，而這時却沒有人敢輕視他了，賈奇辛固然是秉性標悍，死不服輸，但面對如此武功高强之對手，實在無勇氣再擧鞭了！

「好！想不到維吾爾族有如此英雄，我們門巴族不會忘記，很快會再來！」呼耶忍不住道。

「隨時歡迎！」魯木夫輕鬆笑答道。

「依我看。」雲逸飛突然道：「三位回去好好的反省，再要逞强，妄動干戈，吃虧的當然還是你們自己，那又何必呢？」

「嘿嘿嘿，勝敗乃兵家常事，門巴族只要有人在，就不會服輸，告辭了，後會有期。」呼耶大聲道，轉身走了出去，其餘二人也隨着離去！

至此，維吾爾族對抗門巴族之戰，才算是眞正的勝利，歡聲雷動之中，雲逸飛被人抬了起來，繞場一週，尤其是未出閣的少女蜂湧而來，幾乎衝鋒式的爭先恐後，許多氣力比較弱的只好頹喪的站在後面。

狂歡、舞蹈和歌唱，在大漠上盡情慶祝。

這是勝利的歡笑聲！

一直到深夜，許多維族戰士已經酩酊大醉，猶自盡情暢飲。

雲逸飛有點擔心，他只是外來客人，總不能喧賓奪主，阻止狂歡，而且門巴族幾乎是全軍覆沒，一日之間，總不至有第二批强敵掩至，雲逸飛話到口邊，也硬行壓下去。

三更將近，滿空繁星，像一顆顆珍珠透出寶光，照在大沙漠上，益發顯得可愛。

突然，有人騎馬奔馳而來，後面黑壓壓的跟着一大羣，不知是甚麼東西，鋪天蓋地衝來！

「狠羣！」維吾爾族人驚叫。族中婦女立刻尖叫了起來。

雲逸飛三個縱落，已到魯木夫面前，急道：「快召集戰士列隊，用弓箭對付，再叫一部份人準備火把。」

魯木夫一聽，覺得這辦法很好，立刻火速傳令，所有維族戰士還來不及列隊，那當先一騎已旋風衝到，約有爲數十隻狠羣，望見火把，有點畏懼，但許多人在前面，那是多大的誘惑，略爲猶豫了一會，立即亡命衝上。

「射！」一聲令下，箭如雨下，前排五十幾隻狠立即倒地。一陣翻滾，發出慘叫！

狠羣略爲停頓一下，又死命衝來！

「放牠們進來！」雲逸飛叫道。

維族戰士雖不明白，但對雲逸飛有信心，立即閃開，讓出一道缺口，數十隻狠羣潮水般湧到，後面的狠羣衝來時，雲逸飛突然叫道：「堵住缺口，放箭，點火！」

「颼颼颼」箭如雨發，後面的狠羣又被放倒了數十頭，而衝進包圍圈的狠羣見人就撲，但維族戰士早已嚴陣以待，加上雲逸飛、魯木夫、哈達、呼延托等好手，數十匹狠不消片刻全部被殲滅殆盡。

這一來，狠羣已知道厲害，不敢再衝，但維族人殺死了這許多狠羣，激發了牠們兇殘的獸性，守在前面嗥嗥低叫，也不退走。

片刻間維族人火把越來越多，弓箭準備充足，雲逸飛突然叫道：「準備火箭！」

維族人平時訓練有素，行動快捷妥當，不消片刻，準備就緒，圈內狠羣也全部殲滅，雲逸飛見時機成熟，立即下令：「放箭！」

滿空火蛇飛竄，前排狠羣立即中箭，箭上塗滿油脂，一時又不易脫落，狠羣慘嗥聲大起，在沙地上翻滾嗥叫不已。

火箭連續發射了大半晌，不僅前排狠羣中箭，即使後排一樣中箭，這一來，狠羣大亂，牠們此時也知道無法再呆下去，別說美食不易得到，只怕越來越糟了，有幾隻特高大的狠，大概是頭兒，高聲叫了幾聲，當先逃去，刹那間，狠羣走得一頭不剩，只留下了遍地死狠之屍骸。

這一戰又獲全勝，由於組織方法好，似乎不費吹灰之力，擧重若輕已將狠羣擊退，這全是雲逸飛指揮得法，維族戰士訓練有素，才能輕易獲勝！

經過兩次大戰勝利，狠羣及門巴族之役令維族人對於雲逸飛之崇敬，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歡呼之聲震動山嶽。

雲逸飛想出聲阻止，一人的聲音，那能聽得出來，千萬人的高叫聲，又是何等的氣勢。

足足鬧了大半晌，熱鬧才告平靜。

雲逸飛這時才注意到騎馬衝來之人，正是他帶領狠羣來此處，假如不是應付得法，維族婦女老幼恐怕傷亡甚大，說不定還有覆滅之危！

由於雲逸飛神態有異，所以其餘維族戰士也注意到這騎者莫非有問題，因此，細心注視此人全身裝束，此人似乎是個武士，由眼神中可以推斷此人有一身不弱的武功。

在衆人注視之下，這年輕人毫無愧色，還帶着頗爲得意的神態。

「閣下今日是有意抑或無意？」雲逸飛淡淡的問道。

衆人還未明白雲逸飛說這話到底是何意思，但引狠來此的年輕人露出特有的微笑，緩緩道：「你以爲呢？」

「以我看，是有意，但結果並不如願，是麼？」雲逸飛語氣平和，神色却冷峻。

「可有根據？」年輕人笑道。

「彼此心中明白，又何必說了出來！」雲逸飛淡淡的道。

「隨你怎麼說，俺陸林單身一人，膽量不敢說大，倒也不怕事！」

「陸林！」雲逸飛心內若有所思，他覺得這名字很熟，好像在那兒聽過，一時又想不起，無論如何，此人必然別有用心，倒要小心應付才是！

「好呀，你剛才逃過狠羣，如今又這麼神氣，俺哈達首先向你挑戰，小子，有種的站出來！」

年輕人陸林一副看不起人的模樣，雙眼望去，大有不屑一顧之狀。

哈達那曾受過這個，心內大怒，身形猛衝而出，斗大的拳頭挾着呼呼風響，往陸林身上搗去。

這一拳如果被打實了，眞還不是好玩的，陸林似乎還不在乎，看他神色，根本不把這一拳放在眼中，難道他眞是鐵鑄的麼！

「颼！」拳風勁疾如風，已經擊中了陸林，他仍然若無其事站立原地，望着哈達微笑。

衆人不明就裏，這傢伙中拳之後，何以不受傷，豈非怪事！

只有雲逸飛看得明白，此人已深得上乘內功心法，可以隨意控制肌肉伸縮，剛才哈達一拳擊出，陸林胸腹向內縮了八寸，眞奇！雖然



哈達拳鋒仍然接觸到對方衣襟，但去勢已盡，正所謂强弩之末，勢難有所發揮，外人不明就裏，自然奇怪！

一連十八拳，看來拳拳到肉，其實陸林避得巧，胸部絲毫未動，身形微微晃動，即已消解拳勢，如果他還擊，哈達早已敗了！

看上去，哈達威風八面，拳風呼呼，陸林好像祇有捱打份兒，其實哈達此時騎在虎背之上，欲罷不能，正應了一句俗語，趕鴨子上架——硬挺！

雲逸飛也暗自吃驚，哈達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但此人有此上乘武功，孤身深入虎穴，諒來總有依仗，否則，那有這麼大膽，他到底是何來歷，令人費煞思量！

哈達此時又急又氣，滿臉通紅，仍然拚命，揮拳打出，直到現在仍然未沾着對方一點衣角。

「哈達大哥，別逼人太甚，讓小弟來試幾招，萬一敗下陣來，再請你出手吧！」雲逸飛淡淡的道。

「別客氣，讓你來試試也好！」哈達巴不得退下來，再說雲逸飛武功高强，自然會給對方苦頭吃，自己樂得一旁看把戲，因此退出了圈子。

陸林仍然屹立原地，望着雲逸飛仔細的打量，仍然看不出有甚麼危險地方，於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心站立原地。

「我來試試可有問題？」雲逸飛問道。

「發拳吧！只要能擊中我，一律歡迎。」陸林得意的道。

這陸林顯然有一身很好的武功，看來出道以來一直很得意，可以說很少遇過敵手，因此養成一副唯我獨尊的態度，尤其是在沙漠上，自信無敵的確有他的理由。

衆維族人心內都很高興，他們相信雲逸飛，固然這年輕人陸林武功好，但再好也不是雲逸飛的對手，這時，他竟愚蠢到要雲逸飛發拳，那是自掘墳墓的，大家因此抱着看把戲的心態望着他們。

「陸朋友，我們來賭點彩頭怎麼樣？」雲逸飛停下，緩緩的說道。

「好！你想賭甚麼？」陸林微笑問道。

「假如我輸了，是生是死，任憑處置，萬一你輸了，我不要其他賭注，只要告訴我們朋友，誰派你來的，你說這賭法可以麼？」雲逸飛緩緩的道。

「好極了，只要你贏得了，甚麼都好辦，快動手吧！」陸林驕傲得很。

「很好，這就來了！」雲逸飛說時，從容走上前去，也不見他用甚麼招式，只見右手緩緩地抬起，慢條斯理的輕輕向前拍去。

維族中人看在眼內，暗暗奇怪，這樣慢的動作，別說對付高手，即是平常人學過武功也不易被打中，但大家對雲逸飛深具信心，所以相信他一定有原因，大家睜大眼睛緊盯着場中。

雲逸飛的手很慢很慢，但去勢却越來越接近對方的身體，陸林這下想閃避，由於對方太慢，反而無從動作，心內仍然充滿自信，就是讓他打中一、二下也沒有甚麼關係，正在這時，雲逸飛的手指已印在他「章門」穴上，內力透出，陸林只覺得微微一痳，雲逸飛的手指如飛，幽門、通谷、商曲、陰都及石關、肓兪、中注、四滿，氣穴全都點上。

陸林不由大驚，想不到大漠之上竟有如此高手，別說全無防備，即是全神戒備也不是對手，由於對方出手之快捷，認穴之奇準，已可斷定結果。

雲逸飛一言不發，退後七尺有奇，望着對方不響。

維族中人已知道雲逸飛勝了，立即高聲喝采，掌聲雷動，聲震山嶽。

「你贏了！」陸林有氣無力道。

「只要說出是誰指使，你就可以自由離去！」雲逸飛語氣平和，却有一股令人相信的力量。

「飛駝王！」陸林口中吐出三個字。

「呀！」維吾爾族人聽了驚叫了一聲。

「很好，你走吧！回去告訴他，今日日落之時，我即到飛駝王府，一決雌雄！」雲逸飛冷峻的道。

「我一定把話帶到！」陸林說時，身上穴道已解，立即找回來時的坐騎，騰身而上，一抖韁繩，絕塵而去。

原來這「飛駝王」，是大漠一股大勢力，手下戰士武功極高，漸漸有併吞大漠各部落之心，由於維吾爾族一向都不服從，所以才引起「飛駝王」的憤恨，先讓門巴族來犯，再令陸林引來狠羣，誰知有雲逸飛在，以致令「飛駝王」詭計落空，還被找出他的陰謀證據，如此一來，只有各論眞功夫，決一雌雄。

與「飛駝王」決戰的確是很危險，但生死關頭，維吾爾族戰士決不退縮，調來整個族人中最勇敢的戰士，大約五十人，由雲逸飛當先帶領，直闖「飛駝王」府。

黑水河畔，一片廣闊綠洲，正是「飛駝王」府，這時守衛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盔甲鮮明，嚴陣以待。

雲逸飛與維族戰士自然不會害怕畏縮，來到門前立即下馬，對衛士說道：「我們要見飛駝王，有煩通報！」

「請稍候！」一名衛士說時，即轉身入內，大約半盞茶時份，才走出來道：「有請！」

雲逸飛與五、六人直闖飛駝王府，其餘戰士留在府門外。

這飛駝王確屬非凡人物，統率大漠數十部落，橫行大漠，勢力越來强大，野心也越來越大，所以引起這場與維吾爾族之戰。

這座王府雖比不上北京紫禁城，但也是非常富麗堂皇，尤其是在大漠之上，已屬難能可貴了！

大廳上武士林立，飛駝王居中而坐，生得好一副相貌，方臉大耳，雙目烱烱有光，滿臉絡腮鬍子。

氣氛很肅穆，雲逸飛與魯木夫等昂然不懼，直闖大廳中央。

「你們維吾爾族人好大的膽子！」飛駝王大聲的說道。

「爲生存，爲自由，而且是保衛自己民族之戰，我們維吾爾族已算是愛好和平的民族！」魯木夫大聲駁斥道。

「很好，今天讓我看看，你們維吾爾族人到底有甚麼本領，只要你們能以武功勝了，保證維吾爾族人可以在大漠上生活，而且安全的生活。」飛駝王道。

「請問大王，如何比試？」雲逸飛問道。

「你們可以選一人，與本王比試，只要打成平手，大漠之上就可以任意縱橫，這是不是很公平！」飛駝王大聲的說道。

「很公平，小可不才，願意捨命陪君子，與大王決一雌雄！」雲逸飛冷靜道。

「哈哈哈……」飛駝王暢快的大笑，巨響笑聲突停，冷峻的道：「取刀來，今日倒要試試本王的刀鋒了！」

一名紅衣衛士呈上一柄刀，刀鞘上鑲滿了寶石，珠光寶氣，名貴已極。

雲逸飛此時也不敢大意，抽出寒月寶劍，站在庭中凝神待敵。

這一戰關係千百人的性命自由，飛駝王的衛士與維族戰士全都提心吊膽地注視着。

飛駝王刀一出，立即湧出一股殺氣，「托托托」每踏上一步，殺氣立即增加一分，五步以後，氣勢越發凌厲無比。

雲逸飛昂然不懼，屹立如山，任由對方殺氣衝擊，絲毫不爲所動。

「殺！」飛駝王陡地大喝，刀光如電，刹那間已劈出了三十六刀，端的是快如閃電。

雲逸飛右手微抖，已抖出九朶劍花，這是劍術中至高成就，飛駝王大驚之下，急退後看時，已見胸口衣襟破裂，而且是三個圓圈，由此可知，對方如要取他性命，簡直是易如反掌。這一來，整個王府中的戰士全都震駭莫名，他們雖然見多識廣，也未曾見過這樣的武功！

空氣似乎僵住了，只有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亘在空間，令人透不過氣來。

好半晌，飛駝王才道：「好，很好！本王今日算是開了眼界，輸得心服口服，從此以後，維吾爾族人在大漠上是本王的好朋友！」

「多謝大王！」雲逸飛拱手爲禮道。

「擺宴，歡迎維吾爾族英雄！」飛駝王大聲吩咐。

「是。」衛士們轟然相應。

一片歡樂聲，在酒香中洋溢，維吾爾族的平安，是雲逸飛帶來的，而雲逸飛本人更覺得安慰的，是他爲朋友做了一件有義意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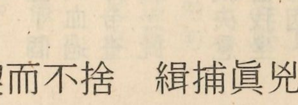
(完)



## 上文提要：

譚方新警司的小姨子眞眞跟隨「勝利旅行社」從台灣來港旅遊，導遊名叫葉飛星，口齒伶俐，善於交際，甚得跟團女孩子的歡心。就在眞眞他們那一團即將離開香港的前一天凌晨，却發現葉飛星被人殺害……譚方新着手調查團員，方知道其小姨子眞眞失身於他；葉飛星的遺物中有個打火機，底部的縮寫令譚方新疑雲重重……

現代偵探推理故事／麥　美　倫・文
可　　　飛・圖



# 一條藍褲子

## 鍥而不捨　緝捕眞兇

我們又乘計程車回酒店，到了半路，司機突然停了車，說是機器有點毛病，要下來看看，此地不是住宅區，黑暗中有點荒涼，張領隊突然推門而出，叫道：「快下來！」

我慌忙打開車門，車門祇開了一半，一個低沉的男人聲音傳來：「DON'T MOVE! WE JUST WANT MONFY!」

我看見一個菲籍青年手持武器走過來，其中一個用槍管指住張領隊，那個司機不知去向，他媽的，看來這是司機跟劫匪是串謀的。

張領隊及陳大衞給這情景嚇得手忙脚亂，那持槍的劫匪，對張領隊喝道：「HURRY UP!」

我連忙一脚蹬在車門上，車門迅速打開，擊在那持槍劫匪下身，因而他的槍也脫手飛去，我像一隻猛虎出柙的兇樣，自車廂內飛出，趁他還來不及有反應之時，右拳狠狠的擊在他的後腦上，接着，雙手按着車門上，左脚後飛，踢退一名持刀劫匪。

我剛迫退那名持刀劫匪，另一名手持木棍的匪徒，猛用棍自後面擊我，我被車子阻住去路，迫得蹲下，棍子在我頭上飛過，好險，祇差三寸，便得腦袋開花。

那時候容不得我稍有猶豫，猛地倒飛，右肘向後一撞，「砰」地一聲響，正中他的心胸，幾乎同時，我的左脚踵後撞他的膝蓋。

跟着，我以快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一個風車大轉身，緊接着，左拳擊在他的鼻子上，「嘶」一聲輕響，他的鼻裂血迸，我右拳又跟着搗在他的小腹上，他放下了木棍，雙手掩着小腹，癱了下去。

我解決了他，回身一看，那個持槍的劫匪已拾起地上手槍，我立時一蹲，鞋尖踢在跌落地上的木棍上，木棍立即好像飛箭一樣向他射去。

那劫匪立即閃身避去，我見機不可失，便一躍向前，攔腰抱住了他，倒翻在地上，我抱着他在馬路上來回滾動，待他頭腦模糊之際，空出左手，一掌「印」在他胯下，他就像被打了枚痲醉針似的，一切動作及反應刹那間都慢了起來，身子也像煮熟的大蝦般躬曲起來。

我右掌掌緣再「切」在他的臂上，他的手立時失去知覺，連槍也握不住了，我爬起身來把槍踢飛，向其他的劫匪跑去，他們一見，喊了一聲：「CHINESS KONGFU!」便急急如喪家之犬逃去！

回到酒店已是凌晨，我躺在床上，又想起那件案子……

* * *

我睡到了半夜便醒了，有點頭暈，便起床喝了杯茶，跟着便點燃

了一根香烟，此際我頭腦空空洞洞毫無所思，也毫無興趣去思索甚麼。

我捺熄了烟蒂，到洗手間去，腦海漸漸清晰：「那小子眞令人氣憤！」我心中罵了梅漢威一聲，我忽然又升上了一個的念頭：「他絕對有問題，他的態度也有問題。」

可是，這能入他之罪麼？我突然轉變得異常固執，便打個電話給曾國强，電話響了許久，才傳來一個粗暴的聲音：「誰？」

我聽出是曾國强的聲音，便道：「我是譚方新，對不起，想問一問你，關於仙樂貿易公司的趙先生情況。」

他的態度立改，客氣地道：「原來是譚SIR，對不起，我還以爲是誰呢？我剛從酒店回來，才睡下。」

「哦，不好意思，情況怎麼樣？」

「那些遊客中看來都沒有嫌疑人物，而趙先生也證實了梅漢威的口供，不過，他說那次梅漢威開的價錢高得離譜，他也是第一次跟他相識。」

我突然提高聲音道：「甚麼？初次相識，他怎麼做他來港的擔保人？」

「我也問過他了，他說是生意上的朋友相托及介紹的，那人叫孔正道，我也查過了，也是做出入口生意的。」

「孔正道？」我脫口呼道：「你沒聽錯？」

「沒有，譚ＳＩＲ，你認識他？」

我冷靜了一下，道：「沒甚麼了，你睡吧！」我收了綫，了無睡意，隱隱約約覺得這件案子頗爲複雜，可是却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當我換好衣服時，突然生了個念頭：「葉飛星是被人去勢失血過多而死，是不是兇手故佈疑陣令查案者產生錯覺，如果眞如所料，此刻，我不是已上了當。」

我連忙下樓準備上班，我決意盡快把此案弄個水落石出，當我坐上車子時，才突然發覺忘記帶烟，此刻商店早已關門，購買無門，於是祇得又上樓。

到了門口，突然聽到屋內響了一聲「叮」的响聲，我心裏陡地一緊，急忙把鎖匙插進鎖孔一扭，門便打開，我開了廳中的燈，却沒有人，到房間一看，美美睡得很酣，發出輕輕的鼻鼾聲。

我無暇去想，取了香烟便下樓。

*　*　*

我坐在警署內不停把玩那個都彭打火機，腦海不停地盤算着。

這案情如不是情殺，那是甚麼，難道是仇殺？

於是，我決定對葉飛星的一切再進一步的了解。

次日上午我趕到利園酒店，突然對張小姐及一個姓劉的導遊道：「請你們吩咐旅客把行李，交到領隊房中，用個藉口要他們不要上鎖。」

吃早餐的時候，導遊對他們道：「我們今日下午回台灣，剛才接到航空公司的電話，說機場的X光機壞了，恐怕一兩天之內不能修好，所以，要我們行李箱上不要上鎖，否則，因此而會阻延不少時間，是以，叫我們提早把行李送到機場去。

「等下吃完飯，請大家把行李拿到張小姐的房間中。」

做導遊的當眞要有點急才，像這樣的「故事」，在一時之間要我講，眞是編不出來，我乘他們吃早餐的時候，跑去櫃台打了個電話給葉飛星的太太。

我約她來建國酒店見面。

*　*　*

我跟葉太坐在建國酒樓的一個角落，我首先道：「葉太太，我希望妳能把葉飛星的一切照實講給我知道，不論他以前做過甚麼事。他人已死了，即使有甚麼事情，自然不會追究他，但如果妳不說，我們却沒法把兇手找出來。」

她喝了一口茶，沙着聲道：「譚先生，你要我說些甚麼？」

「我想問你，葉先生以前有沒有和人結怨？」

「怕沒有吧，我沒有聽說過，自從他當了導遊以來，每晚三更半夜才返家，早上一早便出去了，這幾年錢雖然賺了一點，夫妻間好像是陌生了，他很多事我都不知道。」

「他外面另有女人？」

「不會有，他幾乎每晚都回家睡覺，他雖然風流一點，不過還重感情。」

我想了一會，又道：「葉先生有沒有去過台灣？」

「有，去過幾次，都是他自己去，說是去應酬。」

「你們來香港多久？」

「七三年來的。」

「你們在鄉間結婚的？」

「是，是七二年結婚的，因爲我沒有親戚在香港，結了婚才向政府申請。」

「剛才妳說他這幾年賺了錢，不知賺了多少？不知他當導遊有多久？」

她想了一想，道：「詳細情形，我也不清楚，他每月給我二千元家用，大概當了導遊三年多。」

我有點奇怪，不禁再追問下去：「兩千元家用夠嗎？他還有母親



及兒子。」

「夠的，他母親還未來香港時，他拿回家的費用更少，不過，我們不必付房租的。」

「哦，樓是自己的？」

「是的，是去年頭買下來的。」

「去年的樓價已不便宜，那時他才當三年多的旅遊便能夠賺那麼多？」

「我也不清楚，他是買了樓才告訴我的，當時我也很奇怪，也因此問他，他說反正是賺來的，叫我不要多問，我也就安心住了下來。」

「妳知不知道平時有沒有人經常找他？」

「去年有個姓孔的經常打電話來，今年却沒有了，不過最近有一個人找他，但又沒說姓甚麼的，其他的人除了公司同事之外，便是鄉下的朋友及親戚打來，但是都很少。」

我聽了這話心頭又是一跳，姓孔的，會不會是孔正道？今年這個不留姓的人是不是孔正道的人，還是另有其人？我脫口問道：「那人是男是女？」

「男的。」她肯定的回答道。

我叫她跟我去聽電話，她默默地跟着我，我撥了個電話給孔正道公司裏，接聽的是一個小姐，我對他說：「我找孔正道經理。」她說等等，電話便被擱下來。

一忽兒，聽筒傳來孔正道的聲音，我道：「孔老闆，我是譚方新，希望你沒有忘記我。」

他哈哈地笑道：「你是ＣＩＤ，我豈能忘記，老譚，有甚麼事，我知道你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那裏，我做厭了想改行，想請你替我找個工作。」我一說完立刻把電話筒放在葉太太耳邊。

隔了一會兒，才拿到自己耳邊：「眞的，希望你不要忘記往日的同僚。」

「笑話，我聽說一羣阿ＳＩＲ贊你近來表現不錯，看來加薪升職爲期不遠。」

我連忙搪塞了幾句，然後匆匆收綫，回到座位上，我道：「這聲音跟去年頻頻打電話到你家的那位孔先生，是不是一樣呢？」

她想了一想，道：「有點像，不過，我不敢肯定。」

「我再想問一句，葉先生有沒有ＢＢ機？」

「有，他今年申請了一個。」她突地提高了聲音道：「怎麼他，他的遺物中沒有ＢＢ機（傳呼機）留下？」

我也是心頭一跳，爲甚麼？兇手取走？兇手要那個傳呼機不是件很危險的事？因爲那樣很容易暴露身份的。

那麼，兇手是爲了消滅一些綫索。

想到這裏，我心頭再一跳，綫索還未斷，香港一共有十幾間傳呼公司要查，並不太難。

我立即又去撥個電話給金雲英，囑她替我找人到傳呼公司查詢，並希望能夠查出最多打電話給葉飛星的是甚麼人。

我收了綫之後，便與葉太太分手，跟着趕去利園酒店。

到了張小姐的房間，那裏已堆滿了行李箱，我把梅漢威兄妹的行李箱找了出來，隨手把它打開。

梅碧珠的行李頗多，都是些時裝、化粧品及牛仔褲等物，還有些中藥材及冬菇之類的東西，我找不到想要找的東西，有點喪氣，幸好還有個梅漢威的箱子。

不料，梅漢威的小箱子更簡單，除了一些藥品之外，祇是三四條內衣，一件上衣，如此而已，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坐在沙發上，怔怔地瞪着那些箱子。

過了好幾個鐘頭，我幾乎可以把箱子裏的東西一一默念出來，突然，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

梅漢威的行李少得有點奇怪，起碼跟別人的比較不成比例，但最奇怪的是箱子裏祇有一件上衣而沒有褲子。

這是大悖常理的事，一個男人即使如何不修邊幅，也不會在出門六天時間內祇帶一條褲子（這條褲子就穿在梅漢威身上）。

即使有這種人，人到了香港必定會買一兩條準備替換，這個發現使我精神一震，立即思索下去。

這是甚麼原因？難道這人有不換褲子的習慣，而且，現在是夏天，平常人兩天也要更換一次。

我抬頭望一望張小姐：「張小姐，妳有沒有見過梅先生穿過別的褲子，他今日穿的是一條淺啡色的西褲？」

「有，我前兩天見他穿了一條深藍色的褲子。」

我吸了一口氣，接問一句：「他有沒有去澳門？」

她搖搖頭道：「他說已去過了，所以沒有跟團去，因爲去澳門要另收費用的，所以我們也不勉强。」

「他有沒有跟團體活動？」

「上午有，下午去買東西時他說不用買，所以吃了午飯之後便獨自一人離開，因爲他是個人簽証的，所以我們對他放心一點，要是團體簽証的，我們便不會隨便讓他離開，以免萬一跑掉一人影响成團人離境。」

「哦！看來他來了香港不少次。」

「當然，他能說幾句簡單的粵語，自然不會是頭一次來香港。」

我心想他可能經常來往香港台灣，沉默了一會，我便又不由自主地繼續思想他只帶一條褲子出國的問題。

半晌，我假設梅漢威可能不只帶一條褲出來，因爲大悖正常，那麼，另外的幾條褲子去了那裡？

我又大膽地假設，那條褲子說不定是他在殺葉飛星時，染上血跡，所以把它丟掉了。

對，一定是這樣，梅漢威那天二時多才回到酒店，一定是有人用車子送他回來，剛巧碰上葉飛星，所以他把他殺了，然後，再用車子把屍體丟棄在法國醫院後側的棉花徑。

我想到這裡，一顆心登時加速跳動，那個用車子送梅漢威的是不是孔正道？

我這樣懷疑是有根據的，孔正道去年不斷打電話找葉飛星，這表示他兩人的關係密切，今年之所以不打電話去他家裡，（或者是以不留姓的方法，或是叫別人打去，那是另一件事。）只因爲今年是葉飛星有了一架傳呼機，他已可隨時找到葉飛星，而用不着再打電話去了。

那麼，孔正道跟葉飛星又是甚麼關係？

孔正道跟梅漢威可能是舊相識，（如果他是仙樂貿易公司趙先生口中的孔正道，也就是我的舊同僚孔正道的話。）爲甚麼美美詐稱孔太太叫她把梅漢威介紹給孔正道？

這裡面又有甚麼關連？美美在這中間又扮演了甚麼角色？

還有，此時我還想起，昨夜當我回家取香烟時聽到那「叮」的一聲，就是電話筒擱在機上的聲音。

美美在那個時候打電話給誰？莫非是孔正道？她又爲甚麼假裝熟睡？她說了些甚麼話不能讓我知道？

我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怒火，這是丈夫被妻子欺騙及出賣的凌辱感所造成的，刹那間我突然覺得美美竟是如此陌生，又如此的不了解。

一個不祥之念迅速翻襲上心頭，我跟美美的感情可能自此再也難以如前的了！

張小姐見我臉上神色不定，她默然無語，只用大眼睛瞪着我。

我想了一會，道：「張小姐，梅漢威跟梅碧珠兩兄妹還不能離境。」

「但梅碧珠是團體簽証的。」她憂慮地道。

「不必擔心，妳立即通知勝利旅行社的老闆到銅鑼灣警署找我，我會派人陪他到移民局辦理手續。」我說了之後便離開張小姐出去了。

當我入進梅漢威房間時，他正坐在沙發上抽烟，我對他道：「對不起，梅先生，請你跟我去一趟警署。」

他神色大變，霍地站了起來，跟着把烟蒂狠狠地拋下，「譚先生，你有甚麼權利扣押我？你懷疑我殺人？有人證沒有，有物證沒有？」

我心中冷笑一聲道：「我沒有說過要扣押你，只要求你跟我去警署一趟而已。」

「去警署幹甚麼？我犯了罪麼？」他粗暴地道。

「這是案情的需要，我沒有說過你犯罪呀！」

他一捋衣袖，大聲道：「如果我不去呢？」

「你不能不去，梅先生，我知道你學過幾天的功夫，不過，我也學過幾種不同的派別的功夫，動手，對你更不利，何況我還有鎗。」我冷冷的對他說。

他神態稍鬆，狠狠的道：「你不要來台灣，否則，我要你好看！」

我冷笑道：「到時再說吧，請呀！」我把房門打開，他恨恨的跟在我後面了。

＊　＊　＊

當梅漢威在雜差房錄了口供時，勝利旅行社的李老闆也趕到，我匆匆引他坐到一旁交談。

「李先生，你知否葉先生有沒有與人結過怨？」

「不知道，他不是那種好勇鬥狠的人吧？」

我笑了一笑，道：「現實生活中很多有仇恨的人不都是好勇鬥狠的人，或者因爲愛情，又或者是因爲利益都會造成仇恨！」

李老闆想了一下，才道：「他這個人是風流點，以前我亦曾從其他職員中聽到一點流言，不過，因爲是私生活，公司不好管他。」

「會不會因風流而惹下仇恨？」我試探地說。

「不會吧？」李先生道：「這方面台灣女人比香港女人甚至還開放，再說，這都是你情我願的事，應該不會引起太大的痲煩。」

他頓了一頓再道：「譚先生你也知道，全世各地的導遊，只要他有興趣，自有不少艷遇。」

我遞了一根香烟給他，他爲我點燃了火，我長長的吸了一口，又深深自鼻孔噴了出來，好像要把心中的煩惱連烟霧一齊噴出來：「那麼，葉先生會不會與別人有利益上的衝突？」

「同事間是絕對不會的！」他也吐了一口烟：「不過，他好像與朋友做『走水』的生意，會不會因此而與人結怨，那就很難說了！」



我看一看腕錶，道：「李先生，你先去移民局辦理手續，然後請你下午再來一趟。」

「行。」他站了起來，我叫了個人陪李先生一齊去。

剛送他出去，曾國强已帶了梅碧珠進來了，我先請她坐下，曾國强拉一拉我的衣袖，我跟他到了一角，他輕聲道：「譚SIR，果然不出你的所料，她哥哥被你帶出去之後，她便打個電話給姓孔的。」

「說些甚麼你聽到了嗎？」我心頭大喜，趕忙問一句。

「她告訴姓孔的說她哥哥被捕了，叫他想辦法，姓孔的說不要緊，警方沒有證據，最多四十八小時便會釋放，就是這些！」

「這樣說來，姓孔的跟姓梅兄妹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否則，在正常的情況下，姓孔的聽到她哥哥被捕，第一句應該問她因爲甚麼原因被捕？如今這樣又是，表示甚麼？」

曾國强臉帶興奮的道：「姓孔的跟他們是一丘之貉，假如說梅漢威兄妹是兇手，姓孔的如不是幫兇，當時也是在場。」

他的說法正符合我的推想，我再問一句：「電話是打到那裡去的，查到了沒有？」

「正在查，等一下電話公司便會來電！」

我大爲興奮，看來這件案已漸有眉目，我伸手在他臂上拍了一下。

隨後我便跑去梅碧珠面前，道：「梅小姐，很對不起，我認爲妳兩兄妹可能與葉飛星被殺案有點關係，說不定要請你們在此屈居兩天，希望妳能合作，這樣對妳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

她臉色雖然很不好，但是她的態度還算鎮定。她冷冷的道：「你有證據嗎？三十一個旅客，爲何只懷疑我們兩兄妹？」

「梅小姐，」我臉色一沉，道：「妳要清楚，香港的警務人員不會無故扣留任何人，尤其是遊客，這一定是你們有值得懷疑的事及行動。」我用凌厲的目光瞪住她三四分鐘，她漸漸的有些慌張。

此刻我再沉聲道：「妳哥哥帶幾條褲子出國？」

她一怔，隨即換上一副怒容：「譚先生，你要清楚我與他是兄妹，不是夫妻，我怎知道他帶幾條褲子出國？你這樣問是甚麼意思？你怎能用這種話來侮辱我？我可以控告你的！」

好傢伙，看來她也不簡單，但這却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厲聲道：「梅小姐，妳不必撒野，在這裡我不怕妳無理取鬧。」

她悻悻地道：「那你到底想問些甚麼？」

「妳這幾天有沒有見過妳哥哥？」我待她點點頭才繼續問道：「他今天穿的藍色長褲，妳該亦見過，除了見過條褲子之外，妳還見過別的褲子沒有？」

她想了一想，道：「我只記得他有條藍色的長褲子，至於其它的就沒有印象。」

我微微一笑，跟着臉色立即一沉，道：「梅小姐，妳看到他今天穿的是淺啡色的西褲，還有一條是藍色的現在不見了，到底去了那裡？」

她臉色立即大變，一陣青一陣白，再也坐不住了，站了起來，但迅速又坐回椅上。

「我不知道，你用話來——你好卑鄙！」

我哼了一聲，道：「我卑鄙，比起殺人的兇手還差得遠，梅小姐，老實告訴妳吧，妳哥哥那條藍色長褲因爲染滿鮮血，所以他把它丟掉了，我們已找到了，現在正在化驗室內鑑定褲子上血跡的血型，祇要鑑定出來之後，妳哥哥當然不能回台灣，而妳呢……」我故意頓了一頓：「妳想不想回去？」

「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這條褲子老孔怎會讓你們找到……你，你說謊，你們沒有證據。」她癱軟地靠在椅背上，喃喃的道。

我心頭一跳，暗道：「果然不出所料。」我猛喝一聲：「說，梅碧珠！」

她吃了一驚，身子抖了一抖，隨即撇撇嘴道：「算了吧，你拿褲子來跟我對證好了。」

我祇得再騙她一下：「妳祇要再等一會兒，自有人拿出來給妳看。」說罷便走去曾國强處。

他一抬頭，歡聲道：「譚SIR，剛才電話公司說，她那個電話是打去港台貿易公司的。」他指一指梅碧珠。

「港台貿易公司？」我脫口道：「那人果然是孔正道。」隨即陷入沉思，跟着我推開一個雜差房門，閃身入內。

屋裏有一張桌子，對放着兩張椅子，靠牆兩邊還有兩張。我對梅漢威道：「孔正道跟你到底是甚麼關係？你殺人，他做幫兇，還是他殺人，你做幫兇？」

他臉色一變：「譚先生，請你說話小心點，東西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說。」

我怒喝一聲：「說，還有你那條藍色的褲子，是不是交給孔正道了？」

他倒還沉着：「我跟他祇是朋友，那褲子因爲線脚斷了交給他拿去補。」

「他爲甚麼不還給你？」我再追問一句。

「反正我要回台灣了，下次來香港才拿，豈不方便？」

我冷笑一聲，道：「要是孔正道交不出褲子，我要你好看。」

我出門時，金雲英告訴我傳呼公司說有電話找顧客，他們都是即時傳達，而沒有留底，所以他們不知道有誰打電話給葉飛星。

* * *

吃了午飯，李老闆又來了，我向他笑笑道：「不好意思，又要打擾你了，李老闆，你的職員之中，誰與葉飛星最熟絡？」

李老闆想了一想：「一個姓許的及一個姓楊的導遊跟他熟一點。」

「我想找他們見見面，不知道現在方便嗎？」

「他們都在帶團，嗯，你等一等。」他取出一本小册子，掀了幾頁，道：「姓許的今天是自由活動，他帶的團住在金堡酒店，我帶你去找他。」

「謝謝你。」我請他坐上我的車子，便往銅鑼灣駛去。

到了酒店大堂，見一個矮瘦的戴眼鏡青年，正跟一個酒店女職員談笑，李老闆走上前去，跟那女職員打招呼：「黃小姐，很忙啊！」拖一拖那青年的衣袖。

我忙說：「我們喝杯茶吧！」推開銀月閣餐廳的玻璃門。

當三人都坐好時，我道：「許先生，我想先請你介紹一下你所認識的葉飛星先生，他是個怎樣的人？」

許先生想了一想，道：「他這人做事還能幹，膽子也大，脾氣很好，對同事很不錯。」

「祇這些？」我望了他一眼：「你知道他的其他的事嗎，包括私人的。」

「私人的？」他笑了一下：「很風流，他經常吃到免費餐。」他大概是職業關係，說話很幽默。

我跟李老闆都不禁會心微笑。

「聽說他賺了不少錢，不過，他這人頗好賭，偏偏又是出名的『魚腩』，不知是他的牌運差還是章法差，同事間打麻雀，他十賭九輸，因此，大家都很喜歡找他湊脚，有他在場，其他三人心情較定。」他接着又說道。

「除了打麻將之外，他還賭其他的嗎？」我趕緊問一句。

「因爲我們經常要帶團去澳門，而又例必去葡京，聽說他在葡京那裏也貢獻不少給他們了。」

我笑道：「他輸了多少你知道嗎？」

「詳細數目我不知道，不過，有一次我也在場，那天他在短短的一個鐘頭之內，便輸了三萬多元。」

「哦，他不心痛，做導遊收入雖然不錯，但也是辛苦錢。」我覺得非常奇怪。

「我看他的樣子好像不在乎，不過，他跟一些朋友做『走水』生意，可能賺到不少錢。」

「可否請許先生說詳細點？」

「大概是這樣吧，他的台灣朋友專門收購遊客來港購買的貨品，然後再轉賣出去，利潤不薄，貨物大都是大陸出的藥品以及藥油、玩具、韓國鞋子等物。

「葉飛星負責供應貨源，他一方面說服遊客把東西交到他朋友開的那家公司去賣，一方面如果旅客携帶的東西未超過海關的規定，他便自己買了一些交給那人帶去台灣交給他的拍檔，他從中取利。」

我不禁道：「不怕那人回到台灣跑掉嗎？」

「我也曾經問過他，他說台灣那邊自有辦法。」

「他有很多錢作生意？」

「聽說香港另有股東，另外，他經常去台灣取貨款及利錢花紅。」

我聽到這裏，心中隱隱約約有了個大概。

葉飛星之死很可能不是情殺，而是生意上的問題，但生意上的錢銀瓜葛會嚴重到要用殺人來解決？

我不禁又猶豫了起來，我吸了一根烟，盡量使頭腦冷靜，當我從金堡酒店走出來時，我決定回家了，問問美美，說不定她對梅漢威有較深入的了解。

我一邊開車，一邊繼續思考。

美美看來跟梅漢威及孔正道都有點關連，她會把眞相告訴我嗎？

當車子停在宿舍停車場，我決定了一件事。

我故意按了門鈴，美美來開門，她神色有點慌張：「今天這麼早下班？」

我解除衫衣扣，打開雪櫃，取了一罐凍啤酒出來：「我能不回來？」

「啊，莫非案子已破了？」她用眼角瞥了我一眼。

「還未破，不過，已差不多了，我是在頭痛怎麼樣向上司矇騙妳跟孔正道夫婦及梅漢威兄妹的關係。」我故意看了她一眼，慢慢地道：「這件事我怕連自己的老婆也保不住。」

她臉色一下子變得灰白，急聲道：「你是怎麼樣查案的，怎地把我推進去？」

我把空啤酒罐丢在地上，就地長身而立：「妳以爲祇我一個人查案，人家經已查出妳與梅漢威早就認識了，以前妳與他交往甚密，而孔正道亦早已認識梅漢威，妳還替他們撒謊，說他兩人是妳介紹相識的，妳說，這裏頭不值得懷疑嗎？妳又爲甚麼不把眞眞帶走？



「妳知道眞眞與葉飛星的關係，因爲眞眞告訴妳，這裏面又有甚麼秘密？妳怎麼把我的打火機偷偷拿去送給葉飛星？他媽的臭婊子，送綠帽給我？」

她身子像篩米一般搖晃起來，舌頭好像短了半截，結結巴巴地道：「我，我……」

「說！」我猛喝一聲：「不然就要把妳帶到警署落案。」

她突然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道：「孔太太的確是叫我介紹台灣的生意人給孔先生認識，我自眞眞的口中知道梅漢威跟她一起來香港，便介紹給孔先生，我又怎知道他們早已認識的，而且，那夜他們也是裝作初次認識的樣子。」

我腦筋飛快的轉了一圈，道：「一定是你事先吐露給孔太太知道。」

美美想了一下，叫道：「對了，那天我跟孔太太打麻將，曾經說過有一個台灣朋友又來香港，他已來了好幾趟，不知是幹甚麼的，如果香港眞有金拾，他起碼已經拾了幾十箱。

「孔太太問我，那人是誰？我便把他的名字說出。第二天孔太太便打電話來，說晚上請我和那個台灣的朋友介紹給她先生，並約了時間和地點。」她頓了一頓，道：「我祇知道這些，我能算犯了法？」

我冷冷地道：「你們在夜總會散後去那裏？」

「孔先生開車送梅漢威兄妹回酒店，我與孔太太叫的士返家。」

「那麼，妳爲甚麼把我的打火機送給葉飛星？妳一定也想殺他。」

她尖叫了一聲：「我爲甚麼要殺他？不錯，我還未認識你之前，曾來過一次香港，那時他也是我的導遊，我跟他……我想出國的願望幻滅了，才會急急嫁給你的！」

我怒火漸昇，冷冷地望着她。

「有次我正要下樓，臨出門時我看見你的打火機丢在門口，我便拾起了它，把它放在手袋裏，不料下樓遇到了小葉，後來……後來……我便送給他了！」

我怒不可遏：「小葉，小葉，小妳媽的屁，我打死妳這個臭婊子！」我站了起來，揑緊拳頭。

她尖聲叫道：「誰叫你當差，你賺多少錢一個月，早班晚班換個不停，你能經常陪我麼？你看人家孔太太，人家有個做生意的丈夫，多麼潤澤，穿金戴銀的！

「而我，打一兩塊錢的麻將，輸了還經常欠人家的，你給我甚麼好處？我不去做應召女郎已是有良心的了，老娘怕甚麼？告訴你，我以前在台灣就是做酒家女才認識梅漢威的，後來老娘騙了一個寃大頭的一筆錢才回高雄，是你瞎了眼睛才找上我的。」

我一下子如跌落冰窖，連髮梢也好像結了冰，良久才喝道：「臭婊子，妳再去做吧，看妳有多賤！」

「老娘已受夠了，你以爲我會跟你一輩子，呸，別臭美！」

我恨往膽邊生，手一揚，狠狠的摑了她一巴掌：「妳給我滾，滾得遠遠的，不要讓我再見到妳！」

我說罷便打開門出去，並用力關上。

門關上之後，我却像虛脫了般倚在門板上，腦子裏空空蕩蕩，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到底是惱還是恨，是妒還是怒，是酸是苦還是辣，我全分辨不出。

我好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一會兒突然聽見門裏響起一陣玻璃碎聲，我好像被玻璃刺傷般突然間清醒，祇覺得腦門一陣陣的疼痛，祇得咬牙拖着疲乏的身子下樓了。

* * *

案子到此，孔正道已經脫不了關係，我與曾國强便聯袂去他公司找他。

港台公司在中環的一幢大廈之中，裏面面積不大，他坐在一間小小的經理室，室內三張寫字桌對排，裏面有個秘書模樣的小姐。

外面一個小廳放着一張沙發，一張茶几，另外兩張寫字枱坐着兩個職員。

孔正道一見我及曾國强有點驚愕，道：「啊！歡迎，歡迎，老譚竟然大駕光臨，」回頭對那個女秘書道：「伊娃，妳去買幾罐汽水來。」

我忙道：「不必客氣了，我們坐坐便走。」

孔正道道：「要的，要的，這是你第一次來，這位朋友面生得很。」他自衣袋中取出兩張卡片，一張給我，另一張給曾國强。

「他姓曾，是新同僚。」我替他們介紹。

「失敬，失敬，曾先生年青有爲，將來是前途無可限量！」

曾國强是個年青的小伙子，剛剛工作沒有多少年，他有點難以應付，正在支吾間，幸而孔正道說：「老譚，今天是甚麼風把你吹來？」

我祇得單刀直入道：「有個嫌疑犯，他叫梅漢威，是台灣人，根據他的口供，說你跟他早已認

識。」我故意頓住，看看他的反應及臉色。

他的臉色一變，立即恢復常態：「啊，那個計程車公司的老闆，對對，叫梅漢威，是是，見過幾次面。」

「根據同團的遊客說，他上星期四及星期五，是穿一條藍色的長西褲，後來不見了，梅漢威說那條褲子交給你，是褲管綫脚斷了，交給你拿去修補，有這件事嗎？」

孔正道臉色一沉，道：「胡說，一條褲子值多少錢，褲脚破了丟掉就算了，豈有此理，他竟說拿給我補，沒有這一回事，我今日是甚麼身份，生意這麼大，拿一條破褲子去補，像甚麼樣子。」

「哦，老孔，原來你生意還不錯，幾時請我當伙計，老闆賺大錢，伙記也賺小錢吧！」

他哈哈的笑道：「老朋友了，不瞞你說，我這辦公室雖小，可是台灣、日本、新加坡、泰國都有生意來往，不敢說是大公司，不過，外頭的人都知道我老孔有點辦法，起碼生意不少。」

我故意露出羨慕的神色，道：「不知你老兄做些甚麼生意發達的？」

「啊！甚麼都做，有老頭子留下來的，也有我這幾年發展的。」

「眞令我羨慕，早知那時跟你出來闖闖，說不定現在也有點成就，老孔，希望以後關照一下。」

「可以，可以，老朋友，沒問題了！」他拍拍我的肩膊。

我說：「不過，現在却想請你跟我們去一趟警署，跟梅漢威對證一下。」

他一怔，隨即爽朗地道：「這是你的職責，我了解，你等等，我先交代點事情再跟你們去。」隨即繞過我們，走到那個職員前，告訴他開LC，發電報，如有人打電話來，待兩個小時後再打來……」

我暗中鬆了一口氣，料不到孔正道竟然一口氣答應，他交代完畢道：「老譚，我去一去洗手間，請你等一等，先喝杯汽水吧。」

就見他毫無異樣，便道：「你去方便，我等你就是。」

「很快就回來。」他隨手開門，又點點頭表示不好意思，才離去。

恰好那個叫伊娃的女秘書拿了幾罐汽水上來，她遞給我一罐，我謝了一聲，微張開嘴在飲管上吸了一口。

這女秘書十分清麗，身材又好，難得的是有一股清新的少女味，我心想老孔這個人還眞會挑選，祇怕他的眼睛沒有一刻離開過她的身子。

我再望了她一眼，目光在她頸間移過，她後面牆有個木箱，大概是電燈總掣，箱上有二枚鐵釘，上面各掛一把鎖匙，旁邊寫着男厠，女厠的字樣。

我眼光再移到她臉上，突然想起一個問題來。

「二把鎖匙都在這裏，那麼……」於是我急忙把汽水放下，跟着叫道：「不好，阿曾，快跟我去追他。」他像一頭出柙的老虎，向門邊撲去。

長長的走廊沒有一人，我跑去男厠敲門，裏面響起了一個聲音：「有人！」聲音很嫩，絕對不是孔正道，我叫曾國强跟我分頭去追，往樓梯追下。

我心想躭誤了這許久，祇怕會被他逃脫，我有點惱怒：「我怎麼沒有想起商業大厦都是使用公厠，他出去時不用鑰匙，我就應發覺他在使詐了。」

我飛快的從十樓跑到七樓，竟無發現，我心中又想道：「如果我是他，我會怎麼樣逃跑，上樓還是下樓？」

祇一秒鐘，我便得出一個結論：上樓，別人會下樓，他曾是警務人員，必會上樓以逃避追踪。

我立即返身上樓，可惜祇走了幾步，我又停住了，除非這大厦跟別的大厦相通，否則，我祇需守在大厦的出口，他的詭計就無所施爲。

我心頭一動，從大厦樓梯中的氣窗望出去，隣旁大厦的水管正有人在爬動，我認得他就是孔正道，這兩座大厦相距祇有六尺，憑他的身手要攀過去倒是不難。

我立即返身走回走廊，剛好一架電梯到，我閃身而入，電梯直落地下，我顧不得別人的側目，喝道：「CID捉賊，讓路！」一陣風般的衝了出去。

到了隔隣那座大厦，我望一望水管沒有人，於是伏在大厦出口，果然不久，立即傳來一陣急促的皮鞋聲，我屏息靜氣以待。

人影一閃，米色的獵裝，我連忙躍出，喝道：「別動，孔正道！」

來人果然是他，他連忙向我面門擊出一拳，我早知道他非常人，一直在警戒中，連忙一閃讓過拳勢，左拳迅即往他的小腹砸去。

他退了一步，我立即迫上一步，此際剛好在大厦出口的走廊上，這樣就不怕他能從自己身邊逃走。

他一退之後，立飛起一脚，我右手一格，他的左腿連環飛出，踢向我的腦袋，我想不到他來得這麼快，連忙側身一閃，他的脚就在我的腹部腰旁穿出，我右掌再度朝他小腹狠擊而出。

不料他右腿一翻，曲着收回，足踵猛地撞在我後背上，「砰」一



聲，我猝不及防中了他一脚，由於勢猛，我的上身禁不住向前一傾，我那一拳自然也打不着孔正道。

可是他的拳却奇準地擊在我的胃上，我祇覺得肚子一陣翻騰，難受莫名，幾乎喘不過氣來，緊接着，我胸口又中了一拳，我此時全身力量好像猝然消失了般，給他一推，便跌在地上。

我背脊撞在地上，痛徹入骨，但神智却在此刻清醒過來。

孔正道見我倒下，立即在我身旁繞道而過，我倒在地上看個眞切，雙手一抬，夾着他的右脚，跟着一剪一扯，他應聲倒下，他一倒下，我左脚立即向上一踢，踢在他大腿的內側，接着向他飛撲過去。

他忍着痛提起左脚向我蹴來，我雙手一格一翻，便牢牢抓着他的足踝，我便拖曳着他退向管理處。

我喝道：「我是CID，替我打個電話給警局。」

那管理員看了我一眼，便依言去打電話。孔正道屢次要站起來，都被我拖倒，他拚命掙扎，用左脚不斷踢我，我怒火大熾，覷個眞切，一脚踏在他的膝蓋骨上。這一下，我清楚用了不少力，他痛得淚水直淌，我索性把他的右脚向他身子「壓下去」待距離差不多時，左脚再在他的小腹上一踏。

他立即「啊」地叫了一聲，臉如白紙，黃豆般大的汗，自臉上滴下來，兩個鼻翼急速地煽動。

我飛快地在褲後袋摸出手扣，迅速地扣在他的右手上，我看他仍在痛苦地抽搐，心頭至此才鬆了一口氣來，胸口立刻覺得火灼般的疼痛。

過了一陣，傳來一陣淒厲的警車响聲，我吸了一口氣，摸摸心口，站了起來。

* * *

孔正道的被捕，使案件急轉直落。在一步步的揭發，以及疲勞審訊之下，梅碧珠首先抵受不住，她終於把眞相供了出來。

關於殺害葉飛星的過程是這樣的：

當孔正道送梅漢威兄妹回酒店時，剛好碰到葉飛星送眞眞回酒店，孔正道便叫梅碧珠下車，向他勾搭，梅碧珠也不是好東西，在台灣已跟其兄幹了不少壞事。

當葉飛星見到梅碧珠時，心頭大喜，兩人便沿着恩平道走向禮頓道，孔正道把車子慢慢開過去，跟着梅漢威便下車，說朋友有車子送他一程，加上梅碧珠的半拉半推，他終於上了車。

孔正道與梅碧珠坐在前排，梅漢威及葉飛星坐在後排，葉飛星坐上車後才發覺孔正道，正想下車，孔正道正把車子開動了，向加路連山道駛去。

孔正道一邊開車，一邊道：「葉飛星，你欠我那十萬港幣，甚麼時候還？」

「你也知道，那筆錢我在葡京全輸掉了，我只能慢慢地還。」

「不行，你還有一層樓，把它按掉還錢給我，否則，我不會放過你！」孔正道狠狠的道。

「沒這麼簡單，孔先生，我雖來香港不久，但我當導遊的朋友還不少，我知道你做甚麼生意，咱們來個交換如何？」

車子一慢，跟着又急馳而去，孔正道說：「我們做甚麼生意？交換甚麼？」

「哼！你以爲我不知你這幾年做些甚麼？你是把那些被廉政公署扣留旅行証件的貪官暗中從水路送去台灣，每人收二十萬港幣。」葉飛星洋洋得意地道：「我的條件嗎？十萬元就此拉倒，而我也不去向警方報告。」

孔正道冷冷的說：「小子，你自以爲很聰明，可惜聰明得太過份了，你來了香港一路順景，還不知天高地厚！」跟着向梅漢威說了幾句英語，葉飛星正在狐疑，刀光一閃，梅漢威已一刀刺入他的下體，車座亦被血水染紅。

當他們把葉飛星的屍體丟在棉花徑上，便再轉回利園，孔正道把車子停在恩平道，然後把長褲脫下，給梅漢威換上，因爲梅漢威那條褲子已被血水濺汚。

他們上了樓，梅漢威脫了長褲給梅碧珠，然後梅碧珠再把褲子拿來恩平道給等在那裡的孔正道穿上。

* * *

梅漢威在台灣表面上是計程車公司的老闆，實質上是負責那些從香港偷渡入境的貪官上岸工作的，這筆錢是由孔正道與他分紅。

因此，他便得經常來往台灣及香港，或交換情報，或交收款項。

孔正道當然不能讓葉飛星再活下去，把秘密洩漏，梅漢威自然也同樣態度，所以當孔正道用英語叫他把葉飛星殺掉時，他的刀子便毫不猶豫的插進葉飛星小腹之下。

我看了梅碧珠的口供之後，慶幸沒有受這個表象所困擾，突然曾國强走了過來，道：「譚SIR，BOSS叫你，大概要提升你吧！

當我站在唐龍警司面前時，他用一個英國式的微笑對着我：「你好，譚方新。」他伸出手來。

我有點受寵若驚地跟他握了一下手。

「你坐下吧！」唐龍警司指一指旁邊一張椅子，道：「譚方新，你好樣的！這次爲警方掙下不少臉

子，所以我一聽到消息後立即趕來，這次捉到孔正道，使我大大的有面子，以前ICAC那老頭子一直攻擊我們，說辛辛苦苦查到的貪官證據，我們却讓他跑掉了。」

唐龍警司有點激動，邊說邊揮着手又道：「這次你的表現很好，我很滿意，我打算向上頭提議升你爲探長，希望你繼續好好的幹下去，不要令我失望。」

「現在這件案子已差不多了，你暫時放下，我另外有單CASE給你，就是最近搶劫金鋪的案件，你如果破了案，你就可以做探長了，我的意思你明白？但是，不準你像以前那些探長那樣，爲了升職出錢買人認罪來『頂擋』，你知道嗎？」

我立即站起身，雙脚一碰，敬了個禮，喝了聲道：「YES SIR I SEE！」

「好！」他笑道：「今晚我請你吃晚飯，吃中國菜，你喜歡到那裡吃？」

我一時受寵若驚，有點不知所措，「我請BOSS，我……我……不……不好意思？」

「NO！」他截口道：「這也算是我的命令，我要多謝你破了這件案，知道了麼？」

我連忙又敬了一次禮，立正道：「THANK YOU SIR！」

* * *

我跟BOSS分手後，已近十一時，今晚喝得很多，頭有點暈，我不敢開車，截了部計程車回家，自從那晚跟美美鬧翻之後，我一直都沒有回過家。

我戰戰兢兢地把鎖匙插入鎖孔內，打開門之後，家裡烏燈黑火，我摸着牆上的電燈掣一按，立即大放光芒。

室內一切都使我大吃一驚，酒醉也醒了一半，廳裡滿地都是碎玻璃及雜物，狼藉不堪。我踢開一個罐頭，嘟囔了一聲，「他媽的，臭婊子！」一股怒火立即又升上眉間。

我把房裡及浴室、廚房的燈都亮着，四壁蕭蕭，只有我一個人，美美果然已離開。「他媽的，跑了更好，省得老子被綠帽子壓死！

我打了個酒呃，打開抽屜準備取內衣毛巾去洗個澡，不料抽屜裏一場糊塗，美美的衣服都不見了，我再打開衣柜，他媽的，也是一件不剩，突然間，我好像被打了枝痲醉針似的，腦子空空洞洞，神智也模糊了起來……

事後我才知道，她連我放在抽屜裡的千多塊現鈔也取走，這女人眞無良心。

我經過幾個月的艱辛，終於把械劫金鋪的劫匪捕獲。最近我方自唐龍警司的手中接過了一張嘉獎狀，而我也被提升爲探長，我連忙取了七天假，準備到菲律賓散散心。

我雖然得到奬狀，却失去了美美，兩者問誰輕誰重？

* * *

電話鈴聲突然响起，我在床上伸了個懶腰，隨即伸手拿起聽筒。

「喂！你是譚SIR嗎？我是張領隊，時間差不多啦，請你把行李拿下來，咱們乘車去機場了。」

我忙答了聲：「這就下來！」此時才想起七天的假期又屆滿了，這幾天他們去蠔島，去碧瑤，去大雅地等地方玩，我仍留在馬尼拉，昨宵他們才回來。

我到了樓下大堂，張領隊對我神秘的一笑，「昨夜那個荷菲混血女郎怎麼樣，不錯吧！」

我在他肩上拍了一拍，道：「謝謝你。」

「不必，」他正容道：「那次還虧你把劫匪打退啦，我都沒謝過你！」

說罷，我們便上了旅遊巴士，車子再沿着馬尼拉灣駛去，過了菲律賓老牌夜總會TO——DAY及TO——NIGHT，離機場已不太遠。

我的心情跟着車子而跳動，這次來菲律賓使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全改，雖然遍嚐不少佳麗，可是次數多了便如同嚼蠟，只覺得那些女人，雖然有美麗的軀殼，却沒有靈魂及感情，即使能夠使我歡愉，但總是好像缺乏了一種甚麼似的。

因此，我決定把美美完全忘掉了，另外再找一個好的，一個眞眞正正的女人。

我不怕再被同僚譏笑因一棵樹而失去整座森林，因爲我已找到了一個反駁的理由，千鳥在天，不如一鳥在手。

到了機場，我拿了五十元披索給那個導遊作爲貼士，她露齒一笑，對我道：「沙納也！沙納乜！」

「沙納也！」我也對她說了一句，這幾天，我只學了這句，即「多謝」的菲律賓話。

* * *

飛機轟轟地吼叫，嗚地一聲離地而起，當我再想多望一眼這美麗的島嶼時，它已一頭插入銀白色的雲堆裡去了……

（全文完）





# 槍霸傳說

**上文提要：**杜霸天的妻子袁心心深夜從賭場出來，突遇徐一刀等人攔截，得到希雲救助。希雲對袁心心早已傾心，此時向她示愛，袁心心竟一反常態沒有拒絕。杜霸天在自己的客廳中與幾個心腹殺手：銀狐、卓二少、郭公子等商討如何殺「厲鬼幫」的鬼頭，但苦於不知鬼頭是何許人。杜霸天叫郭公子去暗殺希雲，却又叫蒙面人暗中跟蹤郭公子……

## 僱請殺手欲行刺　奈何神龍難捉摸

「你爲甚麼對自己的親生老子也一點不客氣？」杜霸天道。

「哼！這個賭鬼，我自出娘胎起，他連一塊錢也沒供養過我，祇捱苦了我的老媽子罷了！」

「賭鬼老子生下一個賭鬼兒子，眞是他奶奶的遺傳十足，但老子要你幹掉的人，並不是你賭鬼老子，而是一個大白臉！」

「甚麼大白臉小白臉呀？」

「這個白臉小子又高又大又英俊，所以不妨叫他做大白臉。」

「這人是誰？」

「他姓希，叫希雲。」

「希雲！是不是剛買下一座賭場的那個希雲？」

「不是那王八蛋還有誰？」

「在下會記住了。」

「很好，但這件事情也不必太着急，總要覷準機會才下手，務求一擊即中！」

說到這裏，杜霸天輕輕地掛上了電話，臉上露出了冷酷的微笑。

* * *

十二月六日上午七時正，老恩記麵館第一籠包子剛蒸熟，就有一個滿身酒臭的漢子搖搖擺擺地走進來。

老恩記麵館的老店在杭州，這裏是分館，但這館子的修飾和麵點包子，都和杭州南門大街的老店完全沒有半點分別。

在這大清早時分，居然會有個醉漢闖進了館子，那是十分罕見的。

但醉漢也是顧客，所以館裏的小伙計阿平還是匆匆擺好碗筷，又斟了一杯燙熱的清茶，放在這醉漢坐着的桌子上。

「這位大爺，要不要一籠包子？」阿平試探着問。

醉漢搖搖頭道：「不要包子，我要婊子！」

「婊子？」阿平一怔，繼而立即捂着笑說道：「這裏是麵館，可不是妓院，請大爺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醉漢大怒，忽然抓起裝滿熱茶的杯子，不由分說地就向阿平的臉上潑過去。

阿平吃了一驚，但總算他早有防備，立刻縱身閃躲開去。

醉漢又用力一拍桌子，說道：「這裏不是有一個很美艷的老闆娘嗎？快叫她滾出來，陪本大爺喝酒，否則一把火把這鬼店燒了！」

他這麼一鬧，館子裏的廚師、伙計和掌櫃全都慌了手脚。

但就在這時，又有幾個漢子走了進來，阿平忙道：「有人醉酒鬧事，幾位還是往別的館子光顧好了！」

一個臉色灰白的青衣漢子冷冷一笑：「我就是衝着這個混蛋才來

的。」

醉漢一聽見這句話，立時怒叫起來，道：「你才是他娘的混蛋！」

青衣漢子冷冷道：「仇一鬼，你昨晚是不是又輸得一敗塗地了？」

醉漢臉色一變，道：「你是誰？怎知道本大爺就是仇一鬼？」

青衣漢子向前踏出了一步：「我是來帶你去見閻王的勾魂使者。」

「勾魂使者！」仇一鬼陡地狂笑：「你眞的可以使本大爺去見勾魂使者嗎？」

不等他說下去，青衣漢子的拳頭已閃電般打在他的小腹上。

仇一鬼立刻被打得咳咳作響，彎下了腰，然後就像隻大蝦米般蜷伏在地上。

仇一鬼又驚又怒，勉强抬起了頭，但臉上立刻又再挨了一拳，登時鼻血長流，不省人事地昏了過去。

* * *

上午八時十一分，一桶冰冷的水在仇一鬼的頭上直淋而下。

仇一鬼這才揉了揉眼睛，慢慢從地上爬起來。

但他才揉開眼睛，就有一道十分强烈的光直射而來。

這光芒刺痛了他的眼睛，却也使他又更清醒了一些。

他用手掌擋住那光芒，怒道：「你們是甚麼人？」

他不知道襲擊自己的是甚麼人，甚至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等到他稍爲定神後，他才發現自己已給人帶到一間寬敞而黑暗的房子裏。

現在，本來已經是陽光普照的時候，但在這房子裏，却是四週黑沉沉的，原來所有窗戶都被黑色的布簾遮擋着。

雖然四周都是黑沉沉的，但却有一盞罩着銅罩的大光燈，一直照射着仇一鬼的面龐。

「你現在到底是鬼，還是一條死人？」那青衣漢子的聲音又在仇一鬼的耳朵邊響起。

仇一鬼咬了咬牙，說道：「是虎落平陽！」

青衣漢子淡淡一笑：「好倔强的傢伙，到了這時候居然還敢駡我們是狗！」

仇一鬼道：「你連名字都不敢說出來，你不是狗又是甚麼？」

青衣漢子嘿嘿一笑：「我姓馮，叫馮四喜。」

仇一鬼似笑非笑道：「原來是杜霸天要對付我這個姓仇的！」

馮四喜道：「你自己曾經幹過甚麼事情，應該心裏有數吧？」

仇一鬼道：「仇某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但你要害我，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馮四喜微微一笑：「你眞是以爲自己是一個英雄人物？」

仇一鬼道：「就算不是英雄，也絕不是狗熊！」

馮四喜道：「不管你是算甚麼，來到了這裏，就得說老實話。」

仇一鬼道：「我本來就是個老實人。」

馮四喜把燈又移近了一些，沉聲道：「玉瑩在甚麼地方？」

仇一鬼一怔，隨即搖搖頭：「不知道，我現在也很想找她！」

馮四喜臉色一寒：「她是你的姨太太，你怎會不知道她的下落？」

仇一鬼道：「不要說是姨太太，就算是自己的女兒，我也未必知道她們去那裏鬼混！」

馮四喜冷冷道：「這麼說，玉瑩是挾帶私逃，做出對不起你的事情來了？」

仇一鬼呼了一口氣：「是又怎樣？」

馮四喜說道：「可否說得詳盡一些嗎？」

仇一鬼道：「馮老兄，你也不是局外人了，聽說你曾陪着杜霸天到過長沙，也曾親眼看見海峯的屍體。」

馮四喜道：「現在是我問你，還是你來問馮某？」

仇一鬼道：「好！我說！是海峯勾搭我的姨太太，他倆私奔到長沙去，但却給咱們幫會裏的弟兄捉住，本來，他若肯承認錯誤，事情也許有轉圜的餘地，但他非但不肯認錯，還大言不慚，說杜霸天很快就會把咱們厲鬼幫消滅，這才激怒了大衆，終於把他毒打至死，橫屍街頭！」

馮四喜笑了。

皮笑肉不笑。

看見馮四喜這樣發笑，仇一鬼心知不妙。

就在他準備求饒的時候，一把鋼刀已插入他的眉心。

仇一鬼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馮四喜。

馮四喜也依樣葫蘆，跟着他一般，把一雙眼睛瞪得又圓又大！

* * *

謹王是個不折不扣的賭徒。

倘若賭徒有大小之分，那麼他充其量祇能算是一個小賭徒。

他並不是不想大賭，祇是賭不起。

他賭不起是因爲他從來就不會有過甚麼大錢。

他從來不會有過甚麼大錢，那是因爲他手頭上祇要有一文錢，也會想盡辦法在最短時間之內，把它輸得一乾二淨。



這一天，他有了三千塊！

杜霸天沒有騙他，眞的給了他三千塊！

有了這三千塊，謹王的感覺，就像是擁有了整個天下！

他全身輕飄飄的，彷彿連骨頭也沒有重量可言。

當然，他是急於去賭博的。

可是，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

他之所以能夠擁有這三千塊，全然是因爲答應了要爲杜霸天幹掉一個人。

希雲！

「希雲！希雲！希雲！」謹王啐了一口，惡狠狠地自言自語在駡：「他媽的，老子受人錢財，就得與人消災，這一次，你怨天怨地，也休要埋怨到老子頭上來！」

錢，就是人的膽！

有了錢，謹王的膽量就大得難以估計了。

正當他躊躇滿志的時候，忽然在街上遇見一個少年。

少年攔住他的去路。

「你是誰？似乎……很面熟！」

謹王瞧着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

少年的臉上，木無表情。

他說：「你的確曾經見過我，那是五年前的事。」

謹王「喔」的一聲：「你年紀輕輕，居然還能記得起五年前的事，好本領！」

少年道：「那算不了甚麼，祇因爲我的頭腦遠比你清醒而已。」

謹王眉頭一皺：「你憑甚麼認爲我是個糊塗蛋？」

「就憑你的眼神！」

「我的眼神有甚麼不對勁？」

「你的一雙眼睛正在告訴我，你發了一筆橫財，而且數目不菲！」

「哈，你是來看相的嗎？」

「不，我不是來看相，而是來開槍！」

「開槍？開甚麼槍？」謹王咧嘴一笑：「小兄弟，你有槍嗎？」

少年冷冷一笑，當然有，要是連槍也沒有，我說的話豈不是等於放屁？」

「槍呢？」

「就在你眼前！」

少年這五個字還沒說完，漆黑的槍管已對準着謹王的眉心。

謹王的臉色變了。

這少年眞的有槍，而且拔槍的手法又快又穩定，竟似是一個經驗老到的殺手。

但這少年會是一個殺手嗎？

謹王不相信，一千一萬個不相信！

但他這個念頭才冒升起，槍聲已響！

槍聲有如焦雷般在他耳邊響起，在刹那之間，謹王唯一的感覺，就是以爲自己已變成了槍下亡魂！

但過了片刻，謹王才發覺，這一槍雖然是眞的開了，而且也有子彈射出，但子彈發射的目標，居然並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那是另一個人。

一個在他身邊不足五尺開外的黑衣人。

* * *

這少年驟然看來貌不驚人，但這一手槍法，却是令人震驚！

他祇是開了一槍！

就祇是一槍，已命中那人的心臟要害！

謹王沒事。

但他最憎恨，也最令他頭疼的尅星魏大民，却在這裏無緣無故地死於少年的槍下！

那人毫無疑問是魏大民！

謹王固然是個流氓，而這個叫魏大民的傢伙，更是無賴中的無賴！

謹王呆住了。

他不知道魏大民怎會在這附近出現，更不曉得這神秘少年何以一槍轟斃了他！

這彷彿是個夢！

一個不可置信，匪夷所思的夢。

「你……你是誰？」他顫聲問這少年。

少年答：「我姓杜！」

「姓杜？」

「不錯，杜萬棠就是我的名字！」

「那麼……杜……杜霸天大老爺是你的甚麼人？」

「杜霸天是我媽的丈夫！」

「那麼……你豈不是杜……杜少爺嗎？噢，我想起來了，在三年前，你曾經跟着杜老爺在沙橋胡同那邊出現過！」

「唔，如此算來，你的記憶還不算太壞，祇可惜腦筋還是糊塗得緊！」

「怎見得？」

「魏大民一直都跟踪着你，你怎麼完全沒發覺？」

「你怎知道他是魏大民？」

「要瞭解你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隨便花些少鈔票，就可以把你所有的資料弄得一清二楚！」

「你爲甚麼要瞭解我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謹王莫名其妙地問。

「我媽的丈夫要你去幹一件大事，對不？」杜萬棠冷冷地盯着謹王的臉。

謹王吞了一口口水，道：「你又是怎樣知道的？」

杜萬棠道：「許多秘密，根本

就不是秘密，況且我是杜霸天的兒子，要瞭解老子的所作所爲，對我來說祇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杜少爺，你年紀還輕……」

「年紀輕又怎樣？你瞧，我的槍法不是十分準確嗎？」杜萬棠冷笑不迭。

「玩槍猶如玩火，也許比玩火還更危險！」

「你弄錯了！」

「哦？」

「在這年頭，槍就是命！」

「命？」

「嘿！你怎不瞧瞧，魏大民就是少了一支手槍，所以，他死了！」

「這道理……好像太牽强一些吧！」

「你是不是要去殺一個叫希雲的人？」

「你都知道了？」

「我早就說過，世間上許多秘密，根本就不是秘密！」杜萬棠冷笑着。

「要殺希雲，好像不太困難吧！」

「不錯，祇要你有一把手槍，也許很容易就可以完成任務！」

「但我沒這種玩藝兒……」

「要殺人，就得有充足的準備，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道理是任何人都應該明白的！」

謹王唯唯喏喏地在點頭。

但甚麼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其實是半點也不明白的。

祇是，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對他來說都不太重要。

「杜少爺，你可以把手槍借給我一用嗎？」謹王試探着問。

「不必借，送給你也可以！」

「眞的？」

「還有甚麼眞的假的，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杜萬棠並不是隨便說說，立刻就把手裏的槍遞給謹王。

謹王接過手槍，一雙瞳孔發亮了。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這種厲害的殺人武器，在此之前，他連想也沒想過，自己居然會擁有一把這樣的手槍！

杜萬棠看着他：「怎麼了？是不是沒有把握一槍命中目標？」

「我以前從沒用過手槍！」

「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杜萬棠冷冷一笑：「人是活在這一刻的，他面對的就不是往事，而是明天，還有明天的明天！」

「明天的明天？」

「不錯，那就是將來！」

「你已擁有手槍，將來會怎樣？」

「我……不曉得……」

「哼！早就知道你是個毫無主見的渾人！」

「我……」

「不必吞吞吐吐了，說句老實話，就算你擁有這把手槍，也是於事無補的，因爲你根本殺不了希雲！」杜萬棠傲然地說。

「怎見得？」

「就算你殺得了他，那又怎樣？你以爲杜老爺會重重打賞嗎？」

「他已給了我三千塊！」

「三千塊算得上甚麼？值得一條人命嗎？」

「在這年頭……一條人命未必就值得三千塊！」謹王吶吶地說。

「別人的性命，也許連三十塊都不值，但你自己的命又怎樣？」

謹王傻住了，他從來沒想過這問題。

他沒想過這問題，也許是因爲從沒有人這樣問他過！

那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

謹王猜不通，想不透，他感到自己的腦筋眞的越來越糊塗了。

杜萬棠怪笑着。

他是少年。

但他這種笑意，卻像是一條老狐狸。

甚至是老狐狸中的老狐狸。

* * *

夜已深。

在古菜里的一個麵檔旁邊，半蹲半坐一個着衣飾皇然的中年人。

沒有人明白，像他這樣的人，怎會在街頭上吃麵。

他看來已四十歲，但實際上，他並沒有那麼老。

他還很年輕。

他看來已四十歲，那是因爲他曾經裝扮過。

他看來比原來的年歲老了十幾歲，顎下的鬍子甚至有點花白。

他是誰？

麵檔的主人不知道。

也懶得知道。

每晚到這裏吃麵的人，都是一般貧苦大衆，苦哈哈般的脚色。

但這中年人無論怎樣看，都絕對不像個窮人。

麵，原本很燙。

燙得可以把嘴唇燙熟。

但放在這男人面前的一碗麵，早已擱冷了。

但這男人不在乎。

他並不是志在吃麵。

他猷在這裏，眞正的目的，祇是爲了在等候一個人……

人，有很多種。

他是個怎樣的人？他在等待出現的，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 * *

麵檔主人是個窮漢。



他能夠在這裡賣麵營生，並不是因爲他有做生意的本錢，只是因爲這麵檔原來的主人忽然發了一筆橫財，回鄉去也。

於是，這麵檔就易主了。

麵檔轉手，也不是甚麼交易，而是一樁施予。

發了橫財的人，再也不在乎這破爛的賣麵檔攤。

就像是這個衣着輝煌的男人，他也不在乎這碗麵好吃不好吃。

夜風越吹越冷。

這人要等候的人，終於出現。

那是另一個男人，比他打扮得還要堂皇。

「銀狐，累你久候了！」這人一開口就對他說。

銀狐！

這個曾經刻意把自己容貌裝扮過的人，居然就是銀狐！

銀狐的臉色立變了。

而且，他迅速拔槍！

他拔槍的手法，就算不是全城最快，恐怕最少也會是前五名的好手。

以往，只要他一拔槍，就得有人躺下去！

而且，絕不會留下活口！

槍已拔出，槍管卻不是指向這一個男人，而是指向賣麵的窮漢。

窮漢仍在五里霧中。

他只是自顧自地在喝酒。

酒，當然不會是好酒，但總還算是酒。

酒能令人身體發熱。

但卻絕不能令他的頭腦稍爲清醒。

只是，就算這窮漢的頭腦再清醒，眼睛更明快，也絕對不會看得清楚銀狐拔槍的手法。

銀狐！

他拔槍的速度實在太快。

既然他已拔槍，而且槍管是對準着窮漢的，那麼，這窮漢似乎只有一條死路！

然而，他沒有死。

他沒有死，並不是他躲得了銀狐這一槍，而是銀狐這一槍根本射不出來！

* * *

銀狐的槍雖已拔出，而且眼中殺機大露，窮漢又怎可能逃過這一劫？

這是不可能的！

甚至是絕不可能！

可是，這種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偏偏發生了。

那是因爲一隻比銀狐更快的左手，突然閃電般扣在銀狐右手的脈門上！

銀狐呆住了。

「爲甚麼阻止？」他瞠目瞪視着那人。

「理由簡單，因爲今晚我忽然很想吃一碗熱騰騰的牛肉湯麵！」

這就是男人的理由。

這是很充份的理由嗎？銀狐不曉得……

他只知道，這麵檔的主人，已經知道他就是銀狐！

這人既然知道了這件事，就得被殺滅口！

銀狐是謹愼的。

但這一次，他卻冒了很大的險。

他偷偷地約見了一個人，一個杜霸天極度憎恨，誓要將之剷除的人——希雲！

這是個秘密！

天大的秘密！

銀狐約見希雲，並不是要殺希雲，而是……

這是秘密，絕對不能洩露的重大秘密……

* * *

窮漢死裏逃生，但他並沒有半點「驚險」的感覺。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有人曾經向他拔槍。

銀狐拔槍的速度太快！

希雲出手制止他的手法更快！

而且，他們之間的對話，是用廣東話說出來的。

窮漢是地道的上海人。

他不懂廣東話。

他只懂得怎樣渡過每一個孤單而寂寞的晚上。

* * *

麵，果然熱騰騰。

雖然味道不佳，但總是果腹的食物。

希雲吃了，而且吃得十分快，就像是一頭三個月沒吃過任何食物的河馬。

銀狐瞧着他，不禁雙眉緊皺。

他在這裏約見希雲，並不是因爲想吃這裡的麵，只是因爲這地方相當偏僻，大可以避過杜霸天的耳目。

但希雲卻好像有心專程到這裏吃麵似的。

吃了一碗，居然還要第二碗。

他的胃口不錯。

銀狐傻住了。

他怔怔地看着希雲，希雲却專心地吃麵，彷彿除了吃麵之外，這裡再也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情是值得他關心似的。

直至希雲吃完第二碗麵之後，銀狐終於再度開口：「咱們……」

他還沒有說下去，希雲已叫了第三碗麵。

銀狐的話，再也說不下去。

他又再呆楞楞的看着希雲，彷彿眼前的這個人，是一頭有幾個胃的牛一樣。

連賣麵的窮漢，也不禁對這男人爲之刮目相看。

一口氣吞下兩大碗麵，已算是難能可貴的紀錄。

那是因爲這裡的牛肉麵，的確份量特別十足之故。

但窮漢也想開開眼界，看着這衣着輝煌的男人，怎樣吃掉這第三碗熱騰騰而且份量十足的牛肉麵。

* * *

第三大碗熱騰騰的牛肉麵已煮好。

希雲眞的會把這碗麵也吃掉嗎？

銀狐心想：「機會不大。」

他猜中了。

希雲並沒有吃掉第三碗牛肉麵。

他只是把這碗熱騰騰的牛肉麵潑在銀狐的臉上。

銀狐沒有大叫。

但他也沒有閃開。

一大碗燙熱得可怕的牛肉麵，就像是從高空飛瀉而下的瀑布，幾乎全都潑在銀狐的臉龐上。

這是一個教訓。

希雲給予銀狐的教訓。

他說：「不要背叛你的大老闆。」

銀狐背後的大老闆是誰，那是人所共知之事。

杜霸天，豈可輕侮？

姓杜的固然不可輕侮，希雲亦然。

銀狐瞞着杜霸天約見希雲，固然是對他自己的後台大老闆不忠，而且也存心掂一掂希雲的斤兩。

銀狐的野心，並不在於投靠甚麼人，而是一直都在找尋機會，開闖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天下！

要開闖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天下，絕對不是簡單的事。

最少，要找尋一塊適當的踏腳石。

以往，銀狐一度認爲，杜霸天就是他要找尋的一塊踏腳石。

因此，他在杜霸天的面前，裝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

但那只是騙人的技倆。

只要到達適當時機……

可是，一直以來，他找尋不着這「適當的時機」。

杜霸天是一頭眞眞正正的雄獅，不可一世的江湖大梟雄。

雖然，他表面上看來脾性火爆，做事頗欠分寸，但實際上，他是粗中有細的老江湖。

他並沒有甚麼罅隙，可以讓銀狐得其所願，反而一天一天給姓杜的控制於指掌間。

銀狐心有不甘。

他向來自負，他絕不甘心一輩子都給姓杜的壓在自己的頭頂上。

他要力求突破。

他要再度找尋機會翻身！

他要上海灘每一個人都知道，銀狐是不容輕侮的！

於是，他決定「勾結」希雲。

但他這一次的「勾結」，還沒有踏上成功之路，已給一大碗燙熱得要命的牛肉麵淋醒！

這是比當頭棒喝更難消受的一碗「當頭牛肉麵」！

銀狐是聰明的。

只是，聰明人往往被聰明誤。

因爲聰明並不等於絕頂聰明。

聰明的人，當他遇上絕頂聰明的人的時候，說不定就會變得像個蠢材。

周瑜已經是個十分十分聰明的人。

可惜……

「既生瑜，何生亮！」這正是周瑜生命中最大的諷刺和悲哀。

銀狐慘敗了。

希雲給他的不單止是一大碗牛肉湯麵，還有一個慘痛的教訓。

自此之後，上海灘就再也沒有銀狐這一號人物。

他似是蒸氣般消失了。

* * *

清晨。

雖然太陽甫自雲層間冒出來，長街上早已熱鬧得亂七八糟。

一個行藏閃縮的青衣人，在熙來攘往的人叢中左穿右插……

他一身衣裳看來樸素，毫不起眼。

他戴着一頂黑色的毡帽，幾乎把半邊臉都遮掩着。

只怕絕少人能認得出，他居然就是平時衣履風流，揮金如土的卓二少。

卓二少！

他平時日上三竿，才會從暖烘烘的被窩裡爬出來。

就算他想爬出來，說不定也會被被窩裏另一個赤裸裸的美人兒拉回去。

但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清晨。

卓二少一反常態，居然會在這時候，在這條貧苦大衆出沒的長街上鑽來鑽去。

他會是另一個銀狐嗎？

* * *

銀狐的遭遇，卓二少是不知曉的。

誰也不知道銀狐昨晚遇上甚麼事。

卓二少也向來懶得理會銀狐的動態，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計劃，做他自己認爲應該要做的事。

杜霸天是他的後台老闆。

他知道，杜老闆有不少仇家。

但他也很清楚，無論是誰跟杜霸天作對，絕不是聰明的決定。

杜老闆不一定是好老闆。

但卓二少早已今非昔比，他若連這個幕後老闆也放棄了，說不定明天就淪落到街頭行乞去！



所以，卓二少對杜霸天倒是一片忠心的。

他忠心於杜霸天，也就等於是全力保障自己的財路！

這些利害關係，卓二少很清楚。

現在，誰都曉得杜老闆要對付一個叫希雲的人。

希雲！

在許多人心目中，這是一個陌生，但卻令人震撼的名字！

這人的出現，有如一陣旋風！

而且是威力極强大的旋風！

沒有人能瞭解他的來龍去脈，祇知道他甫出現，就帶來了驚人的風暴。

而且，最令人驚訝的，是他的矛頭，似乎是指向杜霸天！

連杜大老闆的女人都敢打主意，這小子莫不是吃了豹膽熊心？

許多人都暗暗仰羨希雲。

但也有更多人暗自同情希雲。

同情希雲的人，是認爲他斗膽跟杜霸天作對，無疑是自尋死路！

那是極愚蠢極不智的行爲。

但最少，直到目前爲止，希雲仍然活得很愉快。

* * *

改換了樸素衣衫的卓二少，行藏神秘地來到了一間古老的旅館。

這旅館的「年紀」，甚至比卓二少的祖父還要大上好幾十年。

在幾十年前，許多人都以爲這間旅館很快就會倒塌。

但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甚至早已改朝換代，不再是滿清人統治的天下，但這旅館仍然屹立不倒，而且在數年前經過一番裝修後，業務更蒸蒸日上，顧客如雲。

這未始不是異數。

卓二少對這間旅館並不陌生。因爲這間旅館，以前本來就是屬於卓家的。

但到後來，卓家家道中落，這旅館易手，賣給了一個叫馮不笑的生意人。

馮不笑是個刻薄成家的守財奴。

但馮不笑的妻子，却很有生意頭腦，馮不笑雖然吝嗇刻薄，但在妻子的「帶領」下，却成功地把這間旅館重新裝璜，以致業務蒸蒸日上。

卓二少舊地重遊，心中是充滿感慨的。

他甫進大門，就看見了馮不笑。

* * *

馮不笑，平時難得一笑。

但在這清晨，他一看見卓二少，立刻就笑了。

祇是，他這種笑，是「皮笑肉不笑」。

「甚麼風把二少爺吹到這裏來？」

「少嚕嗦，他們到齊了沒有？」

「唔……」

「幹嗎吞吞吐吐？是不是都爽約了？」

「那倒不是，十三個人，全都準時抵達，但此刻時間尚早，恐怕還沒有人爬起床。」

「他媽的，本少爺叫他們到上海灘，可不是叫他們來躲進被窩裏大享溫柔艷福的！」

「他媽的，卓二少，別以爲俺這間旅館是窰寨！」

「怎麼了，我上去瞧瞧！」

* * *

卓二少早已從外地僱聘了十三名殺手。

這當然是杜霸天的主意。

僱聘這十三名外地而來的殺手，所費金錢相當驚人。

但杜霸天不在乎。

他祇是大力催促卓二少及早穿針引線。

卓二少在別的事情上，也許一無是處，但要找一批殺手，他還是大有門路的。

果然，十三名殺手都已準時抵達。

半小時後，卓二少已和這十三名殺手共敍一堂。

出人意料的，是馮不笑居然也在其中。

馮不笑也是殺手。

第十四名殺手！

部署妥當後，十餘人相繼出發。

馮不笑對卓二少道：「祇是爲了一個無名小子，居然動用上來自七八個省份的一流殺手，算不算是他媽的十分浪費？」

「當然是他媽的十分浪費！」

「但你好像一點也不肉疼似的。」

「錢是杜老闆花的，我幹嗎要肉疼？」

「說得好，祇要不是自己花的錢，管他娘的！」馮不笑仍然祇是皮笑肉不笑。

卓二少不喜歡這人。

更不喜歡這人的「笑」。

但在這時候，他沒有選擇餘地，他必須和馮不笑這個「吝嗇殺手」緊密合作！

殺希雲！完成任務！

除了這樁事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是更重要的了！

* * *

希雲！

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新一代大亨，似乎忽然在這十里洋場的上海灘裏消失了。

卓二少、馮不笑還有十三名來自各地的殺手，居然沒法子找得着這麼一個人物。

「簡直是笑話!」卓二少氣得咬牙切齒。

「小不忍則亂大謀。」馮不笑向他提出警告。

「我做事,自有分寸,用不着閣下來提點!」卓二少悻然回答。

馮不笑冷冷道:「你做事若稍有分寸,也不會墮落到如斯田地!」

卓二少登時爲之七竅生烟。

馮不笑又道:「那個希雲,能夠把杜老闆弄得團團亂轉,決非善類,你要對付他,也許會吃力不討好!」

卓二少怒道:「你這樣說算是甚麼意思?你現在不也是在對付希雲嗎?」

「不,我祇是跟着大隊,湊湊熱鬧而已!」馮不笑回答說。

「哼!像馮老闆如此精明的生意人,又豈會無的放矢!」

「頭腦越精明的生意人,都越是謹愼。」馮不笑忽然嘆一口氣,「但馮某老啦,再也跟不上這個偉大的時代……」

卓二少又是冷哼一聲,不再理會他的話。

* * *

卓二少勞師動衆,花了整天時間,不但找不着希雲,甚至完全打探不到這個人的下落。

對卓二少來說,這是難以忍受的!

希雲!

這神秘的希雲!

他在兩三天之前,尚在到處招搖過市。

他不是在賭場裏,就是在夜總會內,風流倜儻地夜夜笙歌。

陪伴在他左右的,都是名氣大,樣子漂亮的年輕女演員、歌星。

眞是叱咤風雲,萬衆矚目。

但忽然間,如此這般的一個暴發戶大亨,却似是泡沫般在空氣間消失了!

他在那裏?

他在搞甚麼把戲?

卓二少不知道,馮不笑也好像完全不知道。

但每當卓二少看着馮不笑的時候,心裏却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他在想:「這守財奴是不是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怎會對這件事大感興趣?」

卓二少猜想不透。

他祇是認爲,馮不笑此人不簡單。

越來越是他媽的大大不簡單!

* * *

希雲在那裏?

人人都不知道。

也許,祇有一個人例外。

她就是袁心心!

* * *

又是一個月淡星稀的深夜。

絕大多數人都已墮入夢鄉。

但希雲例外。

他的瞳孔看來比貓頭鷹還更明亮。

雖然他最少已經三十六小時沒有睡過覺,但他嘴角掛着的笑容,還是十分愉快。

因爲心心就在他身邊。

這裏是一條僻靜的街道,兩旁大樹林立。

就算是在白晝,這裏也不會有太多人。

更何況是在這凌晨三點時候?

「眞不敢相信,我們會在這地方幽會。」希雲在袁心心耳畔說。

「幽會?這字眼很不雅吧?」她嫣然一笑。

她這一笑,很動人。

她本來就是上海灘最美麗的女人。

但她這一笑除了說不出的動人之外,也帶着無限的凄楚。

她是無奈的女人。

希雲剛才說:「眞不敢相信,我們會在這時候這地方幽會。」

其實,這是心底裏的話。

在無數上流社會交際場合中,她都是高不可攀的一位貴婦。

她是杜夫人。

杜霸天的太太。

縱使她再美麗再動人,又有誰敢動她的主意?

當然,在這些年月當中,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死活的人。

但那些自命風流,又仰或是眞的向袁心心癡心單戀的狂徒,無不慘淡收場。

又有誰過得了杜霸天這一關?

似乎任誰都不能。

但眼前的希雲又怎樣?

* * *

姑勿論以後的情況怎樣發展,希雲目前已在袁心心的心底裏,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

這是和以前不相同的。

「希雲……」

「妳有甚麼心事,不妨直說。」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我?哈哈……簡單極了,我是一個百分百的中國人,也是百分百的男人。」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

「你能夠在短短時間內,把上海灘鬧得天翻地覆,簡直是個神話。」

「上海灘十里洋場,是冒險家樂園,這地方,本來就是充滿神話色彩的。」

「但你的對手,是杜霸天!我的丈夫!」



「在名義上,不錯,杜霸天是妳的丈夫……」

「事實上,他也是我的丈夫,而且我們還有兒子……」

「那並不能代表些甚麼,最少,這並不能代表妳是愛杜霸天的!」

「這……這是我的事。」

「不錯,這是妳的事,但妳可知道,從我第一眼看見妳開始,妳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了,心心,我說的是眞心話,妳明白嗎?」

「我……我不明白……我甚至不明白,你爲甚麼會在我的生命裏出現?」

「難道妳又能明白,像杜霸天那樣的惡棍,爲甚麼會在妳的生命裏出現嗎?」

希雲盯着心心。

心心無言。

她呆住了。

希雲說的話,往往都很直接。

就和他的眼神一般無異。

「希雲……」她長長的吐出一口氣:「我必須承認,你的出現,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樂,可是,却也令我膽顫心驚。」

「妳在擔心自己?」

「不!我從沒擔心過自己,我祇是擔心你以後的一切!」

「放心,我能應付得了的。」

「杜霸天是一等一的大亨,幾乎……不,從來都沒有人能對付得了他。」

「那是以前的事。」

「現在又怎樣?將來又怎樣?」

「現在,他已開始方寸大亂。」

「將來呢?」

「將來的事,誰能預計,就連下一分鐘會發生甚麼事,也必須多等六十秒才能知道。」

「你這個人,總是有得說的。」心心「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她這一笑,更動人。

希雲也笑了,他的笑,也同樣是充滿着男性魅力的。

「現在,我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甚麼事情了。」他把臉湊向心心。

心心望住他。

她的心跳開始加速。

「會……會發生甚麼事?」她吶吶地問。

「在下一分鐘,我們會仍然繼續接吻。」

「接吻?」

「不錯,接吻現在立刻開始。」

* * *

天色快要亮了。

杜霸天還沒有睡。

他並不在杜府。

他在霞飛路一幢高尚恬靜的房子裏。

那是他的物業,但住在這幢高尚房子裏的,却是一個姓井的女人。

她叫井婉婉。

井婉婉比袁心心年輕,也算是頗有幾分姿色。

杜霸天並不是特別喜歡她,祇因爲她在他面前顯得特別風騷。

風騷的女人,總是更容易撩撥起男人。

杜霸天並不認爲他比心心更好。

但他却認爲,像他那樣的大亨,絕不能祇擁有一個女人便滿足。

那是心理作祟?還是大男人的傳統?

杜霸天不懂。

他祇知道,他有權勢,有財力,要幹甚麼便幹甚麼,不必諸多顧慮。

井婉婉無疑是一個很出色的女人。

她既風騷,又賣力。

杜霸天在外面有別的女人,是天大的秘密。

天大的、公開的秘密。

心心知道嗎?

杜霸天不曉得她是否知道這件事。

他祇知道,這件事絕對沒有甚麼不妥。

但這件事眞的沒有甚麼不妥嗎?

* * *

井婉婉在杜霸天面前,永遠是馴柔的小羔羊。

雖然她看來很風騷,但却沒有一般風塵女郎的風塵味。

她像個天使。

性情溫婉的天使。

但那祇是她的僞裝。

在另一個圈子裏,她絕不是個「天使」,更不是馴柔的小羔羊。

她是個吸血鬼。

放印子錢的吸血鬼。

但她祇是在幕後策劃,外界很少人知道這個女人的眞正底細。

無論怎樣看,婉婉都不像個曾經殺害過人的兇手。

但錯了。

她是兇手。

她間接地殺害過人。

也直接地,親手殺過人。

而且,她殺人的手法,比許多兇狠的男人還更殘忍,還更恐怖。

祇是,在她外表上,她看來一點也不像是那種人。

就算有人告訴杜霸天,杜霸天也不會相信。

因爲她擅於僞裝。

在杜老闆面前,她連呼吸的强弱和速度,都可能是刻意地僞裝出來的。

* * *

溫柔鄉。

溫柔不住住何鄉。

杜霸天坐擁美人，樂不可支。

但這裏畢竟祇能算是他的「行宮」，並不是他的老巢。

溫柔鄉再溫柔，到了應該離去的時候，他還是必須離去的。

他要走了。

臨走前，他要泡一個熱水浴。

泡一個熱水浴，對杜霸天來說，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享受。

在澡堂，他喜歡一面浸在熱騰騰的水中，一面跟手下商討「正經事」。

但在這裏泡熱水浴，他可沒有甚麼「正經事」可以跟別人商量。

當然，婉婉通常都會伺候他。

但這一次，當他浸在熱水浴的時候，婉婉却不見了。

她不在他身邊。

杜霸天有點詫異，初時也不以爲意。

但過了幾分鐘，婉婉還是沒有出現。

他眉頭皺了又皺，嘴裏咕噥着。

又再過了十分鐘，他忍不住叫了兩聲：「婉婉，婉婉哪！」

但沒有人回應他。

杜霸天越想越不對勁，匆匆披上一件浴袍，到外面看個究竟。

他很快就找到了婉婉。

他看見了婉婉在桌上。

但祇是婉婉的頭。

她的頭，四平八穩的放在桌上。

但她身體不見了。

最難得的，就是桌上居然沒有血漬。

似乎，這顆人頭根本就不是人頭，祇是一個蠟像。

但杜霸天很快就証實，這顆人頭，是眞眞正正的一顆人頭。

而且絕對是井婉婉的人頭。

＊　＊　＊

要怎樣才能令一顆被砍下來的人頭不冒出鮮血？

這似乎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但有人做得到。

是誰做的？

「希雲！一定是那個狗養的雜種！」杜霸天氣得七竅生烟。

但在生氣之餘，却又不免爲之膽顫心驚。

希雲可以輕易地在這裏幹掉婉婉，當然也可以輕易地把杜霸天也一併幹掉。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但希雲爲甚麼不趁機一併下手？

杜霸天想不通，猜不透。

他祇知道，這個年輕人越來越可怕。

要是不及早剷除這人，他勢難安枕。

＊　＊　＊

殺婉婉的人，眞的是希雲嗎？

不！

希雲祇是知道有井婉婉這麼一個女人，也知道這女人有多陰險，有多狠毒。

這女人一身罪孽，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但殺掉婉婉的，並不是希雲！

絕對不是。

那是史高夫的傑作。

史高夫！

一個神出鬼沒的殺人掮客。

而希雲，他本來就是史高夫麾下最出色的年輕殺手——王槍！

＊　＊　＊

王槍是希雲。

希雲也就是王槍。

王槍是殺手中的殺手，但却保不住他曾經心愛過的紅顏知己——小清兒。

史高夫也到了上海。

他在暗中協助希雲。

凡是阻擋希雲走路的石頭，他都會想辦法代爲清除。

殺井婉婉，並不是希雲的主意。

但史高夫却暗中出手，在杜霸天享盡溫柔艷福之餘，悄悄地把井婉婉的腦袋砍了下來。(未完・三)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 霸王刀

**上文提要：**福州沈家來了兩個沈萬財，一個是八年前欲聘娶游水仙的沈萬財，帶了兩大件前來求親，水仙之父受其痴情感動答允婚事，訂婚結婚一齊來，免得被另一個海盜之子沈萬財破壞。而海盜沈東海之子沈萬財被醉和尚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因此這個沈萬財心有不憤，第四天等龍一飛等人護送一對新婚夫婦歸故里時便在海上……



望洋興嘆佳人去　功夫不敵狼狽逃

帶尖矛的船錯身而過，另一艘快船急急的往上游駛，光景是攔住馬家寨的船，不讓它逃走。

這時候海盜船上已有人大聲開罵了，因爲有人發現醉和尚手持木杖，站在船的右舷邊在哈哈笑！

「操那娘的老皮，臭和尚，你笑吧，等着叫你下海喝鹽水啦！」

「大公子，你瞧瞧，那個和尚還在笑！」

是的，快船上站在船頭高處的正是沈東海的寶貝兒子沈萬財。

兩個沈萬財不一樣，名字是他們老子起的，南京沈萬財家財何止萬貫，他的名字是眞的，沒有人會反對他的這個俗名。

沈東海爲兒子起名沈萬財，那就是希望，他希望兒子將來有用不完的銀子，而沈東海就爲了達成這一目標，他便在海上當霸王，誰遇上誰破財。

沈東海不祇攔劫，他也做黑路生意，廣攬財源，更與官家暗中攀扯關係，溫州師爺呂文彬就是他的拜把好兄弟，這件事少有人知道。

這件事祇有龍一飛知道，因爲當年龍一飛上當的時候，他親眼看到呂文彬與幾個惡霸在一起，其中之一的便是大海盜沈東海。

＊　＊　＊

沈萬財的快船幾乎與馬家寨的快船併齊往前進了，看那馬家寨船上的四個穩帆漢子，認準了風向依帆動，把船吃風到最佳狀況。

再看海盜船上，沈萬財正大吼：「加槳，加槳，不能看着他們從咱們眼皮下逃掉。」

再看剛錯身而過的那條船頭帶尖矛的海盜船，海面上來一個急轉彎，調過頭便往前面追來了。

沈萬財大吼：「眞是飯桶……」

他邊罵邊指着右方的馬家寨大船，道：「靠過去，快快靠上去，咱們準備殺！」

他身邊有兩個大個子也是胖子的人，粗聲吼道：「不就是個和尚嗎，大公子，你安啦，祇我鐵雄一人就夠了。」

沈萬財道：「那和尚的武功高，他是普陀山下來的，你一人絕難應付！」

另一壯漢拍着胸脯，道：「鐵雄之外還有我吳剛呀，大公子，祇要姑娘在船上，準是你的了。」

這二人手上俱是大砍刀，黑巾纏不住長髮，一段長髮海風一吹還拂面半遮掩，更見厲烈至極。

三艘大船在海上比賽着，且看誰駛得快，就這麼一比之下，馬家寨的大船還眞不含糊，看着過了大西洋礁羣就是南霜島了。

忽聽得沈萬財的船上號角冲天響起來，不旋踵間，島後面駛出另一艘海盜船來。

原來這一帶盡是沈東海的天下。

有船聽得號角響，便立刻迎頭駛出來了。

有一面紅旗升起來，海盜船上一片喊殺聲，那紅旗表示戰鬥，海盜們當然最清楚了。

三條船上均把紅旗升上來，三條船也拚力的往馬家寨的這條船圍上了。

龍一飛便在這時開口了。

「不悔呀，大叔看你今天如何用刀，休忘了大叔平日如何對你的告誡！」

阮不悔道：「大叔放一百二十個心，手持霸王刀，講求的便是快與狠二字訣，今天叫他們知道厲害！」

龍一飛哈哈一笑，道：「眞不令大叔失望啊！」

他又對醉大師道：「醉大師，收起你的慈悲心，爲我們好人着想吧，今天你能不動愼念？」

醉和尚呵呵一笑，道：「貧僧一生阿彌陀佛，貧僧一生青菜加豆腐，祇不過平日裏貪了幾樣，這要殺人，想想眞是無來由了。」

龍一飛道：「怎說無來由，殺惡人並不罪過，你不殺人人殺你，難道你不想再多喝幾年酒？」

醉和尚大笑，道：「受你蠱惑了呀，哈哈……」

忽的，迎面的那條船往橫攔，好像擺個姿勢叫來船對他撞來吧！

兩下相差二十丈，這個距離在大海上幾乎就是在你的眼皮下了。

掌大舵的馬三元，立刻把舵往左轉，差一點未撞上那條船，雙船躲開的刹那間，嚄！沈萬財的那條船也幾乎撞上馬家寨的這條三桅船。

沈萬財一聲厲吼：「拚過去！」

就聽水嘩啦啦響，他的快船先是尾部貼過來，三根鉤竿鉤得緊，那光景是要套繩索了。

沈萬財的船上傳來喊殺聲，就見三個頭纏黑帶手持砍刀的大漢，光着脚丫子往馬家寨的大船上躍過來了。

眞叫嚇死人，祇見這三人前面忽然一道極光閃過，三個人幾乎未叫出聲來，便「嘩啦」一聲落入兩船之間的海中，立刻就是一片血紅。

是的，這三人跳向阮不悔，也算是他三人要倒楣，龍一飛站在後艙前端艙門看，他看阮不悔如何出刀。

阮不悔不能令大叔太失望，他出手便是「天雷斬」！

對方大船上，站在高處的沈萬財看得清，他大吼：「操那娘的，出手就死人吶！」

兩個胖子也看到了。

這兩個胖大個子，一個是四把頭吳剛，另一人乃是五把頭鐵雄！

沈東海率人船出遠門，海盜窩當然要留人，鐵雄一看對方船上一人似金剛，持刀守在船邊上，躍上的人落地就被砍在大海裏，江湖上何時出了這麼一個殺胚來呀！

那吳剛突然冲天一聲大叫，道：「喂，你們看那，船上那個拄杖的傢伙，那不是『括蒼刀霸』龍一飛嗎？難道他未死在大海中呀！」

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吳剛這一吼，便沈萬財也一瞪眼。

他急急大吼：「推開，推開！」

這祇是刹那間的事，三根鉤竿猛一鬆，兩條船又立刻併着行。

就聽龍一飛仰天哈哈狂笑起來。

吳剛大叫：「姓龍的，你命眞大呀！」

龍一飛道：「那是因爲你們這些妖魔鬼怪未除！」

吳剛敞開喉門大叫：「姓龍的，你少霸，你祇是一條腿，你也不會再有機會了。」

龍一飛道：「老夫等着一搏了，怎不見那大海盜沈東海，他到那裏去了？」

沈萬財大吼，道：「操，兩條腿你都殺不過我爹，如今你一條腿想翻天吶！」

龍一飛哈哈笑道：「何不過來一戰，你們這羣海裏王八……」

他咒駡聲猶在空中激盪，對方船上已有人狂駡：「操那娘的還等甚麼，大不了齊下海，大公子，靠上去咱們殺個結果來。」

沈萬財也以爲，如果今天三條船拚不過人家一條船，而且自己這方的人多過對方六七倍，再要不戰而退，名聲傳出去，老爹的面子往那兒擱。

就在這時候，鐵雄跺着脚，道：「大公子，殺……」

沈萬財再看後面狂追的兩條船也差不多快追上了，他如果撥頭靠上去，祇要砍落對方的風帆，大夥圍上亂刀殺，這一戰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掌船的看着沈大公子，他等命令就靠上去了。

沈萬財心中有計較，他不能白幹一場，他是因爲游姑娘才在海上玩命的。

於是，他厲聲大吼：「喂，你們把游家莊的大姑娘帶在船上了嗎？」

不料，龍一飛拍拍艙門哈哈笑，道：「小王八蛋呀，你說的游姑娘她在船上，她已是沈萬財的妻室了，祇不過這個沈萬財乃南京沈百萬的五弟台，而不是大海盜沈東海的雜種！」

他這麼一介紹又駡人，嚄！沈萬財立刻舉刀大聲叫：「兄弟們，



大伙都聽清楚了，那船上還有個値銀子的人呀，沈百萬當今天下首富，咱們使把勁活捉姓沈的人，囚到荒島上，操那娘，沈百萬的聚寶盆是咱們的了。」

大伙一聽都樂了。

相傳沈百萬家有一隻聚寶盆，江頭天一炷香，過夜黃金滿寶盆，江南人知道，江北人更眼紅，可就是沒有人瞧見過，聽說那是一隻不敲也會嗡嗡響的盆。

沈萬財不提游姑娘，祇說船上有個財神爺，祇這麼一慫恿，大伙忘了船上有個龍一飛了。

時機已成熟，海盜們齊聲響：「殺……」

沈萬財大聲吼：「靠上去，狠宰啊！」

祇見他的大船頭一偏，「轟」的一聲便貼過來了。

阮不悔的霸王刀平舉在頭上方，祇見那成排躍來五個人，五把刀對着阮不悔亂砍。

「千刀殺！」

阮不悔暴吼中，一片極光耀人眼，就聽「叭叭叭」聲傳來，五個海盜四個死在水中，有一人雙足剛落未閃開，被阮不悔切去半個頭。

阮不悔一脚踢，直把這人也踢落大海裏。

「殺……」

吳剛發動了，他與鐵雄似乎打定了，二人抓牢帆繩，打個空中騰躍，自三丈高處飛落在馬家大船中央來。

他二人認準了要先收拾龍一飛。

兩個大胖子就快落下來了，祇聽得龍一飛沉猛的一聲冷笑：「找死！」

緊接着首先下壓的大胖子一頭栽入海裏了。

鐵雄探臂未抓住抬頭的龍一飛，龍一飛的木枴已自下面暴戳發出「叭」的一聲！

那一戳幾乎戳在鐵雄的咽喉，是他急中一偏，被木杖戳在下巴上。

「哎！」鐵雄的下巴似乎碎了，他發力一刀砍，却砍在艙頂上，發出「叭」的一聲。

龍一飛陡然一臂甩出，生生把那麼重的巨軀打落湖中。

於是，吳剛來了，他挾着厲芒「咻」聲，狠狠的砍向龍一飛的後背。

龍一飛單足疾點往邊閃，木杖已敲在吳剛的小腿骨上，他刀落空，腿上疼痛徹骨，幾乎坐在船面上！

龍一飛雙手持木杖對準吳剛的面門便點過去，如果被點中，吳剛的臉上就變了。

吳剛早有戒心，如今見龍一飛雙手抱杖，他急急的忍着腿痛往外閃，也許他忘了，用力過猛會上當。

但那是生死之間的事，他祇有用力閃，却閃到了船外面，「噗通」一聲掉進海裏了。

於是，另一條船追上來了。

這條船往馬家船的另一邊靠又貼，還未貼一半，就有四個大漢舉刀撲過來了。

醉和尚便在這時發威了，就聽他沉聲道：「回去！」

隨之「轟轟」之聲連響，果然剛要站定的四個大漢又被他打得閃迭不已，有個大漢不信邪，側着身子撲過來，他咬牙雙手抱刀往醉和尚懷中撞！

醉和尚冷叱一聲：「打……」

叫的是打，可也連打帶撥，就聽「噗通」一聲，那人已被打落海中去了。

人落海就往下流處漂，那人還發號施令的在海中大吼：「殺呀！」

「殺……」

這條船已貼上來了，七八個大漢一窩蜂的擁來。

醉和尚哈哈笑，手中木杖抖閃出漫天杖影——醉和尚又施出他的羅漢杖來了。

立刻間，有人把頭往回退，三個大漢已落水，有兩個閃到龍一飛面前未留意，被龍一飛打得頭破血流，不辨東西的倒入海中去了。

於是，阮不悔那邊又聽他一聲狂吼：「天雷斬！」

「殺！」

「哎……」

祇見那宛似極光流閃，光焰璀燦中帶起一大片腥風血雨，好不嚇人心肺的帶起狂號連聲。

七個海盜就不知他們是怎麼挨刀的，落在海中還在叫，還在駡！

這時候馬三元也看傻了眼，他與馬安太併肩站着，馬安太前面又是四個馬家寨的漢子，他們原是膽怯的，但見阮不悔三人力敵海盜有餘力，一個個也開了眼界。

馬安太就低聲喃喃：「這才是眞本事，高手呀！」

此刻，後面那艘頭帶有尖矛的快船，發覺落海的人大半流着鮮血，他們還未來得及追吶，有人已大叫：「快救人，別追了……」

於是，祇見有人忙把帆落下來，船上的人拿竹竿，就在這大海中救人了。

原是站在船上指揮的沈萬財，幾曾想過會是這場面，他還以爲祇有個醉和尚難對付，豈知船上多了兩個厲害的，殺得兄弟們毫無招架之力。

這光景無法再殺了，再不撤還會死更多的人。

沈萬財一聲狂吼：「扯呼！扯

呼！」

隨之他身邊一個漢子吹起牛角「嘟嘟」聲，就見那些欲衝上去拚命的海盜們更快的跳回船，剎時便與馬家寨的船分開了。

船是分開了，沈萬財不甘心，他在船頭高聲罵：「操他娘的，你們逃了今天逃不了以後，和尚啊，早晚殺上你們普陀山，燒你的廟！」

醉和尚仰天一笑，道：「和尚等你去燒廟！」

沈萬財又罵：「缺腿的老小子，你給我記住，我爹回來必找你！」

龍一飛嘿嘿笑道：「告訴你老子沈東海，叫他準備挨刀吧，不用他找我，我找他，娘的！」

便在這時候，忽然後艙的前艙門拉開了，祇見南京來的沈萬財滿面喜悅的走了出來。

沈萬財環視四下，便也看到了附近兩艘海盜船。

「妳想看嗎，那就出來吧！」

他這是對艙中的游水仙說的。

果然，祇見儷影閃晃間，艙門下站着一位俏佳人，海風吹過她的身子，帶起衫裙飄逸中一股桂花香味，令龍一飛也驚羨不已。

那游水仙手扶沈萬財，輕擺柳似的舉目看向兩艘海盜船，她那明眸似是會說話般，輕聲一嘆，道：「聽叫喊多嚇人吶……」

沈萬財一笑，道：「我親愛的，海盜們與山寇是一樣可惡的，殺人放火是常事，妳瞧那邊……」

他這麼一指，遠處船上的人吼叫了。

「喂，游姑娘嗎？妳眞要去南京城呀！」

游水仙道：「那個人我在廟門碰見的，是個令人討厭的漢子，他……」

沈萬財道：「强盜也想娶美嬌娘呀，親愛的，我們進去吧，海上風大。」

游水仙眞溫柔，她輕柔的點點頭，又對龍一飛低聲道：「萬財有你們這些知心的、忠肝義膽朋友，太好了，謝謝你們辛苦了。」

龍一飛道：「游姑娘，我應該改口叫妳沈少夫人了，其實我們都是受害人，八年時光虛度了。」

游水仙微微一嘆，道：「來這個結局，還是令人滿意的，萬財更高興！」

沈萬財又對醉和尚打招呼，道：「大師，謝謝了！」

醉和尚哈哈大笑。

＊　＊　＊

附近船上的沈萬財却破口罵：「娘的老皮，我不甘心吶，我不甘心就在這眼皮之下，看着美嬌娘投入那傢伙的懷抱裏，我要報仇，我要殺了你們。」

沈萬財罵的聲音高亢入雲，大海上聽得特別清楚，阮不悔本來不多話，此刻便忍不住的罵道：「狗娘生的小子，你就會在那裏罵呀，你敢過來嗎？你敢同阮某過招嗎？你祇不過有個殘忍的老爹，娘的，早晚我一刀劈了你父子倆！」

那面的沈萬財火大了。

他對船上的兄弟大吼：「聽，聽聽這小子多麼囂張跋扈，他是甚麼東西？這是咱們地頭上呀，怎容得他如此對咱們對罵！」

有人大叫：「大公子，咱們靠上去殺出個結果來！」

又有人道：「四當家和五當家已掛彩落了水，咱們這些人更打不過了。」

沈萬財氣得一跺腳：「氣煞我也……」

他叫歸叫，雙目遙遙的看着游水仙在她的新婚丈夫扶持下，又進入艙中了。

艙門關得「叭」聲響。

遠處船上的沈萬財狂叫起來。

「喂，你們看吶，等不及了不是，大白天關上門，他們這是幹甚麼的？」

有個海盜大聲吼：「小心船底戳個洞喲！」

「哈哈……」

嚄！吃了敗仗的海盜也會笑得出來……而且……

而且還是哄堂大笑。

於是，沈萬財厲吼一聲：「回島去，操那娘的，今天走的是背時運！」

馬家寨的大船已遠去，海面上救人的快船仍然在忙得昏頭轉向，因爲落水的人太多了，有二十一個之多。

＊　＊　＊

馬家寨的這條三桅快船總算安然無恙的往北駛去，醉和尚坐在前艙對龍一飛道：「龍施主呀，你拖我和尚下水了呀！」

龍一飛道：「大師，龍一飛罪過了！」

醉和尚道：「龍施主，難道你沒有聽到，沈東海那個跋扈飛揚的兒子，他要血洗普陀山吶！」

龍一飛道：「龍某聽到了。」

醉和尚道：「我……唉，麻煩大了！」

龍一飛道：「大師，你怕他們？」

醉和尚道：「我不怕，這普陀山乃名剎，怎可以看到血腥，佛門聖地，豈能廟前動刀兵，貧僧……我被酒坑了呀！」

龍一飛道：「大師，你盡放百二十個心，這些亂子我擔了。」

醉和尚道：「難道你和貧僧住在普陀山？」



龍一飛道：「難道大師忘了，龍某這次再出江湖，就是要報八年前的仇恨，八大件祇索回兩件，六件分散在幾個惡霸之手，送回沈五先生，我與不悔就分別向他們討回六件寶物！」

他忽的冷冷一笑，又道：「他們沒有一個是善人，他們祇進不出，嘿嘿……那就祇有在功夫上見眞章了。」

他看看一邊低頭的阮不悔，又道：「霸王刀不悔爲我操刀，看我二人怎麼的一個一個收拾他們吧！」

伸手拍拍醉和尚，龍一飛又道：「大師，祇管喝你的老酒，他們沒有機會找普陀山的麻煩。」

醉和尚道：「還要貧僧跟你去淌混水呀！」

龍一飛笑道：「大師，閒着也是閒着，何不江湖走走，花花世界還有其可愛的一面呀！」

醉和尚道：「龍施主，你令貧僧動心了。」

「哈哈……」

於是，馬家寨的船經過溫州灣未停留，大船直放長江口，大船經過普陀山也未停下，那醉和尚在看到普陀山的時候，口中直叫「阿彌陀佛」！

＊　＊　＊

馬家寨的船第五天才靠岸，大船靠在南京城外碼頭邊，這時候沈萬財最是高興不過了。

沈萬財有的是銀子，他有自己的安排！

如今帶回新娘子，他叫游水仙別出來。

沈萬財也要龍一飛、醉和尚、阮不悔、馬安太都暫時留在大船上，命一個漢子奔回沈百萬的家中去報信。

那人去了兩個時辰才回來，隨之就見旌旗成排一百面，笙樂鼓號六十四，金童玉女十二對，四季鮮花把個車隊點綴得好不精緻。

再看十六人抬的大花轎，便轎夫也穿着紅衣裳，花轎轎頂有三層，全是珠玉翠花編織成的。

這些人之外還有白馬八匹馱紅盒，紅馬八匹馱彩緞，拉馬的穿着青緞衫，一個個臉露微笑的到了江邊。

這時候祇見花轎冲着大船邊上放，立刻就見四個大漢抬着紅氈自轎邊舖到大船上。

嚄！看熱鬧的可眞不少，沈家五爺娶新娘，這可是南京大事情，誰不圍來看熱鬧。

看的人自江邊連到城門口，邑江門上還站滿了人。

隊前方三眼子衝天炮六尊，六個大漢輪流放，炮聲衝天震耳欲聾，大船上沈萬財沈五爺，這位南京城的雅士，也是有名仕風趣而不流俗的名人，扶着游水仙自船上走向岸上來了。

游水仙一見，便笑了。

「怎麼多人吶？」

「都來歡迎仙女呀！」

「你看我也未打扮？」

「妳不用打扮，妳已夠令看的人瘋狂了。」

「你叫我看到這麼盛大場面，是在表現甚麼？」

沈萬財一笑：「絕非表現我的財富！」

游水仙道：「我以爲是的。」

沈萬財道：「不，我這樣的安排是爲了對妳的歡迎，我要妳快樂。」

他扶着新娘子走到岸上的時候，還回過頭對龍一飛幾人點點頭，道：「我會安排各位快樂的在南京玩上十天半月，一切必令各位滿意。」

龍一飛笑笑，道：「上轎吧，沈五先生，吉日是喜，良辰易過，把握你的快樂時光才是眞。」

醉和尚笑笑，道：「良辰美景原是夢，鏡花水月都是空，沈施主，你是人中幸運兒！哈哈……」

於是，岸上看熱鬧的人發出一聲驚嘆，有不少人大叫：「眞美呀！」

當然是讚美游水仙了。

沈萬財比之游水仙更高興，有人稱羨自己老婆漂亮，當然心裏高興。

＊　＊　＊

「轟……」

三眼子衝天火炮連響九次，這是最體面的炮聲，一般人家響三聲就夠了。

誰能同沈萬財比富？南京城也祇有沈百萬家九響喜炮，然後是三十六吹鼓手拚了命的敲打着，兩人抬的大銅鑼，一步一個「匡」的進了城。

這個場面看在馬家寨的幾人眼裏，他們才發覺南京的沈百萬比之馬家寨富多了。

＊　＊　＊

且不說沈萬財愉快的與游水仙拜花堂之事，因爲想也知道必然很熱鬧了。

祇不過當沈家的大管家沈三吉奔到岸邊的時候，馬家寨的大船早已不見了。

沈三吉心中緊張，他對身邊的人道：「咱們抬轎來接人，但人不見了，怎麼回去向五爺交代？」

有個伙計一笑，道：「聽說這些人是俠客，俠客作風不一樣，算啦，回去對五爺報告，就說人家還有事，早就開航走了。」

沈三吉道：「也祇有如此去搪塞了！」

這些人便跟着沈三吉又折回去了。

馬家寨的船是由龍一飛吩咐才開走的。

＊　＊　＊

沈家這一種熱鬧場面他不想看，他爲這樁婚姻事少了一條腿，也失去妻子兒女三個人，八年苦熬能看着沈萬財成婚，也足以稍有安慰，至於餘下來的，便是去討回失去的六大件，連帶的找回一些公道。

＊　＊　＊

馬家寨大船順江而下，醉和尚把馬安太找來了。

「大掌鞭，我問你，船上的酒還有多少罈？」

笑笑，馬安太道：「數一數，足夠大師暢快的喝上半個月。」

醉和尚道：「十月一過會下雪，沒有老酒怎過冬？」

馬安太道：「那好辦，船上也要添吃的，咱們把船駛進杭州灣，到紹興府辦吃的，各位以爲如何？」

龍一飛道：「大掌鞭，一切日用由你安排。」

他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交在馬安太手中，道：「你辛苦了，留一半分給他們五個人。」

馬安太一看，嚄，五百兩銀票一大張，也祇有去紹興府才換得開了。

馬家寨的人見了，每個人的臉上有了笑，一時間他們不想回馬家寨了。

＊　＊　＊

大船出了長江口，兩個時辰不到，就聽醉和尚指着右邊驚奇的道：「嚄！是甚麼人在上海邑村蓋起高樓來了，這地方會發達的。」

龍一飛道：「水陸通大海，引來不少洋人覬覦，倭寇便常來騷擾！」

二人正說着，忽見一條大船冒着煙飛一般的駛過去，令船上的人吃一驚。

他們幾曾見過這麼大的船。

＊　＊　＊

馬家寨船過了崇明，馬安太對龍一飛道：「龍大俠，咱們在杭州灣打算停多久？」

龍一飛道：「上完補給就開船。」

醉和尚却哈哈笑道：「在紹興我有應酬。」

阮不悔笑了。

龍一飛道：「莫非忘不了東湖大酒坊的美酒？」

醉和尚哈哈大笑道：「不錯，貧僧還得看看段家的那個寶貝女兒，功夫如何了？」

龍一飛道：「知道你傳了段姑娘羅漢杖法，她可也學了我的刀法！」

醉和尚道：「如此更應該去瞧瞧了。」

阮不悔一聽這二位說的話，他當然也想去紹興府去瞧瞧，段姑娘還叫他早些回去吶！

＊　＊　＊

紹興府就在杭州灣裏面，紹興府距離岸邊還有幾里地要走，那兒也正是錢塘江的出海口。

祇一進入杭州灣，大小帆船如檣林，熱鬧得很。

馬家寨的船午時不到便靠了岸，忽然，有個漢子奔到船邊仔細看。

他不但看，也問船上的大掌鞭：「請問你們是甚麼船？可是溫州馬家寨的船？」

大掌鞭在幫着把帆折起來，聽得這人問，便怔了一下，道：「是呀，怎麼？有事？」

那人一聲笑，道：「你們終於回來了。」

他欣喜的又問道：「船上可有位阮相公？」

大掌鞭馬安太道：「幹甚麼？」

那人笑笑道：「是這樣的，我乃東湖大酒坊燒鍋的小伙計，是咱們大小姐，她派我每天來江岸看船，祇要看到馬家寨的船回來，立刻向她去報告。」

馬安太道：「那就快去向你家大小姐報告，就說阮兄弟回來了。」

那伙計撫着巴掌，道：「太好了，我這就回去了。」

他轉頭便往紹興府奔去。

前艙中走出阮不悔，他有些不大自然的對馬安太道：「大掌鞭吶，我原是不打算見段姑娘的，祇待補給完了好開船，可是聽你對那人一提，我……」

大掌鞭木然了！

張着嘴巴，道：「不……不妙……」

阮不悔道：「如今不妙也晚了！」

馬安太道：「如果酒坊段姑娘愛上你，阮兄弟呀，咱們馬家大小姐你怎麼辦？」

他老兄此刻才明白，他也替他們的小倩姑娘傷感情，是的，如果紹興府有女人纏住阮不悔，他明白馬小倩的個性，她是絕不甘心的！

一念及此，馬安太對阮不悔道：「阮兄弟呀，你不如找個地方藏起來……」

阮不悔道：「晚了……太晚了……」

馬家的幾個人也愣然，這時候他們似乎爲他們的大小姐擔心了。

＊　＊　＊

要知道，馬安太幾個人早已把阮不悔視做他們馬家寨未來的金龜



婿，要不然，馬家的船怎會輕易爲別人服務。

如果他們眼看着阮不悔愛上別家姑娘，他們回去馬家寨便無法向馬小倩交代了。

馬小倩在溫州上岸的時候，還特別交代馬安太幾人，海上好好招待阮不悔三人吶！

馬安太心中有疙瘩，他看着醉和尚與龍一飛走下船，再看到阮不悔打算也去紹興府，忍不住叫回阮不悔。

「阮兄弟，我……可以去嗎？」

阮不悔立刻明白馬安太的用心，慨然道：「你的忠心令我感動，這麼辦，我幫你們去辦需用品，辦完就回船。」

阮不悔不是呆子，當馬小倩在船上依偎在他懷中的時候，便知道馬小倩愛上他了。

當然，這情形船上其他馬家的人也看到了，祇不過他們以爲這是順理成章的事罷了。

阮不悔對馬安太如此提議，馬安太當然稍有放心，他便帶着兩個馬家寨兄弟，與阮不悔往紹興府去了。

四個人就快進城了，忽見段金花匆匆的奔過來，眞大方，上前拉住阮不悔衣裳……

「醉大師和龍大叔已到酒坊了，你怎麼沒一起去呀，你這是……」

她看看馬安太三人，又道：「要幹甚麼？」

阮不悔笑笑道：「船上要趕辦吃的用的，我同幾位大哥一齊去趕辦。」

段金花一笑，道：「他們三人足夠了。」

她對馬安太笑笑，又道：「等辦完了你們一齊到我家大酒坊吃酒呀！」

她安排了，不容別人再說甚麼！

馬家的人見這位姑娘很開朗，長得又俏，雖不比那位游水仙，可也與馬小倩差不多的美。

於是，大伙憂心了。

阮不悔被段金花拖住不放手，祇得往東湖大酒坊走去。

阮不悔還衝着馬家的三人露出個無奈的樣子。

＊　＊　＊

段金花拖住阮不悔，兩個人回到東湖大酒坊，二院裏傳來大笑聲，阮不悔一聽便知道是段友仁段老板的笑聲。

阮不悔也知道二道院是段家人住的地方，段家的後大院裏擺滿了大酒缸。

阮不悔與段金花出現在正屋門口的時候，段老板已向阮不悔招手，道：「快來坐，酒席快好了。」

段金花見阮不悔入了座，她喜孜孜的便去忙了。

她今天特別高興，因爲她爹段友仁有安排。

正屋裏那醉和尚沖着段友仁說道：「段施主，來了就擾你一頓酒，讓你破費了。」

段友仁道：「大師，休說一頓酒，便是大師常年住在我這裏，也少不了你的酒喝，怕的是大師你不來，哈哈……」

「哈哈……」醉和尚也笑了。

龍一飛却向阮不悔道：「大掌鞭他們進城了？」

阮不悔道：「忙着趕辦東西……」

於是，酒菜上桌了。

紹興人請吃酒有考究，一大四小八個碗。

一大是一大拼盤爲的是喝酒，四小乃四炒，也是爲了吃酒，至於八個碗，蒸、煮、炒、炸各兩樣，也是配合吃酒的，今天就是這一桌上好的酒席。

再看一邊方桌上，已放了窖藏的陳年花雕一大罈。

那段友仁還請來一位陪客，還眞妙，標準的紹興師爺，這位師爺帶着幾分老學究的味道，瞇着眼直直的盯着阮不悔不停。

阮不悔被看得半低頭，却聽那位師爺道：「這位阮兄弟，你大喜了。」

阮不悔猛抬頭，道：「大喜？」

再看段友仁，他撫髯笑哈哈！

就聽這位師爺道：「老夫與段老板乃鄉親又是三十年老朋友，今天能爲我的老友女兒提親事，榮幸吶！」

阮不悔怔怔的道：「親事？」

師爺一笑，道：「驚喜了吧，哈哈……」

阮不悔轉而看看龍大叔，祇見龍大叔垂目不語，這時候他能說甚麼？

阮不悔怔住了，大叔的表現他實在難以明白。

就聽那師爺笑笑，道：「這桌酒便當做是你與段姑娘的訂婚酒吧，來，大家乾一杯！」

師爺這是開門見山提親事，聽得阮不悔大吃一驚！

師爺舉杯，醉和尚與龍一飛木然也把酒杯舉起來，如果這杯酒大伙乾掉，這樁婚事算訂了。

阮不悔一急，立刻搖手道：「不……」

他此言一出，大伙都怔住了。

師爺臉皮一緊，道：「怎麼，如此好姻緣你不幹？」

阮不悔吃吃的道：「師爺呀，在下有話要說！」

放下酒杯，師爺看看段友仁，道：「水到渠成之事，怎會有異

議？」

段友仁尷尬的道：「那得先問問他呀！」

師爺對阮不悔道：「你不想娶段姑娘？」

阮不悔道：「絕非不想，實有下情……」

「快說呀！」

阮不悔道：「我阮不悔出身不過鏢局一個小小徒弟，既無財，又無勢，段姑娘乃大家閨秀，承大伯們看得起，我求之不得呀！」

師爺道：「你還有甚麼憂慮的？」

阮不悔道：「師爺呀，段老闆，我是在鬼門關被我的龍大叔救起來的……」

他看看仍然垂目的龍一飛，又道：「龍大叔不但救我，也教導我，龍大叔何異我師我父。」

他頓了一頓又道：「我龍大叔吃人暗算少了腿，他的妻女兒子也完了，龍大叔把這報仇之事擱在我肩膀上，我怎能不管，要知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道理……」

他又把這句話用上了，龍一飛聽得快落淚了，他不嫌阮不悔這句話了。

阮不悔又道：「我大叔的仇人都厲害，我這就要與大叔、醉大師，一同前去報仇了，此去是生是死不知道，動刀搏殺誰會有把握，段姑娘是好姑娘，我也喜歡她，如果我同她訂了婚，萬一不幸怎麼辦，不是害了段姑娘，這種事我怎可以做？」

師爺一聽，怔了一下，道：「你大叔還有大仇家？他的仇家是誰呀？」

阮不悔道：「大海盜沈東海、六橫島主海千仁、天台山八狠洞主石婆婆、太湖的毛洪年、四明山的四明和尚，還有江南武才子皇甫山。」

師爺一聽臉色也變了：「天呀，盡是殺人王呀，你……你們完了！」

別以為紹興師爺都是陰險狡詐的王八蛋，這位師爺就不一樣，是個正直弄筆人。

師爺聽了阮不悔說出了一大堆，一個個都是官家不想也不敢惹的一方霸主，忍不住對阮不悔與龍一飛二人說道：「怎會惹上這些殺人王，聽我勸別找去報仇了，快找地方去藏藏吧！」

龍一飛嘿嘿冷笑開口，阮不悔木然不說話。

師爺又對段老闆說道：「他是個好青年，他不貪你家大酒坊，他也說了實話，你若把女兒金花許了他，說不定未過門就當望門寡，我以為……」

段老闆道：「師爺，段女兒是個死心眼呀，她決定的事無法改，她祇看中他一人吶！」

師爺道：「人家是個有良心青年，他要為他的大叔去報仇，那是大事不能擱，以我看呀……」

「怎麼樣？」

這話是段金花說的，段金花早就躲在暗中聽，她還眞的心酸酸，到了這時候她才走了出來。

大伙一看楞住了，誰家姑娘也沒有段家姑娘膽子大，祇見她走近師爺木然的轉而看向阮不悔，又道：「師爺，你以為怎麼樣？」

師爺道：「老夫的意思是等他們把仇報了以後，你們也別訂婚了，結婚好了，到時候我來為你們證婚，你們以為好不好？」

龍一飛道：「如此最好不過！」

醉和尚也點頭，看着段姑娘吃吃笑，道：「和尚傳妳的一套杖法，妳要勤加練習，也許將來你們夫唱婦隨走江湖，幹上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情。」

段金花道：「大師，我們走江湖，誰為大師釀酒呀！」

醉和尚點點頭，道：「對，對，說的對極了。」

段老闆道：「我的女兒，人家報仇事大，人家的事很重要，不能叫不悔當個無義之人吧！」

龍一飛道：「段老闆，若是為了一口怨氣而報仇，也就沒甚麼意思，主要的乃是這幾個人手上拿了他們不該拿的東西，那是價值連城的寶物，當年他們殺我是圍殺，他們分了我護送的寶，如果不討回來，江湖還有公理嗎？」

段老闆聽得直點頭，阮不悔又接道：「你們不知道，我大叔眞可憐，老婆孩子跳海了，他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躲在錢塘江邊不出頭，他，苦也！」

阮不悔似要落淚，又道：「我大叔苦了七年才遇上我，他救了我，也傳我功夫，我能不管嗎？」

大夥一聽，沒有人開口再逼婚了。

段金花道：「大師，我舞一套杖法你瞧瞧，看我可不可以同你們一齊去報仇！」

她對龍一飛瞧瞧，又道：「龍大叔也教了我幾手，我一併使出來。」

醉和尚哈哈一笑，道：「舞的再好也不會答應叫妳去，那場面一出現，拿人當成西瓜切，遍地流血屍不全，妳看了也會嚇一跳，妳免了吧！」

阮不悔道：「到了那時候，你不殺人人殺你，處在那地方，甚麼人性也擱一邊了！」

段金花道：「好嘛好嘛，看你說得嚇死人了，祇不過……祇不過……」



她看看每一個人都在注意她，便低聲道：「小心吶，報完了仇一定回來！」

阮不悔道：「一定回來，妳放心！」

「哈哈……」

「哈哈……」

事情就這麼快定了。

事情看來是這樣，但是天下事往往沒個準，也許是造化弄人吧，誰敢說以後會眞的隨心所欲呀！

＊　＊　＊

阮不悔最後一個到江邊，段姑娘已拿他當成未來的丈夫般對待他，這一路上走得慢，提着好吃的一大籃，全是段姑娘為阮不悔做的。

馬家寨的人看得暗自不高興，因為段姑娘祇對阮不悔一人好，仔細想一想，就知道不得了，他的馬小倩以後又該怎麼辦？

阮不悔站在岸邊對段金花道：「回去吧，我不會忘了我說過的話。」

當他上了船，嚄！馬安太急忙抽回搭船跳板，他眞怕段姑娘也跟上了船！

馬安太抽回跳板又發令，解纜了，桅帆升！

眞快，這就開船了。

看吧，段姑娘岸上揮手帕，揮着揮着，她不揮了，她手帕按在眼皮上，嗨！姑娘落淚了。

馬家寨的船往杭州灣外駛出來了。

就在當天夜裏，前艙就聽見「嗆嗆嗆」聲音，那是阮不悔身邊的霸王刀有靈性了。

霸王刀已喝過太多的鮮血，每次有搏鬥，這把刀就會先發出響聲，也似蠢蠢欲出刀的樣子。

阮不悔不祇一回的有這種感覺，便也更提高他的昂揚鬥志，他，已與霸王刀合而為一體了。

＊　＊　＊

大船就快出了杭州灣了，馬家寨的大掌鞭馬安太拉過阮不悔，二人走到船尾坐了下來。

馬安太笑對阮不悔道：「這位酒坊的姑娘，她是你的甚麼人呀！」

笑笑，阮不悔道：「我為她家酒坊挑過水。」

「挑水？」

「是呀，紹興東湖的水好釀酒呀，我每天為他們酒坊挑三百多斤的水。」

「你是他們的伙計呀？」

「吃住不在她家裏，我與龍大叔在一起！」

馬安太道：「你幹過苦力脚色呀！」

阮不悔道：「也是為了過日子呀！」

其實他心裏明白，那是他在練功夫！

馬安太道：「她却似是愛上你了？」

阮不悔一笑，道：「許多與我相交的人都一樣對我好，你就對我不錯，還有——還有你們馬姑娘也對我好，我心裏很感激。」

馬安太道：「我敢說，我們姑娘比誰都喜歡你，你以後就知道了。」

阮不悔道：「其實我是個天下最可憐的人，一年多以前，我在杭州四維鏢局當小徒弟，我還要一大早起來為鏢師師兄他們去倒尿壺，夜裏還得把酒壺提回廚房裏，平日裏捧茶倒水是常事，唉，我是個幾乎沒有命的人了！」

馬安太道：「所以你更要珍惜咱們姑娘對你的感情，你要知道，咱們姑娘乃大家閨秀，又學了武功，說句大話，你們才是天生一對的人，一家酒坊有甚麼了不起，咱們老爺的銀子有多少，他自己也數不清！」

笑笑，阮不悔已明白大掌鞭在為他家的小姐做說客了，他豈有不知的道理！

他拍了拍馬安太，笑道：「你聽過小太監坐龍椅的故事嗎？」

馬安太道：「你說說，我聽聽。」

阮不悔道：「從前有個小太監，他每天都看到皇上坐在龍椅上，那副威嚴令他羨慕，有一回他獨自一人偷偷的到了金鑾殿，他要試試看，坐在那張龍椅上是個甚麼滋味，嚄！他一屁股剛坐上，立刻頭暈眼花的昏過去了，還是被另外一個太監救活的，從此再也不敢貪心了。」

「哈哈……」馬安太笑道：「我明白了，阮兄弟，你的意思是你命窮，不是富貴人家的命，是不是？」

阮不悔道：「所以我不敢高攀！」

馬安太道：「你腰中帶的甚麼傢伙呀？」

「霸王刀！」

「我以為兄弟的這把霸王刀足以傲視羣倫、稱霸五嶽，有了這把刀，你就是大英雄，也改變了你的命！」

阮不悔笑笑道：「大掌鞭吶，你知道我們出海做甚麼的？」

大掌鞭馬安太道：「去報仇呀！」

阮不悔道：「不錯，去報仇，可是報仇不祇一家，算一算一共有六處之多，這些人都是霸字輩人物，誰敢保證每一處都出手順利！」

馬安太也楞住了！

撈了半响才開口：「阮兄弟，咱們馬家寨這條大船，龍大俠打算用幾時？」

阮不悔道：「我大叔的意思是送咱們上六橫島，之後，你們便回溫州去。」

馬安太道：「沒有這條船，你們如何在海上與仇家拚鬥，難道你們還有別的大船？」

阮不悔道：「總不能拖着馬家寨一起淌渾水吧！」

馬安太道：「阮兄弟，容我大掌鞭說句心裏話，如果你把咱們大小姐放在心上，將來能成爲馬家寨的嬌客，別說是這一條船，另外兩條船一樣可以在海上聽你阮兄弟指揮，你叫咱們往東，咱們絕不往西。」

阮不悔道：「大掌鞭，你的忠心令我感動，至於將來，那得等以後才知道了。」

就在這時，忽聽前艙龍一飛道：「大掌鞭，船發六橫島，不必急趕，明日午時趕到不遲。」

馬安太與阮不悔雙雙走到前艙，祇見醉和尚和龍一飛二人對飲，那龍一飛見馬安太與阮不悔進來，便對馬安太道：「送咱們上六橫島，我在想着，怎好再用馬家的船，不如你們……」

馬安太道：「龍大俠，你就別擔心事了，咱們大小姐有交代，一切都聽龍大俠的安排，不能中途不幹！」

龍一飛道：「實對大掌鞭說，我們打算先去六橫島，索回海千仁分去的寶物，然後再入太湖找水寇毛洪年，等到兩件找齊，便先送交南京沈萬財，祇不過這兩處都不好惹，難免有拚鬥，怕是……」

馬安太淡淡的道：「龍大俠，你放心，咱們幾人沒有三位那種能耐，但一般盜賊還敵得過，眞要拚搏，咱們也不含糊誰！」

龍一飛笑了。

醉和尚道：「大掌鞭我和尚爲甚麼要跟去湊熱鬧？你大概猜不着吧？」

馬安太道：「你大師是方外高人，行事自然令人難以猜得透，其中必有玄機！」

醉和尚一笑，道：「江湖恩怨有如毒蛇猛獸，很難令人看得開放得下，一個人如果看開這些，這個人就是有佛緣的人，我和尚隨龍施主一同前往，祇想化解雙方怨仇，如果對方願意交出寶物，龍施主也就放棄報仇之心，不再與他們爭鬥，這兩天我與龍施主說的就是這些，成功與失敗，那就全憑他們一念了。」

馬安太一聽之下，忙點頭道：「大師慈悲爲懷，馬安太甚爲感動！」

龍一飛道：「其中主謀者呂文彬已死，我祇求他們把寶物還歸原主……祇不過……嘿……」

他冷冷一笑，又道：「難，難吶……」

醉和尚道：「我當然知道難，既得之寶，如何會再拱手讓人，更何況他們均是一方梟霸，更不會輕易把寶物送還，祇不過，到了必要時候，貧僧祇有退而求其次了。」

他說的退而求其次，又是甚麼呢？

龍一飛知道，但阮不悔是猜不到的！

於是，馬安太走出前艙，他到船尾對掌舵的馬三元道：「三元哥，船發六橫島！」

馬三元楞然，道：「開去六橫島？不是回溫州呀！」

馬安太道：「回去溫州就看不到好戲了！」

「好戲？甚麼意思？」

「你眞的不懂？」

「大掌鞭，休賣關子，甚麼好戲？」

馬安太比了個宰殺手勢，道：「殺人吶！」

馬三元道：「大掌鞭，咱們聽你的，你聽大小姐的，咱們大小姐有交代，一切都聽阮兄弟的指揮，別說是六橫島了，便刀山油鍋也豁出去了。」

＊　＊　＊

進六橫島海灣，必先經過附近兩個小礁石，馬家寨的這條大船剛要接近小礁石，忽聽得海角號響起來，不旋踵間從六橫島海灣飛一般的搖過一條小船。

仔細看，祇見小船上五個持刀大漢，其中一人高站船頭單手叉腰，右手握刀却把刀擱在肩頭上，一副厲烈的模樣。

小船很快的搖近馬家寨的這條大船邊，就聽那人吼叱着道：「還不落帆！」

馬安太衝着那小船抱拳一禮，道：「到灣落帆。」

小船上的大漢又吼叱道：「先檢查才准進灣。」

馬安太哈哈一笑，道：「檢查？你們又不是官府，檢查甚麼？」

「大膽，找死不是，誰人不知道這兒是咱們天下！」

馬安太淡淡的道：「誰管你這套！」

他不甩小船，三桅大船破浪進六橫島，這光景就聽得幾處響起牛角號，嚄！島上的人都往山坳那片場子上奔去，大船剛泊定，就見場子上站了近百漢子，一個個手上拎着刀。

小船追過來了，另外五條小船也圍住大船，小船上的人憤怒的直



瞪眼。

於是，大船上，醉和尚出現了。

六橫島距離普陀山幾十浬，有幾個小船上的漢子見了醉和尚，忍不住的尖聲叫！

「咳，普陀山醉和尚嘛，他來幹甚麼？」

有條小船上的人開口就吼叫：「喂，和尚，是你呀，你來找誰？」

醉和尚哈哈一笑，道：「貧僧特來拜見海施主，痲煩列位，代爲通報！」

「你要見咱們當家的？」

「不錯？」

「有事嗎？」

醉和尚道：「大事，快通報！」

有個漢子手一抬，岸上有了反應，牛角號「嘟嘟嘟」連三響，就見幾個怒漢自一爿屋子裏往海灘下來了。

就在這時候，一條小船靠岸邊，也不知說了甚麼話，那小船匆匆的又到大船邊。

附近幾條大船上盡是六橫島的人，一個個都站在船上觀看着，猜不透這是甚麼地方來的船。

搖來的小船在大船邊，有個漢子對醉大師道：「醉和尚，咱們當家的請你上岸。」

醉和尚點點頭，他回身對艙中坐的龍一飛與阮不悔二人說道：「我先下去了！」

龍一飛道：「醉大師，龍一飛不妄想，你慈悲吧！」

醉和尚哈哈一笑，拄着他的木杖躍落在小船上，這時候，七八條小船已把馬家寨的這條大船圍上了。

＊　＊　＊

馬安太站在船頭微微笑，船尾上，馬三元與四個馬家寨的大漢也微笑，他們的心中都明白一件事，那個六橫島是個海盜窩，平日裏島上人們打漁過活，都是在青天白日下，但暗裏可不是這麼一回事。

暗地裏，他們幹海盜，打得過便一馬掃，打不過調頭回島上，立刻又是善良的一個老百姓。

六橫島主海千仁，出了名的黑心王，江湖稱他是「毒蛟」，他却自認他比毒蛟還狠十分呢！

醉和尚躍到海灘上，聽吧，人羣中走出個長髮怒漢，翻動着一雙風火烱眼哈哈笑了起來。

「哇呀呀，東北風把你醉大師吹來我這兔子不拉屎的毛地方來了，歡迎歡迎呀，哈哈……」

爲甚麼說是東北方？因爲普陀山就在六橫島的東北方，祇有吹東北風了。

醉和尚打哈哈，道：「海當家的，貧僧前來是向你化個好大好大的緣，望海當家的佈施了。」

海千仁一怔，但旋即上前伸手拉住醉和尚，笑道：「走，去我那小屋喝酒去。」

他指指大海，又道：「昨夜船出海，弄了許多肥蟹，大師知道初冬蟹肉肥又嫩，我叫他們熱上老酒，咱們一邊撕吃肥蟹喝老酒，一邊聽你談故事。」

醉和尚一聽，哈哈笑了。

有吃有喝他當然去，他本來就是要同海千仁有話要談，於是，醉和尚看看一邊的海千義，點點頭道：「三當家，咱們一起吧！」

海千義却指指海灣大船，道：「大師，船上都是甚麼人？」

醉和尚一聽，雙眼一亮，笑道：「佛曰不可說！」

他這話連海千仁也怔住了。

海千義冷冷一笑，道：「怎麼說？」

醉和尚道：「說了我就吃不到你們抓來的肥蟹，也喝不到你們的老酒了。」

海千仁道：「大師不是化緣的嗎？海千仁絕不吝嗇，普陀山也要過冬呀！」

醉和尚哈哈笑了。

海千義指着半山坡，道：「二哥下來了。」

大伙抬頭看，祇見一個大毛漢挂着木杖走下石階，這人不是別人，乃海千剛是也！

海千剛身上帶着傷，那是阮不悔砍的傷，那時候海千剛與「玫瑰娘子」宮玉人在一起，這二人合作要尋寶——那當然是呂文彬的寶，祇可惜他二人不走運，遇上了阮不悔，他們破了財，便小短褲也被阮不悔取走。

海千剛與宮玉人三人奔上四明山四明廟，找到正在痛苦的四明和尚先把傷治好，這就準備結合四明和尚準備合力搏殺阮不悔。

海二爺回來沒幾天，胸前的刀口子還未落痂，正在山上休養吶！

現在，海千剛來到灘頭上，他看了看大船再看醉和尚，很不高興的道：「和尚，你來幹甚麼？」

醉和尚祇笑笑，道：「爲了一項功德，和尚非來不可，海二當家的，少動干戈修功德，和尚帶着大慈悲之心而來……」

他頓了一下，笑笑道：「肥蟹老酒大概喝不成了！」

海千仁道：「這麼說來，大師船上還有人在呀！」

醉和尚點點頭，道：「而且也是三位當家最不喜歡的兩個人。」

「誰？」

醉和尚道：「一個是『括蒼刀霸』龍一飛，另一人乃是龍一飛的謫傳叫阮不悔。」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金老二被楊文堯擊成重傷，才告訴徐元平劍匣上刻着古墓機關圖樣，楊文堯心忌徐元平的功力，又有見聞廣博的金老二在，加上于成的助力，知道鬥智鬥力皆難操勝算，於是暗中用力將部份圖樣擦去，才將劍匣還給他……徐元平輸內功給金老二，昏迷中金老二叫出徐元平父親名諱，原來金老二與徐元平之父是八拜之交……



#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 男兒有淚不輕彈　痛心疾首話當年

「鐵扇銀劍」于成皺皺眉頭，道：「金兄最好先別出口傷人……」

暫眼見徐元平滿臉怒容，趕忙咳了一聲，倏然住口。

金老二道：「于兄久在江湖之上走動，不知是否知道南嶽三傑之名？」

于成沉思了片刻說道：「南嶽三傑之名，兄弟倒是聽人說過，可惜未能見過三人之面。」

金老二道：「這個祇怕于兄永難再見，南嶽三傑已然三亡其二，祇有兄弟還苟活人世之上……」滴滴熱淚，滾下雙頰。

于成見他神情激動，似非虛構謊言，不覺之間，心中信了一成，暗道：金老二雖然是久走江湖之人，但這等至情至性的流露，絕難裝得出來。當下問道：「南嶽三傑如何被『神州一君』所害，金兄且請說給兄弟聽聽，如果確有此事，兄弟自當把他陰惡事跡公諸江湖……」

金老二搖搖頭，說道：「不是兄弟小覷于兄，以我等人微言輕，縱然不惜冒萬死之險，把『神州一君』惡跡昭告天下英雄，祇怕也難動搖易天行數十年僞善換得的清白聲譽……」

于成接道：「話不是這般說法，如以武功而論，咱們再多上幾人，也難是『神州一君』之敵，但咱們如把他惡跡公諸江湖之上，至低限度，也可讓武林同道……」

金老二接道：「易天行耳目遍及天下，武林間一舉一動，他都能極快的得到消息，不是兄弟誇張，祇怕一宮、二谷、三大堡中，都有他派去臥底之人，也許于兄身側，就佈有他的耳目，兄弟選擇這孤峯之上，用心也就在避他耳目，此地一目可見數里景物，人在數里之外可以見到，我們也可目及數里之外來人，此地看來雖然毫無隱蔽可言，其實可算最爲隱蔽之地。」

于成道：「金兄一言，使兄弟茅塞頓開，佩服！佩服！」

徐元平聽兩人談了半天，仍未提及父母被害之事，不禁心中焦急起來，忍不住接口說道：「數年以來，平兒一直念念難忘家父被害之事，尚望早將其中內情相告。」

金老二仰臉望天，長長一歎，似在傷感往事，又似在整理腦際的繚亂思緒，半晌之後才黯然說道：「這數十年前的往事，固然已成過去，但如說將來，仍有礙難出口之事，賢侄不要放在心上。」

徐元平道：「二叔父但請直說，縱有傷到平兒之處，我也洗耳恭聽。」

金老二臉上掠過一抹青春光輝，但一刹那間，已爲那沉痛憂鬱的神色掩遮，說道：「距今大約是



二十三年時光，衡陽名武師『一刀鎮三湖』白倚天，設擂城郊，張貼佈告，傳柬江湖，爲他膝前愛女白明珠比武選婿。設擂初期，與會之人雖然不多，但在一月之後，聞名與會之人日漸增衆，白明珠眼過於頂，武功又極高強，一連兩月，均未有勝得她武功之人，那時，我剛好遊罷燕趙歸來，聽得傳言，一時興起，兼程趕到衡陽，到達擂台那天，已是天色過午時分，那時榮兄已捷足先登和白明珠比了一上午的拳掌，雙方勢均力敵，交手三百餘招，仍無法分出勝敗，約定下午再戰……」

他側目瞧了徐元平一眼，見他神色如常，繼續道：「當日下午開擂之時，榮兄不知何故晚到了一步，我却搶先登上擂台索戰，白明珠以先和人訂約爲詞，不肯和我動手，被我出言相激，挑起了她的怒火，盛怒之下竟然出手，哪知我們整整打了一個下午，仍是不勝不敗之局，我約她明天再戰，務必要分個勝敗出來，她却不置可否，下台而去，次日上午，我一早趕到了擂台之下，準備搶先向她挑戰，哪知她剛一出場，我還未來得及飛身上台，却有一人先我而上。」

徐元平道：「那人可是平兒的師父麼？」

金老二道：「當時我們三人，還互不相識，祇見那登台之人，先用一番諷激之言，挑起她的怒火，然後出手和她動手，天下事就有這般巧合，兩人打了一個上午，竟然也是個分不出勝敗的局面。」

「鐵扇銀劍」于成突然插嘴接道：「兄弟也聽到過衡陽打擂招親的事，但因被瑣事纏身，而未能親身與會……」

金老二流目向四外張望一下，接道：「當日下午，我又極早趕到擂台之下，準備爭得先行出手，哪知白明珠剛一現身，三個人都同時飛上了擂台。」

于成微微一笑，問道：「這三人之中，定然有金兄一個了。」

金老二滿臉莊肅之色，不理于成戲諷之言，接道：「除了兄弟之外，另外兩位就是大哥徐榮，和三弟梁修，這是我們南嶽三傑第一次見面。」

于成問道：「你們同時躍上擂台，對方却祇有一人，不知這個武如何比法？」

金老二道：「我們三人同時飛上擂台，不早不晚的一齊落在台上，彼此之間，雖都不相識，但却要爭先出手，一言不合，我們三個人竟然先在擂台之上打了起來……」

于成忍不住又接口問道：「你們三個人彼此自無好惡之分，不知如何個打法？」

金老二道：「我們三人，誰也不肯幫誰，你給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三個人都是同時向兩人出手，打了半個時辰，仍然是個難分敵我的混亂之局。」

于成道：「這倒是件罕得一見之事，祇可惜那時兄弟爲一件緊要之事困擾，未能親赴衡陽一看。」

金老二道：「羣集台下的各處豪客，見我們這等不守打擂台的規矩蠻幹，立時引起了公憤，不知何人在台下高聲罵道：『你們三人如想拚個死活，何不找一處僻靜所在，拚上一場，這等擾亂台規，不知是何用心？』我們三人雖然都聽到了台下責罵之言，而且都覺得人家罵得一點不錯，但因正打得緊張之處，誰也不肯先行停手，還是大哥徐榮忽發全力，攻了我和三弟每人一掌，把我們同時迫退了一步，疾退了三尺，說道：『我們如若想打，乾脆找別處拚個死活出來，哪個勝了，再來這裏打擂台不遲。』他一挑戰，我和三弟自是不甘示弱，當時就一齊答應了下來，三人同時躍下擂台，奔到城外一片荒野之區，彼此約定，抽籤決鬥，先由兩人相搏，三百招如若不分勝負，停下手再抽籤抉擇，如若有人在三百招內勝了對方，那就由得勝之人和另一個出手相搏……」

于成搖頭叫道：「這法子不公平，如若抽中先行比武，兩人打了三百合後，還要再抽，要再抽中，還要出手，豈不是吃虧太大，縱然勝得一人，還得以疲累之身，和另一個養息了半天的生力軍相拚，體力上自是不易支持，就是武功高過另外兩人，但如天不相助，讓你先抽中籤，也要敗在那運氣好的手中。」

金老二道：「此法雖欠公平，但却不失一個可用之策，需知我們三人心中都很明白武功相差不遠，如若求得公平，祇怕極難分勝負，這個武不知要比到哪一天才能分出勝敗，這等比法，除了武功之外，還加上個人運道的好壞，抽中先比之人自應認命……」

「鐵扇銀劍」于成一見金老二住口不談，立即問道：「不知三位哪個好運，沒有中籤？」

金老二沉吟着無言，似在回想那段比武往事，半晌之後，才繼續道：「第一次由大哥和三弟抽到，兩人一看中籤，一語不發的就動手相搏，過招之時，雙方均以快攻求勝，二百招後，三弟已累得筋疲力盡，以當時情形而論，如再打下去，不出五十招，三弟非傷在大哥手下不可……」

于成微微一笑道：「是啦！你們那大哥和白明珠動手時……」

金老二瞧了于成一眼，道：「你想說我們大哥故意在擂台隱技不露，是也不是？」

于成聽他毫不含蓄的揭露了自己心中所想之事，祇得硬着頭皮，說道：「不錯！」

金老二搖頭接道：「大哥乃心胸磊落之人，哪裏會動這等心機，事實上白姑娘的武功，要比我三弟高上一籌，和大哥才是眞的棋逢敵手，半斤八兩，祇因她缺少和人對手經驗，如若施展絕技，又怕傷了我們，不敢胡亂出手，她想迫我們自己承認不敵，或是知難而退，自不是容易之事……」

于成道：「這倒不錯，不知你們那第二籤抽中了哪個？」

金老二道：「第二次抽籤由兄弟和大哥抽中，我們兩人也依約言，打了三百合才停手不打，大哥仍然略佔上風，他以疲累之身，仍能和我打成平手，武功自然要高出我和三弟。這一戰，在我和三弟心中，都有了一個主見，他雖然未對我說過，但以當時情形而論，這場比武應該算已經分出勝敗了，但我們却仍然繼續比了下去，因爲我和三弟同時看出了大哥武功事實上要比我們高强。不自覺間，竟然生出聯手之心，暗中互通聲息，輪番和大哥動手，由下午開始，一直打到次日清晨，大哥一直沒有停過，我却和三弟輪流休息，在這等局面之下，大哥自是吃虧極大……」

于成插口道：「看來你們那位大哥，武功方面比你們定然高出很多，要不然早就該敗在你們兩人手中了。」

金老二道：「我們暗通聲息之事早已被大哥瞧了出來，但他一直隱忍不發，直待天黑之時，才笑對我們道：『那位白姑娘的武功，要比我們高出很多，祇是她對敵經驗缺乏，心地又甚善良，不願施展辣手傷人，才容我們和她相搏數百招不分勝敗，剛才我們在擂台之上搗亂，已然激怒於她，如果我們不知進退，還要上台比試，定要傷在她的手中。』」

忽聽徐元平道：「前面有人來啦！」

于成、金老二同時轉頭望去，果見兩條人影，遙遙奔來。

金老二望了一眼之後，突然加快的說道：「大哥說了幾句警告之言後，就自行轉身而去，但我和三弟並未聽大哥警告之言，立時趕回擂台之處，三弟首先登台挑戰，白明珠出戰之時，臉上滿是怒意，和三弟相搏了六七十個回合，果然施『琵琶指』絕學，把三弟創傷當場，她自立擂台以來，從未下過這等毒手，三弟受傷甚重，口噴鮮血，摔在台上，因我和三弟已有暗通聲息，聯手對付大哥之情，不知不覺之間已有了相惜之心，見他暈到擂台之上後，立時飛躍而上，準備把他救下台來，哪知一躍上台，白明珠立時揮掌搶攻過來，出手凌厲絕倫，着着都是足以置人於死地的招數，而且容色之面，充滿忿怒，我心中雖然甚感奇怪，但因她迫攻之勢過於急猛，連問一句話也無暇說出，祇好奮起全力，和她硬拚，這次出盡全力動手，立時形成生死決鬥之局，鬥到二百多招之後，我也傷在她『琵琶指』下……」

于成道：「你們那夜一宵拚戰未停，體力未復，雖然敗了，也算不得十分丟臉呢。」

金老二不理于成之言，繼續接道：「就在中她『琵琶指』暈倒台上之際，一條人影疾躍而上，我那時正值氣血上衝之時，無法看清來人是誰，恍恍惚惚之中，覺出來人似是大哥，祇覺將摔倒在地上的身子，突然被他一把抱起，以後之事，因我暈迷過去，已不記憶。

「醒來之時，但覺香氣襲人，觸目錦帳綉被，原來停在一處華麗的閨房之中，白明珠一身輕羅便衣，背倚粧台而立，大哥却穿着一身黑色勁裝，背插寶劍，站在我們臥榻之前，一見我醒來之後，立時搖頭示意，不要我開口講話，他却低聲說道：『你們二人都中了白姑娘『琵琶指』，除了她父母之外，別人極難解救，因此才把你們送來此處，請白姑娘替你們療治傷勢，如今人雖清醒，但內傷尚未完全復元，必須靜養上三天時間，傷勢如不再發作，才算全好，此地環境甚險，不便高聲說話……』」

徐元平突然插口接道：「二叔父，鬼王谷的丁氏姊妹來了！」

金老二轉頭望去，祇見丁玲、丁鳳急向上奔來，相距三人停身之處，祇距離十四五丈遠近，祇好一歎住口。

丁鳳突然加快了腳步，一口氣已奔到兩人停身之處，一見徐元平和金老二對面而坐，心中甚覺奇怪，呆了一呆，望着徐元平說道：「你已找到了金老怪，戮情劍匣取回來了沒有？」

徐元平一聽丁鳳竟當面口稱金老怪，心中甚是尷尬，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祇好裝着沒有聽到，轉臉向着丁鳳，臉上故露驚訝，道：「啊，丁姑娘你也來了，快請坐……」

丁鳳的機伶確實比不上丁玲，她見徐元平如此一說，還當他未曾留心自己的話，輕輕的點了點頭，站在徐元平旁側，望着金老二，微笑道：「徐相公，這金老怪就是那夜劫取你戮情劍匣之人，不知你討了回來沒有？」



徐元平嘴唇動了兩下，本想對她說明，但又覺此事有許多不便之處，而且也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祇得支吾了一聲，一句未完，倏的站直身子，朝前移動了兩步，高聲道：「丁姑娘小心……」

轉眼望去，祇見丁玲雙手掩着胸腹，一步一步的緩緩而來，原來丁玲傷勢仍未十分復元，是以行走山路，依然吃力異常。

丁鳳一見丁玲搖搖欲倒的走來，忙的趕前兩步，一把攙扶着丁玲，小心地扶着她席地坐好。突然她瞥見金老二手臂裹紮，不由睜大一雙星目，盯着徐元平道：「怎麼？你們動手打架了？」

徐元平正想答話，金老二忙咳嗽一聲，接道：「沒有，沒有，我這點傷勢，與他無關，姑娘你可不要亂猜……」金老二閱歷豐富，城府極深，自不肯將古墓之事洩露，是以搶攔在徐元平之前，把話支開。

丁玲靜坐一旁，一雙嬌弱無力的眼神望望徐元平，又看着金老二，又瞟一眼「鐵扇銀劍」于成，她乃聰明絕倫之人，默察幾人神態，心中已瞭然一大半，眨了眨眼，拖了丁鳳一把，嫣然笑道：「你不要胡扯了，徐相公怎會……」

丁玲一句話尚未說完，「鐵扇銀劍」于成霍然立起身子，口中重重的啊了一聲。

幾人聽于成啊了一聲，同時警覺，一齊轉頭望去，但見山下左側的荒野地上，一前一後，兩個人影，如流矢般的直向幾人停身處的小山奔來。

這一段距離雖是很遠，但因沒有草木遮阻，是以看得十分清楚，祇見前面一人，身着玄黑衣衫，頭上儒巾的飄帶在快速的奔勢下，翻空飄飛，後面緊追之人，看去身材瘦長異常。

這幾人都是目力極强之人，丁鳳首先叫道：「呀，那不是查家堡的少堡主麼？」

金老二也同時道：「好，想不到冷公霄也來了……」

轉瞬間，二人已到山下，查玉向山上奔行的步伐已似不穩，情形也至爲狼狽，這時他似是拚着口氣的直撲上來，右手向上連招，口中高叫了一聲：「徐兄……」人已摔倒地上。

冷公霄一見查玉摔倒地上，冷哼一聲，猛的一長身形向前一躍，疾擧右掌直向查玉身後擊去。

徐元平聽得查玉呼叫之言，人已凌空而起，疾向山下撲去。

這座孤立的山峯，雖然說不上立壁如削，但其陡斜的坡度亦甚可怕，徐元平不顧自身危險，竟然懸空直墜而下，去勢迅如電奔，祇瞧丁鳳一閉眼睛，啊喲一聲抓住了姐姐左手。

冷公霄掌勢將要擊中摔倒在地上的查玉時，徐元平已然疾撲而下，右掌一擧，直向冷公霄「天靈穴」擊去。

雙方的撲擊出手，均極迅快，徐元平以懸空疾下的撲擊身法，仍然無法及時攔住冷公霄的下擊之勢，心中一急，一掌遙擊而出。

冷公霄如若不及時避開，固然一掌可以把查玉震斃手下，但徐元平這劈空一擊，亦必將把他震傷在掌下……處在此等情勢之下，冷公霄不得不先求自保，一提眞氣，身子橫向一側躍去。

此人老奸巨猾、心狠手辣，人雖橫向一側躍避，左脚却趁勢一脚，猛向查玉踢去。

忽見查玉右手一按地面，倒摔在地上的身子，忽然間向旁翻滾數尺，讓開了冷公霄踢來的一脚。

這些觸目驚心的變化，不過是一刹那的工夫，冷公霄一脚未中，人已落到數尺之外，徐元平也及時穩住了向下衝去的身子，落着實地。

這時，兩人相距約一丈四五尺遠，彼此互相瞧了一眼，同時向查玉停身之處躍撲過去。

冷公霄似是有了非把查玉震斃掌下不可之決心，一見徐元平躍撲援救，忽一揚右手，遙向查玉擊去，强猛的劈空勁氣帶起嘯風之聲。

徐元平大喝一聲，也揮手一掌擊去。

兩股去勢奇猛的暗勁，在查玉身上三四尺外撞在了一起，頓時激起一陣强風，吹得砂石橫飛。

徐元平祇覺一股反彈之力襲上身來，抬頭望去，祇見冷公霄凌空前行身子也同時被震落地上。

這一招互借劈空掌風的內力相拚，彼此都生出戒懼之心。

這當兒，「鐵扇銀劍」于成也自山上趕到，手橫鐵扇，注視着二人的動作。

冷公霄對徐元平既生出戒懼之心，自是不敢輕易出手，一穩馬步，氣聚丹田，運功雙掌，圓睜着一雙眼睛，盯住徐元平，一瞬也不瞬。

徐元平也知對方功力深厚，這時見他全神監視着自己，更是不敢大意，靜氣凝神，暗集功力，打算以靜制動，來對付冷公霄。

兩人對峙之間，偷眼一瞧查玉，祇見他那翻滾之勢依然未住，而且他摔倒之處，地勢陡斜，查玉似是身受創傷，雖想收住往下翻滾的墜落之勢，却是有心無力，一雙手就地亂抓，想抓住山草野藤，穩住自己的身子。

眼看查玉翻滾在亂石山荊上，徐元平大爲不忍，沉聲道：「于兄，快去將那位查兄救上山峯……」一語甫落，隨即收斂心神，注視着對方。

于成聞言，翻腕插妥鐵扇，一長身，人已如鶴翔九天，直向查玉撲去，身形疾落，右手一抄，已將查玉抱在懷中，疾起疾落，躍回山峯。

丁鳳由腰際取出水壺，讓查玉喝了兩口，然後將他扶坐石上。

這時冷公霄一見于成救走查玉，望着徐元平冷冷一笑，猛一矮身，倏的拔起三丈多高，人在凌空，陡的一陣翻旋，宛如一隻大風車，衣袂袖帶激起强勁的飄風，人竟向山下竄去。

徐元平見冷公霄突然飛身逸走，不由大感意外，返奔上山。

查玉經過一陣調息，精神已好轉很多，丁鳳、丁玲、于成、金老二正圍着他在問話。

這時丁鳳問道：「冷公霄爲甚麼竟會對你下這等毒手呢？」

查玉仰臉望着丁鳳微微笑了笑，沒有作答。

丁玲輕輕冷哼了一聲，道：「哼，冷老二自然要下毒手了，誰叫他要燒死人家的……」

說到這裏，金老二對趕來的徐元平道：「平兒，你看冷公霄是眞的走了嗎？」

徐元平還未答話，丁玲已開口道：「冷公霄是出名的奸詐詭譎，他哪裏就會一走了事……」

金老二道：「姑娘說的極是，冷公霄絕不會甘心走避，現下我們六個人倒有一半受傷，萬一冷公霄出甚麼鬼花樣，到時候又要照應傷者，又要拒敵，那可就首尾不能兼顧了，平兒，我看，咱們還是早作打算的好。」

徐元平忽然想到了丁玲受那綠衣麗人的三陽氣功所傷，後雖得那南海門下紫衣少女指示查玉用針灸方法，解了她身受之熱毒，又替她開了一個藥方，要她依方服藥後養息三天，傷勢即可痊癒，但見她剛才奔行之時，似是嬌慵無力，不自覺回頭問道：「玲姑娘，你的傷勢還沒有完全好麼？」

丁玲撫前胸，輕輕的咳了一聲，笑道：「不會好啦，祇怕我這一輩子也沒有辦法好了。」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怎麼？難道那紫衣姑娘開的藥方不對麼？」

丁玲道：「她是否有心暗害我，現下還是難說，但我沒有依照她藥方所囑之言服用，已足可給她借口了……」

徐元平急道：「這就不能怪別人，你爲甚麼留人借口，不照藥方上所囑之法服用呢？」

丁玲凝目相視，啓唇一笑，笑容中流現出無限的凄涼，說道：「妹妹求藥他去，留下我一個人躲在松樹之上，羣雄勾心鬥角，時時有生命之險……」祇覺一股幽幽感傷，泛上心頭，兩眶熱淚濡濡欲滴。

丁鳳黯然一歎，接道：「我買藥回來之時，姐姐不知如何暈倒在地上，查少堡主和那南海紫衣少女，都在我姐姐身旁坐着……」

正在閉目養息的查玉突然睜眼，接道：「玲姑娘自己不小心從那虬松上摔了下來，如非在下出手相救，祇怕那一摔不死也得重傷，二姑娘講話且不可斷章取義，含血噴……」

丁鳳道：「我又沒有說是你摔傷了我姐姐，你急甚麼呢？」

查玉歎道：「玲姑娘身受重傷，仍然不肯靜心休養，致耗去心力過多，心火上衝，激發毒氣……」

丁鳳道：「你怎知我姐姐耗去了心力過多呢？」

查玉道：「這是她說的……」

丁鳳一撇小嘴巴，接道：「她是誰呀？」

查玉道：「那紫衣少女說的……」

丁鳳不待說完，立時接道：「這些話我也聽到了，還要你說麼，哼！想到你那天對我姐姐的情形，剛才我就不該扶你坐下，給你水喝……」她乃猶帶稚氣之人，想到之事衝口就說，何況她心目之中，又把徐元平看成親切敬愛之人，恨不得把心中委屈，盡數說給他聽。

查玉被丁鳳一陣搶白，氣得臉色鐵青，說不出一句話來。

丁玲瞧了查玉兩眼，立時盈盈笑勸道：「少堡主不要和我妹妹一般見識，她年幼無知說話不知輕重，少堡主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她原已生得嬌小玲瓏，重傷小癒，人又清瘦許多，輕顰淺笑之間，猶帶三分病容，不知她是有意，還是傷病中元氣不足，這番話說得委委婉婉，溫柔無比，叫人聽得油然生憐。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道：「在下萬沒想到姑娘療傷過程中，竟還有許多變化，早知如此，在下定要護守到你傷勢完全復元之後再走。」

丁玲笑道：「這樣也好，早死了可免去許多煩惱。」

丁鳳接道：「要不是那南海門下妖女施放衝天火炮，招來了冷公霄和碧蘿山莊的人打上一場，也不致把姐姐的藥碗打碎，害得延誤了服藥時間，也不會落得這般模樣……」



丁玲微微一笑，接道：「傻丫頭，就是能醫好我的傷勢又怎樣？」

徐元平聽了兩人之言，一挺胸，決然道：「這不要緊，我去碧蘿山莊找到紫衣少女，再問她取個藥方回來，醫好殘存體內熱毒就是。」

查玉道：「碧蘿山莊中人，個個武功高强，而且遍地埋伏，不啻龍潭虎穴，徐兄如若一人前去，那可是危險得很。」

金老二霍然站起身子，道：「老朽素知冷公霄的爲人，不到完全絕望，任何事都不肯輕易放手，眼下咱們所有人，一半身上有傷，如若冷公霄招了人來，咱們處境甚險，先避敵鋒要緊，你們有話，待找到了藏身之所再談不遲。」

徐元平自瞭解金老二身份之後，對他甚是尊敬，當下站起身來，問道：「查兄傷勢如何？不知是否還能走路？」

查玉道：「經這一陣調息，大概已可以走得了。」說完，倏的站了起來，大步向前走了幾步。

丁玲笑道：「金老前輩祇知躲避冷公霄的追踪，却不知咱們就是到了天涯海角都不難被他追查出來，如其那時再和他動手相搏，倒不如憑這孤山之險，挫他一陣，祇要他能出來，我三叔父定也能脫出那竹石陣的圍困……」

丁鳳笑道：「祇要我三叔父能夠出陣，定然會尋找我們，我姐姐已在各處要道上，留下了我們鬼王谷之指路標示，凡是我們鬼王谷中人瞧到，都會找到此地。」

丁玲聽她一開口就說出隱秘，氣得心中暗罵道：這個死丫頭，當眞是傻得厲害。

徐元平神態恭敬的轉望着金老二問道：「二叔父，咱們還要不要走？」他一時之間想不出是否該走，祇好回頭向金老二請命。

金老二微微一笑道：「人人都說雲夢二嬌機靈，果是傳言不虛，竟能防患未然，看來比老夫思慮還要週到許多了。」

丁玲笑道：「金叔叔過獎了，晚輩怎能及得上金叔叔的萬一。」

查玉靜站一側，表面在聽着幾人的談話，心中却暗道：我放火燒那竹石陣時不但冷公霄被困在陣中，「索魂羽士」丁炎山也在陣中，冷公霄不肯罷休，丁炎山也恨我入骨，如果兩人都找來此處，別人無事，我却是衆矢之的。這兩個武林高人要是都存了殺我之心，徐元平雖肯出手相救，祇怕也難同時抵得住兩人，何況他最恨這等乘人之危，一旦瞭然眞相之後，也未必肯出手相救，我必須在冷公霄、丁炎山兩人未到之前，設法離開此地。

心念一轉，轉身緩步向前走去。

徐元平祇道他重傷調息之後，借行路舒展一下筋骨，也未加以理會。

但却沒法瞞得過丁玲一雙眼睛，祇聽她格格嬌笑一陣，道：「查少堡主，你現在要走了麼？」

這一句話，問得單刀直入，查玉祇好笑道：「在下身上傷勢，想非一兩天內能養息得好，是故找處清靜所在，先把傷勢養好再說。」

徐元平驚道：「這怎能行，查兄傷勢祇不過略略好轉，你一人走去，叫人如何能夠放心，快些回來！咱們守在一起，縱然冷公霄率衆趕來，也好合力禦敵。」

查玉微微一笑道：「徐兄盛意，兄弟心領，但我傷勢必須要找處清靜所在養息一下不可……」

丁玲高聲接道：「少堡主但請回來無妨，我三叔父縱然找來，也絕不會對你有何舉動。」

查玉搖頭一笑，道：「這個……」瞥眼見幾條人影，遙遙直奔過來，心知已走之不及，暗裏一歎，緩步走了回來。

丁玲瞧他一聽自己相勸之言，當眞就走了回來，心中正大感奇怪，轉頭望見幾條人影，遙遙奔來，立時大悟，原來他走不了啦。

查玉心中很明白，此番自己生死，大都操在徐元平的手中，但屈在己方，如若對方在未出手之前，先行質問火燒竹石陣的事情，必將引起一番口舌爭論，事實俱在，自己縱有蘇秦之才，也難抵賴得過，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理對方質問之言。徐元平毫無江湖閱歷，又是個極重情義之人，如若自己不理對方質問，片面之言，絕難使他相信，事後雖難免不被拆穿，但眼下却可暫保一時。他心中打好了主意，人也走近徐元平身側，故作傷重難支的模樣，低聲對徐元平道：「徐兄，兄弟身受之傷甚重，如不及時調息，祇怕將凝結成爲內傷，我得先行運氣靜養上一兩個時辰，一旦遇上强敵，也可相助徐兄一臂之力。」

徐元平點頭答道：「查兄儘管靜坐養息傷勢，如果冷公霄眞的再找了來，由兄弟擋他就是。」

查玉微微一笑，道：「多謝徐兄相關之情。」言罷，閉上雙目，盤膝而坐。

抬頭望去，祇見數條人影急奔而來，爲首之人，果然是剛剛逃走的冷公霄。

他瞧了正在席地而坐養息傷勢的查玉一眼，說道：「此人幾時睡熟過去了？」

徐元平冷然接道：「查兄正在運氣調治傷勢，你如有話要說，待

他療好了傷勢之後再說不遲。」

一面和冷公霄說話，一面打量兩個和他同來之人，祇見兩人並肩站在身後。

徐元平見左面一人年約五旬左右，背了一支長劍，長衫、宋履，頗似一位教書先生。

右面之人，年紀甚輕，一身文士裝扮，儒衣方巾，膚白如雪，頗為清俊，祇是他粉白雪肌之中，如若仔細一瞧，隱隱泛現出鐵青之色。

丁玲打量了來人一陣，祇覺面目陌生，從未見過，但她却可以斷定這兩人不是千毒谷中人物，當下問道：「冷老前輩，這兩位是哪路英雄人物，怎麼我從未見過？」

冷公霄乾咳了兩聲，道：「這兩位江湖上鼎鼎大名之人，你都沒有見過，看起來，你們雲夢二嬌的見聞是有限得很。」

丁玲道：「多認識幾個人，也算不得甚麼高明。」

她言詞鋒利，一出口就把冷公霄頂撞得怔了一怔，才冷然說道：「鬼丫頭少逞口舌之利，惱得老夫性起，拚着和老鬼結怨，也要出手好好的教訓你一頓。」

丁玲嫣然一笑道：「冷伯父言重了，你要親自出手懲戒，不覺得有些小題大做麼？」

冷公霄冷哼一聲，罵道：「沒規矩的丫頭，老夫是何等人物，豈能和你一個晚輩說笑。」

那清俊少年忽然一晃身子衝到了丁玲身前，回頭對冷公霄道：「冷兄，這丫頭出言不遜，是甚麼人，可要兄弟出手，替你教訓她一頓麼？」

此人神情之間甚是輕薄，問過冷公霄後，目光立時又轉投到丁玲臉上。

冷公霄道：「這個麼，兄弟怎敢相勞，以莊兄在江湖上的身份，和一個女孩子動手，實叫兄弟難以出口相請。」

祇聽丁玲低聲罵道：「哼！一身輕浮，面無血色，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你還以為自己生得很漂亮呢！」這幾句話罵得尖酸刻薄，入骨三分，那臉色慘白的少年祇聽得一股怒火，直衝上來，大喝一聲，舉手向丁玲抓去。

丁玲早已有了戒備，立時嬌軀一翻，疾向旁側閃去。

丁鳳心知姐姐傷勢未癒，一見那少年出手，立時嬌叱一聲，疾撲過去，舉手一拳，當胸擊去。

那臉色慘白少年一擊未中，丁鳳拳勢已近前胸，祇好橫向旁側一躍，反手一記擒拿，猛向丁玲手腕之上抓去。

丁鳳一縮手臂，收回右掌，飛起一腳，踢了過去，左掌也同時劈出了一招「蕉扇逐火」，橫腰擊去。

那臉色慘白少年連被丁鳳搶去先機，攻了兩招，似是自覺甚失面子，氣得原已慘白的臉上，更加鐵青，一提丹田眞氣，向後躍退數尺。

丁鳳看他被自己出手幾招攻勢迫得連番向後躍退，冷笑一聲罵道：「這樣沒有用的東西，也敢大言不慚！」

忽聽徐元平大聲喝道：「丁姑娘小心……」

丁鳳微微一怔道：「甚麼？」祇覺一股疾風直襲過來，趕忙向一側躍去。

原來那臉色慘白少年被丁鳳搶了先機連續一陣快攻，心中甚感慚忿，是以，縱身而退，避開丁鳳攻勢後，一提眞氣，立時重又疾撲而上。

丁鳳向旁側躍避之勢，雖然已夠迅快，但那臉色慘白少年，似是早已料到此着，懸空一個轉身，如影隨形般，疾追而上，右手一伸疾向丁鳳肩頭之上抓去。

徐元平大喝一聲：「住手！」猛然向前衝去，揮手一掌「飛鈸撞鐘」，直擊過去。

那臉色慘白的少年一登上峯頂之後，立時注意到峯頂之上的人物，看徐元平精神雖然飽滿，但年紀不大，縱是他出自名師門下，功力亦必淺薄，不足為敵，金老二和查玉又都在靜坐養傷，丁玲、丁鳳大的不過二十，小的最多才十七八歲，亦未放在眼中，在他心中唯一可懼之人，是鐵扇銀劍于成。

是以，他在和丁鳳動手之時，却時時注意着于成施襲，不防徐元平劈來一掌，勢道竟然雄渾無比，不覺心頭吃了一駭，慌忙一提眞氣，穩住追擊丁鳳的身子，右手運力向右虛空橫拍一掌，向左邊躍開數尺，避讓開徐元平一掌襲擊。

徐元平生性正大，剛才發掌，祇不過是怕對方傷了丁鳳，是以運了八成以上力量，遙遙一掌，已解救了丁鳳危險，救了丁鳳之後，立刻停手不攻。

抬頭望去，祇見丁鳳滿含笑意，站在一側，毫無懼怕之色，右手拇指輕按在中指之上，望着徐元平笑而不言。徐元平心中一動，忽然醒悟，暗道：我倒忘了她們的「彈指迷魂散」了，我如不發出一掌相救，祇怕這臉無血色之人，早已被她的「彈指迷魂散」迷過去了。

冷公霄一瞧丁鳳神情，立時冷冷喝道：「莊兄小心，鬼王谷這兩個丫頭最擅施用迷魂藥物，莊兄別着了她們的道兒。」

那臉色慘白之人瞧瞧丁鳳，微微一笑，並未發作，却轉臉望着徐元平怒聲喝道：「你敢暗算莊二大



爺，我瞧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徐元平轉動俊目，冷笑說道：「你敢出口傷人，我瞧你才是活得不耐煩。」

「鐵扇銀劍」于成大喝一聲，道：「這等脚色，何用少兄出手，把他交我吧！」

左手一張鐵骨摺扇，右手拔出銀劍，縱身而上。

冷公霄仰臉打個哈哈，道：「于兄不做鄂、皖、豫、魯四省綠林道總瓢把子，却甘心奴顏卑膝做起他的奴隸來了，這倒是一件新鮮事兒，不知于兄，月得工錢若干？」

這幾句話罵到刻薄至極，于成一張臉被他罵得通紅似火，但一時之間又想不到適當措詞反擊，氣得呆在當地。

忽聽金老二高聲道：「冷老二，你們千毒谷在江湖上的威名，可非泛泛之流，想不到以你冷老二的身份、地位，竟然和關外雙兇勾結一起，在中原道上惹事生非，此事祇要傳言到江湖上去，對你們千毒谷的威名可是大有損傷，祇怕冷兄也無臉再見中原道上的英雄了。」

冷公霄吃了一驚，忖道：雙兇初入關，進入中原，知道此事者屈指可數，識得兩人之人，更是絕無僅有，不知他如何得知……心中在想，口裏却冷冷答道：「關外雙兇之事，和兄弟有何相干？金兄再要胡言亂語，兄弟可不客氣的了。」

那臉色慘白少年聽得金老二叫出關外雙兇，不但毫無驚愕之色，反而沾沾自喜，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中原道上，竟也有知我們兄弟之名的人物。」

「鐵扇銀劍」于成冷哼一聲，道：「中原之地，豈是你們邊荒之人撒野的所在？」舉手一劍，直刺過去。

他身為中原鄂、皖、豫、魯四省綠林道上總瓢把子，被關外綠林人物侵入到地面之上，而自己却毫無所知，此乃大失顏面之事，是以出手一劍，十分辛辣，銀光閃閃，變化出三朵劍花，指襲那臉色慘白少年前胸處三大要穴。

臉無血色少年一瞧對方攻出劍招，迅辣凌厲，不敢用空手和人過招，立時躍退六七尺遠，探手在腰間一摸，鬆開扣把，抖出一條遍體金光閃爍的軟鞭。

「鐵扇銀劍」于成朗朗一笑，道：「最好你們雙兇一齊上來，讓在下見識關外武學，有何出奇之處。」

臉無血色少年冷笑一聲道：「且莫誇口，先接我一百招試試再說。」

于成一抖銀劍，疾撲而上，長劍伸縮，指顧間連續攻出三招。

臉色慘白少年軟鞭忽的橫掄而起，舞出一片金光，護住身子。

但聞一陣金鐵相觸之聲，于成疾攻的三劍，盡被他的金鞭擋開。

于成不待對方出手反擊，大喝一聲，重又疾撲而上，摺扇橫削，銀劍」直刺，一攻之中，縱攻橫擊，兩招並出。

臉無血色少年心頭暗生驚凜，凝神提氣，凌空而起，龍頭鞭懸空下擊，直向于成頭上點去。

于成揮劍封鞭，摺扇變削為點，反向上擊。

祇見那臉色慘白少年冷哼一聲，懸空一個大翻身，飄飛四五尺遠，雙脚一沾實地，立時猛撲過來。

「鐵扇銀劍」于成疾如風輪般打了一個轉身，讓開龍頭軟鞭，側身進擊，又把對方迫退了三步。

這臉無血色少年原來是關外雙兇之一，名叫莊武，他連受于成劍、扇合擊的絕學所制，被迫得連番倒退，心中大感惱怒，運力揮鞭，劃起强勁的嘯風之聲，先把劣勢一穩，緊接着迫攻過來，刹那間鞭影如山，金刃破風排山倒海般直湧而上。

「鐵扇銀劍」于成一見對方全力搶攻，哼哼一聲冷笑，左手鐵扇一合，隨手伸吐，專點敵人穴道，右劍盤空飛舞，矯若游龍，迎、封、架、格，化解攻來的鞭招。

這二人一個是身膺四省、威望服衆的總瓢把子，一個是揚名關外、令人喪膽的豪客，二人雖是初次交手，却打得石飛砂揚，驚心動魄。

三十招過後，雙方還是未見勝負，于成已殺得性起，暴喝一聲，身形拔空而起，長劍一抖，一招「天普甘霖」，扇演「鶴唳長空」，劍似萬點飛花，扇如泰山壓頂，由上而下，直向莊武罩下。

莊武祇覺金鞭落空，于成人已凌空飛擊，此乃是于成賴以成名的武學之一，其勢快若電奔，莊武但覺頭頂金風颯然，已知來勢猛烈，要想封架，已不可能，此時但求自保，也顧不了甚麼地位身份，祇得一矮身，就地一滾，讓到五尺以外，才躍身立起，臉色一冷，揮鞭硬撲上去。

陡然間，衣帶飄風，那五旬左右、身背長劍之人，已躍身趕到前面，當下冷冷喝了一聲，道：「老三退下，讓我來會這位中原人物。」

于成正待迎戰莊武，猛受此人一阻，翻眼一瞧來人，嘿嘿一笑道：「好說，好說，我看還是你們雙兇一齊上的好。」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武小郎不在橫山過新年，他與張水柔等人回到十字坡，目的是繼續探聽消息。武小郎與張水柔套車去泰山縣購買日用品，武小郎先去衙門報案，一番說詞，把錢大夫密告他勾結橫山响馬的嫌疑洗脫了……武小郎又去找錢丈夫買傷藥，說明他是被挾持才找錢大夫去醫傷，連錢大夫也被騙了，甚至吩咐他代打聽海棠大盜……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 去 病‧文
可 飛‧圖

# 俠盜武小郎

## 一箭雙鵰好計謀 利用官兵殺韃子

武小郎道：「大人，我是眞心的討厭銀子的，你想想，人們為了銀子求人告貸說盡好話，有的為了銀子逢迎拍馬，拿別人的孫子他喊爺，有的人為銀子打破頭，跑東奔西受那風霜之苦，有人為了銀子……」

「住口，你有完沒完呀！」

一笑，武小郎道：「我就是被銀子弄得團團轉，我恨透銀子了！」

程捕頭道：「那你還要甚麼賞銀呀！」

武小郎道：「可是不要又不行，沒有銀子又難生活！」

程百里叱道：「好啦，閒話少說，閒屁少放，快把你知道的說出來。」

武小郎道：「你知道何人血洗王覺的大宅子嗎？」

程百里道：「誰？」

武小郎道：「此案乃關外胡人所為呀！」

程百里大驚，道：「娘的，你是怎麼知道的？」

武小郎道：「響馬們偷聽來的呀。」

程百里道：「你能不能說清楚些？」

武小郎道：「大人，我聽響馬們說的，胡人和親王在落雁堡對司馬亮說，他們已把王覺一家殺光了，餘下的就是怎麼樣把寶塔找回去，那座寶塔乃胡人宗廟神物，被當年征遼大將一位姓王的帶回關內，這些年胡人找遍各地，更派多人在關內尋找，終於打聽到王覺家中有此物。許多年了，胡人用盡各種手段才打聽出來，再加上王覺也姓王，胡人便以報仇之心殺了王覺一家人，這案是做了，尋寶就難了，可好，那司馬亮的老婆又是胡人，而司馬亮又是滄州太歲人物，這就把尋寶之事交由司馬亮來辦了！」

程百里吃驚道：「你不是信口雌黃吧？」

武小郎道：「大人，信不信由你，如果大人要找寶，那還得快，否則……」

程百里一聲冷笑，道：「王宅四週已劃為禁區了，誰如果走入禁區，我就抓人！」

武小郎道：「我問你大人，你們已知道劉押司是假扮的，又知劉押司是甘不悔，而甘不悔又是落雁堡司馬亮的人，你們為甚麼不抓人？」

程百里道：「抓屁，甘元甘捕頭去過，落雁堡不承認有這個人，他們一推二六五，怎麼抓！」

武小郎道：「奶奶的，眞狡猾！」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人，



我可得提醒大人，多派重兵去找寶呀！」

他忽的一笑，又道：「對了，大人，我也想知道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告訴我。」

程百里道：「你想知道甚麼？」

武小郎道：「你大人為甚麼天天夜裏去王宅，你們挖寶是為甚麼？」

程百里道：「你小子最好別知道。」

武小郎道：「我知道祇有對你好。」

「怎麼說？」

武小郎道：「我在王宅住過十多天，我也去過後院四處瞧，如果那兒有甚麼線索，我一看就知道！」

程百里道：「娘的，你吹牛。」

武小郎道：「吹不倒泰山，吹不過黃河水倒流，大人，我憑眞本事。」

程百里搖搖頭，道：「武小郎，你省點勁吧！你還不是想在這中間找好處？」

武小郎道：「大人，就算是我求你找一份差事吧，我祇工作，不要你的銀子。」

程百里道：「娘的，說着說着說漏嘴了吧？你白幹，你圖甚麼？操！走！」

武小郎還想再多說，程百里已開步往北走，武小郎才追了三五步，程百里回頭叱：「再嚕嗦，揍你！」

武小郎不追了，他又大聲道：「大人呀，有需要我效勞的，我就住在十字坡，你派人叫我，我馬上上來。」

程百里聽見當作沒聽見，他匆匆地走了。

武小郎哈哈笑，但當他笑了兩聲不笑了。

武小郎喃喃地道：「不對呀，官家為甚麼也在找那座寶塔呀，太守？知府？縣太爺？他們是誰在打主意？他們又怎知王覺手中有這寶物的？」

武小郎想了半天想不通，當初他以為是滄州府來的杜押司與甘元在打主意，如今杜押司與甘元已回去滄州，而此地仍然在把寶找，這就令武小郎墜入五里霧中了。

* * *

武小郎提着大包的傷藥走回泰山酒館中，他推開房門不見人，心中一緊。

「噫，我的水柔不見了。」

他把藥放在桌子上，發覺桌上的菜與酒都快涼了，知道張水柔出去沒多久，算一算時間，大約與自己出門的時間差不多。

武小郎拉開房門，叫伙計：「伙計！」

祇見前面走來伙計衝他笑：「爺，你回來了？我去把酒菜再熱一熱。」

武小郎道：「同我來的女人呢？」

伙計笑笑，道：「她呀，你出去沒多久，她也出去了。」

武小郎木然地坐在床沿上，他的心中在嘀咕：「別是又去扮海棠大盜了。」

武小郎端起一杯熱酒，他想不通張水柔去了那兒了，自己便一杯一杯地喝着酒。

忽的一股冷風吹進來，武小郎抬頭看，張水柔笑呵呵地走到他面前。

「你出去了？」

「你一走我就跟了。」

武小郎笑道：「莫非扮海棠大盜了？」

張水柔接過武小郎為她斟的熱酒，她貼着武小郎坐下來了。

一杯暖酒下肚，張水柔道：「咱們的銀子怎好送那錢大夫花用呀，我不甘心！」

武小郎道：「所以妳又去把那張銀票弄回來了？」

張水柔懷中猛一抖，嚄，可不正是武小郎買藥的那一張百兩銀票！

她得意地道：「你在前面同錢大夫鬼扯淡，我便潛入錢大夫的睡房中，我等他脫衣上了床，小使手段便把這張銀票又弄回來了！」

武小郎道：「錢大夫怕是要掩面大哭了。」

張水柔却忽地不高興，她忿怒地道：「氣死我了！」

「怎麼啦？」

張水柔道：「我找那一錠金子呀，找了半天沒找到，不知姓錢的把那錠金子藏在那兒了。」

武小郎道：「算啦，妳何必非把錢大夫氣死不可。」

張水柔道：「我恨那些當大夫的傢伙只會向病人要錢，他們只不過為人治治病呀，娘的，黑心還是合法的，我不找機會整整他，我實在不甘心！」

武小郎道：「別不愉快了，咱們如今又太平了，來！喝喝酒，吃吃菜，熱被窩裡抱起來，咱二人好生地製造愛，忘了一切不愉快。」

張水柔一起哈哈笑，道：「武哥哥呀，你是有學問的人呀，哈哈哈！」

武小郎叱道：「妳說誰有學問？」

張水柔「吧」的一聲吻了一下武小郎，道：「我說我的武哥哥有學問呀！」

武小郎叱笑道：「妳才有學問！」

張水柔道：「你說話好聽又押

詛，不但容易懂，也叫人聽了笑哈哈，這不是有學問是甚麼？」

武小郎哈哈一笑，道：「我這都是坦白話，當然更是大實話，我不說假，來，別提甚麼學問了，再喝三杯上床了，今夜好愉快，不知……」

「不知甚麼呀，武哥！」

「不知小玉大妹子怎麼樣了！」

張水柔道：「你呀，你是貪心的娃兒吃奶子，嘴巴咬一個另一手又抓一個，你不怕累！」

武小郎呵呵一笑，道：「你吃醋？」

張水柔道：「我若吃醋呀，早就剝了你二人的皮了！」

武小郎一聽火來了。

那可不是忿怒之火，而是慾火來吔！

只見他一把抱住張水柔，腰挺頭抬站起來，側身往床上猛一拋，張水柔順勢躺在床上了。

武小郎再乾一杯酒，他解下腰帶褲鬆開，大掛一抖拋床邊，兩臂一張低聲吼：「我來也！」

「轟」他人是砸在床上的，張水柔早已不見了。

張水柔爲甚麼不見了？她鑽進大棉被中了，宛似一條光又滑的大泥鰍直在棉被中扭動。

武小郎哈哈笑，回頭一掌打向桌上的油燈，因爲這時候用不到燈，掌風起處燈熄了。

燈熄了可不是安安份份的睡大覺，燈熄了才眞正的熱鬧起來了。

至於有人問他二人是怎麼個熱鬧，嗨，夜貓子眼睛也看不到，誰知道，也只能聽二人哈哈的笑。

* * *

第二天快到中午了，武小郎與張水柔二人才起床，二人起床以後更忙了，二人分頭去趕辦年貨。

距離除夕還有七八天，十字坡也要趕過年，十字坡開的是野店，酒肉年貨不能少。

那武小郎起床趕到屠宰場，他眞敢買，半隻牛帶隻羊，公雞母雞各五十，高粱酒也弄了五罈一百斤，雜七雜八的兩蔴袋，香油香燭帶檀香，這是敬神祭灶用的不能少。

那張水柔去到布店買綢緞，她買了女紅還有幾件好頭飾，這是送給盧小玉的。

當然了，小丁小馬也要新衣裳，瓜皮帽也該換新的了，他二人的身上血味濃，也得買些香料洗個澡。

這一回二人買的眞不少，可也把一百多兩銀子全花光，張水柔買得吃吃笑。

武小郎趕着大車，這一趟車上不能躺着睡大覺，當然啦，車上更不能再來那一套，只因爲大車上裝滿了過年的東西，便是車轅上也掛了十幾樣。

不躺車上沒關係，二人擠擠蹭蹭的坐在車轅與藍布車帘前，那張水柔把頭擱在武小郎的肩頭上，車子晃蕩她也晃，那武小郎還用他的舌頭偶爾地舐一下張水柔的俏鼻尖，於是……

於是武小郎唱起山歌來了。

「山東響馬喲，他那裡來呀……

山東响馬天上來，橫山之上立大寨呀嘿……

他亞賽當年的喲……那個梁山泊呀嘿……」

張水柔哈哈笑，道：「看嘛，我就說呀，我的武哥是有學問的！」

武小郎一笑，他伸臂摟住張水柔的腰，又道：「我有學問？這就算有學問呀！」

張水柔道：「我就唱不出來。」

武小郎笑笑，道：「就算我比妳有學問吧！」他用力張口咬住張水柔的耳朵，咬得張水柔「哎喲」一聲叫！

這二人立刻又笑了。

武小郎邊笑邊又唱起他的山東山歌了。

「山東响馬喲，他多厲害呀！

山東响馬武藝好，他們血洗落雁堡呀嘿！

他殺得惡霸無處逃呀，滄州他們立威名呀嗨……

嗨……喲啊！」

張水柔吃的一笑，道：「武哥哥，你唱一段咱們十字坡怎麼樣，何必盡捧橫山呀！」

武小郎道：「行，我唱唱，妳聽聽！」

張水柔道：「我洗耳恭聽！」

武小郎清清帶點沙啞的喉嚨，他抖抖手中韁繩再看前後，見前後無人，他才唱起來。

「泰山城西有個閻王坡呀，那閻王坡也叫十字坡！」

十字坡有位女嬌娥，嘿呀嘿！

她一心要當我武小郎的老婆呀！嘿嘿嘿！」

張水柔一聽笑道：「那是一點也不假！」

武小郎又唱道：「她是白菜我蘿卜，我們倆熬在一塊才快樂呀嘿……」

張水柔又接道：「那是一點也不假！」

武小郎又唱。

「有一天我若不愛她，怕只怕會變成她的呀！那個人肉包子呀……嘿！」

「哈……」兩個人又笑在一起了！

* * *

瓦罐五七隻全部堆在鍋灶邊，



剛洗過，因爲都曾經裝過人肉，大缸只有三口，放在灶台邊，只爲了把大鍋中滷的醃的牛羊肉裝起來，便把剩下的這些缸呀罐的全部用上了，就算如此，還有一半沒地方裝，便只好用繩子拴起來吊掛在樑上。

十字坡原是有許多罐子的，只因爲全被程百里帶來的官兵抬走，一時間少了這玩意。

再有三天過年了，十字坡也忙了，盧小玉與張水柔二人爲了替武小郎做兩件過年新衣裳，忙到半夜還在縫，無他，爲了在武小郎面前表現二人溫柔罷了。

就在這天剛過了，從大道上奔來一個漢子，這人是個大光頭，那身衣衫像法師。

這人的手中拄着一根龍頭杖，雙目宛似鋼鈴一樣烱烱眼神還眞嚇人。

只見他大步走到野店中，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巴掌拍得桌子「巴巴」响：「伙計，伙計！」

小丁走上前，笑道：「客爺，趕着回家過年了，你好性急呀！」

光頭大漢一瞪眼，道：「兔崽子，你話不少！」

小丁再一笑道：「那麼，你先吃點甚麼？」

大光頭指着剛吊在樑山上的滷肥雞，道：「兩隻肥雞要全隻，外帶一碗高粱酒。」

小丁點頭道：「得，馬上到！」

小丁用竿子鈎下兩隻滷雞來，他這就要去打酒了，大光頭起身跟上來了。

小丁一看笑問：「客爺，你要甚麼？」

大光頭道：「我跟你去打酒吃！」

小丁道：「你坐着，我馬上把酒送過來。」

「老子跟去瞧瞧不可以？」

一怔，小丁心想，這傢伙眞在行。

他站着不走了：「咱們後院有大姑娘，生人怎好去後房？你還是等在這兒吧！」

大光頭冷笑道：「我又不是大色狠，甚麼姑娘我也看不上，我乃宗廟祭祀長老，不近女色的！」

小丁無奈，只好又往後院走，他邊走邊道：「你爲甚麼要跟來？」

「不放心漢人！」

「噫，你是……」

「我乃關外來的，我是不談政治也不搞種族分裂的方外人，我便是天邊也去得。」

小丁道：「你說漢人怎麼了？」

大光頭低沉地笑道：「你們漢人名堂多，我擔心一個不留神上了你們的當。」

小丁已站在門外了，他笑道：「你老也太過小心了，我們可是規矩人。」

大光頭道：「我小心，所以我今年六十五，規矩不是光說說的，那得做出來。」

小丁無奈何，他只好取過大碗在酒罐中倒了一大碗酒，那大光頭接過酒眞細心，先用鼻子聞，又用銀針試，然後端酒到前面。

兩隻滷雞他撕着吃，小丁心中直叫太可惜，如今地室中沒有人肉做包子，這大光頭少說也可以剔下一百斤淨紅肉出來，就算包五百個大肉包也還有餘。

只見這大光頭祭祀長老哈哈笑，他撕着滷雞先吃雞胸肉，然後再細啃雞腿肉，吃得滿口油膩雞骨頭拋在地。

小丁走到後面去，他對張水柔把事情說一遍。

張水柔道：「饒他一命吧，快過年了，殺人有些不吉利，是不是？」

武小郎在一邊烤火喝暖酒，聽了立刻直點頭，道：「是個宗廟祭司，不是咱們要宰的惡人，吃飽多收一兩銀子就行了！」

小丁往外走，忽聽附近傳來人聲，道：「嗨，店開了，進去吃個飽！」

另一人道：「還以爲累到泰山縣城吶，走，進去，瞧瞧有甚麼吃的喝的！」

兩個人剛到大門口，抬頭看進去，只見中間桌上坐了個大光頭，龍頭杖擱在桌邊上！紅綢褲黑皮靴，正在吃喝吶！

兩個人併肩走進門，其中一人，道：「伙計，伙計，酒呀！」

「來了！」小丁又過來了。

這人如此一吆喝，大光頭回過身來瞧，雙方也立刻瞪上眼了。

「你……」

「好個烏拉托，你膽敢進關內來活動了！」

大光頭抓着龍頭杖，沉聲道：「我進關不惹事，也不犯你漢人的法，你們想怎樣？」

這二人彼此看一眼，其中一人道：「杜押司，錦州大祭祀長老烏拉托呀，逮到他就是大功一件！」

「甘兄，咱們得合作才可以，聽人言這大祭師的功夫最紮實了得，想活抓怕……」

大光頭叱道：「甘兄，你想在你們的地盤上行凶殺人呀，可惡！」

來的二人不是別人，乃滄州府的甘元與杜大北二人是也，這二人年也不過又匆匆趕來泰山縣城了。

「嗆」聲起處，甘元與杜大北雙方拔出刀來了。

杜大北冷叱道：「烏拉托，今天只有給你兩條路，一條路，你乖

乖地就擒，由爺們押你上衙門，另一條路等着挨刀吧！」

甘元道：「烏拉托，你可得想清楚，這兒不是女眞國，這兒是關內大宋朝，你可是一個人勢單力薄難逃脫！」

大光頭烏拉托冷笑一聲，手抓龍頭杖，他推開桌子猛一挺，大腦袋幾乎碰到橫樑上。

只見他手指門外冷冷道：「這裡是關內，我也知道這兒是大宋朝地盤上，只不過今天只有你們兩個，沒有官兵大隊跟隨着，本祭師就不再把二位放在心上了。」

甘元大怒，叱道：「你出來，出來門外幹！」

杜大北也吼：「他娘的，口氣眞大呀！」

兩個人當先跳到大樹下，大光頭拄杖冷冷道：「甘元，你在滄州當捕頭十來年，我清楚，你們隨時都在尋找我國宗廟的那件寶，你們想用寶來對我們敲詐威脅，你們以爲咱們不知道呀！」

仰天一聲哈哈，甘元道：「你說對了，北地胡人似野狠，經常騷擾地方，這好比睡榻之旁臥了一頭猛虎，叫人寢難安食難嚥，如果有辦法制住你們，咱們當然要下手！」

杜大北接道：「烏拉托，你說說，我聽聽，你是不是爲了寶塔沒找到，便獨自一人冒險入關來了！」

烏拉托如喪考妣地慘然道：「多年來爲了我宗廟的那件無價之寶，俺們各地打探，也花了不知多少寃枉錢，好不容易的才知道王覺的家住在泰山城，這才設法要姓王的把寶交出來，可是咱們怎麼利誘他，就是不答應。」

甘元道：「所以你們便與滄州惡霸司馬亮勾結，把王家一門殺光了！」

烏拉托嘿嘿冷笑道：「寶很誘人，寶卻救不了人的命，王覺應該想到這一點！」

甘元道：「先是由你們暗中派來殺手，殺了王覺一家人，造成滅門大血案，然後落雁堡派人潛入王宅去找寶，娘的！這件事早就被官家知道了！」

烏拉托道：「俺們出手之前你們已經知道了？」

甘元道：「知道一半。」

「怎麼說？」

甘元冷冷一哂道：「反正事情已到了攤牌的時候了，便是說了也無妨。」

他看看杜大北也同意並直點頭，遂沉聲道：「咱們早就知道王覺的宅中藏着那一件翡翠玲瓏寶塔，那是你們女眞國的宗廟第一等至寶，也是你們公認的神物，有了它，你們就會乖乖地不敢再入中原亂來，所以咱們也急於把寶物找到，可是……」

烏拉托急問：「可是什麼？」

甘元道：「可是咱們知道王覺的父親王拓當年征遼東，他有功於朝廷，咱們不能找上門索寶呀！」

杜大北接道：「所以後來知道，你們也知道了那寶塔就在王覺宅中，咱們也不阻擋，暗中注視着事情的發展了。」

烏拉托怒道：「你們打算在我們取到寶物之後再出手搶奪？」

杜大北道：「也可以這麼說。」

烏拉托道：「你們看着我們的殺手血洗王宅，你們也未出手阻攔？」

甘元道：「那是突然的，想救也來不及了。」

烏拉托冷笑道：「眞好推辭，爲父母官者，竟然看着百姓遭殃而不立刻出手，你們比盜匪還可惡。」

甘元冷笑道：「那麼，我再對你大祭師說個明白，你就知道爲什麼我二人要殺你。」

烏拉托道：「爲什麼？」

甘元道：「因爲泰山城中官家正在全力挖掘王宅，官家在找那件寶物，當然不希望你去打擾，所以你眼前就只有死。」

烏拉托冷笑連聲道：「就憑你們兩個人，媽巴子的，不入流。」

甘元大怒，暴叱一聲：「老子宰了你這禿驢！」

他揮刀直上，烏拉托舉杖便打，兩個人只三個照面，杜大北也揮刀殺上來。

這三人門外大槐樹下殺得凶，大門內，盧小玉提刀要出手，却被武小郎阻住了。

武小郎低聲道：「小玉妹呀，今天咱們不動刀，今天只看他們三人殺，咱們坐山觀虎鬥。」

盧小玉道：「這惡韃子是我仇家呀！」

武小郎道：「殺一個容易，咱們要殺許多個，妳說是不是？」

盧小玉道：「武哥呀，我不能自己。」

武小郎道：「妳也聽了的，官家一樣不是東西，他們見死不救，只想到寶塔呀！」

盧小玉道：「難怪我常常見公公舉首長嘆息，原來我公公活得眞苦。」

武小郎道：「這就是財主不一定快活的道理，常常夜裡睡不着，只怕賊上門，這滋味就叫人活得不快活。」

這時候，忽聽一邊的張水柔道：「瞧，那個大光頭更厲害，他左打右掃，把兩個人打得滴溜轉。」

武小郎看得一瞪眼：「好傢伙，這大光頭的杖法眞厲害，令我想起我二叔的話。」

張水柔道：「你二叔是武松，他對你說了什麼話？」

武小郎道：「二叔對我說，當今江湖上會使杖法的乃是花和尚魯智深，也是曾當過提轄的魯達，如今再看那大光頭，眞有點像是當年的魯智深。」

幾個人走出了門外，三人剛站定，忽地傳來一聲「咚」。

「哎呀！」

「哇！」

杜大北背上挨了一記，打得他往前一個大踉蹌，張口就是一口鮮血噴出來。

杜大北不信邪，他猛回頭，口中一聲咒罵：「你娘的，殺！」

他以袖抹去嘴角血跡，手中刀一舉，直往烏拉托奔去，那光景他是玩命了。

烏拉托在穩紮穩打中一記得手，他以爲杜大北非躺下去不可，是以集中全力要把甘元也打倒在地了，而且他也把甘元逼到了大樹後面，不料杜大北自背後殺來。

杜大北的尖刀已入肉三分了，烏拉托果然了得，他急忙來一個巨蟒翻身，身子往左猛滑半尺，就聽「叱」的一聲尖响，烏拉托也忍不住的一聲低呼：「啊！」

差一點沒有扎入烏拉托的後背中，卻也帶起一溜鮮血，烏拉托的背後被刀劃開半尺長。

烏拉托立刻一個平地旋動如龍捲風，他的杖尾已狠狠地搗在甘元的膝頭上。

那地方最脆弱，只有狗才會躲，因爲只要拿竹杖打狗，狗會全力閃牠的腿，背上挨幾下沒關係。

甘元的右膝挨一杖，他痛得呱呱叫又嘶嘶聲呼痛，單腿往一邊跳。

於是武小郎跳過來了。

如果不是快過年，張水柔就會打算把這三人的肉用罈子醃起來，因爲當前她的野店缺貨源，人肉早用完了。

「各位，別打了，千萬別打了。」

武小郎的出現，令甘元與杜大北也一怔。

甘元道：「噫，是武小郎，你在這兒呀！」

武小郎道：「我早就住在這兒了。」

甘元道：「武小郎，你愛國嗎？」

武小郎道：「我是愛國者，我最愛國了。」

甘元道：「這大光頭是胡人呀，他入關來害人的，你快快殺了他。」

武小郎手一攤道：「甘大人，我沒你的本事大，你都打不過，我行嗎？」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我不是愛國，也是慈悲爲懷的人，要我出刀殺人呀，不如你拿刀把我殺了吧！」

甘元氣得一瞪眼，叱道：「沒用的東西！」

武小郎道：「別管怎麼樣，如今三位都受了傷，我是行善不分家，我有刀傷藥，各位，我把三位傷治妥，如果你們還要幹，我不囉嗦，你們後山去搏命，別是要過年了，弄得我們這兒一片血腥。」

張水柔笑笑道：「進來吧，咱們爲各位把傷治一治，好不好？」

杜大北厲叱道：「武小郎！」

「有！」武小郎大聲回應有力氣。

杜大北道：「不用你的傷藥了，我問你，你後面可有牲口嗎？」

「有匹馬，幹什麼呀？」

「暫時徵用你的馬，咱們去泰山城，過兩天還你。」

武小郎哈哈一笑道：「我們是老百姓呀，我們豈敢不聽你們的命令？」

他一聲大吼：「小丁！」

門下又是一聲回吼：「有！」

武小郎道：「你快快去把馬拉出來，還有小馬呢！」

「有！」小馬也高聲應。

武小郎道：「肉包子帶暖酒，爲甘大人二位弄些來，甘大人二位騎馬路上吃。」

「是，武爺！」

兩個伙計很快地把馬匹及吃的送到大樹下，那甘元惡狠狠地衝着正在喘氣皺眉的烏拉托道：「禿驢啊，你千萬別走，你等在此地，看爺們派人來抓你。」

烏拉托咬牙道：「來者不怕怕者不來，媽巴子的，你們有種就別走，咱們再大戰三百合。」

杜大北冷笑道：「烏拉托，你白進關來了，你什麼也得不到。」

兩人合騎一匹馬，兩人匆匆地往泰山縣城走了。

現在，武小郎十分親切地扶持住烏拉托道：「快，這麼冷的天，你背上在流血，進去，我有傷藥爲你治一治。」

烏拉托跟着武小郎走進店房，果然，武小郎將買來的傷藥取來了。

他一邊爲烏拉托治傷，一邊開始他的「陽謀」了。

爲什麼不說是「陰謀」而叫「陽謀」？聽了就知道。

＊　＊　＊

「你是女眞國大祭祀大師呀？」

「你已聽過了。」

武小郎道：「爲了寶塔之事？」

烏拉托一瞪眼道:「不錯!」

武小郎哈哈笑道:「寶塔之事我知道。」

烏拉托道:「你知道什麼?」

武小郎道:「你們說的什麼翡翠玲瓏寶塔我知道。」

烏拉托道:「可惜寶塔未找到。」

武小郎道:「找?在那兒找?」

烏拉托道:「泰山縣城王覺的大宅中呀，眞怕被官家先找到。」

武小郎道:「官家一輩子也找不到。」

烏拉托猛地一瞪眼道:「你怎麼知道?」

武小郎道:「我當然知道，我知道那寶物早就不在王覺的宅中了，官家找到明年，挖地三尺也休想找到。」

烏拉托一把扣住武小郎道:「你說說，我聽聽，那寶被什麼人弄去了?」

武小郎不掙扎，他還笑哈哈道:「要我說也不難，大祭師，那得花銀子的。」

烏拉托忙自袋中摸，他盡其所有的把金掏在桌子上，道:「這是我身上所有的，算一算也有三百兩，全是你們漢人用的銀子，你收着。」

武小郎心中明白，胡人進關來，當然備的是漢人銀子，女眞國的錢關內不流通。

武小郎一笑道:「這點銀子太少了，但我是個明白人，你眼下不方便，這樣吧，你吃完了，傷也包紮了，你馬上回去取銀子，你只要再取來銀子三千兩，我肚子裡的消息便只對你一人說。」

烏拉托楞然道:「你好陰謀。」

「非陰謀，乃陽謀也，我坦白地說，不玩假，何來陰謀之說?你不要這消息沒關係，官家會要的，大祭師，我可是一位愛國者啊!」

烏拉托道:「你眞的知道那寶在什麼人手中?」

「知道。」

「你沒騙我?」

「騙你?那是王八蛋幹的事，我武小郎不當王八蛋，娘的，王八好當氣難受，我們武家人寧死不當王八。」

他的心中有一些凄然，因爲提到王八便想到了乾爹，乾爹就是不願當王八才被西門慶踢死的，怎麼的，人醜不能有美妻呀，誰規定的?

* * *

烏拉托心中一緊，他立刻又向武小郎道:「你說說，我再聽聽，那座神塔不在王覺府中了?」

武小郎道:「不在，早被人弄走了。」

烏拉托又道:「官家不會在王覺宅中挖到嗎?」

武小郎道:「他們呀，找到個屁，永遠也別想。」

烏拉托大悅道:「只此一件消息就值銀子一千兩，好，你……叫……」

「武小郎!」

「好，武小郎，我立刻出關回去拿銀子，你這消息可不能再告訴別人。」

「當然，一物二賣是混帳，一物二賣命不長，我怎麼會當個糊塗蛋。」

烏拉托走了，他雖然受了傷，但心情是愉快的，他走得十分高興自在。

* * *

武小郎站在門口哈哈笑，他比烏拉托更愉快，等到那烏拉托走得不見了，嚄!他小子手舞足蹈地大笑起來了，他笑着進了門。

盧小玉閃到武小郎身邊，道:「武哥，你說說，我聽聽，你爲什麼放他走了呀?」

武小郎在盧小玉的面頰上香了一下，笑道:「那是爲了要殺更多的韃子呀。」

他摟住盧小玉的腰往後院走，又道:「要知道，殺妳公公一家的不是一個韃子，他們必會再來很多韃子。」

張水柔吃驚道:「你把很多韃子弄來呀，唉，武哥，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呀!」

笑笑，武小郎道:「才不呐，我有我的老主意。」

「什麼老主意?」

武小郎道:「到時候妳們就明白了。」

他對張水柔吩咐:「替我弄吃的，我要……」

忽然，野店外又來了人，武小郎幾人回頭看，大伙看得一瞪眼。

武小郎立刻笑哈哈地走出來道:「喂，大祭師呀，你怎麼去了又回頭?要留就說留的話，何必走了又回頭，叫人弄不清楚你又想怎樣?」

是的，烏拉托又回來了，但他並未聽到武小郎剛才幾句嚇人話。

「武小郎，我邊走邊琢磨，覺得應該再問問你。」

「你問什麼?說吧!」

「你說有人把寶塔弄走，可聽過弄走的寶塔是什麼樣?要知咱們上過一次當，弄了個假的。」

笑笑，武小郎當然知道上一次假的寶塔是在王覺院中浩然亭下面的那假寶塔，司馬亮等白忙一場。

武小郎裝作在想什麼，半晌，笑道:「寶塔什麼樣沒見過，只聽說寶塔十三層，每層裏面有個活生生……啊……應該說栩栩如生的羅漢像，美極了!」



烏拉托一聽精神大了:「武小郎，你等着，我這就回去取銀子，我去落雁堡取銀子要快得多。」

提到落雁堡，武小郎道:「落雁堡的銀子我不要。」

「爲什麼?」

「我是大慈善家呀，聽說响馬血洗落雁堡，那兒死了那麼多的人，我怎狠心再要他們的銀子?算了，你去落雁堡拿銀子，咱們的交易吹了。」

烏拉托道:「也罷，我盡快出關取銀子去，你千萬要在這兒等着我。」

他不等武小郎開口，便又匆匆地走了。

武小郎又開始哈哈笑了。

他是不會叫烏拉托去落雁堡的，萬一問起消息是武小郎說的，那司馬亮尚未死，他把那夜武小郎在落雁堡的情況說出來，自己的計劃就泡湯了。

* * *

事情有些緊急，武小郎無法留在十字坡過新年，他對盧小玉、張水柔二人道:「這一回我終於找到如何報仇的妙招了，妳們等着瞧吧!」

盧小玉道:「我期待的一天終於有希望要出現了。」

張水柔道:「武哥，你不會眞的把那寶物……」

武小郎道:「寶物對咱們不重要，爲小玉報仇才是眞的，我忘不了答應小玉報仇的。」

他當然忘不了那夜在王覺的宅中盧小玉與他在門房中的一幕，那是令人感動的。

* * *

武小郎進城了，他眞不幸，又遇上這麼一場大風雪。

武小郎冒着大雪走進城，他不去泰山酒館先喝酒，一路到了衙門口，這時候便値班的差役也躲在門中把袖口攏起來不出戶。

武小郎走過去，差役見是武小郎，很不高興地道:「怎麼又是你，年不打算過了?」

笑笑，武小郎道:「那個王八不過年，我是來找滄州來的甘大人，他與滄州府衙的杜押司借了我的一匹馬，另外還有要事見一見程捕頭!」

那差役指着大街，道:「就要過年了，放假三天不幹活，程大人陪同滄州來的二位去喝酒了。」

武小郎一笑，道:「太好了，我也去酒館。」

他回身便走，兩個差役冷冷笑，有個差役還冒出一句:「娘的，鼻尖嘴長趕上喝酒呀!」

武小郎當然聽見了，但他不在意地的大步往街上走去。

* * *

鵝毛般的大雪正輕悄悄地落下來，呼嘯的西北風偶爾捲起屋頂積雪，上天不祇以形象爲人們製造痛苦，更以實質的手段對付人間的不滿，於是人們爲了免被這種無情的嚴寒所肆虐，便祇有關起門來躲避上天無情的摧殘了。

武小郎一眼望去，長街上不見一個人。長街上也聽不到有聲音，便是幾處茶肆酒館也因爲門上掛着厚厚的門簾子，門關得緊緊的，再大的聲音也變成是微弱的嗡嗡聲吧了。

武小郎來到泰山酒館的門口，他的心中直叫妙，他心中的妙計如果成功了，他不但爲盧小玉報了仇，而且也會弄上一筆銀子，吃上十年也吃不完。

武小郎想的是甚麼妙計呀，不知道，祇不過見他此刻的得意，便明白他的妙計必然高明。

* * *

「彭!彭!彭!」，武小郎叫道:「開門!」

眞快，門後就站着一個大伙計，門是這伙計拉開的，隨之一股冷風刮進門，就好像風與武小郎搶着往這烏煙瘴氣的屋內鑽似的。

武小郎進門了，他先是全身猛地抖，好似抖落一地雞皮疙瘩似的，又是雪花又是水的抖了一地。

「娘的，眞冷。」

伙計認出是武小郎，他笑道:「我的爺，前幾天你才回鄉呀，怎麼又來了?」

武小郎不回應，他抬頭滿屋瞧，嚄!喝酒的人眞不少，大約數一數也有二十多。

程百里回頭瞧，他聳動鼻子冷冷笑:「娘的，那小潑皮也來了，莫非來討回他的那匹馬了。」

甘元見武小郎出現，別管怎樣，武小郎總是把他二人的傷上了藥，人家又借馬，這是仁義，可不能不打招呼。

「喂，武小郎，過來呀，坐在一起好商量。」

商量甚麼?這大概祇有武小郎知道。

一笑，武小郎也是一聲「嗨!三位大人果然來此喝酒呀，我請客!」

程百里最喜歡武小郎請客，因爲上一回武小郎請他一頓吃喝，花了幾十兩銀子，他眉頭也不皺一下。

武小郎順手拉把椅子坐下來，伙計取過碗筷來，再把酒爲武小郎斟上，程百里道:「索回你的馬來的?」

武小郎道:「程大人，祇不過一匹馬，這麼冷的天我會冒着大雪進縣城?」

甘元道:「武小郎，你的傷藥

眞管用，傷處已減輕不少了，藥眞靈！」

杜大北道：「武小郎，那個大祭師呢？狗東西，可恨沒有殺了他。」

武小郎道：「逃走了，你們剛走他就逃了，他怎麼會留下來等你們派人來抓他呀！」

甘元道：「就知道他會逃走，如非下大雪，咱們還是會去抓他的。」

武小郎舉杯道：「來，三位大人，我敬三位。」

程百里道：「武小郎，你剛才說這頓酒菜由你請？」

武小郎道：「是呀，我請，各位想吃甚麼儘管叫，要不要再烤半隻羊腿肉，咱們用小刀片着吃，怎麼樣？」

一笑，程百里道：「那客隨主便，你說怎麼吃，咱們看你的。」

武小郎對附近的伙計招招手，道：「弄隻羊腿桌邊烤起來，下雪天黃河鯉魚最肥美，三斤的來一條，我要……」

他問程百里道：「程大人，這是清蒸還是紅燒？糖醋的也不賴。」

程百里道：「紅燒吧，可得把一肚子的魚子爆焦黃，那玩意壯陽補身子。」

武小郎對伙計道：「你全聽到的，快去弄呀！」

伙計滿臉笑，立刻回頭跑，口中唱起來：「羊腿一隻用火烤，三斤重的鯉魚要紅燒，香味爆魚子啦！」

「卡！卡！卡！」的敲打聲，灶上的也有了回應。

武小郎指着桌上盤子，道：「豆腐乾豬頭肉，五花大肉炒大葱，這怎麼行？」

程百里道：「所以歡迎你來呀，哈……」

「哈……」武小郎笑的聲音更大，一屋子的人都側目相待。

武小郎愉快了，他心中想得妙，娘的老皮，你們吃我幾十，我要你們幾百，咱們且看誰吃虧。

＊　＊　＊

大銅火盆支桌邊，盆中炭火燒得旺，一支鐵架上叉着一條山羊腿，五香大料油鹽醬醋全到了，一個伙計一邊侍候着滾動着羊腿，另一伙計把新鮮的鯉魚連個大盆端在四人桌前面。

「爺們，瞧瞧這盆中祇有五條活鯉了，各位選一條，我再送灶上。」

杜大北指着肚皮大的一條，道：「那條肚大的，肚大魚子多呀。」

伙計眞狠心，伸手捉出來往地上摔，刀背已敲在那條魚頭上了。

「叭」的一聲魚不動了，這是當面叫客人瞧，表示不會到了灶上用假的。

＊　＊　＊

酒館裏大伙都在喝酒，滿屋子熱烘烘，武小郎與程百里三人邊吃邊笑，笑甚麼？大概祇有每個人心裏才明白。

杜大北吃的油爆魚子直叫好，他拍拍武小郎，笑笑道：「武小郎，別以爲我喝了酒酒言酒語呀！」

武小郎道：「杜押司有話你說吧！」

杜大北道：「表面上看你是個小潑皮，可是又看你宛似好漢大英雄，莫非你是人們常說的那種人物呀？」

武小郎哈哈一笑，道：「我是那種人物呀？杜大人，你說說，我聽聽。」

杜大北道：「人言，能大能小是條龍，不大不小是條蟲，武小郎，你好像是條蟲，可是你有時又似龍！」

武小郎忙搖手道：「千萬別說我是龍，朝廷知道要砍人的。」

程百里幾人吃得也差不多了。

武小郎道：「三位大人，你們還想吃點甚麼呀？」

甘元打着噎，道：「我連明天年三十的年夜飯全吃了，肚皮裝不下了吔！」

程百里還算清醒，他對武小郎道：「吃人的嘴短，武小郎呀，你必有求咱們，甚麼事？你說吧！」

武小郎道：「大人，我無求三位甚麼，我是前來證明一件事情的。」

程百里道：「證明事情？你想證明甚麼事情？」

武小郎道：「證明你們拚命在找的那件寶塔，是不是眞的被人盜走了。」

程百里三人一聽，甚麼樣的醉酒也醒了。

甘元手抓武小郎，道：「武小郎，你又聽到甚麼話了，快說。」

程百里道：「你小子是不是年過不了啦？打主意又想弄銀子呀！」

武小郎道：「三位大人，我武小郎要弄銀子也會找那些寃大頭去找，怎敢把主意打在三位的身上？」

程百里道：「說，你要甚麼證明！」

武小郎左右看一遍，這才低聲道：「要證明，那得去了王宅才知道。」

杜大北已站起來了，彷彿武小郎此去就把寶找到似的，已是迫不及待了。

程百里道：「外面下大雪呀！」

杜大北道：「寶重要。」



於是武小郎去付賬，銀子又花了二十兩。

四個人走出泰山酒館外，嚄！大風雪正下得大極了，凍得四人縮脖子。

＊　＊　＊

武小郎當先走到王覺大宅門下，門房中有八個差役在裏面，如今這兒有戒嚴，那一個不怕痲煩呀！

程百里叫開了門，八個差役全部走出來，程百里向八人揮揮手，道：「你們小心看守，要知道天氣越是壞，越會被壞人利用。」

八個差役齊回應：「是，大人！」

程百里很滿意地點點頭，道：「你們別進來，我們進去有事情。」

他當先往大院走，過迴廊他指着滿院積雪，道：「這場大雪眞大，娘的，屋頂上滴出冰柱子了。」

四人到了大廳廊上，甘元已向武小郎道：「好了，咱們已到宅子裏了，你可以說出心中的秘密了吧！」

杜大北道：「武小郎，我可警告你小子，別以爲你請了咱們一頓好酒菜，就想在這大冷天裏耍爺們，你要是玩奸使壞，小心揍你！」

武小郎道：「嗨，押司呀，我沒有犯賤發神經，我瘋了，從十字坡趕來不正經，我吃飽撐得沒事幹呀！」

程百里道：「那你就快說呀！」

武小郎道：「怪了，他們未說出是前廳還是後廳，廳上的屋脊一座琉璃塔中他們把寶塔取走了。」

甘元猛一怔，道：「武小郎，你說這話是何人說的？怎麼今天你才說出來？」

武小郎道：「原是不經意地聽到的，我也未留意，可是我聽了你二位同那個大光頭的話以後，知道大伙都在找寶塔，可是寶塔早被人弄走了。」

程百里一聽火大了，他一把揪住武小郎，叱道：「娘的，你不是早就知道咱們在找寶塔嗎？」

武小郎道：「是呀！」

程百里吼道：「你怎說甘大人他們同一個大光頭打架才知道？」

武小郎道：「程大人，我還未把事情說清楚，你就急得發火了，我說你等會再發火怎麼樣！」

程百里道：「說！」

武小郎道：「十幾個受了傷的響馬到了十字坡，那天半夜我聽他們說的甚麼寶物被他們盜走了，至於甚麼寶物，不知道，這以後我們被他們押到大山區，又聽甚麼寶塔在山上，他們等着待價而估，後來我們被放回十字坡，娘的！我把這事忘記了，昨天又見那個大光頭與甘大人二位幹一架，才忽然想到寶塔之事了！」

甘元道：「寶塔在甚麼地方被他們弄走的？怎麼咱們不知道？」

杜大北一邊察言觀色，他看不出武小郎是在說謊，不由急問道：「武小郎，你快點說出來，他們是怎麼知道王覺把寶藏在甚麼地方的？」

武小郎道：「我說過，是在屋脊中央的琉璃塔中藏着的，可是我不清楚是前院大廳上的塔，還是後院大廳上的那座塔，我以爲……」

程百里沉聲道：「你以爲怎樣？」

武小郎道：「咱們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甘元對程百里道：「屋頂上積了厚厚的雪。」

程百里道：「也要到上面去瞧瞧。」

武小郎道：「三位大人上去瞧，我不能，我的本事不高，上去了摔下來會要命的！」

程百里道：「武小郎，我對你的話信一半，有一半我以爲你小子不老實。」

武小郎道：「程大人，當初你抓海棠大盜抓錯了人，後來以爲我有嫌疑，嗨！我親愛的程大人，我可是天下最最老實人吶！」

程百里叱道：「那是天下老實人死光了才會輪到你！」

武小郎兩手一攤，露出個無奈何的表情。

就在這時候，甘元已當先躍上屋脊，上面積雪已到了他的脚脖上面了。

那杜大北也上了屋，這二人的輕功還眞不錯。

程百里的輕功也不差，等他登到屋脊上，下面的武小郎用手捂住嘴巴笑。

爲甚麼要手捂嘴巴？那當然是怕笑聲被上面三人聽了去就不太妙了！

＊　＊　＊

再看屋脊上的三個人，正品字形地把前面大廳上的那座三尺琉璃塔圍住了。

三個人合力搖那琉璃塔，搖了一陣，那塔被三人搖動了，程百里用力扳倒琉璃塔，三人在上面仔細看，看那琉璃塔是實心的，甚麼也沒有，更別說藏寶塔了。

三人彼此對望一眼，那甘元火大了，他雙臂用力，近百斤的琉璃塔被他抛下院中，轟的一聲，院子被砸了個坑，雪花也紛飛起來。

武小郎一瞧大聲叫：「嚇我一跳，還以爲有人自上面摔下來了。」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小五子小彩互鬥心機，祇因皆憎恨對方邪惡，當小五子脫下上衣烘乾的時候，小彩看見了他掛在脖子上的紅玉，小彩心細，已知道眼前的小五子是自己胞兄，於是說出南大俠是她爹，兄妹倆相認後連夜直奔兩狠山欲拜祭父墳，此時扁鴉大夫才告訴他倆南大俠尚在人間。父子女三人團聚，才知七惡八邪抱走兩兄妹的陰謀……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 五彩傳奇

## 哥助父親驅劇毒　妹返山洞尋解藥

小彩接道：「女兒也學會了『摧陰滅絕氣功』！」

南英聞言，點點頭道：「能出污泥而不染，眞是我南家祖上有德！」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你們一定吃足了苦頭！」

小五子道：「他們都修理過我，尤其是練功的時候會拳打脚踢，就好像在踢一條狗！」

小彩道：「我被他們抛在江中，差一點沒淹死！」

小五子突然冷笑道：「我也帶給七惡八邪許多痲煩，夠他們受的了！」

小彩道：「這一次是我們聯手給七惡八邪帶去痲煩！」

小五子得意的道：「可也叫我們兄妹團圓，更找到我們爹！」

兩個人又抱向南英，這光景就如同兩個遠方遊子突然見到了他們老爹！

南英道：「你們說說看，是怎麼認出原是兄妹的？」

小五子就把別家寨發生的事細說一遍。

接着，更把小彩叫出文公度等趕到青衣江岸又描繪了個清楚。

小五子提到上官玫瑰，南英神情黯然的道：「這女人也眞癡情，她竟然還未嫁人！」

是的，癡情女最容易作繭自縛，上官玫瑰就是把自己縛得緊緊的。

扁鴉道：「上回她帶你找來兩狠山，老夫就覺得氣氛不對，她怎會爲一個長相像你的人而跋涉千山找來一祭？可是……上官玫瑰在，老夫就不敢多問，否則……」

小五子道：「否則我早就知道我爹還活在人間！」

扁鴉道：「不錯，你走後，南大俠就同我談起你，當時南大俠就這麼想，你會不會就是他失去的兒子！」

南英接道：「我不敢太樂觀，我還自身難保……」

小五子一驚，道：「爹，你說自身難保是甚麼意思？」

小彩也急急的問：「爹，如今我同哥都在這裏，你甚麼也別怕了！」

南英一聲苦笑，道：「小五，小彩，你們知道有一種毒蛇叫『土布袋』嗎？」

小五子道：「一定是很毒的蛇！」

點點頭，南英道：「不錯，是一種天下最毒的蛇，模樣兒就像泥巴裝滿一肚皮，看上去醜陋極了，可也毒極了！」

小彩道：「怎麼毒法？」

南大俠喘息一下道：「這種毒蛇如果在草中不動，對着嫩草呼



吸，不多久，牠面前的青草就會枯死！」

扁鴉大夫道：「不是枯死，被牠的氣毒死的！」

小五子吃驚的道：「有那麼厲害？」

南英道：「可是這種毒蛇活得也很痛苦，每天有七十二次顫抖，就好像一個人在害傷寒！」

小彩道：「不如死了的好！」

扁大夫道：「天生的痛苦，牠是不會死的！」

人也是一樣，如果一個人一直生活在痛苦中，他就會慢慢痛苦，而且更會把痛苦當成生活的一部份。

小五子想不到天下會有這種毒蛇。

「刀公子」南英道：「我身上就有這種毒，我每天也會有顫抖，一旦顫抖起來，全身功力盡失，如同一個廢人，癱瘓的倒在地上！」

小彩大驚，道：「爹，你好可憐喲！」

南英却淡淡的道：「習慣了，也不覺得甚麼了！」

扁大夫道：「每次毒性發作，全憑你們父親的運功抵擋，他把全付精力用在抗毒上面，所以看起來他好像癱瘓一樣！」

小五子道：「原來是這樣，我……心裏……」

他怯怯的未說下去。

他的臉上現出愧疚，很容易被看出來。

南英當然也看出來了！

他淡淡的道：「小五，孩子，你可是怨恨過爹怎麼不去找你兄妹二人？」

小五子道：「我是這麼想，可是聽爹說了中的毒之後，我……我……明白了！」

南英嘆口氣，道：「我想去找你兄妹，爹一直在惦念着你兄妹二人，當年叱咤江湖的『刀公子』，竟然無法保護自己的家小，我慚愧得很！」

南英撫摸着自己滿臉皺紋，又道：「我很想自戕，但却又想着你兄妹二人，我一定要看到你們，就是這一念的懸念，所以每當我痛苦的運功抵擋那一股毒氣在體內游動的時候，便會全力以赴，我要活下去！」

小彩伸手撫摸着南英的灰鬚，道：「爹，你見了我們以後更應該活下去，我們會侍候你一輩子的！」

小五子道：「我們還要把爹的痛苦解除，小彩，你別忘了，爹是爲我們才痛苦的活着！」

小彩道：「我們怎麼醫治爹的毒？我們又沒學過醫術，怎麼醫治？」

小五子道：「去找老禿子，一定要他設法子救爹，如果他不答應，就殺了他，把八邪也殺了！」

「刀公子」南英一瞪眼，道：「小五，你很想殺人？」

小五子道：「爲了爹，我甚麼也幹，如果必要，我還是會殺人的！」

南英道：「你連七惡也照殺？」

小五子道：「羅老大他們可惡，竟想叫我們兄妹結婚，我饒不了他們！」

南英却淡淡的道：「處世之道，恩怨分明，七惡對你有養育之恩……」

小五子道：「他們培養我做個惡人精，我爲甚麼要對他們恩怨分明？難道他們害得我們還不夠？」

南英沉聲道：「你終歸是他們養大的，而且也教了你一身的本事……」

小五子道：「他們就是要我接棒當惡人，我不謝他們，爹，你怎麼還爲七惡說好話？」

南英道：「你可以把所學用在正途，不再去爲害江湖，只要你們存仁厚，七惡八邪又能怎樣？」

小五子道：「我沒有爲惡江湖，都已整得他們東倒西歪，懊惱不已了，嘿……」

南英見小五子那種惡人模樣，他臉色一沉，突然全身一陣顫抖起來。

扁鴉大叫道：「快，毒性又發作了！」

小五子驚異的站在那裏，心中有如刀割。

小彩扶着南英，道：「爹，你怎麼了？」

「刀公子」南英的臉皮伸縮不停，他急急的盤膝坐下來，雙目不閉，反而張得大大的。

小五子一見這光景，忙對小彩道：「妹妹，我來試一試我學的『拔陽回生氣功』，也許可以幫助爹抗毒！」

小彩道：「行嗎？爹能承受得了那股奔騰的勁氣？」

小五子已坐下來，道：「我可以控制！」

便在這時候，「刀公子」南英宛如一個不倒的殭屍。

他的臉色灰暗，灰髮就像枯萎的野草，比野草還無生氣的垂着。

扁鴉連連搖頭，道：「這股毒無法逼出體外，誰也救不了，南大俠不敢走出兩狠山，就是怕突然毒性發作，他現在又發作了！」

小五子的雙掌出現兩個紫色血塊，他小心的按在南英的命門穴。

小彩一旁守着，她憂心忡忡的想哭。

* * *

「刀公子」南英身中嬌嬌的劇

毒，每日都會發作數十次，他只要發作起來，便五歲童子也能拿刀殺掉他。

南英早就想到，萬一同敵人搏殺起來，毒性突然發作，便只有被敵人殺死。

一個身懷絕世武功的高手，心中塞滿了被人傷害的怨恚而無法消除掉，其精神上的折磨何其大！

但南英承受了這種折磨，給予他這種力量的，便是他祈望着有一天能見到自己的兒女。

他承受了十六年多的痛苦，也忍受了十六年多的煎熬，想不到這時候小五子與小彩都站在他的面前。

他高興之餘，又不免充滿了傷感。

小五子運起「拔陽回生氣功」，送出兩股巨大的熱流，進入南英的體內。

那股也令南英吃驚的熱流，走七經、過八脈，從上星穴開始，順序經期門、氣海、關元直逼照海至內庭。

南英但覺突然精神氣爽，雙目灑出一片烱烱眸芒。

小五子仍然在催動那股力量，他的雙掌已由紫變成了烏黑，緊緊的貼在南英命門。

南英緩緩的把眼睛閉起來了。

一旁觀看的扁鴉撫掌笑道：「這眞是奇怪，南大俠能閉上眼睛，這證明那些毒物無法進入五臟六腑之中，更不會攻過風池而入腦庭了。」

小彩道：「扁大夫，我爹怎樣才能永遠不爲劇毒所困？」

扁大夫道：「老夫窮十多年的搜找，實在無法可施，唉，我已江郎才盡了！」

小彩道：「如果我去找老禿子呢？」

扁鴉道：「就算毒藥是老禿子所調配，這種劇毒，只怕他也無法解救！」

小彩道：「總要一試！」

扁鴉道：「你還能回無憂島？」

小彩道：「文公度他們不會把我怎樣的！」

扁鴉道：「你與小五子臨陣脫逃，八邪一定生你的氣，回去一定危險！」

小彩道：「爲了我爹，我已不管那麼多了！」

便在這時候，突聞「刀公子」南英一聲大喘氣，道：「唔！只有雙脚還有些痲痛……」

南英並未睜開眼，他似乎在享受着一種天下最舒服的按摩一樣，全身透着輕鬆。

扁鴉就看出南英的神情舒暢。

自從他用「八籠蒸石大法」以後，南英就失去了這種表情。

南英一直生活在痛苦折磨裏。

又是一盞熱茶工夫，南英仍然叫着雙足痲痛！

小彩道：「一定是坐得久了血流不暢才這樣！」

扁鴉忙拖住南英一足，他匆匆的把一隻破靴脫下來，燈光之下他嚇了一跳！

只見那隻脚已呈烏黑狀，且有些許腫脹現象！

「毒血，這是毒血！」

小彩大驚，道：「扁大夫，怎麼辦呀？」

扁鴉立刻取出一把小刀，就在南英的足底開了個刀口子，便聞得「絲」的一聲低響，一條黑綫一般的血箭便立刻標濺出來。

扁鴉大夫看着南英的臉色，立刻問道：「南大俠，你覺得很痛苦嗎？」

「我感覺無比輕鬆！」

扁大夫道：「那另一隻脚……」

南英自動把另一隻脚伸出來，扁大夫便又是一刀劃開南英足底。

南英未叫痛，他那雙足已失去知覺。

就在南英的雙足黑血快要流盡的時候，南英雙眉一緊，叫了一聲：「好痛！」

小彩忙對小五子叫道：「我也來！」

小彩見小五子能把父親體內劇毒逼在脚上，不由想到自己也會「摧陰滅絕氣功」，何不用來一試？

小彩與小五子併肩坐在南英身後，四隻充滿活力手掌，按在南英背後七處大穴。

刹時間南英全身熱血沸騰，十多年已沒有的生氣神韻，刹那間都出現了！

此刻，南英的雙足流的是鮮血。

他的黑血流盡了，血液中的毒性已消除，扁鴉忙着把一包止血藥粉灑上傷口。

南英哈哈笑着張開眼來，道：「這眞是奇蹟，令我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扁鴉道：「這也是雙喜臨門，老夫爲南大俠祝賀！」

南英忙拉住扁鴉，笑道：「你看我眞的會好起來？」

扁鴉道：「南大俠可要聽實話？」

南英一怔，道：「當然要聽眞實話！」

扁鴉道：「經走力，脈走血，五臟六腑全靠血養，南大俠中了劇毒，早已傷及內腑，如果單靠內力把毒逼出體外，仍然無法痊癒，只怕還會生出有毒的血來……」

小五子滿身大汗的站起來，他聽了扁大夫的話，道：「這麼說來，我爹是無救了？」



扁鴉道：「你們已經救了你們的父親，至少他不會每天都發作。」

小彩也站起來，道：「怎麼辦才能根除我爹身上劇毒？」

扁鴉道：「去找那位煉製此藥的人，他應該有方法救治南大俠，一般而論，一個煉製毒藥的人，他應該有方法解他所煉毒藥！」

小五子道：「那就去找老禿子！」

小彩道：「哥，我這就去了！」

南英拉着小彩，道：「孩子，你再去無憂洞就得多留意了！」

小彩道：「爹，你好生養息，如果老禿子無法治好你的毒，我就把八邪全殺掉！」

南英楞然，道：「怎麼同你哥一樣，一心想殺人？孩子，要做俠士，不要做惡人，如果你想做個俠客，記住，把你的刀深藏在心中，輕言出刀之人，便不會是俠士流……」

小彩不解的道：「他們把你害得這模樣……」

南英道：「可也養了你十幾年！」

小彩道：「爹不希望我殺了他們？」

南英道：「我不希望你殺有恩於你的人！」

小彩點點頭，她很沉重的點着頭！爹說的不錯，八邪把她養大的，生之、養之、敎之、導之，八邪雖然沒有生她，但八邪却養了她，也敎了她，雖然八邪心存不良，但養育之恩無法抹煞！

小彩也知道，自己如果殺了八邪，此生必然內疚！

一個心中存有內疚的人，活得一定不快樂。

南英當然要小彩與小五子二人活得愉快。

就在第三天一早，小彩便離開了兩狼山。

小五子也走了，他二人見南英兩天未再痛苦，兩個人歡喜得不得了。

臨去，小五子對南英道：「爹，我去西京訪名醫，一定替你徹底根治！」

小彩也對南英道：「爹，你暫時住在這裏，女兒一定把你治得像從前一樣的英姿煥發，神采奕奕！」

「刀公子」南英雙目見淚，心中那股子舒坦，是他此生所未曾有過的。

* * *

小五子已經看不到小彩了。

小彩是往青衣江走去的，那是在兩狼山東面。

小五子却忽然又轉回茅屋來，倒令扁大夫與南英不解，他爲甚麼又轉回來！

小五子拉住南英一臂，道：「爹，有件事情我無法不對你說！」

南英道：「你應該對我說！」

小五子道：「前日裏，我只提到百花谷上官玫瑰，但爹一定不知道，當年害我們家破人亡的就是這個老掉牙的老處女！」

南英一楞，他眞的未曾想到會是上官玫瑰害得他家破人亡！

上官玫瑰是那樣的關心他，也救過他，怎麼還會害他呢？

小五子道：「當年，上官玫瑰見爹已娶了柳家堡的柳柔柔爲妻，且很快的有了我與小彩，她妒恨之餘，便想了一條絕子絕孫的毒計，她命百花谷擅於易容的副總管于海，巧扮成娘的表哥……」

南英仔細聽着，他雙目中隱現出一片迷惘之色！

扁大夫也未開口，他好像在聽說故事。

小五子又道：「于海扮成宮大元，駕車載走我的娘，不料半途上于海被殺了……」

南英這才開口，道：「是我殺的！」

小五子道：「但却是上官玫瑰幕後主使！」

南英臉上出奇的平靜，他似乎並不痛恨上官玫瑰。

小五子重重的道：「爹，你不恨上官玫瑰麼？」

南英道：「她很可憐！」

小五子不解其意的道：「我看她活得滿快樂！」

南英道：「我相信當她獨處閨房的時候，一定很痛苦！」

小五子道：「就算上官玫瑰殺了我娘，你一樣不恨她嗎？」

南英道：「孩子，當時爹已追上他們了，你娘是誰殺的？那要證據。」

小五子覺得南英好像不是他爹！

他爹嫉惡如仇，是個大俠士！面前的爹好像是個大好人，是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

其實小五子不會明白，一個人在經過一次死而未死的大劫難之後，總是會變的！

小五子重重的道：「爹，我會設法找出殺我娘的眞兇，如果是上官玫瑰，我一定要她的命！」

南英道：「小五，只要爹還在，你就不能殺上官玫瑰！」

小五子道：「爲甚麼？難道……」

南英道：「如果是上官玫瑰，這筆帳也該由爹來清算，小五，爹也要對你外公有個交代呀！」

小五子黯然了！

小五子回頭就走，他心中決

定，先找名醫替爹身上祛毒，然後再找上官玫瑰，他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

自己雖然不動手殺上官玫瑰，但却定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小五子想知道的事情，除了她娘柳柔柔不知被何人所殺之外，其餘的都由翠翠口中說出來了。

南英攔住小五子去找上官玫瑰，因爲擔心小五子打不過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要找仇家，就得自己親自出馬，更何況上官堯的幾個女婿，也都是江湖一流高手，他怎會叫小五子去冒險？

小五子並不知道南英的意思，還以爲南英變了！

他放開脚程奔了幾十里，忽然間從一片荒林中發出一聲喊叫：「小五子！」

是女子聲音，小五子一聽就知道是誰！

是上官玫瑰的聲音。

太巧了，她會在這兒。

林中果然是上官玫瑰，她正手拄一根竹杖走過來。

小五子哈哈笑着迎上去，道：「上官姐姐，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

上官玫瑰道：「那天夜裏你去那兒了？我們同八邪殺得好慘烈……」

小五子道：「一定很慘烈，你都受了傷！」

上官玫瑰道：「傷我的人傷得很重！」

小五子四下張望着，道：「你的老姐同姐夫們呢？」

上官玫瑰道：「回百花谷去了！」

小五子道：「你怎麼不回百花谷？」

上官玫瑰道：「我不回去，我……我……我在找你！」

小五子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找我？我欠你？」

上官玫瑰伸手拉着小五子，道：「你並不欠我，是我欠你……」

小五子道：「你欠我甚麼？」

上官玫瑰道：「情債，我已經失落一次，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

小五子大笑道：「我小五子有福了，哈……」

上官玫瑰道：「跟我回百花谷，你就眞的有福了！」

小五子止住笑，輕搖着頭道：「上官姐，你錯了，我小五子可不是繞着女人裙子打轉的男人，百花谷的風景是美，但百花谷住的人我不喜歡，我不會跟你去百花谷的！」

上官玫瑰眞有耐心，她像是變了個人。

她祇一見小五子，甚麼性子也使不出來了，她眞的抓住小五子，抓緊這一絲遲來的愛。

淡淡的，上官玫瑰道：「人與人之間需要長時間的相處，你在百花谷住上一陣子，你一定會發覺那裏的人都是和善可親的……」

冷冷一哂，小五子道：「上次差一點未要了我的命，虧你還說得出口！」

上官玫瑰道：「那是一場誤會，我敢保證，這種誤會絕不會再發生！」

小五子道：「上官姐，剛才你說已經失落過一次情債，是誰的情債？你先詳細的告訴我可以嗎？」

他在引導上官玫瑰走向他佈下的陷阱了！

小五子心中早已有了決定，他決心要找上官玫瑰，想不到她出現得這麼快，快得令他吃驚。

因爲他還未想出誘出上官玫瑰當年是否殺死他娘柳柔柔的方法。

此刻，小五子祇有臨時佈一道陷阱了。

他沒有把握是否能誘使上官玫瑰上當，但他總得盡力一試。

上官玫瑰嘆口氣，道：「陳年傷心事，何必去過問？小五子，我們把握眼前才是眞！」

小五子道：「爲了不使你重蹈覆轍，爲了我倆能愛河永浴，我一定要弄明白你頭一次的愛，否則我心中的疙瘩解不開！」

小五子對於說出這幾句話，驚訝中有着喜悅，連他自己也想不到會胡謅出這種絕妙的話來！

上官玫瑰道：「那已經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那時候你還未出世，怎麼會令你心中有疙瘩？」

小五子道：「我小五子的老婆非同一般，也許將來她要助我登上武林盟主之尊，我如果連她的過去也弄不清楚，又怎能與她攜手共同奮鬥？當然也無法給她創造將來美滿的生活了！」

上官玫瑰吃驚了！

她想不到小五子小小年紀，會有如此大的雄心。

小五子也吃驚了。

小五子吃驚自己的吹牛本事，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會從他嘴裏說出來。

上官玫瑰看着小五子——這人太像南英了！

上官玫瑰雙目迹射出强烈的光芒，小五子却淡淡的對她微笑。

上官玫瑰的眼神雖然强烈，但她仍然看不穿小五子內心所想的。

小五子雖然瞇着兩眼含着微笑，却已透視到上官玫瑰的內心深處——上官玫瑰的內心正在激盪！

不錯，上官玫瑰的嘴巴閉得緊，她那櫻桃般小嘴變成一條綫——緊閉嘴巴的人，心中一定是



沸騰不已。

「小五子，我祇能告訴你，由於我的高傲，由於我當年的驕橫，我失去了一次愛情……」

「是同南大俠的愛情？」

「不錯，我告訴過你，那一次我如果像今天一樣，對他採取主動，也許我與南大俠已兒女成行了。」

「所以你這一次對我改變主動了？」

「不是主動，是不願再失去一次機會……這最後一次機會！」

「你爲甚麼看上我？我們之間……」

小五子未說出「年齡」二字，這對上官玫瑰是一項沉重的打擊，他怕上官玫瑰轉頭奔去。

如果上官玫瑰轉身奔去，小五子便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機會，失去追查他娘被何人所殺的機會。

所以小五子不提「年齡」二字。

上官玫瑰道：「因爲我喜歡一個同南大俠一樣的人，小五子，你就是這種人！」

小五子道：「你對於南大俠的死，有何感受？」

上官玫瑰道：「很難過，也很遺憾！」

小五子一瞪眼，道：「如此而已？」

上官玫瑰道：「人死不能復生，把自己陷入痛苦深淵也不能改變既成的事實，死亡，總是令人無奈的！」

小五子暗中咬牙，道：「你難道不爲你第一次愛的損失，付出些甚麼嗎？」

上官玫瑰道：「我找過無憂島，也上過不老峯，我已爲南大俠做了我應該做的，畢竟他不是我丈夫！」

她頓了一下子又道：「他是柳柔柔的丈夫！」

小五子立刻追問道：「柳柔柔她……」

「那妖女人死了！」

「是怎麼死的？」

「她不要臉，是跟她的舊情人私奔才死在半道上的！」

小五子立刻又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上官玫瑰楞然望向小五子，她弄不清小五子爲甚麼有此一問？

她當然不會說這一切全是她一手導演而發生。

如果有人承認自己陷害過人，也一定是被逼問出來的，否則，任何人也不會說。

上官玫瑰也不會說，她怎會叫小五子對她產生惡感！

淡淡的，上官玫瑰道：「江湖傳言，人盡皆知的事！」

小五子知道問不出結果，但他並不失望，他有的是時間，他有信心一定會弄出結果來。

笑笑，小五子道：「其實這關我甚麼事？我祇知道你很喜歡我就好了！」

上官玫瑰也笑道：「是嘛，問些不關己的事傷神，何必呢，小五，跟我去百花谷吧！」

小五子道：「我不去百花谷！」

上官玫瑰道：「那你要到那兒？」

小五子道：「我去西京長安。」

上官玫瑰道：「你去西京做甚麼？」

小五子道：「西京有人欠我的，我去討債呀！」

上官玫瑰道：「如果欠你少數，就不必去要了！」

小五子道：「上官姐，十萬兩銀子是不是個小數目？」

上官玫瑰一怔！

小五子立刻又道：「那是我小五子成家立業討老婆用的，我會不要？」

上官玫瑰道：「你要討老婆？」

小五子伸手摸了一把上官玫瑰的臉皮，笑道：「討你呀！我不想你嫁了我受罪，再說等我們結過婚却又爲柴米油鹽醬醋茶傷腦筋，多可悲？」

上官玫瑰立刻心中甜甜的道：「小五子，想不到你是這麼好，這麼關心我們的未來，唔，我沒有找錯人！」

小五子笑呵呵的道：「你找對人了！」

上官玫瑰道：「其實你跟我去百花谷，你永遠也不用爲生活發愁，而且……」

小五子突然一瞪眼，道：「你若叫我吃軟飯，那你是看錯人了，我不幹！」

上官玫瑰滿意的點點頭，道：「小五子，你才是眞正的大男人呀！」

小五子道：「我還要告訴你，你若是嫁了我以後不聽話，我照樣脫掉你褲子打屁股！」

上官玫瑰楞然得不知所以，這話如果是別人說的，祇怕她早已出手教訓這人了。

但這話出自小五子的口，她反倒覺得甜甜的。

「好嘛，我聽你的話！」

小五子再一次笑了。

他笑着回身就走。

上官玫瑰道：「小五，你走路去西京？」

小五子頭也不回的道：「這裏又沒有馬匹！」

上官玫瑰道：「有，我的馬就在附近……」

小五子猛回身，道：「你怎麼不早說，笨啊，你！」

上官玫瑰也認了，就算小五子打她，怕也認了。

世上有許多女人，爲了自己心愛的人，而甘願忍受對方給予她迫害也不以爲苦。

女人在這方面的忍耐力總是比男人高一等。

上官玫瑰也是個女人，而且是個饑渴二十年的老女人，對於這種忍受，她當然更不例外。

上官玫瑰眼淚似是在往肚子裏流，她幾曾受過這種喝叱？她在百花谷中仍然是七小姐，仍然是上官茉莉等人心目中的小妹！

然而，此刻她又不得不裝出笑臉，道：「小五，你別氣嘛，我立刻把馬牽過來！」

小五子道：「快去呀，你還等甚麼？」

上官玫瑰眞聽話，她拔身而起，斜掠而入荒林中，不旋踵間，她已拍馬馳出林子。

小五子笑笑，道：「上官姐，我發覺你是對我眞心的，我打心眼裏高興，也憧憬着未來的幸福！」

上官玫瑰跳下馬來，她情不自禁的張臂抱住小五子，道：「小五，我一直對你是眞心的，啊……」

小五子心中不自在，但他還是抱住上官玫瑰，道：「上官姐，我騎去你的坐騎，你怎麼辦？」

上官玫瑰道：「我要跟你一起去西京！」

小五子道：「你去西京做甚麼？」

上官玫瑰道：「我不敢說是保護你，因爲我知道你的武功比我好，可是，江湖閱歷我自信比你强，有我在你身邊，吃虧上當的事情就不會找上你了！」

小五子聞言，仰面哈哈大笑，道：「上官姐，甚麼叫吃虧，吃虧就是佔便宜，何者叫上當？上當才能發大財，我小五子就怕沒有虧吃，沒有當上，哈……」

上官玫瑰不解的道：「看樣子你很想吃虧上當？」

小五子道：「我如果吃虧，別人一定上當，我如果上當，別人準會吃大虧，江湖就是這碼子事！」

上官玫瑰怔住了！

她驚訝小五子小小年紀會說出這番話，這些話應該出自老江湖的口中，小五子才十七歲。

上官玫瑰怎知道小五子從小就跟在七惡身邊過日子？十多年來在江湖七大惡的薰陶下，除了沒有把小五子的本性迷失掉之外，他甚麼也知道，如果小五子要做壞事，一定比七惡做出來的還要壞十倍！

有點怯怯地，上官玫瑰道：「小五，你很成熟！」

小五道：「也很聰明，你不會喜歡一個笨蛋，是嗎？」

上官玫瑰道：「我並未說你笨，你比我想像的還要聰明多多，如果……當年南大俠也像你一樣，他會發覺眞正愛他得要死的人是我上官玫瑰！」

小五子却突然冷冷道：「那是你太笨了，笨得像個光會下蛋的母雞，因爲母雞在需要異性愛的時候才會找公雞，在平時，你嘴尖爪利，公雞怕你，你說是也不是！」

上官玫瑰有些氣結，道：「你罵我！」

小五子道：「上官姐，我比方得不好，你不要生氣喲！」

上官玫瑰一嘆，道：「冤家！」

小五子翻身跨上馬，低頭笑道：「你一定沒有同男人騎過一匹馬，是不是？」

上官玫瑰道：「不錯！」

小五子笑道：「可願同我一齊上來？」

上官玫瑰臉一紅，立刻點點頭道：「我願意，小五，你能想到要我共騎，足見你還關心我！」

小五子心中冷笑，道：「我關心你個屁，等我弄清楚是你害死我娘，看我不剝你的皮！」

兩個人騎在馬上，上官玫瑰雙手緊摟住小五子的腰，立刻有一種異樣的感受，她不時的把臉貼在小五子的背上，宛似在享受着甚麼似的瞇起一雙俏目。

如果小五子知道他娘是死在上官玫瑰手上，他這時候就不會任由上官玫瑰把臉貼在他的背上……這比刺蝟貼在他背上還會令他不舒服。

蹄聲得得中，小五子低聲道：「上官姐……」

「嗯！」上官玫瑰像夢囈般的。

「我有一事不明，想問問你！」

「你問呀！」

小五子拍拍上官玫瑰的手背，道：「你爹上官堯既是百花谷谷主，你的大姐上官茉莉怎麼不嫁人？」

上官玫瑰道：「當年，我爹的意思，決定先招個佳婿入贅上官家，但江湖上能匹配我大姐的人都是龍虎人物，他們怎肯入贅百花谷？」

小五子道：「所以你大姐就嫁不出去了！」

上官玫瑰道：「二流角色我大姐又看不中意，無奈之下，我大姐便抱定宗旨不嫁了！」

她悠悠的嘆口氣，又道：「我大姐決心侍候我爹一生，她眞的是爲我爹活着！」

「也爲你那老爹而痛苦着！」

「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也不想想，一個女人不嫁人，叫她苦守在空閨，那多彆得



慌？你難道不是彆得無法忍受才找我將就？」

上官玫瑰用力摟緊小五子，道：「你也不爲我留點顏面，小五，你的嘴巴比你的武功更厲害！」

小五子笑了。

他笑得十分得意，得意得連上官玫瑰也跟着他笑了。

小五子心想：「女人眞是莫名其妙！」

* * *

小彩也笑了。

小彩站在無憂洞口大笑起來。

小彩在過青衣江的時候就笑個不停，因爲，她發覺青衣江岸的那幢三間大土屋子已被一把憤怒的火燒了。

看到化爲灰燼的土屋，小彩就想笑，她本來要同小五子聯手對付別世雄邀來的那些人，她相信祇要同小五子二人聯手，別世雄那些人便很難全身而退，不料……

不料小五子的心眼精靈，他弄翻了舟，也落了水，却把八邪引出來。

小五子說得對，叫他們去拚吧！

現在，小彩站在無憂洞口大笑過癮之後，才平息一腔高興。

她怎麼會不高興得大笑？

她知道自己還有個父親，更知道小五子是親哥哥，單單這些就令她大笑百日也不厭！

深深調息一下呼吸，小彩這才對準巨石尖聲大叫：「洞開了，天下太平！」

「轟隆」一聲響，巨石移動一條寬縫，小彩側身而入，迎面已被老禿子抓住！

小彩道：「喂，老禿子，你好啊！」

老禿子道：「我好，你不好了！」

小彩道：「我怎麼不好？」

老禿子道：「剛才你在外面笑甚麼？」

小彩道：「當然是高興才發笑呀。」

老禿子指指裏面，道：「你去看看，巴爺一直在前面等你回來……」

小彩剛抬頭，「黃雀」巴結已走過來，他沉聲道：「你還笑得出來？」

小彩道：「巴叔，你難道不要我回來？」

巴結怒瞪着小彩道：「你在洞外笑甚麼？」

小彩道：「我被小五子拖下水，如今能掙扎着回來，我當然高興，高興又回到幾位叔叔阿姨身邊，我一想起你們，我就忍不住大笑了！」

巴結愣了一下，道：「嗯，你應該笑。」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說小五子拖你下水？那小五想幹甚麼？」

小彩道：「也沒甚麼啦！他祇是要在我面前證明他是個小惡人罷了！」

巴結沉聲罵道：「個小狗操的，偏在那時候……那種要命的緊要關頭，他竟然來這一手，娘的，他眞夠資格當羅老大七人的傳人了！」

小彩也笑道：「巴叔，我也不差，更夠資格當你們的接棒人！」

巴結戟指小彩，道：「你……」

小彩更加輕鬆的道：「我同小五子拚上了，順着江水往下衝，一衝就是兩百里才游上岸，哈……」

巴結氣得一瞪眼，道：「你怎麼同那小畜牲一樣？他可以不管我們，那是因爲他是七惡養大的，你怎麼也不管我們？你可是我八人的傳人吶！」

小彩這才一怔，道：「怎麼了？天下還有人能逃過八位叔叔阿姨聯手的，這些人又是誰？別世雄有甚麼好怕的？他能傷得了你們？」

小彩當然知道都是來些甚麼人，小五子早就告訴過她了，小五子還相信那晚一定拚殺得十分慘烈。

巴結已叱道：「單單來個別世雄也就罷了，可是還有幾個厲害的對頭，再加上百花谷的七個男女，唉，差一點我們都回不來了！」

小彩笑笑，道：「這麼說，八位全都回來了？」

她恭順的作了個祈禱式，又道：「眞是蒼天保佑，你們都平安無事！」

巴結沉聲道：「平安『有』事！」

小彩道：「有甚麼事？」

巴結道：「都受了傷，你嬌嬌阿姨的傷更重，小彩，眞不知養你是幹甚麼的！」

小彩道：「你們養我的目的我早知道了！」

巴結道：「你知道是甚麼？」

小彩大方的道：「嫁給小惡人小五子，然後接你們八位衣缽，你說是不是？」

巴結忽然嘿嘿嘿一陣半冷半熱的笑起來了！

小彩穿過無憂洞，跟着巴結到了山腹中，首先進入她耳中的就是有人在「哎唷」的喊叫聲！

巴結站在他的洞室門口大叫道：「小彩回來了！」

祇來一聲喊，附近幾個石室中立刻傳來亂七八糟聲……

小彩已高聲道：「我回來了，各位的傷痛我已知道了，別急呀，我會找老禿子趕快給各位上好藥，

細心的治……」

幾處石門拉開了，文公度架着拐杖伸出頭，他沉聲叱道：「那晚你同小五子怎麼溜了！」

小彩指着巴結，道：「我都告訴巴叔了，是小五子太可惡了，他把小舟踩破，我二人都落水了！」

嬌嬌幾乎是爬到室門口的，她尖聲道：「小五子爲甚麼要踩破船？」

小彩道：「小五子說，有你們八人聯手，天下無敵，他就拉了我在江底較勁，一較就是兩百里，所以……」

文公度怒叱道：「難道你們忘了，臨出洞時候我告訴你們的話了？要你二人聯手對付敵人的，你們……」

小彩嘟起小嘴，道：「都是小五子，他說我們不可以太聽你們的話，學習做惡人就不應該聽話，萬一是你們在試探我二人是乖還是不乖，怎麼辦？」

勞一匡傷在大腿上，他沉聲道：「所以你就聽那小子的跟他溜了？」

小彩道：「所以我跟他做邪惡的人了，這不是各位平日教導我應該做的？」

石老三的上身幾乎被白布裹得像個棉花人一樣，他還伸手拍着大腦袋，道：「你是怎麼想的，我們教你，是要你不去相信別人的，別聽他人的話，那會叫你不聽我們的話？那養你這逆女幹甚麼？」

小彩眨動大眼睛，道：「你們養我不是爲了要我嫁給小五子嗎？我一定會嫁給小五子的，你們放心！」

她此言一出，文公度又當先哈哈大笑起來……

嬌嬌祇笑了兩聲就皺起了眉，這一回她傷得眞不輕……

成器傷得更重！

嬌嬌等一進入無憂洞，嬌嬌就對老禿子說過，如過老禿子救不了成器，她一定拿老禿子陪葬！

老禿子不願意死，他越活越不願意死。

年老的人都不願意死，所以老人特別愛惜生命。

老禿子就是這樣，他盡展所學，先爲成器固心，再補氣，生血的藥材就用了一百斤，總算救活了成器，也保住他自己的老命！

八邪盡在苦中大笑，小彩却一個個的看一遍，她見祇有巴結受了輕傷。

小彩心中在想：「爹說他們有養育之恩不可殺，如果不是爹這句話，如今殺他們八個人，就如同殺死八隻雞那麼容易！」

小彩站在洞中走道上拍拍手，道：「叔叔阿姨，你們這樣高興，我也就放心了，我去找老禿子，一定要他盡心爲各位醫治，否則我饒不了他……」

小彩大步又往洞口走，她邊走邊叫道：「各位放心養傷，無憂洞由我把關，誰敢再找上門，我就要他們的命！」

文公度聞言，更是樂歪了嘴。

嬌嬌大笑止住，道：「那夜她沒出手也好，萬一她也受了傷，誰來保護我們？」

李黑子粗聲道：「萬一她死了，誰嫁給小五子？我們不是白忙十多年？」

到了這時候，他們又不責怪小彩了！

小彩又到了無憂洞口附近的石室裏，她一把拉住驚訝的老禿子，道：「告訴我，你給嬌嬌煉製的毒藥是甚麼，眞的無藥可治了？」

老禿子吃驚的道：「你問這些幹甚麼？」

小彩伸頭在洞外看了一陣子，確知無人跟來，她才低沉的對老禿子道：「我找到我爹了……」

老禿子全身一震，道：「你說甚麼？」

小彩道：「我找到我爹了，你告訴過我，我爹叫南英，我找到他了！」

老禿子猛搖頭的道：「不可能，不可能，一個人如果中了閉氣斷脈丹或縮骨斷筋散中任何一種，都將斷魂，何況你爹中了兩種……」

小彩道：「是扁鴉大夫用『八籠蒸石大法』救活我爹的，不過也祇是救活我爹的命，却不能盡除身上之毒，所以我爹每日會發作數十次，一旦發作起來，他就立刻運功抗拒，他活得眞苦！」

老禿子點點頭，道：「扁鴉竟然還活在這世上，倒出乎我意料之外！」

小彩道：「你知道扁鴉大夫？」

老禿子道：「吾道高手，他的祖先是扁鵲，你知道，扁鵲的醫術賽神仙！」

小彩不耐煩的道：「我不管甚麼扁鴉扁鵲，我祇要你救我爹，老禿子，你一定要想法子救我爹！」

老禿子忽然起身走出門，他在外面看了幾眼又走回來，低聲的道：「你眞找到你爹了？」

小彩道：「我沒騙你！」

老禿子道：「好，我相信你找到南大俠了，恭喜你了，小彩！」

小彩道：「我爹中的毒怎麼辦？」

老禿子又伸頭往外面看了幾眼，他才神秘的一笑，道：「天下毒物俱有解救方法，此所謂物物相尅之道，再毒的毒物也有救！」

小彩激動的道：「你能解我爹



身上的毒？」

老禿子道：「當然能，不過……」

小彩再一次緊張的道：「不過甚麼？」

老禿子道：「你爹中毒已有十七年了吧，就算我能解除他身上的毒，祇怕也很難叫他復原，骨縮筋斷的人，一定會失去原來模樣……」

小彩現出難過的樣子！

她爹是變得十分難看，她不相信她爹是那樣子的人，當她第一眼看到她爹的時候，就不相信南大俠會是那麼醜陋的人，但她推不翻事實，她祇得接受！

小彩痛苦的道：「你先救治我爹身上的毒吧！」

老禿子立刻走到石室深處，他在洞壁上掏出了一塊大石頭來，然後伸手在裏面摸……

老禿子摸出一隻翠玉瓶，小心的交在小彩手中，道：「收起來，早晚各服一粒，半月後一定好！」

小彩並未告訴老禿子，她已與小五子二人合力逼出南大俠體內毒血——那些毒血每日害得南大俠運功抵抗。

南大俠已抵抗了十六年，他也痛苦了十六年！

現在，小彩笑了。

小彩笑着走進洞深處，她又在裏面大叫起來了！

小彩高聲大叫，道：「各位，你們在洞中安心養傷，我要出洞去了！」

八間石室的門立刻紛紛拉開來！

文公度第一個叱道：「你不許出去！」

嬌嬌也尖聲道：「這時候你要棄我們而去！」

小彩笑道：「看你們緊張的，我又不是一去不回頭，更不是出去遊蕩，我是爲各位叔叔阿姨去辦事呀！」

文公度道：「你去辦甚麼事？」

小彩道：「我不忍心看到各位叔叔阿姨如此痛苦，雖然我不能爲你們妙手回春，至少也要出去搜些老山人參給你們補補身子吧！」

文公度大吼道：「用不着你去張羅，你祇要守在無憂洞就好了！」

小彩道：「文叔呀，我出去還有個目的，至少我可以在外面打探出那些敵人的動向，萬一他們又邀些甚麼厲害人物，我也好早些來告訴你們呀！」

嬌嬌冷冷道：「我們決定了，且等大家把傷養好，便立刻血洗別家寨！」

小彩道：「唔，別家寨要遭殃了！」

巴結道：「小彩，你提前同小五子結婚吧，先了却我們的心願吧！」

小彩拍手笑道：「好哇，甚麼時候？」

文公度道：「三月之內！」

小彩笑嘻嘻的道：「我結婚穿甚麼新嫁衣？」

嬌嬌道：「我們自會替你張羅！」

小彩突然嘟起小嘴，道：「不啦，終身大事，我祇有這一次，珠花新衣由我自己去訂製，你們還是安心養傷吧！」

文公度沉聲道：「你未經世面，怎麼製法？」

小彩道：「杭州綢緞，蘇州珠花，寶山玉翠，京裏的工匠，祇要我亮出銀子，還怕少了那一樣？」

八個室門露出八顆頭，八張臉上都吃驚！

文公度怒道：「才跟那小雜種瘋了一次，她的人也變得油條了，娘的，這要是跟着小五子過上十年八年，那還了得？」

小彩吃吃笑道：「不就是各位一心期盼的？」

石老三大笑，道：「對，對，我們指望着你同小五子二人青出於藍猶勝於藍，哈……」

李黑子也大笑起來。

文公度沉聲道：「但願沒有叫我們失望！」

小彩拍拍手，笑道：「好了，好了，我要走了，我很快就會回來，哈……」

她回身緩緩的走着，又道：「三個月後我就要做新娘子了，我當了新娘子，第一個要整的就是小五子，我一定要小五子替我倒尿盆，替我洗衣裳，替我打柴煮飯，他什麼都得聽我的，嘻……」

文公度八人楞在每個人洞室門口。

沒有人再去攔住小彩，這時候他們誰也沒力量去攔小彩，就算他們八人聯手也攔不住小彩。

文公度見小彩走遠，他重重的道：「眞是『兒大不由爺』，我們這是在自找痲煩。」

嬌嬌道：「我們找了十六年的痲煩。」

勞一匡摸着傷處，道：「且等他們入洞房，老子關起洞門笑三天。」

齊飛大笑道：「你也不怕笑死。」

勞一匡道：「怕只怕你比我笑得更厲害。」

「哈……」

無憂洞內傳來一片大笑聲。

便在笑聲裡，無憂洞又啓開了，從巨石後面轉出個麗人來，這人正是小彩。

（未完・四十一）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宇文鳳等暗暗跟踪令狐爽前往取寶珠，欲偸窺藏珠處，被令狐爽識穿；東方東施展「引魂出竅」法術誘騙寶珠未得逞。令狐爽反倒在取珠途中的一綫天峭壁，從齊大天口中得知四魔四邪原是齊天教八大護法，爲得「神龍天晁」神書，背叛教主，教主夫婦被分囚終南山、賀蘭山，齊大天求助打聽夫人明月的情況，並以日月環、斷腸劍兩兵器相贈……

# 歪歪小爽哥



荒林設陷坑師父　以牙還牙不吃虧

令狐爽眞的脫褲子，也眞的放屁，氣得夏侯金道：「狗操的小子，眞詭！」

夏侯金走地有聲的回他的石室中去了。令狐爽吃吃笑了。

他根本不拉屎，他甚至剛才放的屁也是他的口技，他彎腰低頭的時候叫出來的。

現在，他提着褲子回去了。

令狐爽笑着入夢，不多久，他被人一脚又踢醒了。

「起來，起來！」

這是東方東的聲音，他把令狐爽踢醒了！

令狐爽道：「師父，幹甚麼呀，五更天未亮，你那一招劍法我早已練熟了！」

東方東一把揪住令狐爽，叱道：「小子，我問你，剛才你去那裏了？」

令狐爽一聽糟了，他有些吃吃的。

「我……我……」

「去那兒了？」

「去拉屎了！」

「娘的，你早不拉晚不拉，我來找你你拉屎，你在甚麼地方拉？」

令狐爽道：「我在泉溪邊拉，咱們大家不都是在那兒拉？拉了會慢慢被水冲走的呀！」

他指指外面，又道：「不信你去看！」

「看甚麼？」

「看我拉的屎呀！」

東方東拉着令狐爽走出去了！

二人走到泉溪邊，老龍洞中過日子，這條自龍腹中穿過的山泉，解決了不少住在洞中人的問題。

令狐爽把東方東拉近山泉邊，果然那兒一堆糞，有一半泡在水裏面未冲化開來。

「師父你看看，你看看這是我拉的！」

東方東低頭看，罵了一句：「娘的老皮，你是吃得多拉得多，屁股眼受囉嗦呀，眞能拉！」

令狐爽道：「師父，自從來到此地兩年了，這兒吃得好，吃的比皇帝老子的還好，我也就拉得多了！」

東方東道：「奇怪，我怎麼沒見你拉屎，難道……」

令狐爽道：「你若不信，可以去問夏侯金師父呀，這人證，物證，我全有……」

東方東還眞的問道：「鐵拐李，你看到這小子拉屎？」

石洞中傳來夏侯金的回應，道：「這小王八蛋活像個幽靈，剛才還嚇老子一跳！」

祇這幾句話，已證明令狐爽話不假。

其實那屎是夏侯金的，祇因爲令狐爽的反應好，他把這兩個魔頭騙過去了！



＊　＊　＊

令狐爽睡在虎皮上，他左思右想不對勁，除了打算去一趟賀蘭山之外，更想見一個人！

這個人不是別人，西門吹花是也！

令狐爽長大了，他相信西門吹花也長大了，那麼，西門吹花長大了是不是好看？

像令狐爽這樣年紀，一旦想及異性，便開始煩惱了！

令狐爽是被東方東吼起來的！

東方東把另外三人也叫出來了！

「各位，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應該同各位分享，所以才會把各位請了出來！」

宇文鳳道：「莫非那龍目寶珠？」

東方東道：「不錯，這些日子我是勞心又勞力的少吃少睡，全副精神的把我之絕技傳授了咱們四人的徒弟，當然，今天也是咱們四人徒弟該對我這苦哈哈的師父加以回饋時候了！」

他轉臉對笑瞇瞇的令狐爽，又道：「徒兒呀，你說是不是？」

令狐爽忙點頭，道：「應該的，應該的！」

東方東把手一伸，道：「徒兒，拿來！」

令狐爽道：「拿甚麼？」

東方東一聽大怒，臉皮也灰了！

「娘的，難道你忘了？龍目寶珠呀！」

「哦！原來是那玩意呀，我還以爲師父要甚麼吶！」

東方東道：「你除了那些龍目寶珠之外，還有甚麼能引起我等動心的？」

令狐爽道：「當然有啦！」

他此言一出，四個魔頭齊瞪眼！

宇文鳳走上前，道：「令狐爽，難道你還有甚麼寶？」

「有呀！」

「拿出來叫咱們大伙瞧瞧！」

「拿不出來呀！」

宇文鳳道：「至少你說說，是甚麼寶呀！」

令狐爽指着自己心口，道：「我的一顆心呀，四位師父，我的心是赤膽忠心爲你們呀！」

司馬元道：「爲我們？怎麼說？」

令狐爽道：「各位，你們都是快老死的人了，你們應該知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早作安排，死不發愁，我就是將來接續各位的最佳人選，而我的心可是一個字，忠呀！」

四魔幾乎氣炸肚皮！

＊　＊　＊

四魔雖然生氣，但忽的却笑起來了！

司馬元笑道：「小子，你永遠也猜不到，再是時光不留人，咱們必將長生不老，哈，哈……」

宇文鳳摸着自己臉皮，笑道：「可不是嘛！我自覺不比二十年前老呀，哈……」

「哈……」東方東與夏侯金二人也笑了。

但，東方東突然不笑了。

他把手一伸，吼道：「拿來，寶珠！」

令狐爽道：「拿甚麼呀，寶珠是嗎？少不了你的！」

東方東道：「小子，你拿來呀，今天期限已到，我的本事也傳了你，難道你還不給？」

令狐爽道：「好，今天我去拿！」

東方東笑了。

突然令狐爽指指老龍洞口，又道：「如果四位師父肯一同出外走走，那就更好不過！」

眞是語不驚人不罷休，四魔一聽又笑了。

司馬元道：「好好好，出外走走也不錯！」

夏侯金道：「大家一起去最熱鬧！」

宇文鳳道：「師父陪你走一趟！」

東方東道：「我命他們把野味搭架升火在石脊正中央，咱們一邊烤肉一邊欣賞萬丈深淵中的流雲飛鳥好風光！」

令狐爽道：「在山脊中央烤肉呀！」

東方東道：「徒兒呀，在那種絕地高處邊吃邊看風光，猶似騰雲駕霧一般，那就是神仙呀！」

令狐爽一笑，道：「聽口氣，四位師父也常在那地方吃烤肉看風景了！」

東方東道：「已經有一段時光未去了，那個時候不是我們四人，而是八人！」

令狐爽立刻明白，另外四人必是那申屠艮四人！

＊　＊　＊

老龍門就在幾聲虎嘯狼嗥聲中開啓了，那個巨石是怎麼堵住洞口，令狐爽就是看不出來。

令狐爽跟着他的四位師父出了老龍洞，奔向亡魂谷，五人到了那道石脊上的時候，宇文鳳便對令狐爽道：「徒兒，我們不再跟你去了，你去取寶珠，我們在此石脊上面烤野味……」

東方東接道：「徒兒呀，你喜歡吃甚麼肉，豹肉脆，山豬肉瘦，狼肉酸，山獐野兔帶山雞，咱們風

乾的很多！」

令狐爽道：「人肉！」

他這是說的心裏話，他恨不得吃他們的肉！

想想看，這兩年多，他被這四個惡魔好一陣折磨，隨時有生命之危！

他是令狐爽呀，令狐爽是好惹的人？

令狐爽祇叫別人不爽，不能爲自己製造痛苦！

然而，令狐爽要吃人肉，東方東還眞的答應！

「行，烤人肉，哈……」

令狐爽道：「洞中還有風乾的人肉？」

東方東道：「等一等吃新鮮的人肉呀，新鮮人肉是脆香的，哈……」

令狐爽聽過人吃人，那年頭他雖未見過，但聽過這方面的事情還眞多！

如今聽了眞要吃人肉，他反胃！

「各位，你們在此等着我，小子我去取寶珠！」

他說完拔腿就跑，跑得宛似一溜煙滾天邊！

令狐爽的懷中早就藏了一顆龍目珍珠，當然是昨夜他就已拿到的，如今這是故佈疑陣，把四魔帶出來，叫他們以爲寶珠就是在這大片荒林中！

令狐爽似乎是個天生天才，甚麼事情到了他的心中，便會隨機而變，出人意外！

他奔着，而且手按在口袋上，心中在想着要如何的整一整四個魔頭。

令狐爽邊跑邊笑，他奔入林中了。

東方東已對另外三人笑了。

「三位，機會來了！」

宇文鳳道：「今天就是好機會！」

「哈……」

夏侯金道：「今天得了寶，老子也省事了，不用再花工夫傳他甚麼功夫了！」

司馬元道：「你的功夫有甚麼好傳的，祇不過練力氣，三拐打，如此而已！」

夏侯金道：「我這三拐不好學，沒有力氣的人，就會比人慢半拍，反而受制於敵人！」

東方東道：「等一等咱們得了寶，咱們烤這小子的一身瘦肉！」

「哈……」幾個人大笑！

忽的，東方東道：「快，東西南北四門風，咱們各佔一門，繞過山往林中圍，小心被這小子發現！」

於是，四個魔頭拔身飛，果然自四個方向往那大片山林中撲進去了！

＊ ＊ ＊

令狐爽忙了，因爲他在幾處深林中設陰謀！

他的二大舅是個獵戶，家住虎牢關，他却常去天井關，天井關在大山邊，他二大舅住在山裏面！

想不到如今全用上他見過的那幾招！

林中有枯葉，枯葉一尺深，林中有老籐，他當成絆馬索，利用坑洞鋪木架，枯葉鋪在木架上。

他匆匆忙忙的設了四五處，人便又溜出林外面！

令狐爽躲在大石洞，他看着四魔在山崖邊分散開，那身法還眞夠快，轉眼之間不見了！

令狐爽撫掌低聲笑，他爽呀！

令狐爽不打算看他的成果，他緩緩的往山脊走過去。

他還未走到，不由吃一驚。

原來石脊中央果然有火煙升起來。

有個鐵架子，架子上掛了串獸肉，但却看不到有人在上面！

令狐爽極目遠看，那有人呀！

他緩步走上山脊，山風呼嘯中，他到了火堆邊，火還眞旺，風吹得呼呼響，那些肉還都是風乾的！

風乾的肉烤了更好吃，令狐爽獨自一人享受了。

他吃着自己的烤肉，怡然自得的樣子，他以爲他比神仙還神仙！

野味烤着吃，令狐爽不時的抬頭看遠方，臉上微微笑，心中在咒罵：「整死你們這些狗東西，最好永遠死在老荒林，那就算老天開了眼！」

罵歸罵，咒歸咒，一個多時辰之後，四個人已相繼的奔回來了。

雖然是奔回來了，可是四個人都也狼狽不堪，尤其是宇文鳳，她披了一頭亂髮，臉皮也有血痕！

東方東的衣裳破了兩處，夏侯金也不完整，鼻孔塞了破布，好像還在出血。

司馬元的半邊臉腫起來了，他以左手捂住臉，咬着牙切着齒，準備揍人了！

當然要揍令狐爽！

不等四人奔到，令狐爽當先站起來了。

「哎喲，四位師父呀，我還以爲你們打架回去了吶，見這兒擺的吃的，我先烤起來吃了，你們……」

他看了一眼心中爽，他的臉上不能爽！

「哎唷唷，四位師父怎麼這個樣，是不是遇上甚麼厲害人物了呀！」

東方東火大了，他疾出劍，叱罵起來。



「你娘的老皮，今天老子宰了你！」

他疾出七劍刺去，令狐爽疾忙閃又退。

那山脊祇有二尺寬，稍不小心就完蛋。

令狐爽右掌疾拍，金剛指幾乎奪下東方東的劍。

令狐爽祇退了兩步便穩住了身形，他的左手高舉，大聲道：「喂，道士師父，你不要這龍目寶珠了？」

一片光芒射出來，東方東收招了。

「哈……」他也笑了。

令狐爽道：「我去取寶珠，爲的是甚麼？怎麼見了我就出劍，我錯在那裡了？」

他把手上的寶珠一抛一抛的，嚇得東方東大叫：「喂，小心掉下去呀！」

後面的宇文鳳叱道：「令狐爽，你他娘的眞不是東西，林子裡你弄些坑人的陷阱害我們。」

笑笑，令狐爽道：「師父們，我怎麼知道四位會追入荒林中呀，我是爲了我的寶珠，不得不加以防備的。」

他再衝着夏侯金與司馬元二人一笑，又道：「以後師父要入林，我帶路！」

他這是加强了別人的思想，認定他把實物藏在那大片荒林中某處了。

司馬元叱道：「我們沒事呀，跑去荒林幹甚麼？」

令狐爽道：「既如此，四位這時候去到荒林中，爲了甚麼呀？」

夏侯金大聲道：「爲了你藏的寶珠，怎麼樣？」

令狐爽聽得一怔，這老怪眞坦白。

「四位，等我的功夫學成，我祇要高了興，我每人再多贈你們一顆，叫你們湊成雙。」

東方東道：「這是你說的。」

「我說的話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太好了，太好了，咱們大家全聽到了呀，哈！」

令狐爽道：「祇不過我再强調，那要我高了興，如果四位惹我不高興，屁也不給你們放一個。」

宇文鳳叱道：「好像變成你捏住我們鼻子走了，操！」

她是女人一樣操，她才不管自己能不能，江湖上還眞不少罵這句操，惹人笑。

令狐爽就笑了。

他把手掌上的寶珠送到東方東面前，道：「東方道爺，我最敬佩的師父，這是徒兒孝敬你的小小薄禮，請你老笑納。」

東方東噍着口水接過來：「好，好，我收了，徒兒呀，以後哪個再惹你不高興，對我說，我揍他。」

笑笑，令狐爽好像立刻忘了剛才的不愉快，道：「來來來，吃烤肉呀！」

「哈……」四個惡魔全笑了。

令狐爽的心中爽呀，他可樂歪了。

他也快樂極生悲了。

樂極生悲可是一件不好受的事情，因爲他正在把烤好的肉分送四人的時候，忽的兩足踝一緊。

令狐爽吃一驚，祇見司馬元與夏侯金二人分別抓了他的腿，一扔一送間，他被倒垂在山脊下面了。

司馬元與夏侯金二人抓得牢，可也忽上忽下的把令狐爽的身子盪起來了。

令狐爽頭也昏了，那萬丈深溝嚇死人，摔了下去準定是粉身碎骨。

「王八蛋，那有功夫閒泡，你再不把藏寶地方說出來，老子把你拋下去。」

司馬元一聲厲吼，他還發出冷酷的冷笑聲。

宇文鳳一邊也冷笑，她低頭看着令狐爽。

「這要是摔死多可惜。」

她的意思是她還未摘取童子鷄吶！

東方東可不管，他在火邊吃着肉，一邊欣賞掌中寶珠，很滿足的樣子。

令狐爽開罵了。

「你們眞是混帳王八蛋！」

夏侯金大怒：「你還罵呀，你不求饒呀！」

令狐爽道：「夏侯金，你是豬！」

「放你媽的屁！」

「你本來是豬，你不想一想，他們三人每人有一顆寶珠，你有沒有？我死了，你這一輩子也休想擁有一顆寶珠了，他們有，你沒有，你不是豬是甚麼？」

夏侯金果然楞住了。

但夏侯金厲吼：「你把寶珠取出來，你就死不了啦，小子呀，你怎麼石頭呀！」

石頭是不開化的，頑固的。

在這一方面，令狐爽非堅持不可。

令狐爽忽的慘然一笑，道：「我各位親愛的師父呀，我在此時眞誠的謝謝你們了。」

他這話帶着這麼一點莫名其妙，聽得人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

宇文鳳就忍不住的問了。

「甚麼意思？」

被倒吊的令狐爽道：「那年鬧流寇，我家一夜之間死光了，我本也不打算活了，天可憐見中途遇上

各位師父，師父們不但收留我，還教我功夫，這兩年日子過得很充實，很愉快，心中存感激，下決心將來伺候師父們的，不料惹得師父們生氣，算了，算了，我便是再活也沒興趣了，也活夠了，你們還是拋我下去吧，我把眼也閉上了，我不會叫出聲來的。」

聽得四個魔頭一怔，這小子不想活了。

夏侯金道：「螻蟻尚且貪生吶！」

「我不是螻蟻！」

「你祇要交出寶珠呀，你會活得更愉快。」

「我更不愉快。」

他忽然大吼一聲：「拋我下去呀，不拋我罵人了，我六親不認了，我罵你們十八代老先人，拋呀！」

東方東道：「這小子視死如歸了吔！」

「嘩」的一聲，令狐爽果然無反應，空中掄動中，他被夏侯金與司馬元二人又掄上來了。

夏侯金道：「小子，算你有種，回去吧，明天開始我教你！」

一笑，令狐爽道：「各位，你們不叫我死了？」

司馬元氣得吹鬍子瞪眼睛，道：「小子，莫忘了，你會每人再送我們一顆的。」

令狐爽道：「如果像剛才這種情況，隨時要我的小命，娘的，我還打算把我送你們的寶珠再收回來的。」

他此言一出，東方東第一個有反應。

他急忙把手中的寶珠揣入懷中了。

宇文鳳走近令狐爽道：「徒兒呀，我就是奇怪，我們四人暗中跟去大林中，你是怎麼拿了寶又出來的？你發現我們去了？」

令狐爽道：「沒有，如果我發現師父們，當然師父們也會發現我了。」

這話聽起來是合乎邏輯的。

令狐爽又道：「更重要的是，我如果發現師父們入林，必會提醒小心的，林中有陷坑。」

夏侯金對另外三人道：「你們相信他的話嗎？」

東方東道：「我相信他同那個狠來了的小孩子是同一類型的，騙死人不償命。」

「嘿！」司馬元冷笑了。

宇文鳳道：「好比喻，騙到後來死的是他自己。」

幾個人走回老龍洞中了。

令狐爽的心中可想得多，我才不是那個喊狠來了的小孩子，不信咱們等着瞧。

* * *

令狐爽輪到同夏侯金習武了，夏侯金對令狐爽說得明白，而且也似乎是很狂妄。

「徒弟，我的功夫很簡單，不來甚麼花拳繡腿，這一招那一招的招個沒完沒了。」

他拍拍鐵拐，又道：「祇有一招，哈哈，程咬金的三斧頭，我的祇一拐，程咬金三斧砍完他逃跑了，爲師的這一招就叫敵人躺下。」

令狐爽道：「我見過師父鐵拐打死人，厲害！」

夏侯金哈哈笑了。

「知道就好，你記住師父這一拐有名字，叫做『拐打五嶽』！」

令狐爽道：「拐打五嶽呀，三山打不打！」

夏侯金反而不知甚麼叫三山，他沉聲道：「五嶽都打，三山算甚麼！」

令狐爽道：「師父，八成是要練力氣。」

「對了！」

他指指老龍洞，道：「你每天從洞中舉石頭，爲師的早把那顆百斤重的大石放在那地方，你舉着石頭往山上奔，每奔一回換石頭。」

令狐爽道：「換石頭？換甚麼石頭？」

夏侯金道：「換另外石頭，這第一顆是我爲你挑選的石頭，你每次就要舉同樣大小石頭往山上跑，然後下山再找同樣大小的石頭往山上舉。」

令狐爽道：「師父的那一招『拐打五嶽』……」

夏侯金道：「舉石滿百日，我再教你那一招。」

說着，祇見他以足尖挑起一塊石頭半空中，忽的一拐打過去，發出「叭」的一聲響，眞的是又準又狠又有力道，打得石頭粉碎，他也笑了。

令狐爽自以爲就沒有辦法做得到。

* * *

令狐爽每天出老龍洞，出洞由他自己吼叫，他學羊叫，這是東方東命他學羊叫，羊叫洞就會開。

令狐爽是羊，而東方東他們是狠，而且聲音奇特，不會混淆。

當羊就當羊吧，祇要出洞就好。

東方東白天出洞，他不必有人叫他。

夏侯金是不會叫他起來的。

夏侯金祇需過幾天上山數石頭，就知道令狐爽偷懶沒有，而且還知道令狐爽是否長進了。

令狐爽得起早，而且準定在天剛亮起來，是被人驚叫而醒的。

那驚叫聲來自宇文鳳，也有東方東，這二人在一起，天下不太



平，叫得凶。

令狐爽以爲他二人好像天天幹，比吃飯還多，這樣下去想成仙？早晚二人都流乾完蛋。

* * *

就在令狐爽下決心下苦功，拚小命的舉石往山峯上送，那可不是一般小山丘，終南大山插天峯，上山下山九十九，連綿不斷五老峯，這也就是說，一次上山下山，一趟就需走上九十九里地。

令狐爽每天往山上舉石頭，每顆石頭一百斤，這頭幾天壓得老弟齜牙又咧嘴，汗珠子不是從頭上流，從兩個褲管往下滴，早已汗流透濕。

令狐爽就是有那股子狠勁，天黑以後才回洞。

就在第七天正午時候，令狐爽正在往山頂舉石頭，忽見有個白衣青年飛一般過來了。

在這種荒山中，出現這麼一位漂漂亮亮的年輕人，還眞以爲遇上仙人了。

令狐爽就以爲這年輕人很漂亮，他如果扮成韓湘子，那可比「無影刀」上官文美多了。

這年輕人不但帥氣，而且功夫也高，單祇見他的奔躍，就知道是個高手。

年輕人飛躍在令狐爽的前面，他微微笑，模樣實在俏，如果他是女子，也不會引起別人懷疑。

年輕人衝着呆怔的令狐爽抱拳，道：「這位兄台，有勞告訴在下，此地甚麼所在？」

令狐爽抹着汗水，道：「你等着，我把石頭舉到山頂上，下來告訴你。」

年輕人道：「兄弟，你這是幹甚麼？難道還嫌這高山不夠高，再推高一些？」

令狐爽道：「別打岔，我很快下來。」

令狐爽舉着石頭山上奔，那青年後面緊追上。

祇不過這年輕人漸漸吃驚了，因爲令狐爽舉的大石頭足有一百斤。

他就無法舉這麼重的石頭往山上奔。

令狐爽也不開口，他有時跑，有時走，等石頭搬上山，他已經累得大喘氣，日也偏西了。

令狐爽的目標是一日送三顆石頭上山，如今他仍然祇送一顆石頭來，山風未吹醒他的頭腦，不知道這是夏侯金在整他的冤枉。

祇不過，常言道得好，傻人有傻福，令狐爽搬石頭是笨了些，可是對他的武功可就大有幫助了。

* * *

現在，他坐在那堆他搬上山的石頭上喘大氣，年輕人站在他面前。

「兄台，你怎麼跑到這野人多的地方來，幹甚麼呀，你吃撐了遊山玩水呀，你就算遊山玩水吧，也去遊名山，玩綠水，跑來此地遊窮山玩惡水，找死呀！」

年輕人一怔，但還是笑笑，道：「兄弟，你言惡心善，我懂，祇不過我是來找一個人的。」

令狐爽哈哈笑了。

「兄台，你找人找到荒山絕嶺來了？找人應去長街人多地方呀！」

笑笑，那人道：「不，祇因爲我要找的人很特別。」

「特別？」

「是的，此人很是特別。」

「怎麼說？」

那人指着大片荒山，道：「此人是被幾個江湖黑道凶徒帶進荒山中來了。」

令狐爽心頭一楞，道：「你是誰，誰又對你說的？」

那人道：「在下姓水，水中花！」

令狐爽道：「人如其名，兄台似花！」

水中花道：「不開玩笑，在下是從花子幫得到的消息，說那人被帶入荒山中來了。」

「花子幫？」

「是的，在下見過西門幫主，也是西門幫主告知在下的。」

令狐爽雙目一亮，道：「你是……」

「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乃在下師祖，也是姨婆。」

令狐爽搖搖頭道：「沒聽說過。」

他笑了，又道：「祇不過我讀過百家姓，百家姓上是有姓長孫的。」

水中花有些不悅的樣子。

長孫玫瑰者，乃百花谷谷主黑玫瑰是也，祇要在江湖上有人提到黑玫瑰，便是一流高手也一樣臉色大變，然而這少年人竟然不知道百花谷谷主。

令狐爽只關心這水中花提到的西門幫主，他淡淡一笑，又道：「老兄，你找的那人，他叫甚麼名字，你說說，我聽聽，也許我知道。」

水中花道：「這人也是複姓，他叫令狐爽。」

令狐爽一聽，張大了眼睛道：「怎麼，你在這窮山惡水中找的人是令狐爽呀！」

水中花臉有喜悅，道：「怎麼，你老弟認得這個叫令狐爽的人？」

令狐爽笑了。

「老兄吶，令狐爽身上幾根毛我也清楚。」

水中花大喜，道：「你們那麼親近呀！」

令狐爽道：「我們就是一個人。」

他哈哈笑着，又道：「我得先問問你老兄，你找令狐爽幹甚麼？」

水中花道：「有事找他！」

「甚麼事要找他？」

「重要的事情。」

「說呀，甚麼重要的事情。」

「噫，好像你就是令狐爽一樣，便是你再親近，我還是要當面見到他才說。」

令狐爽已心中明白，這個小白臉不聰明，至少沒有他聰明。

令狐爽指着自己鼻尖，道：「你找的人就是我，我的名字令狐爽，天下只有我叫令狐爽。」

水中花怔了一下，道：「好像沒有這麼大呀！」

令狐爽道：「你說吧，找我幹甚麼？」

「你眞叫令狐爽？」

「我叫令狐爽，你有欠聰明。」

水中花雙目一厲，道：「先接我一掌。」

他抖然出手，令狐爽本能的一個錯身，反手一招「大屠龍」推出去。

他五指如刀，鈎爪似錐，幾乎把水中花右肩掃中。

水中花也閃得妙，但也驚出冷汗來了。

水中花一聲冷叱：「接我百花掌！」

只見他雙掌翻飛如穿花蝴蝶，悠忽閃拍而上。

令狐爽一見，不由帶着忿怒，道：「想欺侮人呀，我回敬你大力金剛指。」

他雙掌挺指如刀，龍泣血，大屠龍、大屠龍又龍泣血，他就這兩招，全用上了。

雖然只兩招，水中花拿他沒辦法。

雙方打了幾個回合，令狐爽突然厲叫一聲：「『穿腸破肚』來了！」

他右手食中二指疾點，水中花就沒有閃過，右掌拍出一半疾收，口中雪雪呼痛，他的手掌由紅泛黑，那是被令狐爽戳中的。

水中花閃退五大步才站遠。

令狐爽並未追逼，他戟指水中花道：「你這人好沒來由，你來找我是爲了打架呀，來呀，誰怕誰呀！」

令狐爽一招得手，信心大增，幾顆寶珠沒白費。

水中花冷笑道：「我還是不服氣。」

令狐爽道：「聽你口氣，你好像受了甚麼人的刺激！」

水中花道：「西門吹花，是西門吹花，她常提到你的名字，她好像對你崇拜，又說你比我強多了，令狐爽，我就是因爲她，才千里迢迢找你的。」

令狐爽很久未聽過西門吹花這名字了！

他怔怔的，喃喃自語：「那個帶走她的女人，那個女人很好看，她是吹花的母親，唔……快三年了吧！」

「兩年九個月……」水中花聲音不友善。

令狐爽道：「你倒是比我還記得清楚。」

水中花道：「我當然記得清楚。」

令狐爽道：「你必是很喜歡她了！」

水中花道：「不錯，她初去百花谷，只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我們當她是小妹，可是……她長大了。」

令狐爽道：「水中花，你不要妄想了。」

「爲甚麼？」

「因爲你的名字起得太不好了。」

「我的名字？」

「是呀，你的名字叫甚麼？水中花，哈……」

水中花道：「水中花更純潔。」

令狐爽道：「水中屁的花，水中沒有甚麼花，影子而已，如果遇上風一吹，你就消失不見了……」

他笑呵呵的又道：「你果然遇上個吹花的人，西門吹花，把你這水中花吹完蛋了，所以我勸你，你離西門吹花遠一點，免得早完蛋。」

水中花大怒，叱道：「眞是一派胡言。」

令狐爽道：「水中花，你已找到我了，你也打我不過，你走吧，謝謝你告訴我吹花她在百花谷！」

水中花道：「難道你還敢去百花谷？」

水中花忽的一聲冷哂，又道：「你絕對不敢去。」

「老子決定去！」

「甚麼時候？」

「不一定，也許就在這幾天，也許等上十幾年。」

水中花大怒，叱道：「到底甚麼時候去？」

令狐爽道：「好，三個月內我必去。」

他說三個月，乃是他要把夏侯金的武功練成了，他就會前去找西門吹花。

他找西門吹花不一定是愛西門吹花，他打算看一看如今的西門吹花甚麼樣！

水中花道：「好，令狐爽，我在百花谷中等着你，你怕了就別



來。」

他這是激將法也用上了，爲的是怕令狐爽不去。

令狐爽冷笑了！

「娘的，百花谷不過是花兒多罷了，我怕花呀，你們把花精搬出來，看我怕不怕！」

水中花忿然的拔身就走，他出氣有聲，行走如飛，但看在令狐爽的眼裡不值一笑。

如果是從前，也許令狐爽羨慕人家，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令狐爽大步下山崗，他回老龍洞了。

令狐爽在老龍洞外學羊叫，而且叫得非常像。

只有學羊叫，老龍洞才爲他把洞開。

令狐爽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

這件事還眞重要，因爲他忘了問那個女人味十足的水中花，百花谷在甚麼地方。

他如果有一天去看西門吹花，他不知道地方呀！

於是，令狐爽走進老龍洞中了。

他走近夏侯金的洞室門口。

「師父，我回來了。」

洞室傳來夏侯金的聲音，道：「今天帶了幾塊石頭送到山峯呀！」

令狐爽道：「令師父失望，還是一塊！」

「哈……你就慢慢的學吧，小子！」

令狐爽道：「師父，問個地方可以嗎？」

「甚麼地方？」

「百花谷！」

他百花谷三字出口，嚄呀，夏侯金拉開房門跳出來，另兩室中也跳出三個人。

這其中一室是兩個人，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就抱滾在一室中，但此刻也來了。

嘩啦啦，四個魔頭把令狐爽圍在正中央。

夏侯金沉吼一聲：「小子，你問百花谷？」

令狐爽道：「百花谷又怎樣，不過是個地方嘛！」

夏侯金道：「你問百花谷幹甚麼？」

東方東道：「你在外面遇上百花谷的人了？」

宇文鳳道：「你遇上甚麼人？」

司馬元道：「娘的，那個討人厭的惡婆娘。」

令狐爽道：「我在山峯舉石頭，遇上一個女人味十足的青年，他說自己是百花谷的人！」

東方東道：「這幾年聽說百花谷是有幾個男人出現，這些男人必是那婆娘的親人。」

令狐爽道：「那婆娘是誰？」

東方東道：「百花谷谷主，她叫長孫玫瑰，人稱她黑玫瑰，是個惹不得的黑心婆娘！」

令狐爽道：「難道師父們也怕她？」

「嘿……」夏侯金冷笑了。

四人却是誰也不開口，倒是令狐爽笑了。

「哈……如果她的本事大，我倒要前去領敎。」

宇文鳳四人幾乎齊出聲，道：「你？」

令狐爽道：「當然是我！」

他涎臉一笑，又道：「我打着各位師父的名號，向她挑戰呀，我把這婆娘打敗了，不也是爲師父們露臉爭了光，是不是？」

東方東道：「你免了吧，就憑你呀！」

令狐爽道：「我怎麼了？我習了你們的功夫，而且習你們四人的功夫，等於是四個人打她一人呀！」

司馬元道：「小子，你找她可以，只是不要提起我們的名字，知道嗎？」

「爲甚麼？」

「不爲甚麼，就是不許提起是我們教你的武功！」

令狐爽笑了，他吃吃的道：「原來你們也怕她呀，原來你們也有吃定你們的人，我倒楣了！」

東方東道：「你倒甚麼楣？」

令狐爽道：「我花了青春，費了寶物，學習你們的功夫，爲的是天下第一，如今此一希望完蛋了，我頂多不過弄一個天下第二，我這不是倒楣呀！」

司馬元道：「小子，你弄錯了！」

「怎麼弄錯了？」

司馬元道：「非是我們打她不過，眞打起來，兩敗俱傷，如果我們八仙聯手，誰怕誰呀！」

令狐爽道：「八人聯手呀，另外四人……」

東方東道：「另外四人在賀蘭山！」

令狐爽當然知道申屠良四人在賀蘭山清風谷，他還打算找去吶！

宇文鳳道：「回去，回去，咱們少同百花谷的人扯上關係。」

她當先往自己的洞室走去，東方東也跟上去了。

夏侯金對令狐爽道：「五天之內別出去，我在洞中教你那一招『拐打五嶽』，你小子可要好好學。」

令狐爽道：「五天能學會嗎？」

夏侯金道：「能，一招九式並不難，主要的還是功力，打出一拐要有成效，不是亂打！」

他頓了一下，又道：「五天之後，你再去搬石頭！」

令狐爽道：「要搬多久？」

夏侯金道：「要每天三塊百斤石頭舉上山，就成了！」

令狐爽道：「師父，你老每天能搬舉幾塊石頭上山？」

夏侯金叱道：「少問，回去。」

司馬元哈哈笑了。

令狐爽心中不是滋味。

令狐爽心機靈，他坐在虎皮上左思右想的覺得不對勁，這是在整他的冤枉，單只空手上山下山用跑的，有誰一天能跑三百里？

舉石上山更難了。

再想想司馬元教他練穿雲功、金剛指，多一半帶着一些坑人的味道，還有個東方東，只不過傳了他一手障眼法，劍術只一招，這就弄了他一顆寶珠。

令狐爽有些是「猴舐蒜罈子——越舐越不是味道」！

但他絕不形諸於外，因爲他明白，這四魔不好惹！

* * *

令狐爽忽然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因爲他心中在想一個人，那人就是西門吹花。

他再想想水中花，當即明白一件事，西門吹花大概不喜歡水中花，她刺激水中花，才會引起水中花找來終南大山要與他比個高下。

令狐爽微微笑了，因爲至少西門吹花還會想到有他這麼一個人。

* * *

夏侯金傳授武功帶着幾分心不甘情不願的味道。

令狐爽就覺得夏侯金每比一式，每出一拐，臉上有着可惜的意味。

可惜就是吝嗇，就好像買東西一樣，把銀子數給對方，露出一副無奈的表情。

只不過夏侯金這一招「拐打五嶽」夠厲害，便是緩緩出招，也可以聽到呼嘯。

夏侯金只教了兩天，第三天他就逼着令狐爽自己演練，他站在一邊看。

第四天第五天他看也不看了。

他關了門不出來，只在室中大叫：「滾遠了，自己去苦練吧！」

那眞是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表現。

令狐爽心中愉快了，因爲夏侯金的這種表現，可以証明一件事，那就是這一招「拐打五嶽」是眞材實料，非得好好的練不可。

令狐爽也想到一件事，找機會取一顆寶珠送給鐵拐李，看他多可憐吶！

* * *

令狐爽在室中正比劃，忽聽窗外傳來夏侯金的聲音十分霸道的道：「小子出來！」

令狐爽出去了！

「師父，你叫徒兒？」

「這地方就是我一人，不是我叫你還有誰？」

令狐爽道：「甚麼事？是不是創出奇招要教我？」

夏侯金叱道：「還教呀，教你個屁！娘的，就是來提醒你，招式已傳了你，力氣靠苦練，三天之後我看你舉石頭上山，然後你得付師費，寶珠一顆送給我。」

他說完轉身回去了。

令狐爽看着夏侯金很火爆，但他還是笑了。

* * *

令狐爽在一綫天下方的泉溪邊拉屎，他抬頭看上面，心中在想齊大天。

齊大天告訴過他，有兩件兵器藏在山上面，那地方怎麼找，自己似乎要去看看了！

他又笑了！

令狐爽永遠很爽。

令狐爽剛從山溪中取了一顆龍目珍珠揣入袋中，忽聽一聲狗叫，叫的聲音還眞大。

令狐爽立刻匆匆的往林外奔去，他怕被來人發現他藏寶的地方。

令狐爽剛到斜坡上，祇見老龍洞口處挺立着一個灰髮老人，這人的背影似乎很熟悉的樣子！

令狐爽的出現，令這人急忙轉過身來。

令狐爽笑了。

「是你呀！西門幫主！」

那人正是花子幫幫主西門風！

西門風怔怔的看着走近的令狐爽，道：「噫，你是誰？你怎麼認識老夫！」

令狐爽笑了，他再走近，笑道：「你眞不認識在下了？你忘了還教我一招打狗棒法叫『一本萬利』呀！」

西門風忽的一瞪眼，道：「是你小子呀，哈……是你，那個心眼鬼的令狐爽，哈……長這麼粗壯了，難怪一時之間老夫看不出是你了！」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你怎麼找來了？」

西門風道：「令狐爽，你先別問老夫怎麼找來此地，我問你，他們八仙眞的收你爲徒了？」

令狐爽道：「是呀！」

西門風大感意外的道：「他們會殺了你的，他們會收留你？日頭西邊出來了！」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人總是會變的，他們傳了我功夫，待我還眞的不錯！」

西門風更糊塗了！

他喃喃的道：「他們是不存好心吶，他們要培養個更搗蛋的傢伙，把已經不平靜的江湖攪翻了天吶！」



令狐爽却突然的道：「西門幫主，令千金西門吹花自從被那女子抱走以後，你這當老子的太不夠意思了，怎麼至今未把女兒救回來！」

一驚之下，西門風拉住令狐爽，道：「你怎麼知道我未救我女兒？」

令狐爽道：「百花谷有個小白臉找來了，他找我莫名其妙的要比武，好像愛上你女兒了，所以我知道你沒用，自己女兒也保護不了！」

西門風沉聲道：「我當然去找過，兩年前就去過，可是百花谷的人武功厲害，他們弄了四個女大力士，摔得我七葷八素，我……唉，我輸得好傷心！」

令狐爽道：「甚麼樣的女大力士？」

西門風道：「你見了也會嚇一跳，而四個大力士也才祇設下的第一道擂台，叫百花洲，再往裏面還有百花障、百花溪、百花溝，才能看到我的妻子鳳仙與女兒吹花，可是第一道就叫我栽了！」

令狐爽道：「你老人家是花子頭呀，你弄個幾千花子來，一擁進了百花谷，還怕她們不把你老婆女兒送出來！」

西門風搖頭了！

令狐爽急問：「怎麼啦，不行？」

西門風道：「百花谷中別人都好應付，百花谷谷主無人敵，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的武功極高，百花谷中，她可以摘花傷人，別人飛鏢是銅製，她的是花瓣，我的人再多，多不過她的摘葉傷人，再加上她身邊十二女殺手，個個都是厲害人物，我祇好認了！」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找我呀！」

一怔，西門風道：「找你？就憑你？」

西門風道：「怎樣，我小兵立大功呀！」

西門風道：「你有甚麼辦法？」

令狐爽道：「我至少可以叫你看到你的妻子女兒，你信是不信？」

西門風道：「我想相信，可是我不敢相信！」

令狐爽道：「我自會叫你相信！」

就在這時候，這處傳來「呼通」一聲響，令狐爽抬頭看過去：「唷，老龍洞開了！」

西門風道：「我來了，他們當然要出來！」

令狐爽道：「原來是你當狗叫的呀！」

西門風道：「也是雙方連絡信號！」

遠處四條人影飛一般的過來了。

是的，宇文鳳、東方東、夏侯金與司馬元四人飛一般的過來了。

東方東大吼：「老花子呀，有消息了嗎？」

宇文鳳道：「等個消息不容易，一等兩年半。」

夏侯金道：「在那兒？」

西門風道：「我的兄弟跑斷腿，我老人家也慘吶！」

他指指北方，又道：「十天奔了一千八百里，有三百里走的是大沙漠，娘的，累死我了！」

司馬元哈哈一笑，道：「你已把消息送去賀蘭山了？哈哈哈！申屠艮他們人呢？」

西門風用手一指，道：「瞧，他們已經往這面奔來了！」

五人抬頭看過去，四條人影奔如飛，上官文還大聲叫：「喂！你們都還站着呀！」

這算甚麼打招呼，夏侯金不吃虧的道：「韓湘子你不死，咱們就死不了，哈……」

「哈……」

東方東把手一揮，道：「走，進洞去！」

他當先往老龍洞方向走去！

令狐爽上前打招呼：「各位大叔仙人們，久違了呀，哈哈……」

申屠艮雙目一厲，道：「怎麼，這小子還活着？」

公冶長道：「你們幾時變得慈悲了！」

宇文鳳道：「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公羊山道：「甚麼叫不得意呀，如果多個他，不是九仙了嗎？」

公冶長道：「盡早宰了這小子！」

令狐爽忽的懷中摸出一顆龍目神珠，他恭敬的送到夏侯金面前，道：「師父，徒兒孝敬你的，這些天你辛辛苦苦的傳我武功，徒兒心存感激，特別提前取一顆來，孝敬師父，望師父笑納！」

夏侯金聽得感動直點頭，雙手接過龍目珍珠，啞着聲音道：「太好了，太好了，師父沒白教！」

寶珠吐出絢艷的光華，美得叫人眼也直了！

申屠艮四人就發了呆！

夏侯金手搭令狐爽的肩頭，道：「走，跟師父回去老龍洞，舉石上山就免了！」

令狐爽對夏侯金道：「我的功夫……」

夏侯金道：「拐打五嶽你常練，行走江湖沒人敢找你的麻煩！」

令狐爽笑了。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 飛鷹

## 上文提要：

麥家對待陸浩的態度突然轉變，並奉上百萬兩銀子，陸浩便用三十萬兩替紫水晶贖身，紫水晶有意留在他身邊，目的是想拉攏他……武林名宿「過山雷」張漢聲之女張小燕參加論劍大會，她本略勝唐蓉半招，却在緊要關頭被唐夫人施襲，以致落敗，張大俠心有不忿，便暗中調查，竟然發現了麥家，白雲寺、唐家及長白華山二派……

### 探詢法衣無結果　激怒夫人變瘋癲

冷清秋道：「進來吧！」

那女人只邁進一步，她一脚在門檻內，一脚在門檻之外，以方便監視外面，也能兼顧屋內，道：「冷清秋，怎麼樣？」

冷清秋道：「果然有點來歷，妳是不是本教中人？究竟是個甚麼角色？」

「不必多問，我既有此能力，妳現在必須聽我的。明天陸浩到府上查案，妳根本不必發愁……」

「有很多漏洞，我將無法應付。」

「屆時自有人出面應付，到時候就會令他束手無策了……」

冷清秋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如這女人是「西天教」的大人物，她是不會不知道，而且也沒有保密的必要。到底這女人到底是甚麼來頭呢？

冷清秋絕不是個易與的角色，道：「其實我對金領銀袖的法衣所知道的也不多。」

「就把妳知道不多的那些說出來吧！」

「妳有這麼大的道行，又能和代教主說得上話，這件事又何必問我？」

「怎麼？妳想耍我？」

「我說的有甚麼不對？我不過是個壇主，而妳居然能使代教主派錢壇主來傳令，允許我公開露面，可見妳比我的來頭大得多，說不定妳是教中的護法……」

「不對吧！『西天教』中的紫衣護法韋昌，黃衣護法梁松及白衣護法史長風，教中之人哪個不知？」

「是啊！妳到底是甚麼人？」

「冷清秋，妳必須對我守信，別看妳未與教中上級聯絡上之前，經常以勾魂牌出現，挺唬人的，我可不在乎妳！」

冷清秋道：「我就想不通，妳的兒子今天討媳婦，我的女兒出閣，妳不在家照料打點，到這兒來聒噪個甚麼勁？」

「冷清秋，妳如敢耍我，一切不幸後果由妳自負！」

冷清秋冷笑一陣，道：「正如妳所說的，我冷清秋曾以勾魂牌勾走了不少的冤魂，可不差妳這一個！」

麥夫人發出森厲的笑聲，道：「冷清秋，也許是命中註定，妳說不說？」

「還有一事我更不明白，妳明明不欣賞姓陸的那小子，爲甚麼送他一百萬兩？是不是銀子太多了？」

「妳的女兒還沒過門，妳這老丈母娘就要干預麥家的事了？告訴妳，我們麥家支出的任何一兩銀子，都要有個交代，哪會白白花出去。冷清秋，妳不想回答我的問題是不是？」

「我知道的不多，無從回答，妳如不亮出底牌和身份，我也不敢亂說……」

速度是一切所學功夫的基本，沒有速度，一切都談不上了。

令冷清秋膽顫心驚的是對方的出招速度，未待她還招，人家已在她的四周移了七個不同角度，却未出手。

在七個不同角度之中，至少可以施出兩三招，似想不戰而屈人之兵。她並未出手，却一字字地道：「冷清秋，還不說？」

冷清秋毫不妥協，其實她已大致看出了自己與對方的斤兩，可是，一個自負的人，很難說服自己，相信自己與對方存有差距。所以她的回答是狂猛勁烈，威力無儔的攻擊。

冷清秋的武功的確可成一家，否則，那些仲裁人等也不會無人接下她的三四招，尤其是全力施爲，她對自己仍是信心十足。

她猛攻了一十三招，麥夫人還是不還一招，變成她自己在打空氣了。

一股無比的羞辱令她怒火上衝，她難於自控地施出一招「與汝偕亡」。

麥夫人到此才出了手，但冷清秋却未看到她的手是如何伸出的。

只聞「格格格」三聲，麥夫人並不擊砸她的心窩、脈門或其他要害，却在她的「腦戶」「玉枕」及「强間」三穴上各擊了一下。

突然間，冷清秋渾身酥軟下來，清澈而有威稜的眸子頓失去光彩，這瞬間整個人完全變了。

麥夫人噙着一抹冷森的笑意，消失於花叢間。

＊　＊　＊

新郎都準備上轎了，要新郎上轎之後，新娘才能上轎，新郎的彩轎在前，新娘的在後。轎衣很有派場，新郎轎子的四角上各有一條栩栩如生的金龍。新娘紅轎子的四角上各有一隻展翅欲飛的巨鳳。

但是，由於唐夫人突然變成痴呆，並且胡言亂語，這件喜事也就罩上了悲慽氣氛，唐蓉不斷地流淚、呼喚。

「你……你們說……出家有甚麼好？吃素……唸經……見了娘兒們又必須目不斜視……嘻嘻……表哥……你爲甚麼要當和尚……」

「娘……娘……妳清醒一下……娘……今天是女兒大喜的日子……娘……不要這樣……」唐蓉淚如下雨。

「怎麼能怪娘……他要當和尚……是他自己願意的……是他自願的……嘻嘻……他願意當和尚……」

唐靖把她拖到後宅去，不一會她又跑到前面來，雙手合什，不停地唸着「阿彌陀佛」！

彭雲卿在她耳邊低聲道：「壇主……妳是不是故意裝的？故作痴狂……以便應付『九爪飛鷹』陸浩？」

「和尚來了沒有？」冷清秋手拿汗巾，在彭雲卿臉上拂了一下，道：「妳要不要當和尚？嘻……」

就在這時，陸浩走了進來，他老遠就掃視着這亂鬨鬨的場面，盯上了冷清秋。而冷清秋這工夫也發現了陸浩，突然她自椅上蹦起，嚷着，揮舞着手中的大紅汗巾道：「表哥來了……和尚表哥來哩……」扭擺着迎上來，就去扯陸浩的衣服。

陸浩閃開，冷清秋嘻嘻笑着，想用食指去戳陸浩的前額，道：「你說……你爲甚麼要當和尚？當和尚有甚麼意思？」

陸浩冷靜地盯住她的雙目，是眞瘋或是假瘋，眼神是瞞不了人的。他不由暗暗叫奇，看樣子她不是裝的。

這大概正應了麥夫人所說的：明天陸浩到府上來查案，自會有人應付，到時候他也會束手無策的。

如果此刻冷清秋的神智清楚，當能體會到這第幾句話的意義了。

「嘻……和尚……人家嫁閨女……娶媳婦……你來湊甚麼熱鬧……是不是動了凡心？嘻嘻……那就還俗吧……嘻嘻……」

冷清秋揮舞着大紅汗巾，一路胡哼亂唱，竟上了新郎的花轎，道：「轎伕呢？抬呀！怎麼還不走？誤了時辰可怎麼得了……」

彭雲卿鑽進轎去拖她，她就後縮，還嚷着道：「妳這是幹甚麼？不讓我上花轎？門兒也沒有……」

彭雲卿低聲道：「夫人，這是令嫒大喜日子，妳身爲長輩，怎麼可以鬧笑話呢？快出來呀！新郎和新娘都快要上轎了！」

冷清秋不出轎，彭雲卿就用力拉。

這兩個女人都是孔武有力的高手，一拉一掙，只聞「喀喇喇」聲中，花轎是木料做的，那裏能經得起她們大力的拉扯，居然四分五裂，上面及三面的轎壁都散裂開來。

這一來頓使圍觀者大笑起來，因爲從來沒有見過這等事，也有些人以爲這太不吉利了。

唐靖忍無可忍，上去就是一人一個大耳光，這兩個女人誠心不閃避，所以才會被打中，唐靖厲聲道：「這是甚麼日子？豈容得妳們胡鬧？妳們看看，這怎麼辦？這……這怎麼得了……」

彭雲卿道：「唐爺，時辰快到

了，趕緊去再租乘轎子還來得及，夫人瘋了，這不能怪她……」

唐靖派總管去另租轎子，彭雲卿死拉活扯把冷清秋拖到後院屋中。冷清秋還在吵鬧，道：「妳這個女人……好像有點面熟……妳爲甚麼不讓我上花轎？是不是想把我的和尚搶走？」

她的後腦三要穴被點，陷入瘋狂，但是即使瘋癲了，偶爾也會神志清醒，也會有所記憶，說的都是素日印象最深刻的事物。

而和尚喬步天，自然是她難以懷忘的人物了。

「夫人，不論是爲了小姐也好，爲了唐家的名譽也好，今天妳這行爲，都是很不好的。千萬不要再鬧笑話了……」

冷清秋似乎安靜了下來，怔了一會，道：「雲卿，妳不是彭堂主彭雲卿嗎？」

彭雲卿示意噤聲，向外張望了一下，道：「冷壇主，不是在敎中，請不要這麼稱呼。」

「雲卿，我……我怎麼哩？」

「夫人，誰也不知道妳是怎麼了，自昨夜亥時起，妳就瘋瘋癲癲，胡言亂語的……」

「奇怪！昨天晚上我……我見過一個女人……她要我……要我告訴她有關法衣的事……我不答應……」

「當然不成，那是本敎最高的機密。夫人，以後呢？」

「以後……就動上手……眞想不到……那女人竟是個絕頂高手……她好像在我後腦上……記不清了……反正我被她擊敗就是了……」

「夫人，那女人是誰？妳總還記得吧？」

「不……不 記 得 了……眞怪……好像她……她有很大的權力……」說到這兒忽然又「嘻嘻」傻笑起來，道：「妳剛剛拉我……不許我上轎……是不是也看上了和尚？」

「夫人，不可語無倫次，請記住！妳是武林三大家之一的女主人呀！」

「妳少和我來這一套……我是幹甚麼的？哼！妳想搶我的和尚，作夢！妳這個騷娘們……」

彭雲卿急得直搓手，在她耳邊低聲道：「夫人……少說幾句吧！言多必失，萬一洩了本敎中的機密，妳的紕漏可就大了……」

「怎麼？妳還不死心？非要和尚不可嗎？騷貨！吃零食吃到我頭上來了……」

彭雲卿只好把門反鎖上，原來這是個囚禁室，門窗都是鐵的，只聞冷清秋在內吼叫擂擊着門窗，而且不斷地胡說八道。

彭雲卿並發現一個人影剛剛消失於後窗外，那正是陸浩，他聽到了她倆的對話。他當然聽不明白，她們所說的甚麼敎？更不知這兩個女人怎麼會一個是壇主，一個是堂主？

但是，他却料到，這兩個女人的身上有極大的秘密。至於冷清秋所說的，昨夜有一個女高手向她問及法衣之事，陸浩就更加懷疑這女人的眞實身份了。

返回店中，兩小吃飽了正在午睡，一問之下，韋紫琴還沒吃中飯。他道：「妳爲甚麼不和他們一道吃？」

「你不回來我吃不下去。」

「紫琴，以後不要這樣，要學習自己照顧自己，我總是有照料不到之處，走，我們吃飯去！」

他們不是在這家客棧吃，而是去到太白居酒樓。韋紫琴所點的菜餚都是陸浩愛吃的。

「妳不要事事都爲我着想嘛！也點些妳愛吃的菜。」

「陸浩，不要管我好不好？我是你贖出來的，你不許我關心你，等於是對我的一種虐待……」

「虐待？言重了吧？」

「不談這些，你今天到唐家去，可有甚麼新鮮事兒？」

「妳算是問對了，的確有件新鮮的事兒，說出來也許你不信呢！」

「你說甚麼我都信……」

「我說唐夫人瘋了，你信不信？」

「瘋了？怎麼會瘋了？昨天不是還好好的？」

「不錯！噫？妳怎麼知道她昨天還是好好的？」

「這不是很簡單嗎？要不是昨天還好端端地，你今天怎麼會對她的瘋癲吃驚呢？」她雖能機智應付，却也感到陸浩的反應極爲靈敏，不由得有些膽怯。

「我只是奇怪，妳怎麼不說她前天還是好好的呢？」

「你這人可眞會疑心。到底是怎麼回事嘛？」

「連他們唐家的人都不知道，只是胡言亂語說甚麼和尚爲甚麼要出家？當和尚有甚麼好等等。似是暗指白雲和尚。」

「那也不見得！她還說甚麼來？」

「雖然唐家不知她爲何瘋癲了！我却比他們知道得多了一些。」

「當然囉！你是『九爪飛鷹』嘛！」

「說來也怪，由唐夫人和她的女僕彭雲卿的交談聽來，她們似乎……」

「怎麼又不說了？是不是交淺



言深了？」

「紫琴，我對妳絕不保留任何機密。」

「謝謝你，陸浩，除了只能在成親當夜才能給你的東西之外，你要甚麼我都給你，包括這東西……」她指着自己的心。

陸浩握住她的手，她挾了一塊魚片放入他的口中，還爲他奉上一杯酒。

「紫琴，我本以爲麥夫人很神秘，而且極可能和賄賂仲裁人及殺人有關，結果很可能看走了眼。唐夫人才是個不單純的人物。」

「你聽到甚麼秘密了？」她爲自己添上酒，避開陸浩的目光。

陸浩對她說了他所偸聽到的一切。

韋紫琴茫然道：「你八成是聽錯了吧？」

「紫琴，我自信沒有聽錯，只是我想不通。」

「想不通甚麼？」

「想不通她們說的『本敎』是指甚麼敎？唐夫人是壇主，彭雲卿是堂主。還談到另一女人向唐夫人問及一件法衣的事，唐夫人拒不作答，與那女人動了手，那女人武功奇高，不出幾招就擊中了唐夫人腦後數穴，大概因此她才失去記憶，瘋癲即因此而起的……」

韋紫琴美目中有十分驚惑之色，道：「她沒說那女人是誰？」

「她說不記得了！」

「有沒有說年紀，比喻說是婦人還是姑娘？」

「也沒有說。」

韋紫琴陷入了深思，道：「陸浩，以你的敏銳觀察，唐夫人會不會是故作瘋癲，完全是僞裝的呢？」

「目的何在？」

「初步證實，她是操縱女子論劍大會，殺死仲裁人等一連串命案主兇，爲了逍遙法外，裝瘋是最好的辦法。」

陸浩微微搖頭，道：「一個人如果假裝痴呆瘋狂，最難掩飾的是其眼神……」

「你是說她的眼神不像是裝的？」

「不像。紫琴，妳對這件事有甚麼想法？」

「哎呀！我又不是『九爪飛鷹』，不過，如我是你，我一定會設法弄清楚是誰點了唐夫人的穴道？爲何要使她瘋癲？」

「對！眞正是英雄所見略同！不錯，我最想知道的就是那個女人，她爲何要向唐夫人要法衣？這法衣又有何秘密？」

「這眞是大喜事中最不幸的事了。我認爲唐夫人她們所談的本敎，又說甚麼壇主和堂主，八成是建醮大會，她們不是常到白雲寺去求夢問卜嗎？」

陸浩沒有再表示意思，內心却不以爲然。

*　*　*

山道上轡鈴傳來，五匹馬自林中小徑上馳出。前面三人胯下一色的蒙古馬，十分神駿，馬上三個漢子的打扮，一看便知來自漠北。

後面二人中等身材，衣着較爲考究，但坐騎不如前面三匹出色。

月光之下，五人不疾不徐地奔馳，最前面的漢子道：「各位，加上幾鞭，子夜前入鎭，還來得及到太白居吃他們拿手的『罎子肉』……」

後面一個漢子道：「其實這鎭上的『白切鵝肉』也不錯……」

五人同聲爆笑，但是笑聲未畢，前面的漢子急勒韁繩，那蒙古駿馬人立而起，長嘶一聲。

原來前面約七八丈處小徑正中站着一個眼下紮着黑巾的人。

爲首的大漢打量一下，回頭對其餘四人道：「這位仁兄八成是無米下鍋，窮瘋了，想來弄點油水……」

五人又爆笑一陣，爲首之人道：「老兄，我說的沒錯吧？只可惜你找錯了人。爺們也是出來找油水的……」

那攔路之人道：「報上名來！」

「嘿！來頭還眞不小哩！」爲首之人道：「好，你聽着，免得糊裏糊塗地死了！我們前面三位，是『遼東三虎』尤氏兄弟，後面兩位是『勞山雙奇』萬家兄弟……」

「成了，你們五人，也都是黑道煞星，雖然尚無賞格，送到六扇門去，千把兩銀子是跑不掉的……」

爲首的尤老大尤禮狂笑一陣，道：「聽你的口音，頗似女人，你是何人。」

攔路之人道：「除了『九爪飛鷹』一家，難道還有分號不成？」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乍聞「九爪飛鷹」之名，五人同時一震。但是，他們立刻發覺不對。「九爪飛鷹」陸浩逮賊盜從不畫臉，也不遮面。

這人顯然是冒牌貨。

不過，聽了尤老大報出字號後，並沒有把此人驚走，是眞是假也就不關重要了。

尤禮冷冷地道：「朋友，據我們所知，陸浩下手的對象，都是十惡不赦之徒，他絕不會向我們亮爪子。朋友，你到底是甚麼來路？」

攔路之人道：「既然不信我是『九爪飛鷹』，也就不必多問了！你們五個人加起來，實力應該不會太單薄的，上吧！」

五人互相觀望了一陣，隱隱覺

得此人的氣勢非凡，不像是個銀樣蠟槍頭。再說，除非是白痴，誰會和自己過不去？

「遼東三虎」在東北名頭很響，就連長白派的人也都不願招惹，當然，也並非怕他們。至於「勞山雙奇」萬氏兄弟，也是出名的馬賊，以兇悍聞名。

被人當作獵物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這等兇悍之輩。

五個人根本不下馬，打個手勢，就在馬上向此人衝去。

尤氏兄弟用三尖兩刃刀，萬家兄弟使雞爪鐮。五匹馬揚塵動地而來，不同方位，不同的兵刃，四面八方向攔路者罩下。

這種勢道是十分驚人的。

但是，一陣金鐵交鳴之後，五人才發現是自己人的兵刃相撞，攔路者人影已杳。

正當五人四下張望時，「噭……」地一聲慘嗥，「遼東三虎」尤老大的馬兜帶下翻上一人，把尤老大一掌砸落馬下。

馬在馳騁，人影又再杳然。因爲此處是在林中小徑，林雖不密，夜晚却極爲黑暗。

此人再次失踪，衆人正自人人自危之時，又是一聲慘嗥，「勞山雙奇」老大萬家興又被半空飛旋的人影一腳掃飛，摔出三五丈外。

在這些人心目中的「九爪飛鷹」，似乎也沒有這等狠辣高絕的身手。

五人已去其二，殺手者的人影又不見了。

三匹馬上的人勒馬團團轉，搜索這個鬼魅似的敵人。第一個殺尤老大的敵人是藏在馬兜帶之下的。

第二個殺萬老大的敵人顯然是隱在樹上的，所以他們嚴密監視着黑黝黝的樹椏中。

此刻第三聲慘嗥剛起，與尤老二飛出的同時，萬老二也尖嘶着落馬，他被人在馬屁股砸了一掌，這馬狂嘶而奔，萬老二一足尚扣在馬韁上，上半身拖在地上，發出人體與尖石地面磨擦之聲及怪嗥聲，漸去漸遠。

剩下一個尤老三已嚇破了膽，他掄着三尖兩刃刀狂嘶着道：「你不是英雄……你用的不是正統武功……」

突然，他感覺他的身後已落下一人，坐在他的馬背上，以低沉的嗓音道：「怎樣才算英雄？怎樣才算正統的武功？」

尤老三心膽皆裂，三尖兩刃刀往後一捅，發覺捅空了。往回收刀，但却在他自己腰上切了進去……一聲慘嗥之後，原野上除了馬嘶聲之外，又歸於沉寂了。

＊　＊　＊

天才剛亮，陸浩和韋紫琴在房中用飯，小譚和泥鰍在前堂吃包子，不過這是蟹黃包子，才上市不久，價格很貴。

泥鰍這人就是這樣，今天有了就飽個半死，明天沒有就餓個半昏，自陸浩有了錢之後，一日三餐至少有一餐是醉醺醺地。

他灌了一杯酒，自言自語地道：「小譚，這檔口，妳愁眉苦臉地又有甚麼用？俺以前說過，女人嘛！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誰像妳整得頭不像頭，脚不像脚，灰姑娘似的，說話又『娘的，娘的』！不要說陸浩，就是我……」

「你怎麼樣？你也討厭是不是？」

「妳看，妳看！又來哩！我是好意！總希望妳能和他一雙兩好，得其所哉，有一天龍床錦被蓋着兩隻鴛鴦，那知道來了個韋紫琴，乖乖，這股子熱乎勁兒……」

「不要說了！人家是郎才女貌，干你屁事！」

「得得！是俺多嘴，這成了吧！好心賺了個驢肝肺，以後誰再管這份閑事就是王八蛋！操……」

「你再滿口髒字……」小譚揚着筷子要打他。

「別豆腐裏挑刺好不好？姑奶奶！俺就是這份德性，所以也上不了大枱面！嗨！這年頭好人難做呀……」

過了一會，小譚道：「泥鰍，我雖然很討厭韋紫琴，可是我又不能不承認這個女人很動人。咱們不如人家！況且她又是咱們的救命恩人。」

「……」泥鰍低頭猛吞包子，像沒聽見似的。

「如果我是陸浩，也會喜歡她，所以儘管我心裏不是滋味，却不恨陸浩，你看呢？」

「……」

「死人！你啞了？」

「這就難了，俺說話不討好，不說話也不成，媽的，俺這個鳥人活在世上可眞是多餘的。」

「泥鰍！我會不拿你當知己看待嗎？嗨！我爹嘛！就希望我儘快找個老實人嫁了！那怕窮一點，他寧願送我五萬兩銀子作賠嫁，他說姑娘大了留在家裏像個燙手的熱山芋。我娘嘛！就唱反調，她說不捨得我嫁人，只要我不常往外跑，多在家躭幾年，到了二十六七再嫁不遲，他們哪知我的心事……」

「別提妳爹，他說姑娘大了像燙手的熱山芋，的確是有感而發，金陵秦淮河邊的『七巧酒家』女掌櫃『七巧梭』白雨花，現在才三十出頭一點，妳爹沒有五十也差不多了吧！他們的年紀相差這麼多，簡直是老牛吃嫩草，居然能粘在一起，所以我說呀！妳爹在情場上是個老



油子……」

「他們哪知我今生可能永遠不嫁了呢？」

「姑奶奶，說笑歸說笑，這可不能當眞。爲人處世固然是重情感的好，但太重視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間的情感，必無好下場，像古代的孟姜女、祝英台以及陳雪梅等等，不都是遺恨終生嗎？我看哪！妳如果遷就點，嫁給我泥鰍也不錯，至少我不會見異思遷……」

小譚一筷子戳來，泥鰍縮到桌下去了。

就在這工夫，大門外傳來了馬蹄聲，後面還有一輛驢子拉的板車，上面倒臥了幾具屍體，停在門外，有人下馬。

下馬的人把韁繩交給小二，走了進來。

陸掌櫃的不愧是圓滑的生意人，立刻迎上躬身道：「這不是縣衙的巡檢大人嗎？」

「正是區區，陸掌櫃的，陸大俠在不在？」

「大概在吧！這工夫可能在吃飯，不知巡檢找陸大俠有何事？」

這個巡檢不知道泥鰍和小譚是陸浩的朋友，不耐地道：「陸大俠也眞是！宰了幾個毛賊，就往縣衙裏送，其實這幾個並不是通緝在案的盜賊，根本沒有賞格……」

陸掌櫃的道：「陸大俠抓賊，也不一定全是爲了賞格吧？」

「那我就不知道，只是這一次嘛！陸大俠抓的全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嘍囉，却也要賞格，喏！陸掌櫃的你看……」

掏出一張條子，上面大意是說，這五個死者其中三人爲「遼東三虎」尤禮、尤義及尤仁三兄弟。另外二人是「勞山雙奇」萬家興及萬家盛兩兄弟，都是黑道上的煞星，每人都背了幾條人命，所有賞格全捐給善堂。

下面有陸浩的具名。

「果然是陸大俠殺的。」陸掌櫃道：「陸大俠好心有好報，人家才眞正是英雄好漢哩！」

「哼！」巡檢道：「既然這五個死者並未通緝在案，也未懸有賞格，就要偏勞陸大俠自己來處理，請他自己把這五具屍體送到善堂去。也請陸掌櫃的傳句話，以後別再爲我們這些當差的添痲煩了！」

說完，回頭就往外走。

泥鰍道：「巡檢大老爺請留步！」

巡檢回頭一看，以爲是個叫化子，眼一瞪，道：「你是甚麼人？媽的！」

「別管我是甚麼人，我以爲你剛才的話就不大順耳，就算這些毛賊身上沒有賞格，陸浩把他們宰了，也是爲地方除害，也等於爲你巡檢大老爺代勞分憂，對不對？你的職責不就是維護地方治安的嗎？」

巡檢不相信「九爪飛鷹」會有這麼個朋友，老羞成怒之下，揚手就是一個耳光。

泥鰍哪裏肯吃這一套，身子一挫，順勢一撥巡檢的手臂，足足令他轉了五六圈，暈頭轉向地差點倒下。

這下子更是火爆，指着泥鰍的鼻尖道：「操你媽！你是個三隻手，我一直想抓你還沒有抓到，今天我非逮你歸案不可……」一般百姓被巡檢扣上這頂帽子那還了得？

陸掌櫃的知道對方誤會了，在一邊直搓手道：「巡檢……泥鰍小弟……兩位都不要發火，其實都不是外人……」

泥鰍見他出口傷人，就死皮賴臉地道：「你說我是三隻手，你本要抓我對麼？你說，我叫甚麼名字？偷了你的姑姑還是你的阿姨？」

巡檢暴跳着去抓泥鰍，道：「我×你親媽……」

泥鰍自他腋下穿過，肘部輕撞，巡檢立即痛得哈着腰直哼哼，道：「好好！我要是不關你三年，我就不姓梁……」

「怎麼回事兒？」陸浩走了出來，小譚大致低聲說了經過，陸浩木然走出大門外一看，這幾個人物他根本未見過。陸掌櫃道：「好了！好了！陸大俠來了！都不是外人，這位泥鰍老弟乃是陸大俠的朋友……」

梁巡檢一聽，被人家折騰了半天，原來這小子竟是陸浩的朋友，還是有點不信，道：「陸大俠，這位是你的朋友？」

「不錯。」

「這……這眞是想不到……想不到……」梁巡檢此刻之尷尬眞是難以形容，吃了虧又不便發脾氣，因爲他在言詞上也有冒犯陸浩之處。

泥鰍道：「巡檢大老爺，你也不必介意，這種冷暖人情，我也見得多了！我貴人而奉之，奉此峨冠大帶也；我賤人而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既非奉我，我胡爲喜？原非侮我，我胡爲怒？」

別看泥鰍素日十句話中沒有兩句正經話，但可不是胸無點墨之輩。陸浩對他頗有幾分同情，却道：「泥鰍，這是縣府的梁巡檢，不可無禮！」

梁巡檢道：「陸大俠，在下也有不是之處，既然陸大俠來了，一切好辦，這件事是這樣的……」

陸浩掏出五十兩銀票往巡檢手中一塞，道：「梁兄，這些毛賊雖無賞格，除去總是對地方有利，就

偏勞您順便送到善堂，在亂葬崗中埋了吧？」

「您陸大俠吩咐一聲也就是了。」

「這怎麼敢當？改日我請梁兄喝幾杯……」

「不敢，不敢！」梁巡檢左肋骨還在隱隱作痛，他在門外上了馬，抱拳道：「陸大俠，一切交小可去辦，你不必操心，就此別過！」

「多謝！」

梁巡檢指揮趕驢車的車伕改道往善堂去了。陸掌櫃把那張紙條交給陸浩，他看了一下，握成一團就進去了。

小譚跟上去道：「陸浩，似乎又不是你宰的，對不對？」

「嗯……」

「這傢伙簡直莫名其妙，目的何在？」

「誰知道？至少我拿不到賞格，還要貼上五十兩銀子的殮葬費，再說，這些人雖是黑道上的狠脚色，却是罪不及死，他冒我之名殺之，後果可知……」

陸浩返回後面房間，韋紫琴迎上來，道：「是甚麼事？」

「陰魂不散！」

「好像又是泥鰍惹事……」

「那倒不是。」他大致說了。

韋紫琴道：「這的確是陰魂不散，這個人太無聊了！」

「又豈僅是無聊而已！恐怕居心不善。來！別爲這事掃了咱們的酒興，乾一杯……」

＊　＊　＊

冷清秋在屋中大罵和尚狠心，罵了一會，又像喚狗一樣，撮撮發出怪聲。

通常，如果是一隻熟悉的狗，這麼一喚，牠就會搖着尾巴跑過來。

可是這兒沒有和尚，也沒有狗，只有彭雲卿在一邊侍候，她現在也知道，說甚麼都沒用，只好又把門鎖上，向前院走去。

這是花木間一條碎石鋪成的小甬路，不論白天或晚上都很幽靜怡人。從前院到後院或自後院到前院，都喜歡走這條迂廻的甬路，即使多走了兩倍的路也不在乎。

彭雲卿邊走邊想，冷清秋瘋了，她的處境很難，也很危險，凡事不能商量，雖然她前事盡忘，但獨忘不了和尚，足見她並非完全記憶消失。

這時忽然有人自背襲來，彭雲卿身手了得，「回頭望月」斜退兩步，見是一個畫了臉的人。

這人出手奇快詭異，專攻她的三十六大死穴。

在這情況下，非還手不可，而且還要拿出自己認爲最有把握的招式。雙方折騰了五七招，彭雲卿越打越心驚，根本不是此人的敵手。

這甬路兩旁全是花叢及垂柳，光線極暗。雙方動手的動作又快，看不出對方是甚麼來路，她低聲道：「何方高人到唐家乘人之危？」

來人不出聲，而且出招更快，結果沒出二十招，被一掌砸昏。此人學了兩聲貓叫，不久掠過一人，二人一打招呼，這瘦小之人扛起彭雲卿就走了。

不一會，冷清秋的屋中出現了一個畫臉的人，道：「壇主……」

冷清秋本在嘟噥着，乍聞「壇主」二字，楞了一下，道：「你……你是哪一壇的人？」

畫臉的人不再問話，出手點了她的穴道，門外掠進一個人，扛起冷清秋就走。

這工夫正好唐家總管蔡昭巡邏至此，沉喝一聲道：「甚麼人？」

畫臉的人手一揮，那同伙人扛着人急往後園中竄了，蔡昭正要去攔截，却被畫臉之人攔住。

「夫人已經瘋了，你……你們劫走她是何居心？」

畫臉人不出聲也不出手，蔡昭來了一式「迎門正躲」，對方閃到他的後側。

就憑這一閃，蔡昭就知道，這差距太大了，但身爲總管，女主人被人劫走，明知不可爲也要拚了。

但連攻三十餘招，人家沒有還手，自己却團團轉，就像一隻想咬自己尾巴而又咬不到的狗。就在這時，畫臉人已消失在花叢之中。

在這兒捉迷藏，捉的人一定找不到藏的人。

不久，畫臉人追上了兩個扛着人的年輕人。後面那個年輕人道：「娘的！這個對和尚有興趣的娘兒們好重好重……」

畫臉人低聲道：「不要出聲，累了我幫你扛一會。」

「不必了！我還行。」

在鎮西近郊，早已租了三間鄉村茅舍，有很大的前後院，四周有亂石砌成的短牆，比人略高些。

三個人把兩個女人弄進屋內，畫臉人道：「泥鰍到外面看着，我們先問問這兩個女人。」

這三人自然是陸浩、泥鰍和小譚了。

陸浩解了兩女的穴道，但只能躺着說話。陸浩對彭雲卿道：「彭堂主，妳說說自己的來歷吧？」

彭雲卿冷冷地道：「你是否也該亮出身份來？」

「兩位說了，我們也沒有保密的必要。」

「你要我說甚麼？」

「說說妳和這位壇主的事呀！」

「你們既然知道我們一個是壇主、一個是堂主，又何必多問？」

「說了比不說好些，如果貴教



吸收新人入教，在下說不定會考慮參加……」

彭雲卿冷冷地道：「告訴你，不說出你們的動機，休想在我口中套出半句話。」

泥鰍在她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道：「你這女人長得不怎麼好看，屁股倒挺豐滿……」

陸浩蹲在冷清秋身邊道：「壇主，彭堂主也在這兒，妳要不要和她聊聊？」

「和尚來了沒有？告……告訴他……還俗以後……我等着他就是了……」

泥鰍道：「媽的！妳這是偷漢倒貼呀！」

「別打岔！」陸浩道：「壇主，妳再胡說八道，教主可要降罪了！」

「嘻嘻……你有點像和尚……眞的……你要是剃光了頭，一定很像，嘻……」

一邊的彭雲卿冷笑道：「我看你們是白費心機。『九爪飛鷹』，你正事不辦，却來欺負良家婦女，你可眞有出息呀！」

「良家婦女？」泥鰍又在彭雲卿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道：「妳們是良家婦女？那些『百花塢』的女人，豈不都有資格立貞節牌坊哩！操！」

「你眞是個粗鄙之徒。」

「我再粗鄙，也看不上妳們這種邪教中的女人。說句好聽的吧！老妹子……」

陸浩道：「先讓她們攷慮攷慮……你們兩人輪班前來看守，現已近午夜，泥鰍看下半夜，小譚負責明天上午，泥鰍下午，然後小譚再看到上半夜，以此類推。」

泥鰍道：「要是她們要拉要尿怎麼辦？」

「就讓她們拉在褲子裏面好了……」這又是泥鰍說的。

彭雲卿大罵道：「姓陸的，就憑他這句話，你可眞不是個玩藝兒！」

「我以爲對付妳們這種人，這算不了甚麼！說不定把唐夫人弄瘋了的人就是你們自己的人，以便逃脫刑罰！」

泥鰍道：「天哪！這天氣漸漸熱了！要是溺在衣服裏，不出一兩天，八成身上會生蛆……」

陸浩道：「不說是不是，我可要走囉！」

「你要我說甚麼？」

「第一，殺仲裁人的人是不是唐夫人？妳們是甚麼邪教？教主是誰？白雲和尚是不是同伙？使唐夫人瘋癲的女人又是誰？」

「使唐夫人瘋癲的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要是知道，我早就去和這人拚了！至於我們是甚麼教？根本就是胡扯！只能告訴你，白雲和尚是夫人的表哥，他們是表親，而且是青梅竹馬！夫人不能忘情，也正顯示她的多情。姓陸的，可以放了我們吧？」

陸浩道：「彭堂主，既然把妳們請來了！不說實話我會隨便放人嗎？」

陸浩點了她們的穴道，帶着小譚返回客棧，此刻還不到午夜。

韋紫琴又在等他，桌上擺着四道小菜，兩副杯筷。爲他斟上酒道：「又去哪兒了？眞叫人不放心。」

「嗨！不說這些！紫琴，我說過，妳以後不要爲我操心，我是天生勞碌命，不能閑下來。」

「來！酒還是熱的呢！」挾了他最愛吃的菜，放在他的小碟中。

「紫琴，以前沒有妳也罷了！如今有了妳，萬一有一天又失去了妳，那日子怎麼過？」

「看你，除非你不要我，怎麼會失去我呢？」

「把妳留在家裏，老實說我很不放心，帶妳出去吧！又不方便，而且走到哪裏，老是受人注目！有些男人的目光十分邪惡，我看着很不是味道。」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她道：「世上甚麼樣的人都有。其實你不帶我出去，我也不放心。又有甚麼有趣的事嗎？」

「沒有……沒有……」

飯後不久就休息了，他們一共租了兩個廂房，一明兩暗，小譚和「泥鰍」佔一個廂房，各睡一個暗間，陸浩和韋紫琴佔另一個廂房，也是各睡一暗間。

大約四更左右，陸浩悄悄自後窗走了。

他到麥家去走了一趟，沒有任何發現。

再到白雲寺，剛剛僭伏在「寂廬」旁五六丈外的花壇之後，忽聞一個熟悉的口音，道：「壇主還有甚麼囑咐？」

「沒有了！要小心點，抽線頭的人不少。」

「是，壇主。冷壇主和彭堂主失踪，是不是應該盡快找到？」

「彭堂主寧可不要生命也不會洩密，冷壇主也不會洩密，據說她眞的瘋了！」

「壇主知不知道是誰幹的？動機何在？」

「目前尚言之過早……」

「卑職這就告辭……」此人走出「寂廬」時，陸浩心頭一震，竟是「滇北四眞」之首的一芥道人。此人居然也是這個秘密邪教的人，大概也是堂主之流。

一芥走出門口又回身道：「喬壇主是不是有把握把冷壇主與彭堂主救回來？」

「不錯，而且並不須我們動手……」

一芥不再出聲，抱拳消失在花木之中。

陸浩伏了一會，才見到白雲和尚出來開門。

燈光下，白雲和尚儀表堂堂，難怪唐夫人對他那麼着迷，但這位修習有素的出家人，居然是一個邪教中的壇主。

＊　＊　＊

第二天一早，陸浩到西郊田舍去看小譚，因爲她是負責看守到午時。

「小譚，怎麼樣？」

「『泥鰍』剛走，夜裏『泥鰍』解了她們的重穴，點了她們脊椎下部的『上髎』『中髎』及『下髎』三穴，使她們的上下身幾乎脫節，才讓她們入厠的。」

「對，這正是我告訴他的辦法，這兩個女人都極兇悍，不能不防她們一手，有沒有問出點甚麼？」

小譚搖搖頭，却把他帶到院中，道：「陸浩，你要平心靜氣地聽，我才會告訴你一件怪事。」

「我一定會的。」

「不，你極可能以爲我在拈酸吃醋才說這話的。」

「小譚，妳是個好女孩，祇要在舉措上檢點一下，衣著講究點，老實說，沒有幾個女人及得上妳的……」

「你少灌迷湯，口是心非。你心目中祇有一個韋紫琴！哪還容得下第二個女人？」

「小譚，不要執着，其實妳可以找個很好的男人……」

「放心！我不會賴着你的！」

「小譚，妳要告訴我甚麼怪事？」

「雖然我不想說，也知道你不會相信，我還是決定說出來。昨天夜裏，大約在四更稍過的檔口，我那時還沒有睡着，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覺得有一個影子疾掠而過，顯然有人落在院中……」

陸浩沒出聲。

「算了！我又不想說了……」小譚扭身就要進屋，陸浩拉住了她的胳膊道：「小譚，這是爲甚麼？」

「我看你不大耐煩。」

「我正在全神貫注地聽呀！」

「好吧！當時我伏在窗上向外看，一個人影站在韋紫琴窗外，推窗竄了進去。」

陸浩默然不出聲。

「算了！我看得出來，你表面上像在聽，內心絕對不信。可能還會罵我胡編呢！」

「小譚，妳太多疑了！我的確在聽呀！」

「我本以爲是你，但那身材又不像！立刻到了韋紫琴的後窗外，祇可惜我僅僅聽到了兩三句話。」

「誰的話？」

「韋紫琴說的話，她說：『本座會馬上設法。你的行動要小心！』」

「那人長揖之後，就自前窗走了，你猜這人會是誰？你永遠都猜不到，我說了你也不信。」

「小譚，妳甚麼時候學會賣關子了？」

「是粗魯不文的趙斌！」小譚盯住他，似乎看準他不會相信似的。

陸浩的確有點驚愕，並非不信。

「不信是不是？」

「幾乎不信。」

「還有一點，你可能也不相信，趙斌穿出窗外的輕功很高，絕不在『泥鰍』之下。」

陸浩一直在仔細地聽。

小譚又道：「當趙斌越過矮牆時，我發現另一人在廂房屋脊後伏着，此人見趙斌掠過矮牆回到隔院之後，也以『寒塘鶴渡』一掠十三四丈，越牆而去，你猜此人是誰？」

「張靑？」

「是不是不大相信？」

「妳爲甚麼總以爲我不信？」

「這還不簡單嗎？你喜歡那狐狸精。另外，你不以爲趙、張兩人有那麼高的輕功，更沒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在你住的廂房中進到那狐狸精的屋內。」

（未完・九）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The Lady Pearl